
武俠世界
好運酒樓
第33年
33
$15.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賭國風雲」在今期刊出。賭城內，傅人傑父子稱霸賭業，此時正遇外埠高手贏去數百萬，令賭場面臨破產，葉金龍以獨技反輸爲贏，挽回危機，事後竟將他調往他處。另一青年賀英，博學多才，勤奮上進，得到巨富梁水高栽培，一次宴會中，名人之女對賀英一見鍾情，致使傅志雄妒忌，派人追殺賀英，燒毀其工廠，賀英被逼離開賭城……十年後，賀英與葉金龍携手合作，擊敗傅人傑而爭奪到「博彩專利合約」，傅人傑一氣身亡，其子逃去，賀英等人重返賭城，重振賭場……故事情節曲折、迂迴，火併場面驚心動魄，道出了社會上爭權奪利，你虞我詐等等各種醜陋面貌，請細閱本文。

*　　*　　*

麥中青先生所著短篇故事「未名劍客」，臥龍生先生所著「淺塘采異錄」之「火燒馬王廟」均在今期刊出，佳作連篇，保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連環大劫案」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3期
(總號16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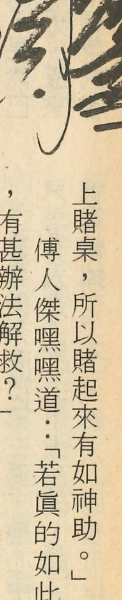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社會鬥智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賭國風雲



傅氏父子稱霸賭國

一道强烈的閃電。

一聲沉悶的雷響。

電光划破夜空，直向屹立在弧形半島上的一座建築物射去，把裏面充斥着各種賭具的大小方桌照亮。

這是一間三十年代的中式賭場。

賭場外面雷電交加。

賭場裏面風起雲湧。

一連七日，這間賭場被一批賭國高手殺得落花流水。

落下的是黑點紅點的骰寶，流出去的是白花花的銀洋。

賭場在風雨中震蕩，賭場的主腦一日接九九八十一次告急訊號。

賭場的主人——賭國之王傅人傑，急召他的手下葉金龍返回賭城……

* * *

濃眉、高顴、鼻樑筆挺的葉金龍，大步向賭場的司令部——人傑的經理室走去，他時年廿九，十三歲出道，跟隨人傑在賭海打滾已十多年了。

經理室內，除了關刀眉的人傑外，尚有他的老謀臣徐畢修，以及他的兒子傅志雄。

葉金龍剛走近經理室，裏面便來一聲極有氣勢的沉呼。

「金龍嗎？進來！」

葉金龍濃眉一挺，便決然的走了進去。

傅人傑的關刀眉一張，用力拍一拍他身邊的椅子，道：「坐吧，金龍！我有話對你說！」

「甚麼事？大哥。」葉金龍鎮靜的道，他接到傅人傑的急電，立刻從海城趕返賭城，連一口水也沒喝，便逕直上來見他的老闆。

「畢修，你先把下面的情形向金龍說說！」傅人傑的關刀眉向徐畢修一揚，道。

「是，傅老闆。」戴眼鏡、打扮斯文猶如學者的徐畢修立刻應道：「是這樣，金龍，七日前，省城殺來一批過江龍，很可怕，幾日內，已敲掉七百萬大洋！賭場方面毫無辦法……」

徐畢修正欲往下說，傅人傑的兒子傅志雄驀地打斷他的話題，道：「不！並非無法應付！我一早就主張給厲害他們看！把他們趕出賭城去！」

傅志雄雖然是傅人傑的嫡生兒子，但他的相貌卻與傅人傑判若兩人，傅人傑二道關刀眉令人望而生畏，傅志雄的雙眉卻比美女的柳葉眉俏。不過，兩人相貌盡管大相逕庭，但若論處事手段的狠辣，父與子卻一脈相承，甚至子出於父而勝於父親大人。

「甚麼話，志雄，賭場打開門口做生意，人家有錢來光顧，你有甚麼理由趕他們走？」傅人傑不大高興的沉聲道：「再說他們來自大省城，後台很硬，有心來踢盤，若不令他們心服口服，唱將出去，有辱賭城的名聲！你這辦法決不可行，志雄！」

傅志雄不服氣的爭辯道：「但他們買大開大，買小開小，賭場已被他們敲去七百萬！照此下去，不出七日，整間賭場的錢便被他們捧走了！阿爸！」

傅人傑怒哼一聲道：「他們敢！」

傅志雄咬牙道：「假如敢，又怎麼辦？」

傅人傑又牙痛似的哼了一聲：「哼……逼到這地步，最多一拍兩散……但我絕不希望走到這一着！怎麼辦？我要你們來，就是商量這個！」

徐畢修歎了口氣，苦笑道：「目下有甚妙法？這班人簡直有如神助，開十鋪買中九鋪，其他散客也有樣學樣，跟在他們後面下注，賭場的錢如流水般的流走，簡直是中邪了！」

傅人傑不由一怔，喃喃的道：「中邪？」

徐畢修點點頭，苦笑道：「這是唯一的解釋，聽說省城方面有人專門去向茅山師傅學藝，把巫術搬上賭桌，所以賭起來有如神助。」

傅人傑嘿嘿道：「若真的如此，有甚辦法解救？」

徐畢修道：「聽說女人搖骰，最易墮入巫術的圈套，所以，首先改用男士去搖骰！其次再在賭場周圍灑黑狗血，用以驅除賭場的邪氣！傅老闆，你如同意的話，我就馬上派人去做！」

傅志雄一聽便嘿嘿冷笑道：「賭場輸的是真金白銀，他們贏的也是真金白銀，用這等虛妄的辦法，頂個屁用！」

傅人傑卻沉吟不語，他眼下似乎就連這等虛妄的辦法，也不得不加以考慮了。

葉金龍一直默默的聽着，一切他都明白了，他甚至發覺，一向以處變不驚十分自負的老闆，此時也有點手忙脚亂了！他因而微微的一笑。

葉金龍這一笑，卻立刻就被目光犀利的傅人傑抓住了。

「金龍！你說呢？你跟我的日子不少了，把你召回來，就是想聽聽你的！」

傅人傑認眞的道，傅志雄卻不屑的微哼一聲，顯然他並不把葉金龍放在眼內。

葉金龍只作不見，傅志雄與他年紀相仿，處處以賭城未來主人自居，因此自然盯着葉金龍的一舉一

動。

「大哥！」葉金龍以習慣的稱呼，淡然一笑道：「我想先下去看看再說好麼？」

傅人傑尚未有所表示，傅志雄已忍不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情形就是剛才所說的！這幾天我一直在下面看着，還會有錯漏麼？」

葉金龍微笑道：「賭場如戰場，甚麼事都會發生，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大哥你說是麼？」

傅人傑沉吟了一會，忽然笑了，他用力的一拍辦公桌，決然的道：「好！從現在起，金龍你就是賭場的骰寶主任！骰寶方面由你全權負責！」

傅人傑一頓，立刻又加了一句：「當然，你首先要解決這班過江龍！」

「多謝老大！」葉金龍道。骰寶主任在賭場的地位很重要，猶如戰場上三軍的先鋒，葉金龍心中不由泛起被重用的喜悅。

「好，好，你去吧！」傅人傑道，隨即又鼓勵地加了一句，「記住，金龍，從現在起，你的身份是骰寶主任！」

葉金龍點點頭，便大步的走了出去。

葉金龍剛出去，傅志雄便向他的背影撇撇嘴，不屑的道：「他行麼？」

徐畢修沒說甚麼，但也迷惑的連連眨眼。

傅人傑沉吟不語，好一會才緩緩的道：「金龍他很有點鬼才！所以我讓他試一試！而且事急馬行田，也唯有這一步可走了……但畢修你說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今晚賭場收市後，也不妨殺幾頭黑狗取血灑場試試！」

徐畢修答應一聲，也連忙出去準備去了。

傅志雄不高興了，他不滿的盯着傅人傑，悶聲道：「你信外人，卻不信我！阿爸！」

傅人傑微哼一聲，用力的一拍桌面，沉聲道：「甚麼話？志雄！阿爸處事自有分寸！」他緩了緩，瞥一眼滿心委屈的傅志雄，這才緩緩的加了一句：「阿爸老了，賭場日後還不是你的！就看你爭不爭氣……去吧，下去大堂向金龍學幾手，當然，也要留意他的動靜。」

傅人傑說完這一句，待傅志雄出去後，他就打了個電話去一家錢莊，要對方馬上押送三百萬大洋來。瞬間被人敲掉七百萬，財雄勢大如賭城之主傅人傑，也有點兜不轉的感覺了。

* * *

葉金龍大步走入大堂，這裏就如一間百貨公司的商場，是賭場掙錢的主要地方。

如果說，這幢全城最高的建築物，是傅人傑的王國，那傅人傑的經理室就是司令部，而三樓大堂則是這個王國的生產基地，不過生產的並非甚麼實用的產品，而是白花花的錢銀而矣。

大堂中擺了幾十張方桌，方桌上是各種款式不同的賭博玩意，但這時大致上還只是骰寶、番攤、天九等幾種，其中又以骰寶爲主。

葉金龍剛走入大堂，他立刻就發覺這裏果然比平日熱鬧許多，特別是賭骰寶的十數桌，幾乎每一桌都圍滿了大小賭徒。

葉金龍想也沒想，便向其中一張最沉寂的骰寶桌走去。

葉金龍憑他的經驗知道，賭客的實力强弱，是與他們的聲音大小成反比的，賭徒的聲音越大，他的實力就越小。

這是一張可坐十人的骰寶桌，在這張賭桌上下注的人很少，來去就是三數個，但圍觀的人卻很多，站在外圍，猶如一道屏幛，風雨難透，潑水不進。

葉金龍向賭桌的北面走去，那是通常庄家所站的位置，大概是取其「北面爲王、餘者成寇」的隱兆。

代表庄家搖骰盤的人，果然已全部換了清一式的鬚眉漢子，原來媚笑誘人的小姐，已不知調換到哪兒去了。

葉金龍的脚步忽然停住，因爲他發覺，在這張桌上搖骰盤的，恰好是他的同鄉兄弟魯勇，他不想在這時打擾他，便站住了。

魯勇這時把骰盤高高的舉起來，他隨即運力的搖了幾搖，然後便砰的一聲放下骰盤。「買啦！買啦！買大有大，買小有小！」

他只說「買大有大，買小有小」，而決不說「買大開大，買小開小」，因爲這是賭場莊家的大忌。

這時，有人下注了，是五百大洋買小。

魯勇見下注的人很少，所下的注碼也很少，便再次大聲吆喝了一遍。

魯勇第二遍吆喝聲剛落，有人立刻下注，是五萬大洋買大。

魯勇的心不由一抖：老天爺！老佛爺！千拜萬拜你了，求你可千萬莫開這個見鬼的「大」哪！今早已輸了二十萬，若再輸掉這五萬，兄弟這碗飯就被敲碎了！

魯勇的額角滲出汗珠，他的手也有點抖顫，但賭場的規矩是喝了第三遍，便得立刻開盤，決不能拖延，否則便失了賭場的信譽，他同樣得背起包袱走人。

魯勇無奈喝出第三遍，他心中只求有人在「小」上下大注碼，如此就算輸掉了「大」，那「小」的也可以贏回來。

但這桌的賭客似乎變了泥雕木塑，誰也沒再下注，外面的人欲跟進買「大」，卻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穿過這堵人牆。

魯勇知道已拖無可拖，無奈只好咬牙把骰盒蓋狠狠向上一揭！

他的目光僅向下一溜，心就向下沉，血也似僵凝住了！那是「2、3、6」骰面，不幸恰恰是開中下注五萬大洋的「大」！

莊家贏了買「小」的五百大洋，但卻輸了五萬大洋，合計被敲去四萬四千五百大洋！

魯勇把白花花的大洋送出去，他的心就如被扯出胸腔，雖然這些錢並非他自己的，但他深知，他送出去的等如他自己的飯碗！

魯勇實在無勇氣再搖骰盤了，他張目四顧，其他的賭桌兄弟也自顧不暇，誰也沒餘力來救他。

魯勇急得幾乎想哭，但他決不能哭，因爲賭場的鐵規是「欲哭無淚」。

「阿勇！」

就在此時，魯勇的耳畔，忽然傳入一聲低呼，他一聽這聲調，便渾身一振，因爲他知道是誰來了！

「是你！龍哥……徐師爺已有話傳下來，說你榮登骰寶主任寶座……你快……龍哥！」魯勇又喜又急，說話顚三倒四，但有一點他卻是確定無疑的，就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降臨了！

葉金龍微微一笑，毅然的接過魯勇手中的骰盤。

魯勇登時渾身一鬆，就如卸去剛才捧着的是千斤烈火爐。但他立刻又替葉金龍擔心，他這位「觀音菩薩」，是否有足夠法力降妖除魔！「龍哥……小心，這幾日賭場活見鬼了！」魯勇向葉金龍耳語道。

葉金龍淡然一笑，神色從容鎮定，雖然他明知接手的是一顆定時炸彈，隨時會把他的一切，包括事業、前途、生命炸得粉碎。

「喂，大佬！剛才是男換女，現在是鬍子換鬍子，這合規矩麼？」這時，圍在旁邊猶如屏風的人羣中，有人發話了。

魯勇心中正懣着一股悶氣，一聽便忍不住要發作。

葉金龍卻呵呵一笑，道：「賭場規矩，誰坐北面誰就是庄家，甚麼人坐上去，貴客無權干涉吧？」

發話的人重重的哼了一聲，沉聲道：「這麼說，便是庄家可以隻手遮天啦！我就偏不信這個邪！」

這人的口氣越來越硬，話聲剛落，又伸臂一揮，故意露一露他臂上橫生的筋肉，及出拳的厲害，他顯然武功底子不弱。

魯勇亦是此道中打滾出來的，他一聽便呼地向那人推出一掌，掌身雖然未及這人身上，但隔空撞擊的掌力，已令這人胸口一窒，欲叫的一句話也被撞了回去。

那人臉色一變，但不肯示弱，正欲反擊，卻被另一位坐着下注的人制止住了。

「阿强，算啦，出來行走，求財並非求氣，換就換啦，這是他們做庄家的權利，但客人當然也有權是否下注！」

葉金龍瞥一眼發話的人，發覺他正是剛才輸了五百大洋的賭客。葉金龍心中一動，他與發話的兩人顯然是同一黨的，但爲甚麼贏了錢的人，不反對換庄，輸了錢的人卻反而發作？

但這疑念只是在葉金龍心中一閃而過，因爲他此時也根本無暇去細思，賭場打開門口做生意，骰盤就不能停止轉動，否則就意味着關門歇業。

賭也是生意之一，只不過帶有偏門的意味而已，因此它也要遵循做生意的規矩，至少表面的功夫你不能不做。

葉金龍開始搖骰盤了，他搖的手法與魯勇又有不同，魯勇的搖是狠猛而有力，但葉金龍的搖卻是剛毅而沉着，就如他捧着的是一個生金出銀的聚寶盤，他非要執着搖出他自己的聲威、事業、前途不可似的。

葉金龍自信經他的搖動，骰盤內的三粒骰子，絕不可能停着不動，這才把骰盤向桌上穩穩的一放，略一擺手，沉聲道：「有賭未爲輸，各位，請下注！」

剛才輸了五百大洋的賭客，這時卻寂然不動，決不肯搶先下注了。

倒是那贏了五萬大洋的賭客，一位身子精瘦，活像猴兒的中年男子，就如賭出了豪氣，猛地把注碼一拍，道：「三千大洋！買大！」

那輸了錢略胖的賭客，卻不搭贏錢的順風船，反而把注碼一千大洋押在「小」上。

待客人再下了幾注，葉金龍便咬牙把骰盤蓋子一揭。

魯勇趕緊往骰子溜了一眼，他心中登時一鬆！開出來的點數是2、1、3「小」！換一句話說，即是庄家輸二贏四，實贏二千大洋。

雖然數目不大，但到底是連日來庄家第一次挽回頹勢！

葉金龍心中亦一喜，但他不敢怠慢，決然的乘勝追擊，他決心在這一役中殺出自己在賭國的聲威。

他很快又搖動骰盤了，很快又擺手示意賭客下注。

這時猴樣的大贏家忽然搶先下注了，而且是三萬的大注碼！

相反贏了小錢的胖子，卻僅下

了五百大洋，而且照樣與大贏家唱對台，他下「大」，他就偏押在「小」上。

葉金龍的心陡地扯緊了，因為這一盤輸贏均非小數目，起碼三四萬大洋以上。

但不開盤是不行的，就算賭國之主傳人傑掌骰盤也不可以，除非你甘願關上賭場的大門，否則喝過第三次就須立刻揭盅。

魯勇咬牙不語，他這時根本不敢表示甚麼，因為他知道葉金龍此時是代他受過。

葉金龍吸了一口氣，略有僥倖似的猛地把骰蓋一揭，這一揭之下，葉金龍的心也不由猛地一沉！

葉金龍只見到有兩粒骰子，翻出來的是大黑點「六」！

這就已經足夠令他心跳了，因為兩個大黑「六」，已鐵定是「十二點」——「大」了！

這一盤庄家贏一千大洋，輸三萬大洋，實輸二萬九千大洋！

葉金龍接手搖骰盤，二個會面，庄家實輸二萬七千大洋。

雖然庄家稍挽頹勢，但這結果依然很不美妙。

不幸這一種「輸贏輸贏……」的輪迴，一直延續了一個下午。

整個結果很快便呈上傳人傑的案桌上了。

葉金龍也直挺挺的站在傳人傑的面前。

「你自己看看，金龍！如果你換了是我，你有甚麼話說！」傳人傑面無表情的把帳房報上來的核算報告，向辦公桌上一擲，沉聲道。

葉金龍往核算報告瞥了一眼，這上面的數字雖然很複雜，但葉金龍卻立刻就把所有的數字攝進腦裏了，他的心也不由沉了下去。

核算報告上列出了每一位出台「荷官」的戰績，不幸所有「骰寶荷官」名下均是輸錢的「紅」字，最多的二十萬，最少的也有十萬八萬；一天下來，庄家一共輸掉接近一百萬！

就連葉金龍自己的名下，亦達十萬的紅色數字！

葉金龍沉默了，因為他已無話可說。

傳人傑瞥了葉金龍一眼，語帶雙關的道：「你是骰寶主任，金龍！你有話說麼？」

葉金龍默然不語，因為他的確無話可說。

傳人傑認為葉金龍心怯，臉色便更不好看了，「今天一百萬，加上先前輸掉的七百萬，用不了多久，賭場就得關門大吉！我帶你出身十幾廿年，這風口浪尖的當兒，你就連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嗎？金龍！」

葉金龍心頭陡地一震，他的自尊心被強烈的刺痛了，他猛地一咬牙，便沉聲道：「老大！你再給我三天時間！」

傳人傑立刻明白葉金龍的用意，便毫不放鬆的立刻逼進一步道：「好！你有這個勇氣，很好！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傳老大賞罰必須分明，我就再給你三天時間，但過了三天，若不成功便如何？金龍！」

葉金龍濃眉一揚，道：「三天過後，若不成功，葉金龍自斷五指謝眾，從此退出江湖！」

傳人傑深知葉金龍決不輕出諾言，言出必行，他因此心中亦不由一動，口氣也不由放緩了，「金龍，賭場無父子，凡事不可輕言，否則便難以服眾。」

葉金龍淡然一笑，卻決然道：「我知道，老大！但若連這風浪也跨不過，金龍也不想再在賭國混下去了！」

傳人傑心動了，他沉吟了一會，終於點點頭道：「好！我就再給你三天時間，不成功便成仁，到時老大只怕也要退出江湖了！」

* * *

第二天，賭場開業時，大堂內便多了一位濃眉濃髯的巡場大漢，他就是葉金龍，不過這時除了那道不可改變的濃眉外，其餘的均與他的原形截然兩樣。

他這一改裝，便極少人知道他便是身負重任的葉金龍了。

葉金龍身為巡場，自然有責任到各處巡視，因此這一整天，他均呆在各張賭骰寶的桌旁，幾乎所有贏錢的賭客，都被他攝入腦裏。

他發覺，贏錢的賭客中，有些是正常的斬獲，因為這一類賭客有輸有贏，下注不大，贏也贏不了多少。

另外一類卻是贏了不少，但據他的兄弟魯勇暗中透露，這批人均是賭場的熟客，雖然今日他們贏了不少，但往日輸的卻是今日所贏的十幾廿倍，這恰恰是賭場中最受歡迎的人客。

一間成功賭場的待客之道，絕不會竭澤而漁。

最後是一批生面賭客，為數十個八個，他們中有輸有贏，但若合計起來，卻是輸少贏多，這一天下來，贏去的少說也達三五十萬！

為甚麼這一批外來客運氣如此之好？簡直有如神助？其中是否有點古怪？

葉金龍憑他的多年經驗也百思莫解。

這一天，賭場又被敲掉五十多萬。

這時就連魯勇，亦替葉金龍捏一把冷汗了，因為他知道，在這個圈子裏，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間絕對沒有寬容！

直到第二天傍晚，葉金龍發現曾在他手上贏了十萬大洋的猴樣中年男子又出現時，他的眼神才驀地一亮。

他發覺，這一批人為數共約十個，但眞正落場下注的，僅三數位而矣，而這三數位賭客中，猴樣中年男子是必然的一個，其餘幾位則是胖子等輪流落場，更奇特的是，那猴樣中年男子不落場則已，一落場必然佔了一個最靠近庄家的位置！

為甚麼？這其中有甚麼奧妙？

葉金龍百思莫解。

不幸這已經是三日限期的最後一個晚上了！這一晚過去，也就意味着葉金龍這一生人，包括事業、前途的完結。

葉金龍就算是鐵打的漢子，這時他的心也開始浮蕩了，他眼前見不到一絲一點光線。

「龍哥！你……你有甚麼打算？」

魯勇心知葉金龍處境的險惡，而且他這種危機就算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救助的了！但他仍然忍不住在葉金龍身邊跳出一句，因為葉金龍是他魯勇的生死知己。

葉金龍默然不語，好一會才淡然一笑道：「有甚麼打算？喝酒！我葉金龍現在最感興趣的是醉！」

魯勇想不出有甚麼話可以安慰他，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你要醉，龍哥，那兄弟就陪你一道醉吧！」

好不容易挨到換場，兩人溜出賭場，走入賭場附近的一間餐館。

之所以「溜」，是因為葉金龍甚至害怕與傳人傑，特別是他的公子傳志雄見面。

這間餐館外表平平無奇，但有一味加了咖喱的「葡國鷄」倒是遠近馳名的。

葉金龍點了幾款菜式，外加數支夠味的「土炮」，他連魯勇也不招呼，便先自連飲三大杯。

魯勇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龍哥，你這是以酒當茶喝麼？這是據說三碗不過崗的烈性土炮呵！」

葉金龍沉默不語，又飲乾了一杯。魯勇無奈，也就陪他大飲起來。

論酒量，魯勇顯然遠遜葉金龍，三幾杯下肚後，魯勇的臉就脹紅了，但葉金龍卻越飲臉色越青，他是有名的「酒中青面狠」。

「算了！龍哥……東家不打打西家，你犯不着把身家生命也押在傳老大身上……你馬上離開賭城吧！」魯勇酒氣上湧，說話也口齒不清起來。

魯勇的意思卻非常清楚，葉金龍至今仍是光棍一條，了無牽掛，說走就走，這是唯一逃過自毀前程以至一生的辦法。

葉金龍把一杯「土炮」又倒進喉嚨，咕嚕了一句道：「……走？我能走去哪兒？廣州？上海？還是深圳？地方雖大，但這圈子很小，葉某人在賭城壞了名頭，在這圈子便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唉，提這事幹麼？來，阿勇，這味酥炸排骨最合你的口味啦！」

魯勇作聲不得了，因為他亦深知，葉金龍所說的，無一不是事實，在賭業這個圈子是異常殘酷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中間絕對沒有迴旋的餘地！

魯勇瞥一眼這味香噴噴的「酥炸排骨」，他忽然覺得，這的確是下酒的最佳食品，他歎了口氣，便大嚼起來，事實上，此刻他除了捨命陪君子，陪葉金龍痛快一醉外，他簡直想不出還有甚麼可以安慰他的法子了。

魯勇用牙簽剔光了酥炸排骨的肉，把精光光的骨頭向空碗狠狠的一扔，骨頭落碗，發出了「咯咯」的迴音。

「龍哥……傳老大給你的，還不是吃剩的骨頭？他就算賺再多的錢，我看也被他的寶貝兒子弄光了……你，你何必替他如此賣命？」魯勇嘟嘟喃喃的嚷道，顯然，他已有七分酒意了。

葉金龍沒有答話，卻呆呆的盯着那剛落了一塊骨頭的空碗，默默的出神。忽然，他把那碟「葡國鷄」猛地推到魯勇面前，急急的道：「阿勇！快吃鷄……你再扔根鷄骨頭落碗試試……快！」

魯勇酒氣攻心，神智已有點迷糊，但一聽，也根本沒問為甚麼，果然挾起一塊鷄肉，便大嚼起來，很快，他就把一根鷄骨頭呼的吐進碗裏了。

鷄骨落碗，發出的聲音卻與豬骨不同，前者是一聲「咯咯」，後者卻是「突突」的一聲悶響。

葉金龍的臉色突的一變，烈酒只能令他的臉變青，但此時鷄骨、豬骨落碗的聲音，卻令他的臉脹得通紅了。

葉金龍一手抓過一隻空碗，另一手往身上一抹，不知怎地，閃電般的已多了三粒骰寶，他把三粒骰子往碗裏一扔，骰寶在碗中骨碌碌的轉動。

「阿勇……你聽到骰子落碗的聲音麼？」葉金龍忽然非常認眞的問魯勇道。

魯勇已有七分醉，心中的積怨不由又衝口而出道：「甚麼聲音？這骰子落碗，與骨頭不是差不多嗎？這賭城是姓傳的父子天下，你我欲想吃這碗骰仔飯難難難……姓

傅只會給你骨頭吃……算了，龍哥！今朝有酒今朝醉，吃過這一餐，你立刻遠走高飛吧！」

葉金龍微微一笑，道：「先不說這喪氣話……阿勇，你再聽聽！」

葉金龍說着，五指向碗中的骰子凌空一抓，骰子便呼的一聲，飛入他的掌心去了。隔空抓骰，也是葉金龍的絕技之一。

魯勇一怔，喃喃道：「龍哥！你空有一身絕技，但必爲了傳家白白斷送了！」魯勇雖然七分醉，但葉金龍明天便要在傅人傑面前自斷五指，從此退出江湖的事，他卻是刻骨銘心的清醒。

葉金龍卻微微一笑，道：「不，阿勇，不是說這個，你先聽着，這骰子落碗，有甚麼不同之處？」

葉金龍說着，把其中二粒骰子向空碗一擲，骰子骨碌碌的旋轉，一會停下，亮出大紅的「1點」。

「你看，阿勇，亮1壓多少？」葉金龍微笑道。

魯勇不明所以的嚷道：「亮1自然是壓6唄……但這有甚麼？」

「亮6壓多少？阿勇！」葉金龍又道。

魯勇幾乎忍不住大叫了，「搗甚麼鬼？龍哥！這時候虧你還有心情玩這些把戲！」

葉金龍笑了，「不，阿勇，亮6自然是壓1，這算是骰子開大開小的兩頭，假如是三粒骰子，有兩粒壓6的，是否必然開小？」

魯勇一聽，酒氣登時醒了一分，他喃喃的道：「那當然啦，兩粒壓6，亦即兩粒開1，就算另外一粒是開6，合計亦是八點小嘛……咦，原來你在苦思那班過江龍的手段！」

葉金龍笑笑道：「不錯！阿勇，反過來，若兩粒以上壓1，那就必然是開大了……這其中妙不可言！」

魯勇雖然已明白葉金龍在苦思賭場的技巧，但他到底不清楚葉金龍此時發現了甚麼，所以他只是迷惑的直眨眼。

葉金龍笑了，他的笑充滿自信，這笑容通常表示他已胸有成竹了。

「走！阿勇！馬上跟我回賭場做一點功夫……然後擔保你看一場絕妙好戲！」

葉金龍霍地一躍而起，扔下幾個大洋，就與魯勇一道立刻走出餐館。

當天晚上，葉金龍把一疊全新透明的來路厚膠片，帶回賭場。

然後又趁凌晨二時至九時這一段空檔，把賭場的所有骰盤全部搜集到一間密室。

從凌晨二時到九時這一段賭場的歇業時間，葉金龍與魯勇一直呆在這間室內，直到早上接近開業的時分，兩人以閃電般的動作，把密室內的骰盤重新分派到各張骰寶桌上，葉金龍才重重的吐了口氣。

魯勇知道，葉金龍吐出的，是一口壓抑了三日三夜的沉重的惡氣。

「龍哥……快開場了，你打算先見一見傅老大麼？」魯勇仍然不放心的道。

葉金龍微微一笑，道：「不，昨晚我有這個打算，但現在可以取消這次見面了……一切你等着瞧吧！」

九時正，賭場的大門打開，一些喜歡賭早市的客人陸續進場。

葉金龍以骰寶主任的身份，分派了各人代表庄家下場搖骰盤，他自己和魯勇，就空出來隨時準備接應緊急情況。

早上九時到十時這一段時間，入場的賭客有輸有贏，他們靠的是運氣，結果自然是正常的輸贏了。

傅人傑今天一早就趕到他的經理室，在他身邊只有一位負責通傳的馬仔，他的師爺徐畢修，而他的寶貝兒子傅志雄，被他派到大堂，負責監視葉金龍的一舉一動。

按葉金龍的承諾，此時已超過三日三夜的期限了，但可惜仍未見到任何成效。而且昨晚葉金龍與魯勇的動靜，也沒有瞞得過傅志雄的耳目，按他的意思，葉金龍一早就要自斷五指，從此退出江湖了！

但傅人傑卻沒任何表示，只是要傅志雄和徐畢修下去大堂，監視葉金龍和魯勇的動靜。

傅人傑有他自己的處事手腕，他深知對葉金龍這種人物，絕不能逼得太緊，因爲他的自尊心極强烈，自尊心强烈的人，從來是吃軟不吃硬的。所以他願意再冒一下輸錢的風險，希望奇跡會在葉金龍身上出現。

事實上，傅人傑已沒有太多的選擇了。

葉金龍此時也發覺徐畢修和傅志雄不時在大堂出現，他深知他兩人的用意，但卻只作不見，從容鎮定的在各張骰寶桌巡視。

賭場一切都很平靜，輸贏上落不大，人客下注的興頭不減，在短短一個小時內，賭場庄家已有二、三十萬的進帳。

這是賭場的最美妙的時刻。

葉金龍卻深知這是暴風雨降臨前寂靜的一霎。

「龍哥……他們進場了！」

就在此時，魯勇走近葉金龍身邊，低聲說了一句。

葉金龍視線向大堂門口掃去，果然是那一瘦一胖的十數個過江龍走了進來。

猴樣的瘦漢滿臉含笑，那胖的卻紅光滿面，其餘手下亦意氣風發，人人躍躍欲試，他們的神情無疑向人宣告：今日是最後的出擊，他們全有把握把賭場連根拔起！

這班人快步向骰寶桌走去。

葉金龍微微一笑，神態從容之極。

突然葉金龍的神色立刻一變，因爲他發覺傅志雄正率七、八條大漢，正怒氣冲冲的向那班人奔去！

在這一霎間，葉金龍意識到傅志雄要幹甚麼了，他臉色一寒，便毅然的向傅志雄迎了上去。

「等一等！志雄……」葉金龍迎面攔住傅志雄，急道：「此時不宜輕舉妄動！」

傅志雄見葉金龍出言不遜，似乎不把他這位「賭城王子」放在眼內，臉色便一沉，他對葉金龍的精幹素來忌憚，此時便忍不住發作了！

「哼！葉金龍，你憑甚麼身份與本大少說話？在我面前，有你的發話權麼？哼！」

葉金龍的臉色陡地脹紅，就算在傅老大面前，他也未試過如此當衆受辱！他猛一咬牙，便欲狠狠反擊，但瞥一眼那班過江龍，此時已在一張骰寶桌四周坐下，便咕的一聲，把一口惡氣咽了回去。

嘿！大丈夫能屈能伸，瞧在傅老大面上，這口氣忍了！莫被這花花太歲壞了葉某人的名號！

葉金龍緩緩的道：「傅老大既然要我做骰寶主任，有關骰寶的事，我會處理，請不要插手好麼？志雄！」

葉金龍的口氣甚至帶點懇求了，這在他來說是破天荒少有的事！

傅志雄的虛榮心登時一陣滿足，他回心一想，葉金龍這麼做，也是爲了賭場的生意、聲譽着想，心中對他的反感因此而略略淡了，他微一點頭，道：「好！金龍，你既然如此自信，我就暫且旁觀一下！不過你記住，你處理骰寶事務的時間已不多了！金龍！」

葉金龍淡然一笑道：「放心，只要再有一個上午的時間就足夠了！」

傅志雄的柳葉眉稍稍一揚，終於向身後的大漢微一擺手，退了出去。

葉金龍重重的吐了口氣，捏着的拳頭也鬆開了，他的掌心竟然滲滿了汗水，因爲他深知，只要傅志雄出手，他苦心策劃的反擊大計便徹底完了。

「龍哥！你快過去，阿强他不敢作主，請你立刻過桌！」

此時魯勇走過來，在葉金龍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句。

葉金龍笑了，他自然知道阿强掌骰盤的那一桌，正是那班過江龍剛剛坐下的地方。

葉金龍神色泰然的走了過去。

阿强怔怔的捏着骰盤，久久不敢搖動。他見葉金龍走過來，才如放下心頭重石似的大鬆口氣，低聲嚷了一句：「龍哥！我……」

葉金龍微一擺手，示意阿强退下，他自己便四平八穩的站到北面的庄家位置。

「噢？你就是骰寶主任麼？了不起！廿幾歲便坐正這等要位！」

這時那胖子忽然發聲道，他說的是一口帶上海土音的廣州話，綠豆般大的小眼珠灼灼的盯着葉金龍。

葉金龍淡淡的一笑，道：「不敢，兄弟混口飯吃罷了！」

胖子微哼一聲道：「你是骰寶主任，大概必有甚麼過人之處了？不然，臨陣換馬，這犯了賭家大忌啊！」

葉金龍微微一笑，道：「坐上北面便是庄家，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戰場如此，賭場亦如是，兄弟以爲然否？」

胖子重重的哼了一聲，再欲反擊，那坐得最近骰盤的猴樣瘦子忽然發聲道：「兄弟，賭場輸贏靠運氣，但首要公平合理，庄家頻頻換馬，這不算甚麼，但未知是否可以也把骰盤換過？」

阿强一聽，便沉不住氣，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懷疑這骰盤有鬼麼？換又如何？不換又如何？」

瘦子不答，胖子的小眼珠卻驀地一射阿强，阿强立感他目光如冰，心兒不禁一陣發寒。「嘿，換與不換，自然是庄家的權利，但是否下注，卻是人客的主意，某家不信，堂堂賭城大庄，便沒有換換骰盤的氣量！」

葉金龍微笑一下，忽地向阿强大聲道：「好！阿强，你就去帳房取新骰盤來換嘛！」

阿强一聽，心中雖然極不服氣，但這是葉金龍的命令，賭城中人誰都知道，龍哥的脾性是說一不二的，因此他還是立刻去了。

很快，阿强就取了一個骰盤出來。

葉金龍接過阿强手中的骰盤，含笑道：「雖然賭場的鐵規是客從庄家，但兄弟今日破例循衆要求，當場換骰盤，總之希望彼此能玩得公正合理！」

葉金龍說罷，果然把骰盤當場換了。

阿强忍不住冷笑道：「喂！大佬，這下滿意了吧？」

那胖子依然默不作聲，似仍有不甘。

阿强大怒，忍不住便要罵人，葉金龍卻接口道：「阿强，人家心

有所疑，自然臉有不甘，你就破例讓他瞧瞧骰盤吧！」

果然那胖子一聽，臉上就跳出笑容，道：「假如庄家方面肯如此大量，那客人就無話可說啦！」

阿強無奈，只好依話揭開骰盤蓋，把底盤翻過去，讓胖子等人看個夠。

胖子只略略一看，但那瘦子卻瞧得極仔細，目灼灼的盯着盤底透明的玻璃墊，就差沒伸出手指去摸，而這是絕對禁止的，好一會，瘦子似乎終於證實一切均是原樣，這才吐了口氣，道：「好！很好，賭城大庄果然大家風範！」

這一切都落在葉金龍的眼內，他微笑了，他似乎已更有信心，一切都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葉金龍道：「好！既然彼此滿意，那就開盤了！」

葉金龍說罷，當衆把三粒骰子放進骰盤，蓋上蓋子，運力一搖，骰子在裏面翻動的聲音依然清晰可聞。

瘦子眼神一亮，胖子見狀，這才接着吐了口氣。

葉金龍不再多言，他把骰盤向下一放，便沉聲道：「請！」

瘦子略一沉吟，便把一堆代表大洋的籌碼，穩穩的向前一推，輕聲道：「十萬！小！」

胖子向葉金龍臉上溜了一眼，見他微笑不變，這才象徵式的用五百大洋買大。

接着又有數人下注，但注碼均不大，與「十萬」比較起來，大可忽略不計了。

葉金龍臉上依然微笑，但他的心也不由抽緊了，因爲這是第一仗，是驗證他的反擊大計是否成功的第一仗，這一仗他不能輸，這一仗輸了，那就不但是輸掉「十萬」，而且連他葉金龍的事業、前途，以至一生亦輸走了！

「請！」葉金龍沉聲喝了第二次。

這時已再沒人下注了。

葉金龍在喝過第三次後，便猛一咬牙，把手伸向骰盤蓋，他忽然發覺，這骰盤蓋是如此的沉重，就如壓着一座大山似的，而他葉金龍不幸又非揭走不可！

葉金龍猛然把骰盤向上一掀！

立即他的濃眉便傲然的一揚！

骰盤上躺着三粒骰子，二粒現出二排黑點子！單是這兩粒便足以確定，這一盤是開「大」無疑了！

「啊……是開大……龍哥！」阿强狂喜的嚷了一句，因爲葉金龍的勝利，也就等於保住他阿强的飯碗！

「咦？……是開大！」胖子目瞪口呆，好一會，才狠狠的瞪了瘦子一眼，似乎他贏了五百大洋，反而像殺掉他老子親娘似的。

瘦猴樣瘦子臉色一陣發白，但立刻又淡淡的一笑，輕聲解嘲似的道：「運氣輪流轉，今次是庄家，下一次便非客家莫屬了！」

阿强協助葉金龍，把瘦子的「十萬」籌碼撥到庄家一面。

胖子一聽瘦子的話，忽然狠狠的咬一咬牙，道：「兄弟，貴賭場下注可有限制？」

葉金龍從容一笑，道：「多多益善，小小無拘，並無限額。」

胖子賭氣似的道：「那好！某家今回就食鋪大茶飯！」

胖子這一聲，似乎是一個特別信號，因此與他同來的十數人神色均一震。

葉金龍淡然一笑，道：「那歡迎之至！」他深知自己的苦心到底沒有白費，已開始收到效果了，但這僅是艱苦百戰的第一仗，他絕不可掉以輕心。

葉金龍的反擊大計，不但要令對手把吞進去的食物吐出來，更要保住賭城的聲譽，這就必須以百倍的耐力與信心，去與對手週旋，不但要逼他一口一口吐出來，而且要令他們輸得心服口服！

葉金龍再度搖骰盤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這時把骰盤搖得特別用力，因而骰子在裏面滾動的聲音便特別響，而且特意把骰盤靠近瘦猴這面，因而他應該聽得特別清晰。

末了葉金龍把骰盤穩穩的一放，含笑道：「請，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瘦猴的鼻子連連聳動，就好像他能夠用鼻子聞出骰盤內的乾坤似的，過了一會，他才喃喃的道：「是極！……這好運的氣味我聞清了！就食一鋪大茶飯吧！」

瘦猴說罷，便毫不猶豫把籌碼向前一推，沉聲道：「二十萬大！」

胖子向瘦子瞥了一眼，見他一派從容鎮靜，便猛一咬牙，一下子把身前的籌碼推出了大半，「五十萬！大！」他低叫了一聲。

這一聲低叫聲音雖低，但卻如旱天一聲驚雷，不但圍在旁邊的同伙聳然動容，就連阿强亦臉色一寒，因爲這是他出任賭場荷官以來，碰上的第一大注碼！庄家贏了，傅老大的臉色當然好看，但若輸了，不但葉金龍吃不消，他鄭阿强亦得立刻走路。

鄭阿强不由替葉金龍，自然更多的是替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他瞥了葉金龍一眼，卻見他臉上神色不變，就連眼眉毛也沒跳上一跳。

葉金龍掃一眼眼前的注碼，似乎心仍不足，但也是依照規矩的喝了一聲：「請！下注啦！」

這一聲剛落，四周卻如死一般

的沉寂，大概是被胖子突然爆發的這份豪氣震懾住了。

葉金龍微笑一下，又再接着喝了第三聲，眼見再無人敢作聲，便嘲笑似的呵呵一笑，道：「有大買大，無大買小，有賭未爲輸，何必畏首怕尾？」

他這話自然也無人敢答應，葉金龍微微一笑，便伸手猛地把骰盤蓋一掀！

立刻便是一片驚呼聲驟然騰起！這其中有哀號，有慘叫，有不服氣的咒罵，亦有終於險越重關的吐氣聲。

骰盤內，三粒骰子靜靜的躺在盤底，其中一粒是黑三點，另外兩粒卻是大紅一點。

三粒合計不過是五點，百分之百的開「小」！

胖子一下子跌坐下去，他目灼灼的盯着葉金龍把他的五十萬籌碼撥到庄家那面，他的臉肉一陣抽搐，就如那些籌碼，每一塊都牽扯着他的心臟似的。

瘦猴也目瞪口呆了，因爲連上一鋪，他手底下已輸了三十萬，加上胖子的五十萬，短短半個鐘，他們這班人便輸掉近百萬了！

瘦猴決不服氣，胖子也如賭出眞火來了，他狠狠的一拍賭桌，叫道：「再玩！某家不信這一鋪大茶飯便吃不下去！」

葉金龍一派從容不迫，他又連續做庄，開了三鋪，這三鋪的結果，瘦猴、胖子這班過江龍，便非賭錢，而是賭氣了。

因爲在這三鋪中，第一鋪客方輸了十萬，第二鋪卻再輸五十萬，第三鋪胖子似乎孤注一擲，與瘦子一道聯手下了一百萬重注，但不幸又是買「小」開「大」，至此，胖子、瘦猴等人已輸掉二百多萬了。

胖子、瘦猴等人不得不暫時收手。

但到當天傍晚，大概是經過重整旗鼓，有了勝算，胖子、瘦猴等又殺進賭場。

這一晚過去，胖子、瘦猴等人已輸去接近八百萬，換一句話說，這班過江龍在賭城中所吃進的銀錢，已被葉金龍的反擊大計，一下一下的敲吐出來，不但沒有贏錢，反而輸掉了近五十萬老本。

當天晚上，胖子、瘦子離開賭場後，從此就不再在賭城出現了。

葉金龍兵不血刃，便大獲全勝，不但保住了賭場的聲譽，收回輸去的近八百萬，更令那些不懷好意的職業賭徒聞風喪膽，從此輕易不敢踏足賭城。

葉金龍因這一役亦聲名大噪，「鬼王」的綽號不脛而走，隱隱然連傅老大的「賭王」名頭也蓋住了。

但直到此時，葉金龍到底用甚妙法，而能兵不血刃，一役奏其功？卻根本無人知道。

甚至連賭城之王——傅老大也不知道。傅人傑在驚喜之餘，一股强烈的妒意油然而生，他絕對不能容忍，在賭城中有人壓住他「賭王」的稱號！

＊　＊　＊

三天後，傅人傑把葉金龍召到他的經理室，他着實的嘉勉了葉金龍幾句，然後便彷佛隨口一句道：「金龍，對啦，你到底用甚妙法，殺退了那批過江龍？」

傅人傑雖然是隨便的一句，但他的關刀眉卻突突的跳，目灼灼的盯着葉金龍，等着他的回話。

葉金龍感激傅人傑給他這個揚名的機會，見是傅人傑親自開口問他，便不想隱瞞他，坦然的一笑，道：「說起來，還得多謝老大給金龍這個機會呢！」

傅人傑微微一笑，表示欣賞葉金龍的飲水思源，但依然毫不放鬆的立刻跳出一句：「好！好！這也是金龍你的本事！不過連我也猜不透，金龍你到底是用甚妙法？」

葉金龍這時不由浮出過去那段日子的痛苦，但總算大步走過了！他因此帶點傲氣的一笑，道：「聽骰！老大，這是金龍靈機一觸，忽然想到的！」

傅人傑一聽，身子不由地挺直了，他吃驚的盯着葉金龍，不自覺地重復了一句：「聽骰？你不是說笑吧？金龍！」

葉金龍微笑道：「不是開玩笑，老大，眞的是聽骰！……那是我偶然聽到骨頭落碗聲而發現的……當時我以爲自己快玩完了！」

葉金龍把當晚與魯勇喝酒的事，向傅人傑坦然道出。

傅人傑亦被葉金龍的叙述吸引住了，他急道：「你有所醒悟……然後又如何了？」

葉金龍道：「當時我就想，鷄骨和豬骨落碗的聲音既然不同，那骰子不同點數的底部與骰盤磨擦自然亦有不同！」

葉金龍說着，隨手摸出三粒骰子，道：「骰子的上面是一點，下面必然是六點；一點是個大點，六點是六個小點，骰子是用象牙做的，亦是動物骨頭的一種，因此，骰子落在盤底玻璃面上時，必然會有摩擦的尾音發出，而由於摩擦面一點和六點不同，它們所發出的聲音也必然不同……」

葉金龍說着，隨手把骰子往桌上的玻璃煙盅一擲，骰子在骨碌碌的旋轉，葉金龍目注骰子，微微一笑道：「老大，你聽出有甚麼不同了麼？」

傅人傑側耳細聽，憑他「賭王」的名頭，居然未能發現甚麼，他的

臉色因而微微一變，但立刻又不動聲色的呵呵一笑道：「傅某人老了，居然聽不出甚麼了，再無復當年勇啦！往後的前景，是金龍你們這些後生可畏的世界囉！」

葉金龍忙道：「老大老當益壯，金龍有小小成績，全憑老大提攜！」

傅人傑笑笑，道：「好，好，你再說說，一點和六點到底有甚不同？」

葉金龍微微一笑，道：「一點只有一個圓邊，但六點卻有六個，因此，與玻璃面摩擦的程度便截然不同，一點摩擦玻璃，是純和的鈍音『沙沙』聲，而六點圓邊小而多，摩擦玻璃發出的聲音便尖銳而刺耳，是一種『吱吱』的尖叫聲！」

葉金龍一頓，他雖然很爲自己的靈機自負，但也不敢在傅人傑面前過份賣弄，不等他詢問，便很快的接着道：「因此我確定，省城來的這班過江龍，必定有人掌握了這種聽骰的絕技，例如有兩粒骰子發出尖叫，那就必然有兩粒骰子壓之門一，這一舖便必是開『小』無疑，若是沙沙的鈍音，則必然是開『大』了！這班人就以此下注，所以勝多敗少，自然贏大錢了！」

傅人傑這時亦不由聳然動容，他輕輕一拍桌面，興奮的道：「不錯！賭場那八百萬，這班鬼東西就是憑此贏的……你既然發現了這個秘密，用甚麼方法去破解？金龍！」

葉金龍吸了口氣，極力抑制自己的得意情緒，淡淡的道：「當時我就想，我的反擊不但要令他們吐出吃掉的八百萬，還要他們輸得口服心服。所以我就連夜與魯勇一道，把骰盤墊底的玻璃全部換過透明的膠片，外面看起來，與玻璃絕無區別，於是到正式下場時，骰子摩擦聲便與玻璃截然相反了！例如『吱吱』的尖叫聲，玻璃底是開『小』，但厚膠片底卻是開『大』，那班人憑聽骰下注，自然是買大開小，買小開大了！」

傅人傑不由呵呵一笑，「好！好極了！但一下子要他們吐出吃掉的八百萬，也不容易啊？金龍！」

葉金龍微微一笑道：「我經過仔細觀察，這班人中只有一位瘦猴有此聽骰的本領，但這班人的首腦卻是那位故意小輸小贏的胖子，這班人花在瘦猴身上的錢必然不少，極欲畢其功於一役，大大賺回一筆！我就抓住對方這致命弱點，出其不意，誘他們重鎚出擊，一下子便令他們吐出二百多萬！他們心有不甘，必定死拚下去，這便犯了賭之大忌，結果必然是全軍盡墨了！」

傅人傑呵呵笑了，事實上，他不能不笑，因爲葉金龍在這一役中表現出來的沉着、勇毅和機智，簡直可以說是賭國的奇跡，奇跡果然在葉金龍身上出現了。

但傅人傑這笑的含意卻很複雜，他老了，他望子成龍，以承繼他這份偌大的產業，但可惜他傅氏家族中，根本就尋不着葉金龍這等人才，只要他自己一旦不在，傅家根本就無人駕馭葉金龍這等超級高手！

這是傅人傑心中最大的隱憂，他的手下越是精明、越出色，這隱憂就越發厲害，以至他斷定，他必須及早防範於未然，否則不消多久，「賭城之王」的寶座，就必定落在異姓人手上了！

這種種複雜的意念糾纏的結果，使傅人傑不得不在家族利益與江湖義氣之間作出抉擇，結果是他決然的選擇了家族利益，江湖義氣也就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傅人傑隨口的彷彿不經意的忽然說出一句：「金龍，你跟了我多久了？」

葉金龍微一怔，便立刻感激的道：「金龍只讀過幾年書，十幾歲從鄉村出來賭城，跟着老大你眨眼十幾年了！多謝老大你對我的栽培！」

傅人傑沉吟不語，因爲葉金龍畢竟跟隨他十幾年了，他親眼看着他從小雜役到今天的當旺之年，在感情上傅人傑捨不得失去這位大將，但在理智上卻深知他絕不能抱婦人之仁，否則賭城的大權就必定會旁落了！

略一猶豫後，傅人傑終於決然的輕輕一拍桌子，道：「唔，好，好！金龍，你應該自己出去闖一闖了！」

葉金龍一聽，不由微吃一驚，忙道：「老大！我做錯甚麼事嗎？」

傅人傑微笑道：「不，金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我有計劃把賭場生意擴大到海城去！然後從海城、到省城、賭城，三地連成一線，賭城的地位就固若金湯了！但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才！這個人選麼，金龍，你看，誰最合適？」

葉金龍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亦很爲傅人傑這大計而興奮，他躍躍欲試的道：「老大，你是說我？」

傅人傑決然的一拍桌子，道：「不錯！這個人選就是你！名師出高徒嘛，傅某人很爲出了你這位賭國新秀而自豪！所以我決定派你去海城闖出個名堂！」

葉金龍見傅人傑如此重用，不由又感激又興奮，但他亦知這擔子之重，不由又有點擔心道：「這！好極了……但光是我一個人去，行

嗎？」

傅人傑微微一笑道：「你是主帥，金龍！當然可以多帶幾位弟兄一道，具體的人選由你挑揀，所需的資金，人力由賭城這面負責，你到了海城，實地視察後馬上做一個計劃回來。」傅人傑一頓，像想起了最重要的一點似的立刻又補充道：「對啦！你和同去的弟兄的所有薪金，每月亦由賭城方面支付！這樣，你還有甚麼問題？」

葉金龍想了想，便毅然決然的道：「沒啦！老大，一切你都安排得很週詳！至於人選方面，我想帶魯勇和鄭阿强一道去，老大同意麼？要不要告訴志雄一聲？」

傅志雄掛的是賭場營業助理的銜頭，有關賭場的日常事務，幾乎均由他掌握，所以葉金龍爲表示對傅家的尊重，不能不有此一問。

傅人傑呵呵一笑，道：「不必了！我答應過你，人選方面由你挑揀，你就有權自己處理！志雄方面我通知他一聲就是了！還有，事不宜遲，打鐵趁熱，乘賭城方面打敗省城過江龍的聲威，我想你三日後便馬上出發！」

葉金龍見傅人傑如此瞧重這事，不敢怠慢，便也立刻點頭道：「是！老大！我稍作安排，三日後便馬上出發！」

葉金龍向傅人傑告辭後，便大步走了出去，他的脚步依然很大，其中瞧不出有任何一絲的疑慮。

傅人傑待葉金龍離開一會後，便通傳他的兒子傅志雄和謀臣徐畢修進入他的經理室。

「我打算派葉金龍到海城開賭！三日後出發，你們看可以嗎！」傅人傑不待兩人出聲，兜頭便一句道，他的話似乎是詢問，但口氣卻是斬釘截鐵的不容爭辯。

掛帳房主任的徐畢修，作爲傅人傑多年的老臣子，自然深知他的脾性，所以他沉吟不語，至少在短時間內，他是決不會輕易開口。

傅志雄卻年少氣盛，他也不管老父此舉的內裏乾坤是甚麼，一聽便按自己的喜惡思路，急得臉紅耳赤的爭辯道：「阿爸！你瘋了？竟把這肥缺留給外姓人去做……而且姓葉的恃功自傲，目下已極難制馭，若再被他因此建功立業，日後他還會把傅家放在眼內嗎？」

傅人傑意外的並不因兒子的反駁而生氣，他僅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便轉向徐畢修，道：「畢修！你看呢？」

徐畢修深知傅人傑於事越是已經深思熟慮，就越是沉得住氣，他之所以說出來，不外是求一種無關決策的驗證罷了，所以他更證實了自己片刻前的判斷。「老傅，假如你認爲那是一顆定時炸彈，那自然是把它搬得越遠越好啦！」徐畢修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他這話算不得回答，但對於驗證傅人傑的決策，卻比千句百句更有用。

傅人傑因此不由呵呵一笑，道：「還是薑老的辣，畢修一句話就點到節骨眼上了！」

傅志雄依然不服氣的鼓着腮子。

傅人傑有點生氣了，他因爲兒子的不成氣候而焦急，「你呀！志雄，凡事總不肯用腦去想想！光是智機這一點，你就比金龍他遜色多了！試問你將來怎可以穩坐賭城！金龍雖然有點傲氣，但他的確是一個將才，若不是爲了傅家日後的基業着想，我也決不會把他輕易搬離賭城！」

傅志雄迷惑道：「怎麼此舉還說是爲了傅家？阿爸！」

傅人傑不答，示意徐畢修代他回話。

徐畢修眼鏡後的眼珠一轉，便微笑道：「是這樣，大少，你阿爸的用意，因爲葉金龍這人太精幹了，若留在賭城，他的根基打穩，便極難駕馭，日後甚至會威脅到傅家在賭城的地位，爲防範於未然，只好把他搬離賭城！」

傅志雄這才有點醒悟了，但依然心有不甘，「不過上海城開賭，這擺明是一大肥缺！這太便宜了金龍這小子！」

傅人傑終於忍不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就不會用腦去想？阿雄！海城目下是誰的天下？你知道海城賭王梁木的名頭麼？你有沒有膽量去直攖其鋒！金龍他若眞能在海城站穩脚根，這算是他的本事，同時對賭城的利益也有百利而無一害！知道了麼！」

傅人傑這一露底，傅志雄再毛躁，也不敢再作聲了，因爲他到底有點自知之明，假如派去海城與梁木爭鋒的是他傅志雄，他就自歎倒了十八輩子大霉了！

此時傅志雄終於明白父親的用意了，他不由暗自慶幸，派去海城的人不是他，而是好出風頭活該他倒霉的該死的葉金龍！

就在倒霉的葉金龍，心懷對傅人傑重用的感激，興衝衝的帶領魯勇、鄭阿强等十八弟兄，浩浩蕩蕩殺上海城的第二天晚上，賭城之王傅人傑，又接到一個令他如釋心頭大石的絕妙訊息。

這是賭場帳房主任徐畢修，過鄰近的港城收數回來的當天晚上，他家也沒回，便風塵僕僕的趕來傅人傑的府第了。

那是一幢保安森嚴的中式建築物，雖然只有三層高，但佔地面積甚廣，在通了電的圍墻內，有花園般的亭台樓閣。花園中竟然是清一

色的蘭花，品種名貴，單是兩款「大花君子蘭」、「垂笑君子蘭」，據說時值就達五十萬大洋。

用傅人傑的話說，他幹的是舐刀頭的生意，蘭花的異香之氣，可以沖淡徘徊不散的血腥氣味。

徐畢修雖然是傅家的常客，但也要經過三重崗哨，才可以進入傅家的會客大廳，若是生面人進來，那就起碼比徐畢修多了九重崗哨。

傅人傑早就知道徐畢修的到來，因爲他剛進入通了電的外面大鐵門，最外面的侍衛已透過室內通話器向傅人傑呈報了。

傅家府第，就猶如城中之堡，任何人敢動傅家的主意，均需首先衡量自己的腦袋是否長得很牢固。

「坐吧，畢修！收數順利吧？」徐畢修走進大廳時，傅人傑正在大廳中享受他特別購回的「養心茶」，據說飲了「養心茶」的人，做生意的頭腦便會玲瓏剔透，傅人傑幹的是「落花流水」的生意，所以腦袋是少一根靈線也不行的。

徐畢修向傅人傑欠一欠身，這才坐下，這是他跟隨傅人傑多年的習慣，在傅人傑的眼中，徐畢修是不多的忠心臣屬的其中一個。

徐畢修道：「順利，順利，那邊的人一見賭場的字號，二話沒說，就把欠數清還了！」徐畢修吁了口氣，略一頓，立刻又得意的伸手托托眼鏡框，笑道：「在那邊，我還聽到一個消息，老傅，你聽到一定高興極了！」

傅人傑微一怔，道：「甚麼消息？上落三幾十萬的生意，你知道傅某人已不太感興趣了！」

徐畢修忙把腰身一挺，道：「不是說這個，老大，是指你當年的大對頭人賀金豐……」

傅人傑一聽「賀金豐」三個字眼，臉色立刻陡地一寒，他眼前立刻跳出一幅畫面，那是十多年前，他與賀金豐爭一宗軍火生意，在公海雙方大火併，賀金豐手持機關槍，逼他跳海放棄那宗生意的場面……當時若非徐畢修精通水性，在他力竭下沉之際拉他一把，他傅人傑早就落在王八腹中了……

提起「賀金豐」三字，傅人傑就恨得牙癢癢的！「操他娘的，當年若不是他去了海城開洋行，又有他的爵爺大哥照顧，傅某人鞭長莫及，老子早就找他算老帳了……但姓賀的到底怎樣？你說。畢修！」

徐畢修忙道：「是！老大！活該賀金豐他倒霉，他中了一位洋行大班的毒計，狂炒股票，把整副身家均輸掉了……」

徐畢修力求最簡單的說出這訊息，但傅人傑卻極不滿意，他馬上打斷徐畢修的話，道：「姓賀的中甚毒計？如何把身家輸掉？你詳細說說嘛！」

徐畢修吸了口氣，這才往下說道：「港城方面的朋友說，那洋行大班財雄勢大，但不知爲甚，竟欲把持有的豐利股權賣掉，而且想賣一個高價錢，恰恰姓賀的與這大班有生意來往，於是大班便佈下一個圈套，引姓賀的入局！」

傅人傑雖稱賭王，但對於「炒賭股票」這等西方玩意，卻絕不沾手，因爲他一竅不通。他一聽忍不住又截斷徐畢修道：「姓賀的精明之極，怎會輕易中計？」

徐畢修微微一笑道：「姓賀的雖然精明，可惜他碰上的對手比他更精於股票之道！那位大班有一天與姓賀的談生意，一會便借故走開，又故意遺下他的公事包。姓賀的一見四下無人，他極欲知道大班的底盤，便偷看大班遺下的公事包文件，卻偶爾被他發現裏面有一份大班擬就的備忘錄，說明天將大手買入豐利股。姓賀的一看，登時狂喜不已，比做成這宗生意更高興，他也無心再談下去，待大班轉回後，略談幾句便推說公司有急事告辭走了！」

傅人傑奇道：「那洋行大班買豐利股票，與姓賀的有甚關係？值得他如此高興？」

徐畢修微微一笑道：「奧妙就在這兒了！姓賀的亦精於股票之道，他知道洋行大班是不折不扣的大戶，在他大手吸納之下，豐利日後還不如火箭般狂升麼？這天大的便宜若不檢，那他就是百分百的白痴了！於是姓賀的馬上要經紀替他買入近三千萬的豐利股票，其中有些是銀行的貸款。姓賀的買入不到半月，豐利股票竟一落千丈，短短數日，竟暴跌八十巴仙！換一句話說，姓賀的數日之間，便損失了二千四百萬！其中不少更是銀行的閻王債！這下子姓賀的才如夢初醒，明白那洋行大班是明入暗出，佈下這個圈套來引他入局，但這時姓賀的已迴天無力了！」

傅人傑想了想，立刻便明白了其中的奧妙，他不由呵呵大笑，「嘿！那姓賀的現在如何了？」

徐畢修自然知道傅人傑的心理，湊趣的笑道：「姓賀的一敗塗地，就連他的港城爵爺伯父亦保他不住，他走投無路，只好拋下妻兒，隻身逃債去了！呵呵，看來日後港城再沒有賀金豐這號人啦！」

傅人傑興奮之餘，忽然若有所思的道：「姓賀的當年用機槍逼我跳海時，聽說他的兒子剛好在那時出世，算來也有十幾廿歲了，他沒有跟姓賀的一道出走麼？」

徐畢修微笑搖頭，「姓賀的走得狼狽極了，他如何有能力帶他的兒子在身邊？姓賀的逃走後，債權銀行把姓賀的大屋也封掉，他的妻兒淪落到去租住人家的舊大樓……不過聽說姓賀的那兒子很有傲氣，無錢交學費，就拚命考取第一名助學金，居然勉強維持讀完大學課程！姓賀的有子如此，也不知他幾生修到了！」

傅人傑一聽，便皺了皺眉，若有所思道：「姓賀的兒子叫甚麼名字？現在落腳何處？」

徐畢修道：「他叫賀英，但落腳的地方，自他與母親謝金萍被逼遷租住舊木樓後，便很少人知道他母子的下落了。老大，你打算趁機斬草除根？」

傅人傑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傅某人還犯不着去作賤人家的孤兒寡婦。但最好姓賀的寶貝兒不要在賭城出現，否則，嘿嘿，也休怪傅某人忍不住要出這口烏氣！賀金豐竟能全身而退，也太便宜他了！」

末了，傅人傑餘恨未息的狠狠跳出這句話。

一代奇才　漸露頭角

徐畢修向傅人傑幸災樂禍的述說賀金豐的倒霉事時，賀金豐的兒子賀英這時正與母親謝金萍一道，搭巴士到港城一處高尚住宅區去拜壽。

那是賀金豐的一位堂兄弟，也就是賀英的堂叔父，今日是他的六十大壽，母親賀英爲了不失禮人家，她把唯一剩下來的一枚金戒指賣了，買了一支算是有體面的洋酒，堅持要賀英與她一道去向堂叔祝壽。

賀英不想去，因爲他恨堂叔自他倆母子淪落後，不要說有甚麼表示或接濟，就連探望一下也沒有，而堂叔之所以有今日，卻是靠他父親當年慨助他的本錢起家的。

但母親一定要他去，因爲他母子租住的這幢舊木樓，業主就是這位堂叔，若他翻起臉來，把舊樓收拆，那他兩母子便要流浪街頭了。

賀英拗不過母親，無奈地只好陪她一道去向堂叔祝壽。

母子倆好不容易才步行上了位於半山的住宅，守門的護衛幾乎不讓他們進去，幸而賀母說出賀金豐的名字，護衛經請示後，才放他們進內。

母子兩人走進大廳，只見賓客盈門，熱鬧極了，相映之下，賀英那套過時的禮服，在衣香鬢影下，便顯得猶如天外怪客。但賀英卻不怕那些公子淑女的注目，腰身筆挺，頭兒高昂，就好像他自己才是天子，正在接受對方的注目禮。

根本沒人前來招呼他母子倆，他們只好呆呆的站着。

好半天，堂叔才勉强派了管家過來，接受賀家母子的祝壽。

賀母說了一番祝頌，又雙手捧上那支洋酒，含羞的低聲道：「我母子祝堂叔生日快樂，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小小賀禮，請堂叔笑納。」

管家一聽，知道果然是主人堂大哥的妻兒，便不敢作主，跑到裏面向主人請示如何招呼這兩位不速之客。

管家一會後出來，原來臉上絕無僅有的一點笑容乾脆就隱退了，他冷冰冰的道：「老爺說，這瓶賀酒他不敢收，因爲他不敢令你們破費，有錢也留着用來交租好了。而且老爺說，這次既然來了，就坐一會再走，今後就不敢再勞動大駕啦！」

管家說罷，就冷口冷面的走開去招呼其他尊貴的賓客。

賀英立刻就要走，母親卻半求半逼的要他稍坐一會，以免堂叔有藉口翻臉。

賀英無奈，只好咬緊牙關坐下了。

但僅一會，賀英就霍地站起身，强拉母親走了。

賀英扶着母親走到大廳的門口，忽然聽到背後搬動家具的聲音，他扭頭一看，原來是管家指揮下人，把他兩母子剛才坐過的椅子搬走，另外擺出兩張新的椅子。他甚至還聽到管家低叫的一句：「快搬走！老爺說，這是不祥人沾染過的東西，立刻拿去垃圾爐火化了！」

賀英忽然覺得牙痛，原來他因爲太狠命的咬牙，把原有舊患的病牙刺痛了。

賀英一句話也沒有對母親說，扶着她，很快就離開堂叔的豪宅。下了半山，賀英的牙痛得難受，母親發覺了，便要賀英去找醫生看看。

賀英强忍痛楚，笑道：「阿媽！我沒事了，不用看的。」

母親苦笑了，她那會不明白兒子的心理！因爲他知道母子兩人連中午飯也沒錢吃飽，哪有錢去看牙醫！

母親道：「阿英，前面那個叫李利的牙醫，是你的姨表哥，他開醫館，你阿爸親自封了一筆爲數不少的錢去祝賀，你去，表哥不會收費的，你跟我去吧！」

賀英的牙也實在痛得難受，無奈只好跟母親去李利的醫館。

李利倒還認得賀英母子，雖然此時他已經是一位名成利就的名醫，診金十分昂貴。

賀英說出來意，李利居然爽快地答應替他免費診治，賀英心中很感激，暗道這世間還有念情的雪中送炭者！

賀英欣然坐上醫牙用的躺椅，張開了嘴巴，接受李利的檢查。

李利匆匆一看，便立刻道：「這是大牙患，雖然是初起，但手尾很長，按你的情形，你還是把它脫掉吧！」

賀英最怕脫牙，一聽便大吃一驚，忙道：「有辦法不脫嗎？」

李利道：「當然有辦法，但你還是把它脫了好！」

賀英驚道：「爲甚麼？」

李利臉色立刻一沉，道：「爲甚麼？因爲若不脫掉，每醫一次收費過百，你支付得起麼？就算我肯每次免費，你大概也不好意思每次都來找我吧！」

賀英的心一陣發冷，大概他的患牙也實在痛得太厲害了，他咬緊牙關，一字一句的道：「多謝你的提醒，那就脫了吧！」

李利果然替賀英把患牙脫掉，由於是免費，痲醉藥落得少，賀英痛得渾身冒汗，幸而他在讀書時已經是一位運動健將，所以他挺得住，居然沒有呻吟半句。

臨走，賀英向李利鞠了一躬，道：「多謝。」說罷，他也不管李利如何驚奇，拉起母親的手就決然的走出「李利牙醫館」。

賀母見兒子襯衣也濕了，知道他剛才痛得厲害，便心痛的道：「阿英，難爲你了，都因我們家窮，付不起診金，累你受折磨！但你爲甚麼還要向這種人說多謝？」

賀英緊挽住母親的手臂，咬緊牙關，一字一句的道：「阿媽，因爲他令我終於明白，窮人家的日子是怎樣過的，所以我要說一聲多謝他！」

賀英說完這一句，當日整天便再沒有第二句話，而且他知道自己今生也不會再踏入堂叔及李利的家門半步了。

這天晚上，母子兩人吃過晚飯，賀英正欲出門去找同學商量，看看是否可以找一份薪金稍高的工作。

賀母忽然把賀英拉到身邊，仔細的端詳了他一會，才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有一個人，本來我極不願去求他，但我知道，你留在港城再沒有前途，你被你不爭氣的阿爸連累了！所以我……我不得不去求他。」

賀英見母親此時眼圈也紅了，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見女人的眼淚，特別是母親的淚水，他慌了，連忙道：「你不想去求，就別想這人啦！你放心，阿媽，反正我已大學畢業了，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份好工作。」

賀母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在港城見過幾份工了？有一次成功麼？你知道爲甚麼？」

賀英咬牙道：「我知道，因爲我姓賀，是賀金豐的兒子。他們一聽到阿爸的名字，就立刻臉色一沉，說敝公司怎敢請千萬富翁的公子做這份低賤的工。」

賀母苦笑道：「這僅是他們的托辭，實際的原因是你阿爸被債權銀行申請了清盤令，你阿爸所有的資產尚不能抵償欠下的債務，債權人有權隨時向破產人追討，那些認識你阿爸的人，誰也不敢與他沾上關係，這情形下，試問你在港城如何能夠立足？」賀母曾經是大家閨秀、讀書時的高材生，她對事理的分析，常常能令傲氣的兒子折服。

賀英沉默了，他知道，母親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通常是不容拒絕的，事實上他也不得不承認母親所說的是正確的。

好一會，賀英才咬牙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就不信，天大地大，偏偏沒有我賀英的立足之地！」

賀母微一咬牙，便決然道：「英兒，你過去鄰埠賭城吧！那兒有我一位讀書時的同窗好友，他在賭城創辦了一間洋行，專做洋人生意，你去投靠他，我想他一定會收留你！」

賀英奇道：「爲甚麼？阿媽！」

賀母幽幽的歎了口氣，若有所思的道：「因爲他曾經追求過我，但後來被你阿爸捷足先登，向你外公求婚成功，他自歎遲了一步，無奈離開港城這傷心之地。他以後還與我有書信往來。」

賀英一聽，他的記憶力驚人，立刻想起在他四歲那年，他在外公家裏，曾有一位叫梁叔叔的男子抱起他，連聲感觸的歎道：「眞像，眞像她，眞俊，俊極了！我……我沒這福氣！」

賀英衝口而出道：「阿媽，你說的這人是梁叔叔！」

賀母奇道：「你怎麼知道？」

賀英得意的笑道：「我四歲那年見過他，他還抱過我，而且我當時就知道，他很喜歡阿媽你，只是阿媽你不肯嫁給他。」

賀母不由噗嗤一笑，道：「你這小子，人小鬼大。但也難爲你四歲時的事也記得，連阿媽也忘記了。我……我當時在你阿爸和他之間很難抉擇，便暗中許了個願，誰敢先向你外公開口，就嫁給誰吧！」

賀英微笑道：「最後是阿爸先開口求婚，梁叔叔遲了一步，起初他必定很傷心，因此離開這個傷心地，到賭城發展，後來他終於知道你曾經許下那個願，他的心終於釋然了！」

賀母歎了口氣，道：「是我忍不住告訴他的，因爲我知道他一直不肯另娶其他女人。所以，你帶這封信交給他，我相信他會收留你在他的公司做事的。你明天一早就動身去吧！」

賀英不放心的道：「那你呢？」

賀母道：「阿媽這些日子不也熬過來了麼？你放心，阿媽有手有腳，總不會餓死的。」

賀英動情的摟住母親，決然的道：「阿媽，你放心，我絕不會氣餒，我要令賀家重振聲威，我決不會再讓你挨窮了，明天我就到賭城去！」

賀英發誓似的揑緊拳頭，這時他的英俊的臉龐脹得通紅，眼睛明亮得灼灼閃光。

賀母不由又喜又慌，兒子人窮志不短，立誓發奮圖强，天下做母親的哪會不歡喜？但她知道今日的遭遇，對兒子的自尊心傷害極深，這對他日後的處世做人，是有益還是有害，她雖然是他的母親，亦一樣摸不透！

＊　＊　＊

第二天一早，賀英就登上由港城駛往賭城的渡輪。

渡輪是舊式柴油機發動的，航速很慢，風浪高時船身就顚蕩得很厲害。

幸而賀英是運動健將，他忽然發覺，自己很適合這種出海生活。

輪船駛了四個多小時，擦過無數浮在海中的孤寂的小島，終於泊上賭城的出海碼頭。

海城與賭城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政府管轄，但兩地自由來往，在碼頭只設有象徵式的檢查，因此賀英很快就過了關，步出賭城碼頭。

踏三輪車的車伕一擁而上，都想做賀英這衣著入時，似乎是港城闊少的生意，圍住他不停大叫價錢。

賀英揑了揑口袋中僅有的二十元大銀，那是母親賣戒指買賀壽禮剩下的唯一餘錢，也是他過海到賭城謀生的全部盤纏。

「去哪兒？大少！一元半大餅，包你遊遍賭城！」三輪車伕叫道。

賀英向一三輪車車伕笑道：「大叔，不如你坐上去引路，我來拉你好麼？」

三輪車車伕一怔道：「爲甚麼？」

賀英道：「因爲小弟全副身家只有二十元大餅，我也想賺這一元半的車錢啊！」

那三輪車車伕像瞧怪物似的盯着賀英，好一會才歎了口氣，道：「我知道你說的並非謊話，你說啊，你打算上哪？我載你找去吧！」

賀英連忙掏出母親寫給梁叔叔的那封書函，上面寫着他要去的地址。他把信封亮出來，唸道：「地址是：賭城下環街盛昌洋行，對了，是洋行東主梁水高先生！」

那三輪車車伕一聽，便很認眞的問道：「你是梁先生的甚麼人？」

賀英心道母親與梁叔叔那段往事是不便對人說出的，便答道：「他是小弟的世叔伯。」

三輪車車伕又道：「你去找他幹麼？」

賀英微笑道：「讀完書出來，一時找不到工做，打算來賭城碰碰運氣哩！」

三輪車車伕一聽，臉色一沉，道：「你打算去賭？還是去找工做？」

賀英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全副身家就只有廿元，怎麼賭？當然是找工做啦！」

三輪車車伕臉上有了笑容，道：「好，那你上車啦，我載你去。」

賀英忙道：「大叔，我頂多只付得起半個大餅哩！」

三輪車車伕笑了，爽快的道：「今晚我兒子出海回來，我要早點回去打點喝兩杯，順道載你，不收費用。」

賀英一聽，也就不客氣，連忙坐了上去。

車伕蹬起三輪車，沿着海旁道飛快的駛去。

海旁道遍植古老的大榕樹，車行走之間，清風陣陣，清涼舒服，望出去是一個頗大的海灣，海鷗在海浪上迴旋，海面上機動的輪船絕無僅有，遠處是片片白色的帆船影子。

賭城的外表充滿一派恬靜。

賀英忽然覺得，他已深深的愛上這賭城。

「你眞是好人，阿伯！」

賀英坐在車上，心中的憤懣忽地一掃而空，望一眼在前面蹬車的三輪車車伕，笑着說道。

三輪車車伕呵呵一笑，道：「並非阿叔好人，而是你小子好運，恰恰你去投靠的世叔伯，是我兒子的老闆。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有學識的人，日後在盛昌洋行，可要關照一下我兒子梁小昌啊！」

賀英一聽，這才知道這三輪車車伕原來姓梁，他所以肯免費載他，原來是替兒子鋪條後路。但無論如何，這梁伯也坦白得可愛。

賀英忽然對這三輪車車伕——梁伯甚有好感，他亦呵呵一笑道：「梁伯你言重了！我此行是去求人收留，人家肯不肯尙屬未知數，這關照兩字，不是說得太早麼？」

梁伯卻笑道：「放心，我絕不會看錯人！梁水高先生他見到你這麼一位年輕有爲的世侄，一定高興極了。他身邊正缺了位像你這樣一個好助手呢！」

賀英奇道：「爲甚麼？梁先生

不是已有家室麼？還缺少人手？」

梁伯道：「普通的人手他自然不缺，但如心腹子侄般的幫手，他就渴望久了。因爲梁先生膝下無兒，唯一的一位千金小姐，又去了港城讀書，總之待會你見到梁先生就明白了。」

三輪車沿着海傍，一直向下環街駛去。

梁伯的住處亦在下環街的一座舊樓，因此根本不費任何週折，梁伯便把賀英領到一座頗有氣派的洋樓前面，洋樓上面掛了一個黑漆金字招牌——盛昌洋行。

梁伯到此就決不肯再向前走一步了，賀英問他爲甚麼不去見見他兒子的老闆？梁伯就道：「我平生最怕被人管束，所以我做了幾份工也做不長，做車伕雖然辛苦，但到底是自己管自己，多了自由少了拘束！梁先生是我兒子的上司，又並非我的，我爲甚麼要去見他？倒是你有空就上我家坐坐，喝兩杯！」

賀英笑着答應了，梁伯轉身就走，走了幾步，又扭轉頭，大聲道：「喂，後生哥，你到底叫甚麼名字？」

賀英笑道：「我姓賀，名英。」

梁伯大笑道：「賀英？這名字起得好啊，眞是賀家出英雄，英雄出少年啊！努力爭取吧，英哥兒！」

梁伯說着已走遠了。賀英望着他的背影，心中一動，不由感觸的一笑，心道一個口袋只有廿元的窮小子，說甚麼英雄好漢了？

賀英歎了口氣，抬頭望一下上面「盛昌洋行」四個金漆招牌，微一咬牙，終於走了進去。這時他的脚步是毅然的，就如他步入大學考場立誓考取第一名般的鎮靜從容。

＊　＊　＊

賭城海旁的古榕黃了又綠，綠了又黃；海灣中盤旋的海鷗飛走又來，來了又飛走。

這是賀英來賭城謀生的第三個年頭的一天下午，他剛從外面代表梁水高接洽一筆生意回來，他走進盛昌洋行大堂。當他走近梁水高的辦公室時，卻聽到裏面有男子的哭泣聲。

賀英立刻頓住脚步，他知道這時決非進去見他的老闆的時刻。

他正欲轉身走開，卻立刻又聽到梁水高在裏面的一陣喃喃自責，然後是一位中年男子，臉上猶帶淚痕的拉門走了出來。

賀英連忙一個箭步斜避開去，他明白對方在這種尷尬時刻是絕不想碰見他人的，而且更因爲這人姓梁，是老闆梁水高的堂弟，一位地位僅次於東主的洋行重臣。

過了一會，賀英才若無其事的走上前去，伸手輕輕叩門。

「進來，是阿英麼？」裏面卻立刻傳出梁水高欣慰的輕叫聲，他憑敲門聲緩急輕重，便知是誰求見了。事實上，能夠直接走進梁水高辦公室的洋行職員也絕不多，以前是梁水高的堂弟，現在加多一位盛昌洋行營業代表賀英而已。

賀英走了進去，他第一眼便發覺梁水高正在生悶氣，因爲平日他與賀英單獨相處時，總會問起賀母怎樣了？生活是否過得去？接她來賭城這邊住她肯不肯？上次托賀英帶給她的禮物她肯不肯收？接受時臉上是否有笑意？等等，問得詳細極了。

問得連賀英也有點不好意思，因爲梁水高比阿爸對阿媽，不知還要細心多少。而且他瞧着自己時的神情，就好像盯着一位刻骨銘心的情人，或者是猶如見到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雖然賀英知道，這是梁水高愛屋及烏，他不過是沾了阿媽的光彩而已。

這感覺令賀英極不好受，因爲他踏進賭城的第一刻起，他就發誓一定要憑自己的本事闖一番事業，而決不願沾那種他極討厭的裙帶關係！

而這時梁水高卻垂首不語，默默無言，賀英因此判定，他心中必定糾纏着一個極難解開的死結。

「你坐吧！阿英，那筆生意辦妥了？」好一會，梁水高才忽然省起似的招呼賀英，他雖然心事重重，但對賀英依然是如此親切、信任，就如賀英眞的是他嫡親的子侄似的。

事實上，賀英三年來，從梁水高的秘書做起，一直到現在的營業代表，他表現之佳，處事之精幹，就連最嫉忌他的梁水高堂弟營業主任梁必業也不得不歎個服字。

盛昌洋行做的是中外生意，外國商人中有美、英、葡、日等，與他們交往，熟悉各國語言是必備的條件，英文自然難不倒賀英，因爲他是英文書院的高材生，但爲了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需要，他花了一百天時間，三個月挑燈夜戰，竟能以葡文、日語與葡國、日本人侃侃而談。

「都辦妥了，梁叔叔。」賀英道，他一頓，欲言又止。

梁水高戴一副金邊眼鏡，不像商人，倒像一位學者。「你一定想問，爲甚麼梁主任剛才哭了？」梁水高托了托金邊眼鏡，輕聲道。

賀英點點頭。「是，我進來時剛好碰見他出來，有事麼？」

梁水高望一眼賀英，沉吟了一會，似斷然決定了甚麼，這才緩緩地道：「你知道盛昌洋行很大部份生意是在海上進行的？以貨易貨，以機器、船隻與鄰近區交換糧食，

賭城五十萬人，在這兵荒馬亂中，全靠盛昌洋行供應大米，否則全城人都得餓死，必業他跟了我十幾年，一直負責做這條線，但這次出海，卻因貪玩女人，被對方以假混眞，幾十噸大米，竟有大半是砂仔。盛昌損失了十幾萬大洋不說，賭城市民只怕要挨稀粥了。」

賀英聽梁水高這麼一說，登時明白事情的嚴重，因爲現下是甚麼時候？是日本人把半個中國都侵佔了，連鄰埠港城也淪陷在日本人手上。賭城不幸中的大幸，成了中立區，但也處處受制於日本人，三面被封鎖，只有出海一條唯一的生路。而糧食不但是救命品，而且也是一宗極有利可圖的生意，因爲這是賭城西洋政府特許的專利，連賭城之王傅人傑也極欲插上一手。這次被梁必業弄糟了，金錢損失還是其次，若被傅人傑揪住這機會不放，趁機奪走這糧食專利，那盛昌洋行就必定關門大吉。

在過去的三年中，賀英對賭城的一切，已瞭如指掌，他對港城了解越深，便越知道梁水高這十幾年創業的艱辛，他除了要面對正常的生意競爭外，尚要應付賭城的三教九流、黑、黃、賭、毒，他幹得雖然是正行正業，但處境的險惡，可算驚心動魄，他只要眼慢一慢，立刻就會被人吞掉，就連骨頭也不會給你留下一根。」

賀英對賭城了解越深，他就越替梁水高擔心。

「阿英，你必定以爲我把必業他罵哭了？是麼？」梁水高見賀英默默不語，便又道。

「不，梁叔叔，但就算你罵，也是應該的。」賀英由衷的道。

梁水高卻搖搖頭，苦笑道：「沒有，我根本沒有罵他，我只說了他兩句，他自己也明白他闖的禍有多大。」

賀英奇道：「梁叔叔爲甚麼不罵？」

梁水高歎了口氣道：「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錯，明知道必業好女色死性不改，幹大事就如生蟲拐杖，靠不住！還派他去做，這是我錯，並非他錯。」

賀英歎了口氣，沒有說話，因爲在這事上他實在無話可說，梁必業畢竟是梁水高的堂弟，又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知道自己不便表示甚麼，他只能同情的點頭不語。

「阿英，你過來賭城幾年了？」梁水高忽然很認眞的道。

賀英微一怔，心道我一過來就在盛昌做事，多少年你還不知道？但他明白梁水高說話絕不會憑空而言，他這麼問，必定有他的深意，便也很認眞的道：「三年了，梁叔叔！」

梁水高點點頭，道：「不錯，的確是三年了，你對賭城的情形，應該一清二楚了。」

「是，梁叔叔。」賀英肯定的回道。

梁水高讚賞的點點頭，因爲他深知賀英的脾性，他既然如此確認，那就是必然如此了。「阿英，你說梁某人待你如何？」梁水高忽然又很認眞的問道。

賀英想也沒想，便肯定的道：「親如子侄，勝於良師！」

梁水高歎了口氣，道：「你是金萍的兒子，你母子有難，梁某人決不會坐視不顧，哎，這也是緣份吧！但也是你自己的努力得來，說眞的，我有你幫手，也是我梁某人的福氣！」

賀英想起這幾年來梁水高待他的好處，心頭一熱，不由便衝口而出道：「梁叔叔，你說吧，有甚麼事要我做的！」熟知梁水高脾性的賀英，自然知道梁水高言外之意。

果然梁水高一聽，便欣慰的鬆了口氣，隨即很快的道：「我打算由你代替必業營業主任的位置，希望你不會拒絕。」

賀英一聽，心頭又一熱，忙道：「不，梁叔叔，這樣做，人家會說你閑話的！」

梁水高不以爲然的道：「頂多說我梁某人不念親情吧！但知道必業爲人的人，大概也無話可說。你不要以爲這份工是好做的，例如要你代表盛昌，出海交易，你敢不敢冒這個風險？假如你不願意，梁叔也決不會怪你，你畢竟太年輕了！」

賀英略一沉吟，忽然很堅決的道：「不，梁叔叔！出海交易的事，就交給我吧！」

梁水高這時的心情很複雜，他既想賀英答應，但又想他拒絕，因爲他知道這是一宗舐刀頭的任務。他實在不敢想像，賀母一旦失去賀英會是甚麼模樣。但他自己年老，這任務除了賀英可以勝任外，他已無法找出第二位如他一樣優越的人選了。

「阿英，你……你爲甚麼不拒絕？你爲甚麼答應？」梁水高喃喃的道。

賀英淡淡的一笑，卻決然的道：「我明白盛昌處境的險惡！賭王傅人傑不是對盛昌專利的糧食生意虎視眈眈麼？假如被他揪住這次亂子不放，在西洋人面前做手脚，盛昌的糧食交易專利權便完了！賀英母子能挨過那段苦日子，全靠梁叔你關照，如今眼看盛昌洋行生死一線，賀英若坐視不理，那還算個男子漢麼？」

梁水高被賀英這懇切表白感動了，他摘下金邊眼鏡擦着，大概上

面已沾了水氣，但賀英卻發覺，梁水高的眼眶竟含着一泡淚水。

第二天一早，賀英就登上出海的貨船，貨船上裝着近百噸機器零件。

三日後，賀英率貨船駛回賭城盛昌洋行碼頭，這時貨船上運載的，是比金子還珍貴的糧食。

梁水高見到賀英時，忽然覺得一陣心酸，因爲賀英滿臉鬍鬚，眼圈發黑，猶如一位歷難而返的老頭子。

* * *

盛昌洋行居然在短短三日，又運回近百噸大米，而且是足數的上等貨色，這消息不但令盛昌洋行東主梁水高欣喜若狂，更令賭城之王傅人傑大感意外。

這段日子，賭城雖然亦如鄰近地區一樣歷刧滄桑，但苦難令人振奮，亦令人瘋狂。人生如賭博的意念，在一些人的腦中更發洩得厲害，因此傅人傑的賭場生意依然一片興旺。

但傅人傑並不滿足於現狀，他的賭業越旺，他永爲賭城之王的決心就更厲害，賭城中所有人都不敢不賣他的帳，但只有一個人是唯一的例外，這人便是盛昌洋行的東主梁水高。

傅人傑早就想對糧食買賣插上一手，他曾正面向梁水高放出盤口，他願意斥資三百萬，入股盛昌洋行，條件是糧食專利收益對半分帳，但不知好歹的梁水高竟一口便加以拒絕。

傅人傑心中憋着一口烏氣，他並非不想向梁水高出手，但梁水高偏偏與當地的西洋政府有交道，而傅人傑任何人物可以不賣帳，但對西洋官府卻不得不給三分面子，因爲他的賭場專利權，每隔五年便要與西洋官府重新協商，開罪西洋官府這個風險，傅人傑是不敢輕易萌動的。

礙於這點，傅人傑對不知好歹的盛昌洋行，只好咬牙盯着，靜待時機，一撲而上。

三天前傅人傑得知這消息時，便斷然的對他的謀臣徐畢修道：「好極了！糧食是賭城的救命品，盛昌這次出了亂子，賭城民衆必然哄動，西洋政府絕不會無動於衷，糧食專賣這肥缺，必定非傅家莫屬！去，畢修，你就負責盯着盛昌的動靜，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刻行動。」

徐畢修果然不負所望，隔了三日便有準確的消息回報傅人傑，可惜這次他說的卻是盛昌又運回近百噸糧食的訊息。

「眞的？嘿！姓梁的就算有通天本領，也決不可能在短短三日內便把破鑊補上，你必定聽錯了吧！」

傅人傑的關刀眉連連的跳着，咬牙切齒的嚷了一句。

徐畢修卻歎了口氣，苦笑道：「是眞的，千眞萬確。因爲我曾到過盛昌碼頭，親眼目睹大批米袋吊上岸上。」徐畢修一頓，又補了一句。「老大，這千載艮機，看來又落空了！」

傅人傑沉吟不語，好一會才若有所思的道：「姓梁的決沒有這種應急的本事，他身邊一定有能人助他一臂之力。你馬上去打聽一下，在梁水高身邊的人到底是誰！查清就好辦了！」

徐畢修點點頭，略帶疑惑的道：「老大打算先剪除姓梁的羽翼？」

傅人傑陰沉的一笑道：「可用則用，不用則除，這是傅某人處事的宗旨！」

徐畢修心中一凜，忙道：「是，老大，我馬上去查。」

兩天後的晚上，徐畢修夜闖傅人傑的「龍虎山莊」來了。

徐畢修果然是傅人傑的心腹重臣，他出馬辦的事，十有八九不會有負傅人傑所望，這時在書房中的傅人傑，瞥一眼剛踏進書房的徐畢修，見他眼鏡片後閃爍的得意眼神，便會心的微微一笑。

「怎麼樣！畢修，有消息了！」傅人傑道，他的口氣異常肯定。

徐畢修心頭不禁又一凜，暗道不愧是賭城之王，臣屬的心事，似乎均被他洞悉了。熟悉主人脾氣的徐畢修不敢賣弄，立刻回道：「是，老大，不但查出在姓梁的身邊助力的人是誰，而且附帶還有一個大收穫。」

徐畢修一頓，他畢竟忍不住心中的得意，故意稍稍一吊傅人傑的胃口。

果然傅人傑沉不住氣了，關刀眉一揚，便急道：「是誰？甚麼大收穫？你說畢修！」

徐畢修微微一笑，道：「老大知道梁水高的得力助手是誰麼？他姓賀名英，就是曾經持槍逼你跳海的賀金豐的寶貝兒子。這……」

徐畢修正欲往下說他的大收穫，但傅人傑一聽「賀金豐」三字，便騰地挺直身子，厲聲道：「你聽誰說的？消息可靠麼？姓賀的兒子不過廿多歲，他竟有如此本事？令盛昌洋行起死回生，你說！」

徐畢修卻鎮定的一笑，因爲他確認自己的查探絕對準確，「千眞萬確，老大！因爲這消息是姓梁的堂弟必業親口對我透露的，這絕對不會錯。」

傅人傑微一怔道：「梁必業是姓梁的堂弟，是盛昌洋行的重臣，他明知你是我的人，怎會向你吐眞話？」

賀英見有機可乘，立即開船逃走。

徐畢修微微一笑道：「七天前他還是盛昌的重臣，但七天後的今日，他卻向姓梁的堂兄反戈一擊了。因爲上次盛昌運米出事，禍根就是梁必業這小子被女色迷住。梁水高一怒之下，撤了他營業主任的職，由賀英接替他的職位，直接負責出海交易，這次三天內運回一百噸白米，就是賀英這小子的傑作。賀英在盛昌的地位更紅了。梁必業心傷之餘，早就萌叛意，我知道這消息後，便大膽抓主意，直接約梁必業出來見面，這小子果然一拍即合，答應暗中替老大你效力。有姓梁這小子作內應，對付梁水高必定更有利。」

傅人傑點點頭，表示徐畢修這一招做得妙，但他先不理梁必業這面，卻立刻把視線盯在賀英的身上，沉聲道：「那賀英眞的是賀金豐的兒子嗎？」

徐畢修肯定的點頭道：「是！絕對準確！不過聽說賀英母子這幾年挨得很苦，賀金豐破產出逃，所有親朋戚友便避之則吉，所以賀英對他的父親並沒有甚麼感情可言。事實上賀金豐自出走後，也不理賀英兩母子的死活了。因此借賀英來打擊賀金豐這一着，只怕收效不大，老大。」

傅人傑沉吟不語，一會忽然道：「賀英爲何如此能幹？他出馬三天便運回百噸糧食？」

徐畢修道：「賀英這小子果然是人才。他不但憑自己的努力，考第一爭取助學金，完成了大學課程，而且他僅花三個月時間，便通曉葡語、日語。他掌握了多國語言，在公海與洋人交易，自然左右逢源啦！另外，聽說這小子在讀書時便是運動健將，練就一身功夫，特別是槍法奇準，憑他的本事，行走公海便勝任有餘了，老大。」

傅人傑的臉色却越發陰沉了，他不待徐畢修再說下去，便沉聲道：「姓梁的有如此得力助手，盛昌的糧食專利權便更鞏固了！嘿，傅某人眞的與姓賀的結下不解之怨啦！」

徐畢修微吃一驚，忙道：「老大打算向姓賀的下手？但這小子並非等閒之輩，他通曉西洋語，經常在官府高官處走動，西洋政府追究起來，就痲煩了。」

傅人傑不以爲然的「嘿」了一聲。「傻瓜才會直接出手！除掉姓賀的只是附帶的收穫罷了！」傅人傑一頓，忽然又補了一句，「最近有三狠的消息麼？畢修！」

徐畢修一聽「三狠」兩字，身子便不由一抖，渾身起了鷄皮疙瘩，因爲他知道，「三狠」意味着甚麼，這兩字簡直就是代表「死亡」！

「三狠」是近年活躍在賭城、港

城附近海域的海盜頭頭，三兄弟在海上稱王，殺人掠貨絕不眨眼，猶如三頭兇猛的餓狼。三狼亦曾經動過賭城的主意，企圖用武力攻佔賭場，逼傳人傑就範，但到底「海盜」不敵「賭城之王」，被傳人傑預佈伏兵，把「三狼」的人馬殺退。

但這筆帳還沒有了結，「三狼」放出口風，若傳人傑每年不向他們「納稅」，他們就先向從港城過來的賭客落手，令港城賭客卻步。「三狼」的這一招很毒，因爲只要港城賭客絕跡賭城，那傳人傑的賭場生意就必定一落千丈。而在海上，「賭城之王」就鬥不過「海中三狼」了，傳人傑計算過得失，終以「猛虎不與惡狼鬥」的宗旨，答應向「三狼」每年繳納一筆「稅收」，而「三狼」果然也就沒有再動賭場的主意，幾年來彼此相安無事。

但每年向「三狼」繳的這筆「稅收」，傳人傑是決非心甘情願的。

徐畢修吃驚的直瞪眼，道：「與『三狼』聯絡並不難，只需通過他們的『收稅人』就可以了！但老大不是打算與『三狼』聯手對付盛昌吧？這……這可是與狼共舞啊！」

傳人傑陰沉的一笑。「嘿，你以爲我犯得着去與狼共舞？恰恰相反，我希望見到的是『三狼』與盛昌的火併！這場火頭冒起之日，便是盛昌糧食專利權易手之時。還有『三狼』那筆舊帳也該了結了！姓賀的小子不幸捲進這漩渦，也只能怪他八字生得倒霉之極！」

徐畢修略一沉吟，也就明白傳人傑此着的深長用意，心道這等絕招，也的確是只有傳老大才端得出的獨門貨色！

* * *

偏安一角的賭城，在隆隆的、時遠時近的槍炮聲中又過去三十個日夜。

這天傍晚，梁水高從外面坐車返回洋行，便把賀英召到他的辦公室來了。

「阿英，西洋政府的經濟司向我緊急諮詢，說抗日盟軍游擊隊方面，急需一批救急食糧，問我有沒有辦法解決。」梁水高待賀英在他面前坐下，沒半點掩飾，坦白的道。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稍一頓，梁水高又續道。

賀英血氣方剛，他一聽便立刻道：「日本鬼侵佔了中國半壁江山，連港城也被他們踏在脚下，盟軍抗日是神聖職責，替他們弄一批糧食，我以爲義不容辭。」

梁水高點點頭，表示贊同賀英的見解，但接着又猶豫的道：「但時間緊逼，短時間內以貨易貨是極難辦到的了，唯有用現銀交易，目下能買到食糧的，也只有兩日水路的三埠了。近日風聞『三狼』在海上活動猖獗，帶現銀上路，會很兇險的。」

賀英慨然道：「出海交易既然是我的職責，此行也由我押運吧！」

梁水高道：「由你出馬，我當然放心，但我擔心的是你的安危，我不想失去你，阿英！所以你最好先考慮一下，不忙決定，待有把握才出發。」

賀英不假思索，便決然道：「不必考慮了，梁叔叔，明天我就率船出發吧！三埠路徑我熟悉，相信不會出大問題的。」

梁水高沉吟了一會，終於點點頭道：「好！爲公爲私，你就搏一搏吧！但千萬記住，錢銀事小，人命事大，錢銀失了還可以再賺，生命丟了就無可挽救，知道麼？阿英！」

梁水高末了的一句，就很帶點情感了，仿似他對自己的親生子侄殷殷話別一樣了。賀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梁叔叔越來越像老婦人般婆媽了。

第二天清早，賀英就率領十幾位洋行兄弟，駕一艘載重近二百噸的貨船，出發到三埠鎮去。

船行半日，風平浪靜，碧波萬頃。但在船上吃過中午飯，船駛近磨刀門海面，海浪便漸漸增大了，貨船開足馬力，才勉强把海浪壓了下去。

賀英此時一直留在駕駛室，與船長一道研究船行的路徑。船長是一位久走南海海面的老水手，對附近水域地形瞭如指掌，他根本不必看羅盤，便可以準確的指出船行的地名。

賀英的身邊站着一位年輕人，他便是那位三輪車車伕梁伯伯的兒子梁小昌，梁小昌腰圓膀粗，練過功夫，賀英這幾年與梁小昌混熟了，便特別把他調到自己身邊當出海押運的保鏢。

「英少，你不下去內艙歇歇？」梁小昌見海浪越來越大，他擔心賀英受不住而暈船浪，那便沒有人指揮全船的弟兄了。

賀英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放心吧，昌哥，這點風浪還難不倒我賀英！」

梁小昌也不由咧嘴一笑，因爲他發覺風浪越大，賀英便越發精神奕奕，他自己反倒有點昏眩的感覺，心中不由對賀英更爲佩服，心道別看英少這小子一副斯文模樣，但若論身手功架的强健，就連他梁小昌亦未必是他的手脚，雖然自己在洋行中素有「梁教頭」的稱號。

梁小昌自然還知道賀英有一種本領是他自歎不如的，因爲他親眼目睹，賀英一槍打掉兩隻雀兒，因爲子彈正穿過第一隻的胸部，把第二隻剛好擦過的雀兒連帶擊落了。可惜爲避嫌疑，出海做生意不准帶武器，不然就算碰上三兩海盜，賀英憑他一支手槍便可以解決了！

「出了磨刀門，便是萬山羣島海面！」這時船長忽然對賀英道。

賀英心中一動，突然想起梁水高昨晚說的有海盜出沒的話，便向船長問道：「海盜喜歡選擇甚麼地方向貨船下手？」

船長道：「海盜善於神出鬼沒，當然會在島嶼環繞、航道狹窄之處。」

賀英一聽，便吩咐梁小昌道：「昌哥，煩你下去通知弟兄一聲，可能有兇險情形出現，大家要小心警惕！」

梁小昌佩服賀英，二話不說就下去傳話。但有些洋行弟兄是梁必業的心腹，因此一聽便趁機嘲笑賀英乳臭未乾、膽小怕事。氣得梁小昌幾乎要揍他們兩拳。梁小昌的功夫很了得，他若出手，無人可以抵抗。

但梁必業那心腹弟兄依然不肯罷休，起勁的起哄嘲笑，一些不明底細的弟兄亦跟着笑道：「英少不過是走了幾次船，便沒膽了？哈哈，你上去安慰他，太平無事，放心啦！」

梁小昌忍不住向那梁必業的心腹一躍而至，飛起一拳，便向他的胸前撞去。梁小昌出拳之快，在場中人無一可以閃避。

就在此時，卻有一條灰影從駕駛室凌空而降，身形尚在半空，反手一托，便把梁小昌擊出的一拳化解於無形。

衆人定睛一看，原來此人正是文質彬彬的英少！不禁全部一怔，因爲這一招凌空托拳的技藝，是衆人均自歎不如的上乘絕招。

賀英身形落下，挺立不動，面向衆人，淡淡一笑，道：「任何人有私人恩怨，均要暫時拋開，回去了結，我絕不反對；但出了海，同坐一條船，便是同舟共濟的弟兄，誰敢輕舉妄動，壞了大事，各位說，賀英能答應麼？」

「不答應！」在場弟兄見賀英露了一手，又見他處事有大將風度，均不由拜服的大叫一聲。

賀英微微一笑，道：「好，就照此辦理，這趟船安全回去，賀英保證，應得的獎金全部分給各位弟兄！」

衆洋行弟兄均樂得笑了，梁必業那心腹也不敢作聲了。

貨船穩然前行，不久便夜幕降臨，但貨船並沒停頓下來，加速馬力向幾十里外的三埠駛去。

到早上四時，賀英計算一下與三埠鎮糧販約定的時間、地點已差不多了，便吩咐船長下令停船等候。

「大家小心！有船駛來，認清楚才可走動！」賀英又向衆人下令道。

有人笑道：「怕甚麼？英少！此地已是三埠範圍，海盜再斗膽，亦不敢在這水域出現啦！放心，沒事的！」

賀英不理，自己依然小心戒備。

從早上四時，等到五時，對面三埠方向，終於傳來機動船的「達達」行駛聲。

「來啦！」賀英低叫一聲道：「大家小心，先派一人駕小艇過去，驗明貨色，才准他們接近！」

有人馬上不屑的大聲道：「嘿！英少，走船過海，最怕驚慌不定。有無載貨，看對方隻船食水位就知啦，何必再派人過去費時失事？」

賀英向駛來的機動船望去，只見船身食水甚深，眞的是滿載食米的樣子。

此時又有人接口道：「英少！駛過去啦，早早收了貨就可以回航，次次都是這樣做的啊，梁主任押船乾脆俐落得多了！」

賀英心道或許是自己多慮了，但也沒有下令駛船過去，只是准許對方的貨船接近。

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賀英依然沒有任何表示，他想了想，便毅然的走上甲板，向船頭走去，他想親自看清對方的來勢，再作定奪。

梁小昌一見，亦馬上緊隨賀英走上船頭。

就在此時，梁小昌驀地發現對方的船頭火光一閃，心知不妙，快如閃電，向前飛身一撲，把賀英猛地壓在身下。

「砰砰砰」，一陣機關槍的子彈已在兩人的背上飛過，如果梁小昌動作稍慢，他和賀英均已作了槍下亡魂了。

賀英身手敏捷，深知壓在他背上的梁小昌目標已暴露，便猛地側身一滾，把梁小昌帶到船頭的鐵板後面，子彈在兩人剛才躺下的地方濺起一陣火花。

那機動船的航速本來不快，槍聲響過，接而又聽達達的水聲，賊船的航速便突然加快了一倍。

原來賊船載着的只是一堆石頭，此時紛紛拋下海裡，船身驟輕，航速便快如飛箭，眨眼又拉近了雙方距離。

賊船的機關槍火力强大，壓住了駕駛室的船長等人，要開船逃走是決不可能了。

「英少，跳水逃吧！我掩護你！」梁小昌忙道，他知道賀英身

上有數十萬現銀，他若留在船上，必然是海賊的頭號獵物。

賀英向四周掃了一眼，前面的賊船正快速駛近，左面是茫茫的海面，右面二、三里外有一片陸地的黑影，他若跳水逃走，憑他的泳術，他有把握全身而退。

但他卻決然的低叫了一句。

「不行！」

梁小昌急道：「爲甚麼？你再不走，便再無機會了。」

賀英歎了口氣，苦笑道：「海賊的目的是錢，我若一走，海賊無收穫，必然遷怒全船兄弟，他們還有命麼？錢銀事小，人命事大，算了，給他們算了！」

賀英猛一咬牙，突然大聲叫道：「喂，對面的大哥聽着，你們求財嘛，無謂亂開槍傷人啦，你們上來，給你們錢便了！」

叫聲中，賊船的槍聲停了，三名賊船尖兵，包括一名持機關槍的大漢，先行衝上盛昌的貨船。

兩名賊尖兵喝令船上所有人剝光衣服，走進船艙。

持機槍的大漢則把機槍一挺，直指賀英的胸口，大喊一聲：「除衫！」

賀英此時忽然想起母親，心想或許不能與她見面了。

梁小昌此時也被剝光衣服，趕到一旁站着，在機槍的槍嘴下，任你功夫再好，亦決計鬥不過一粒子彈。

賀英無奈亦只好脫衣，當他脫剩內衣褲時，不禁苦笑一下，道：「喂！老兄，光天化日，再脫便犯忌了！」

持機槍大漢厲聲喝道：「叫你脫，你就脫，你不脫，就用子彈教你脫！」

賀英咬一咬牙，便把內衣內褲也脫了，他精赤條條，肚腹處卻綁了一個皮袋，皮袋脹鼓鼓的，一眼便知是貴重物品了。

持機槍大漢一見，一手就把貼肚的皮袋搶過去，他扯開皮袋一看，眼珠幾乎跳出眶外，原來裏面是一大疊白花花的鈔票。

他登時發狂了，兩手連抓，拚命把皮袋內的鈔票塞向口袋，塞進褲內、襪筒。他塞得無法再塞了，狂性大發，嫌賀英、梁小昌站在旁邊礙手礙脚，便連飛兩脚，把兩人踢進船艙裏面。

賀英、梁小昌赤裸相見，不由苦笑。

不久，便有數條大漢登上貨船的聲響，接着便有人在甲板上面大聲喝道：「誰叫賀英？」

賀英走上一步，道：「我是賀英！」他精赤條條，但聲音依然有力。

「你上來！」那人大喝一聲道。

賀英猛一咬牙，走上甲板去。

「錢呢？」迎面一聲暴喝，此人眼大如環，目露兇光，猶如一頭餓狼。

賀英心頭一陣狂跳，他終於明白，他碰上的是海中之王——「三狼」了。

「老兄！幾十萬都被你的兄弟搶走了！」賀英狠狠的咬牙道，要他赤身示人，他心中已憋了一口烏氣，這是他平生的奇恥大辱。

這人果然是「三狼」中的老二，二狼見賀英文質彬彬，居然不怒反笑，厲聲道：「你就是賀英？有人要老子捎帶送你去見閻王！老子不上當，只要你交出錢來，老子偏要放你一條生路！」

賀英咬牙道：「錢的確被你的兄弟搶光了，是整整五十萬！」

二狼一聽「五十萬」這數目，眼中的兇光更熾烈，厲聲道：「你認不認得他？」

賀英心中一動，暗道對付這些見錢不認人的亡命之徒，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

他猛一咬牙，便大聲道：「認得！」

二狼厲聲道：「是誰？」

賀英故意向下一望，又搖搖頭道：「不在甲板上，老兄你集齊人馬，我或者認得出！」

二狼一聽，他已被那「五十萬」弄得心性狂亂，登時大喝一聲道：「所有人出來，站在船邊讓他辨認！」

二狼吼聲響過，賊船上登時站出一排大漢，站在船邊，猶如接受賀英的檢閱。

賀英登時明白，原來是那持機槍的大漢，把搶到的錢大半據爲己有，只有一小半呈交二狼，二狼是有備而來，自然不信只有這麼少的鈔票，於是便親自登上貨船查閱，這是逃走的唯一機會了。

賀英打定主意，便故意抖顫道：「大……大佬，我不敢講！」

二狼雙眼兇光一射。「爲甚麼不敢？」

賀英驚道：「你的弟兄人人握槍，我若講出來，他必定開槍殺我洩憤！」

二狼微一沉吟，便厲聲喝道：「各人聽住，武器先放到一邊去，接受辨認！」

賊船上的徒衆乖乖的拋下武器，站到船邊，連那持機槍的大漢亦不敢違令。

賀英一見，心道機不可失，便立刻伸手一指那大漢，高聲道：「是他！五十萬都在他身上，是整整五十萬！」

那大漢一聽，嚇得臉色大變，一個箭步衝向船舷，便欲跳水逃命。

二狼大叫一聲。「先把他身上的錢銀搜清，再作處置！」

其實也不必二狼發令，賊船上的人一聽那大漢身上有白花花的五十萬，早就滿眼紅絲，不知是誰首先發難，衆賊徒立刻一擁而上，又擒又撲，狂搶大漢身上收藏的鈔票，其狀有如餓狼搶食，纏作一堆，此時就算亂槍掃射，也決計不能分開他們了。

二狼一見，也按捺不住，大吼一聲，便在貨船甲板上飛身一躍，跳落賊船，瘋如猛虎，加入搶錢戰陣。

賀英見狀，立刻一個箭步，躍上駕駛室，問同樣是赤裸的船長道：「快！有無辦法開船？」

船長見貨船上已沒賊人看守，便咬牙道：「船可以開，但對方槍彈無眼，負責駕駛的人，必定首先遭殃！」

賀英道：「你下去機艙，我來駕船，快！」

船長不料賀英有此膽色，便不敢猶豫，如飛的跳入機艙，親自掌舵去了。

貨船的柴油機終於吼響了。賀英猛地把船速推向最高，貨船猛烈的一抖，隨即斜刺衝出去，很快便與那賊船拉開了一段距離。

就在此時，賊船上已響起一輪機槍聲，子彈呼嘯着穿破駕駛室的木板，在賀英頭頂上掠過。

賀英只覺頭皮一陣發麻，他自然知道他此時隨時有被機槍子彈穿背而過的危險；但同時他也知道，五十萬現銀已失去，船上的廿多條人命決不能再丟失！

正是這一個念頭，支撐着賀英，在機槍子彈的呼嘯聲中，在駕駛室內巍然挺立，雙手把舵，令貨船如離弦飛箭似的衝破賊徒子彈的封鎖。到賊船的發動機終於響起來時，賀英駕駛的貨船，已把賊船拋開一大段距離了。

貨船裝了三部柴油機，此時三部機一齊發動，賊船起步稍慢，便極難追上來了。

當腦後的子彈嘯叫聲終於沉寂時，賀英才長長的吐了口氣，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雙脚也開始抖顫，幾乎站立不住。

這時忽然有人在後面把他扶住，扶住他的手臂強而有力，賀英根本不必回頭，便知道這人是誰了。

「英少，你原來還會駕駛船！」在貨船強勁的馬達聲中，梁小昌忽然好奇的問道。

賀英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一定以爲我以前學過駛船了？不，我根本沒有學過，是逼出來的，全船廿多條人命逼我立刻學會駕駛船。」

梁小昌不由感慨的道：「憑你今日的膽色機智，誰敢相信你便是平日西裝畢挺、文質彬彬的賀英！」

賀英望一眼梁小昌，忽然道：「彼此彼此！」

梁小昌望一眼賀英，又望一眼自己，兩人相視大笑。

不是麼？精赤條條的你，精赤條條的我，無分大小貴賤，豈非彼此彼此麼！

盛昌洋行東主梁水高在碼頭迎接貨船泊岸，當他看見渾身上下只有一條布片纏着下身的賀英時，他一手把賀英抱住，這位頭髮斑白的老東主竟如小娃娃般的哭了。

當晚，梁水高爲一班脫險的洋行伙計設壓驚慰勞宴。

席間，梁水高對衆伙計沒有斥責半句，相反，還每人封了五十元的「壓驚紅封包」。

散席時，梁水高把賀英留住，要他坐上他的車子，到他的別墅留宿一晚。

但這一晚，梁水高與賀英均沒有合眼，兩人在書房內一直呆到天亮。

兩人天南地北的閒聊着，梁水高忽然說了一句話，賀英沉默了。

時間在黑夜的靜寂中掠過三小時，終於賀英歎了口氣，道：「梁叔叔……你……你眞的要我離開盛昌洋行？」

梁水高咬牙點頭，但沒有說話。

賀英不由急道：「爲甚麼？就因爲這五十萬？你放心，梁叔叔，我保證替你賺回來！」

梁水高生氣的一拍書桌，沉聲道：「甚麼因爲那五十萬？提它幹嘛？破財擋災吧！況且若損失了廿多條人命，洋行要付的安家費也不止這個數目啦！更何況連你也搭上了！我老了，要那麼多錢也帶不進棺材去！」

賀英見梁水高急得滿頭汗水，知道自己誤會他了，心中更驚奇的道：「那到底爲了甚麼？」

梁水高歎了口氣，沉吟一會，終於無奈的苦笑道：「阿英，你跟你的媽媽一樣的倔强，你知道這次爲甚麼會出事？」

賀英忙道：「爲甚麼？我亦很想知道，因爲貨船出海的消息，極少人知道。」

梁水高道：「可惜洋行的兄弟，出海的其中有反骨仔的心腹！」

賀英一聽，登時省悟，怒道：「當時那兩人就處處留難，我也覺得不對路了。但必業……他爲了一個職位之失，犯不着如此作賤啊！」

梁水高苦笑道：「必業這反骨仔也是被人利用了，你知道他被誰收買了？」

賀英沉吟道:「能夠收買必業的人,必定不簡單,必定在賭城很有財勢!」

梁水高點點頭道:「你所判斷的半點不差。阿英,收買必業的人,是賭城之王傅人傑。我已經查清楚了,你帶現銀出海交易的消息,是必業向傅人傑洩露的,傅人傑獲悉後,就通過『三狠』接受賭王納稅的人,把你的行踪向『三狠』密報,所以你們未到三埠,『三狠』已派人在附近埋伏了。」

賀英大吃一驚道:「盛昌洋行怎會與賭城之王傅人傑結怨?」

梁水高歎了口氣,道:「盛昌洋行買賣糧食的生意,是西洋政府特許的專利權,傅人傑對賭城任何賺大錢的生意都想插上一脚,他對盛昌的糧食專利權早就眼紅,他曾經向我放出盤口,他投資盛昌三百萬,要佔盛昌五成股權,但我當時立刻拒絕了。」

賀英眼神一亮,立刻明白其中的潛伏危機。「所以傅人傑就使用各種手段,逼你就範。」

梁水高苦笑道:「傅人傑的任何算計,絕不會半途而廢,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且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是賭城之王的作風!唉,所以我打算答應傅人傑條件,把糧食專利權分一半給他算了!」

賀英一聽,身子陡地一挺,急道:「為甚麼?為甚麼要向姓傳的屈服?」

梁水高感慨的歎了口氣。「為甚麼?因為我不想連累無辜,今次船若非你勇敢機智,便失去廿多條人命!但下一水呢?再下一水呢?這種慘禍只要再發生一次,洋行的生意也就不必做了。就算再做,也沒有任何人敢再出海了!」

賀英年少氣盛,怒道:「我敢,我就不信那姓傳的可以隻手遮天!」

梁水高生氣了,他瞪了賀英一眼,沉聲道:「你敢,我不敢,我不敢見到你浮屍大海,不敢向金萍交代。在賭城這地方混,絕對不可恃勇行强,否則吃虧的必定是你自己,知道麼?」梁水高末了的口氣,就像長輩面對子侄的關懷嘮叨了。

賀英不敢作聲了,因為他知道梁水高待他有如父輩的眞誠,他以這口氣向他說話,賀英就不便任性了。

梁水高見賀英終於沉默下來,這才鬆了口氣,道:「所以你不必再留在盛昌了,你應該出去闖一番事業。」

梁水高說着,一頓,拉開抽屜,取出一本支票簿,寫了一個數字,又極工整的簽上名字,然後把支票撕下,遞給賀英。

「這是五十萬隆豐銀行的支票,是我私人的戶口,隨時可以兌現。你拿去,看看有甚麼生意可以試試。」梁水高道。

賀英吃了一驚,忙道:「不……梁叔叔,我怎可以接受這筆錢?」

梁水高淡淡的一笑道:「你不要也不行,因為這是洋行解僱你的補償金。」梁水高一頓,見賀英仍在猶豫,便歎了口氣,道:「你也可以當作是我私人借給你,你將來賺到錢,再還給我,或許我要收你利息的。」

賀英知道,梁水高這是怕他不肯接受,故意這麼說的,好令他的自尊心好過一點,他明白梁水高對他的一片苦心,他的眼圈不由紅了,他默默的接過支票,緩緩的道:「梁叔叔……我……我賀英會永遠記住這幾年的日子。」

梁水高瞥一眼窗外,但見天色已近黎明,他讓賀英離開了。他望着賀英離去的背影,心中一酸,無聲的哭了,他到底捨不得賀英的離開,但為了他的生命安全,他知道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否則,他將無顏再與昔日的戀人謝金萍見面。

賀英終於離開了盛昌洋行,結束了他從秘書到營業主任的三年洋行職員生涯。

三年的洋行職員生活,賀英並沒有白白渡過,他憑他自己超卓的交際手腕,以及在洋行三年來建立的人事關係,他很快就捕捉住一個發展事業的良機。

他發覺,賭城和鄰埠港城,以至四周的大陸沿海等地,電力及燃料均奇缺,多半人用的是最原始的燃料。因此,賀英靈機一觸:假如搞一間火水提煉廠,供應火水給鄰近區域,不是很有可為麼?

而提煉火水的方法,賀英憑他在大學學來的化學知識,簡直是易如反掌,他立刻就看中提煉火水的最佳原料:廢汽油、劣質柴油等,這些東西並不難求,只要有人出錢收購,便必定有人出售,一升汽油大約可分解成五升火水,這其中的利潤將是以倍數計算的。

在當時,創辦一間提煉火水的小廠,所需的本錢並不要太多,大約二、三十萬已足可應付,這對於賀英當時的財力來說,是綽綽有餘。

不久,賀英的火水提煉廠便正式開張了,火水廠開張的當日,賀英並沒有任何慶祝,他只是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梁水高,這封信上只有一個大「!」號。

梁水高也派人回了一封信,信上則是「!?」這樣一個符號。

這兩封信的意思,只有賀英和梁水高才能明白。賀英的意思是:

我終於踏出第一步了!而梁水高的回信卻是:恭喜!錢銀是否夠用?

賀英非常感激梁水高待他的情義,他發誓絕不辜負他對自己的期望。火水廠開張半年,賀英身兼老闆、工程技術師、工人、小伙計、碼頭收貨員等等的職務,他每日在火水廠幹到深夜十二時,第二天早上六時,他就準時趕往碼頭收購提煉火水的廢汽油、劣質柴油等原料,風雨不改,天天準時,早遲不會超過一分鐘。半年中,賀英每日睡眠的時間只有四小時,他把別人用來躺床的一半時間,也花到創業的拚搏上去了。

賀英的體重減了八磅,但他的財富卻在成正比的增長。低價購入的廢汽油、柴油,一升變成五倍火水,其中的利潤果然非常可觀。短短半年時光,賀英的財富已積累增至近百萬了。

賀英的名字開始在賭城的上流社會流傳,不久,他的英俊面孔也在上流社會中出現了。

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這天晚上,是深夜十一時許了,賀英仍然呆在他的火水廠辦公室——一個簡陋的木板房間內,計算明天要緊急購進的廢汽油數量。這間辦公室雖然簡陋,但賀英還是花了重資,托人安裝了一個當時奇缺的電話。

這時電話響了,打電話來的是梁水高,他道:「阿英,明晚八時,蘇比度律師家裏有個生日舞會,是特別為他廿歲女兒搞的。蘇比度邀請我多帶年輕的子侄輩去,我想,你是唯一合適的人選。」

賀英忙道:「明天晚上廠裏剛好進貨,八時我可沒空啊!」

梁水高笑了,但卻不容爭辯的道:「做生意搏,那是好事,但在賭城這個地方,人面與金錢一樣重要。蘇比度是城中著名的律師,能夠結識他,是衆多做生意人可遇不可求的機會,所以你一定要赴會。明天晚上七時半,我等你一道坐車去。」

賀英放下電話,當晚以及第二天也沒有再想起這事。但到晚上七時三十五分,梁水高的車子卻駛到火水廠來,他硬逼着賀英,以閃電般的速度洗了個熱水澡,再穿上他特別為賀英帶來的名貴英國絨西服,硬把賀英拉上車去了。

兩鳳爭凰　逼離賭城

賭城著名律師蘇比度的住宅位於一座四季常綠的山頂上,說是住宅,不如說是一座西洋氣派的莊園,因為若連外牆計算在內,佔地幾近五千平方呎,這在賭城中算得上是上流社會的規模了。

梁水高的座駕繞着山路而上,越上越高,賀英在車內,透過車窗,終於可以俯瞰整座賭城的風光了,可惜此刻是夜晚,電力不足,亮起燈光的地方不多,更多的是暗如螢火的慘淡油燈、火水燈光。

梁水高見賀英默不作聲,情緒不佳,便微微一笑,道:「如果說你此時見到的是螢火,待會你見到的便是一輪明月了。你要有心理準備,莫被月亮的光華灼花了眼睛啊!」

賀英正想着他親手製造的產品——火水,終於也給賭城留下一點痕跡時,冷不防聽梁水高這麼一說,不由一怔道:「今晚是初三晚,雲掩星星,何來明月?」

梁水高神秘地一笑,道:「莫急,待會你便可以見到了。」

賀英心中好奇,不知梁水高賣甚麼關子,便笑笑不再說話。

車子駛到一座潔白莊園的門前停下,守門的侍衛大概認得梁水高,所以馬上便把車子讓進去了。車子在停車場停下,兩人步行而入。

莊園四周已燈光燦爛,只見台階甚寬,欄杆迴環、花圃草坪、噴泉座椅,泳池之中挺立一頭灰白的巨鶴,一片典型的西洋氣派。

賀英跟在梁水高後面,步入大廳。

大廳巨型的水晶吊燈,已射出鑽石般的光華,整個大廳擺設得美侖美奐,混合了西洋、中式、英式、日式的格調,三張長長雪白大枱上,擺滿供人客享用的西洋風味為主的食品。

此時大廳中的客人尚不太多,梁水高向賀英微笑道:「阿英,你知道今晚會有甚麼客人光臨?」

賀英瞥一眼大廳的格局,便笑道:「大概有西洋人、中國人、英國人,對了,還有日本人。」

梁水高奇道:「你怎麼知道?」

賀英微笑道:「西洋的上流社會很講究禮儀,主隨客便,有甚麼客人來,自然有甚麼擺設格調啦!」

梁水高笑了,他越來越覺得,賀英心性的聰慧,比他的父親賀金豐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有子侄如此,雖然只是情義上的,也就今生無憾了。

就在這時,一對男女已在遠處快步迎了過來,領先的是一位年約五十的西洋男子,頭髮半金半黑,是一位典型的西洋人。他老遠便向梁水高伸出了雙手,呵呵的笑着,用不太純正的粵語大聲道:「MR・梁,歡迎,歡迎,歡迎之至!」他一頓,像突然想起甚麼似的加了一句。「噢,對了,你那位勇戰海盜、生意眼極佳的子侄來了麼?」

梁水高連忙回身把賀英拉近他

身邊，伸手向西洋男子一擺，道：「來，阿英，我替你引見，這位是大律師蘇比度先生，他就是敝下子侄賀英先生。」

賀英極得體的走上一步，向蘇比度微一鞠躬，微笑道：「打擾你了，MR．蘇比度！」

蘇比度很開心的笑了，他笑着對賀英凝視着，好一會才記起自己是主人，這才笑呵呵的道：「好極了，帥極了，如果我說你是中西結合的珍品，你會怪我麼？MR．賀？」

賀英笑了，他佩服蘇比度的厲害眼力。「不，你說的是事實，因爲我的祖母的確是一位西洋美人！」

賀英這一句，比一百句恭維話更令蘇比度受用，他樂極大笑，在他的笑聲中，跟在他後面的一位西洋少女亦已趨前。

賀英的眼神一亮，因爲他忽然明白，梁水高剛才說到「月亮將現」是甚麼意思了。在他眼前出現的，果然是一輪明月，而且是典型的西洋月亮。她身穿一襲淡雅的晚禮服，五官配合得極妙麗的臉上，白中透紅，她根本不施脂粉，卻更如一位銀裝素裹的白雪公主。

「MR．梁、MR．賀，這是小女蘇丹娜，這個晚會的主人。」

蘇比度向梁水高、賀英介紹他的女兒，他的神態得意極了。

賀英忽然覺得，蘇比度應該值得驕傲，因爲他有這麼一位漂亮的女兒。

蘇比度又向他的女兒蘇丹娜用西洋文說了一句甚麼，蘇丹娜一聽，望了賀英一眼，甜甜的一笑，然後用西洋文回應了一句。

蘇比度正欲替女兒翻譯，賀英已微笑着，向蘇丹娜伸出手來，用西洋文說道：「見到你非常榮幸，你的光彩把鑽石燈也比下去了。」

蘇丹娜一聽，驚喜得握住賀英的手不放，連聲道：「原來你是西洋人，好極了，好極了，我終於找到一個會說中國話的西洋人朋友了，爹地喲！」末了，蘇丹娜嬌笑着向蘇比度嚷道，她此時的神情，似乎比替她開的生日舞會更令她感激，更令她高興。

蘇丹娜的快樂，這比甚麼都更令蘇比度高興，他甚至連賀英並非純正西洋人，頂多只能算中七西三的混合體，他趨前一步，緊緊的握着梁水高的手，連聲道：「多謝你，多謝你，你帶來這一位年輕人，你知道麼？蘇丹娜自她母親去世後，一直沒有一絲笑容，今晚是我見到她第一副笑臉，她笑時好看極了，是麼？MR．梁！」

梁水高微笑瞥一眼賀英，見他正與蘇丹娜輕言細語用西洋文閒談，不時逗得蘇丹娜格格的嬌笑不止，他自己心中亦在暗笑：呵呵！賀英這小子，他的祖母是西洋美女，產生了他這位混合體，如今，他又大有可能尋着這位賭城第一西洋美人了。呵呵，日後他兒子的兒子，不知是否再碰上一位西洋美婦了。

「呵呵！水高兄又比傅某早到一步了！」此時，大廳靠門口處，忽地傳來一陣低沉的笑聲，然後是兩位男仕併肩的走了過來。

梁水高一聽這聲音，心頭便突突一跳，但隨即按捺住了，他轉過身去，笑着向對方招呼道：「是人傑兄，人傑兄貴人事忙，自然比兄弟稍遲了。」

來人正是賭城之王傅人傑，以及他的兒子傅志雄。

傅人傑這時呵呵一笑，道：「水高兄，客氣甚麼，彼此是合伙人了，我的事不就是你的事麼？呵呵！」傅人傑指的是他已成功入股盛昌洋行，終於得償所願取得糧食買賣專利權的事。

梁水高吁了一口氣，微笑道：「不說這些，人傑兄，今晚的主人是蘇比度先生，總不能喧賓奪主吧？」

蘇比度對傅、梁兩人之間的恩怨大概也很清楚，他抱的是兩方面均不得罪的宗旨，他趨前一步，笑道：「以和爲貴，MR．傅、MR．梁，你們說是嗎？」

傅人傑深知蘇比度在西洋政府的影响力非同小可，他輕易也不想開罪他，聞言也就走上一步，向蘇比度拱手道：「呵呵，傅某差點忘了向MR．蘇比度千金恭喜啦，不過不要緊，小兒已給MIISS蘇丹娜帶來禮物了。」

此時傅志雄一眼望見蘇丹娜身邊，站着一位極英俊的青年，兩人正在低聲交談着，蘇丹娜不時格格一陣歡笑，無名之火便陡地冲上腦門。傅志雄與蘇丹娜早就認識了，他早就在心裏狠狠的對自己說，他若不能娶蘇丹娜這位賭城第一美人爲妻，他這位賭城之子名頭也就白稱呼了！

不過，蘇丹娜與傅志雄卻若即若離，雖然他與她曾經是西洋中學的同學。而蘇比度對這位女兒的追求者，也抱着無可無不可，一切看女兒的態度。這對於自信心極强的傅志雄來說，便幾乎把他氣瘋了。

傅志雄大步向蘇丹娜那面走去，此時他就連他的老爹也忘了，但蘇丹娜只顧與那極英俊的青年說笑，連傅志雄走近來也不知道，這更令傅志雄心火熾烈。

傅志雄狠狠的咬了幾次牙，這才勉强壓住心火，臉上也忽然現出如女人般柔媚的笑容。「MIISS蘇丹娜，恭祝你生辰快樂！喲，對了，

這是我特別從港城選的禮物，你一定喜歡的，丹娜啊！」傅志雄的口氣越來越親密了。

傅志雄在身上掏出一個錦盒，他捧上前去，啪的一聲彈開了，立刻光華四射，原來是一條鑲滿鑽石的名貴項鍊。

「漂亮麼？喜歡麼？丹娜啊！」傅志雄連聲的急問道。

蘇丹娜淡淡一笑，道：「多謝你。」她接過錦盒，看也不看，便把它遞給她的褓姆了。然後她立刻甜甜的笑着，伸手向那極英俊的年輕人一擺，道：「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賭城王子傅志雄先生，他麼，他是MR．賀，你們在這裏見了面，就是朋友囉！」

傅志雄聽出蘇丹娜介紹這「MR．賀」時，語氣神色特別甜，但對他送的名貴禮物卻不屑一顧，潛伏的心火不由又騰地燒旺了。

「呵，MR．賀麼？大名？在那裏高就了？」傅志雄盯着「MR．賀」，極不友善的沉聲道。

賀英淡淡一笑道：「小姓賀，賀英，自己搞一家小小的火水廠，比起MR.傅的賭場，我只是小小的生意吧了！」

傅志雄微一撇嘴，道：「賀英？這名字沒聽說過，大概是未入流的名姓吧！」

賀英被傅志雄當面奚落，他臉上一紅，但卻沒有發作，只淡然一笑道：「名姓是身外物，猶如人身上的一件衣服，衣服可以隨時更換，但人身是永恒不變的，是麼？志雄兄！」

蘇丹娜一聽，先就格格的一陣歡笑，她熱情的盯着賀英，很關切的道：「啊，對了，聽說你曾經被海盜剝光了衣服，赤身露體智鬥賊盜，當時你不怕麼？」

賀英呵呵笑道：「中國古人有一句話說，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這有甚麼可怕的？所以，名姓如衣服，剝掉了原來也沒甚麼。」

蘇丹娜一陣甜笑，她盯着賀英的眼神，傅志雄發覺，她越來越有光彩了，這差點就把傅志雄氣瘋了。

傅志雄說「賀英」這兩字未入流，但他的老爹傅人傑耳尖，他隔了一丈遠，雖然正與梁水高、蘇比度說話，但「賀英」這兩個字卻依然鑽入他耳裏，他臉色不由一沉，情不自禁的低叫一聲道：「賀英？他就是賀英？就是賀金豐的兒子麼？」

蘇比度並不知道傅人傑與賀金豐過去的恩怨，所以他一聽傅人傑言語中透出殺氣，心中不由一凛，忙道：「這年輕人得罪了MR．傅麼？」

梁水高卻知道得一清二楚，他連忙伸手把傅人傑拉到一邊，神色異常緊張的道：「人傑，我答應你入股盛昌洋行，條件之一就是你和賀金豐的恩怨一筆勾銷，不能爲難他的兒子賀英，你親口答應過的，你……你可不能反悔！」

傅人傑的臉色一陣青紅交替，沉聲道：「不錯，我答應過你，但我不明白，爲了姓賀的兒子，你爲甚麼肯作如此大的犧牲？」

梁水高神色複雜，終於，他微歎了口氣，道：「沒甚麼，人傑兄，不過假如你明白『愛屋及烏』這話是甚麼意思，你就不會奇怪了。」

傅人傑一聽便明白梁水高話中之意，他不由呵呵一笑，他雖然討厭梁水高的臭脾氣，但對他的痴情，卻又有點喜歡，特別是若非他這般痴情，他對賭城糧食專利權的渴求，極有可能尚懸在半空。

「呵呵，我明白了，水高兄一定是在情場敗於賀金豐了，但這是姓賀的兒子，水高兄犯不着如此維護他！」傅人傑道。

梁水高歎了口氣，苦笑道：「梁某並非敗在賀金豐手上，而是運氣不佳吧了！況且他今日已淪落天涯，遺下的孤兒寡婦，梁某人決不忍心坐視不救。算了，人傑兄，大人有大量，犯不着去爲難人家的孤兒寡婦啊！」

傅人傑沉吟不語，終於，他的臉色由青轉紅，不容分辯的沉聲道：「好，瞧在水高兄的面上，傅某答應不再爲難他。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他切莫惹到傅某的頭上，否則，休怪傅某新舊帳一齊清算哩！」

梁水高再也無言以對，因爲他深知傅人傑的脾性，他眼中決不會容下一粒砂子，他答應不去爲難賀英，已經是夢境般的事，更何況賀英惹到他的頭上？那簡直是神仙也難解救了。在這霎那間，梁水高甚至懷疑，他苦心孤詣安排賀英在蘇比度女兒的生日舞會中露面，一方面引他進入賭城的上流社會，另方面趁機化解傅人傑與賀家的恩怨，這一切所作所爲，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　*　*

蘇比度女兒蘇丹娜的生日舞會卻是令賀英畢生難忘的一次聚會。

雖然他不知道梁水高有更深的用意，但他依然很感激他的安排，因爲這令他終於發現了上流社會人性中一點難能可貴的感情。

蘇丹娜居然對萬人矚目的賭城王子，以及他向她巴巴獻上的光華四射的鑽石項鍊不屑一顧，淡然處之，反而向他這「名姓未入流」的賭城小子展露甜蜜的笑容，這其中透示的一點極珍貴的東西，終於撥動了賀英久久沉寂的心弦。

這以後，賀英的拚搏勁更强烈

了，他要以實際的行動向別人證明，「賀英」這名姓是否眞的「不入流」！

這以後，蘇丹娜通過父親蘇比度，再透過梁水高叔叔邀約賀英，賀英居然一口便答應了，他答應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蘇丹娜對鑽石項鍊不屑一顧的獨特氣質感動了他，其二是因爲這是傅志雄狂熱追求而難得的東西。

前者令賀英心弦震盪，後者令他熱血沸騰，在兩者之輪番催逼下，賀英身上萬千的拚搏細胞也激勵出來了。

在以後的半年中，賀英在商場、情場上均非常順意。

他與蘇丹娜的感情越來越親切了，蘇丹娜的父親蘇比度對女兒與賀英的交往，還是那「任憑女兒作主」的宗旨。

賀英的火水廠也規模日大，生意日好，開張一年後，他供應賭城電燈公司的火水，便佔了電燈公司所需燃料的八成。

梁水高瞧着，心中又驚又喜，他爲賀英的成功喜悅，但又因他的成功而吃驚，因爲只有他才明白，賀英成功背後隱伏的危機。

梁水高擔心的危機不幸很快就降臨了，但梁水高百密一疏，他決計料不到，危機的導火線竟然是那晚生日舞會的主人蘇丹娜。而挑起危機的主角，並非傅人傑，而是他的寶貝兒子傅志雄。

這天淸早六時，賀英如常的趕到碼頭收購廢汽油等製火水的原料。

他剛踏上碼頭一角，便有六條大漢一撲而出，每人手握鋒利的西瓜刀，一言不發，便向賀英一刀砍來。

賀英料不到此時此地會有人埋伏算計他，猝不及防之下，他眼看一條手臂便要硬生生被斬斷了。

幸而賀英臨危不懼，他身子猛地一旋，脫出了西瓜刀的包圍合擊，旋即飛起一脚，把最近的一把西瓜刀踢飛了。

但他手臂避過一刀，畢竟避不過背上的一刀，他起脚之後，餘勢未停，背部已感到一陣劇痛，他知道自己已受創了。

賀英深知此時他不能拖下去，因爲背上刀傷雖然不深，尚能挨得住，但鮮血不斷湧出，不用多久，他就會血竭而倒。但他決不能示弱退卻，因爲碼頭三面環海，唯一的通道被襲擊他的人堵住，五柄西瓜刀狂斬之下，就算他身手再好，也難逃劫數。

賀英拖又不能，退亦不可，絕望之際，卻把他的傲氣激發出來。他突然嘿的一聲，右脚一勾，那丢在地上的西瓜刀便飛到他的手上，他施展在大學時苦練的武術——空手入白刃功夫，右手西瓜刀向前疾削，待對方退避時，左手閃電而出，已把對方的西瓜刀奪了過來。

此時，賀英手上握着兩柄西瓜刀，而對方卻只剩下三柄，賀英的身手了得，出刀如閃電，兩柄西瓜刀在他手上，便如變了四刀、八刀；此消彼長之下，對方竟然膽怯後退。

賀英趁勢向前逼進，他知道只要把對方逼出狹窄的唯一通道，他就有逃生的機會了。

就在這時，只顧上路的賀英，忽感脚後寒風刺腿，他立刻意識到另外有人在暗處偸襲他了，但此時他要應付前面的三柄西瓜刀，後面這偸襲他的已避無可避了。

賀英只覺腿部一痲，他已被人在後面一棍擊中，他不由得蹲坐下去了。前面三柄西瓜刀立刻向賀英迎面的斬劈下來，他只要挨中一刀，便必定血濺當場，一命嗚呼了。

此時突聽有人嘿的怒喝一聲，一條黑影從天而降，這人右手執一條鐵鍊流星錘，左手握一柄烏光閃閃的左輪槍，右手鐵鍊流星錘疾如閃電，一閃而至，把迎面斬向賀英的三柄西瓜刀一齊鎖住，登時動彈不得。

這人把左輪槍向上一揚，「砰砰」的兩下槍聲，這兩槍若非向天空放，行兇的人必然有兩人腦袋開花了。

這人大喝一聲道：「光天化日，豈容你們行兇作惡，滾！回去告訴姓傅的，他雖然是賭城王子，但也不能隻手遮天的！」

行兇的人見勢不對，心知西瓜刀、棍棒再厲害，亦決計快不過對方的左輪槍，便把西瓜刀一抛，沒命的逃走了。

賀英咬牙站了起來，那人一個箭步上前，把他扶住。「多謝你，昌哥，我……我還支持得住。」

那人竟然是賀英在洋行的好兄弟梁小昌。他這時歎了口氣，苦笑道：「你莫多謝我，要多謝的，便多謝梁老闆好了，是他叫我不分日夜暗中保護你的。來，我先扶你到醫院包紮傷口吧！」

賀英受的傷並不太重，背上那一刀也只入肉一寸，未傷及骨；腿上挨的那一棍也只把他的肌肉敲腫了。

在醫院包紮好傷口，賀英便咬緊牙齦，堅決要往碼頭收貨。

梁小昌拗不過他，只好陪他一道前往。

直到中午十二時，賀英才把收購好的廢汽油運回他的火水廠。

這時賀英軟軟的跌坐在他的辦公椅上，再也站不起來了。

梁小昌見狀，連忙打電話到飯

店着他們送兩份午餐來，另加一支補酒。

酒菜很快送到賀英的辦公室來，賀英此時渾身發軟，竟連握筷子的手也抖得把揑不住。

就在此時，一位美麗的西洋少女如風般的捲了進來，梁小昌覺得奇怪，因爲他並不認識這名女子，更想不出她的神色爲何如此楚楚悽惶。

西洋女子卻根本不理梁小昌的驚奇，她一陣風的捲到賀英身邊，伸手掀起他的衣服，見到背部包紮的白綳帶，此刻竟全染紅了，便失聲的驚呼一聲：「噢！買葛！」

梁小昌不懂西洋文，他不由又驚又奇的喃喃道：「甚麼？買葛？他快被人買起了！」

賀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軟軟的向梁小昌道：「她是說『老天！』的意思，是西洋話MYGOD的意思，並非是『買葛』。對了，昌哥，她就是早陣子我對你說的那位蘇丹娜小姐。」

賀英又問蘇丹娜怎麼知道他被人襲擊？爲甚麼趕來了？他說的自然是西洋語。

蘇丹娜沒有答話，她見賀英手執筷子的手抖得厲害，便輕輕搶過他的筷子，一口一口的挾菜送到賀英的嘴裏；又替他倒了一杯補酒，挾三口菜，便餵他飲一口酒。

她挾菜的筷子顯得有點生硬，對「補酒」這些中文字自然也知是甚麼名堂，但她似乎知道，中國人的醫生堅稱「酒能大補氣血」，這總是對的，餵酒一點也不敢怠慢。

她溫柔細心之處猶勝賢妻，她愛心之切、用心之祥猶勝良母，她雖然是西洋女子，不脫西洋女子的驕野任性，但對情郎體貼起來，卻如牢遵三從四德古訓的中國女人。

她的美麗並沒有令梁小昌目眩，但她待賀英的殷殷情切，卻連梁小昌也被感動了。

梁小昌不由暗歎口氣，心道得妻如此，夫復何求？就算因爲她九死一生，這風險賀英也值得去冒了。

賀英忽然感到渾身溫暖，不知這是酒氣的作用，還是蘇丹娜的愛火之力，他又覺得自己渾身有力氣了，他不禁又再問蘇丹娜一次。

蘇丹娜這才歎了口氣，道：「MR‧傅志雄他該死！他昨天晚上給我電話，向我下最後通牒，說假如我再不答應他的求婚，他就會要你在這世上消失，所以我今天一早就趕來找你。」

梁小昌不由又歎了口氣，心道這又是千百個英雄爭美人的故事重演了。

賀英盯着蘇丹娜道：「丹娜，你好像有甚麼事瞞住我，是麼？」

蘇丹娜瞥了梁小昌一眼。

賀英立刻明白蘇丹娜的心意，他歎了口氣，苦笑道：「沒關係，他是我的好兄弟，若不是他，我早就沒命了，而且他也聽不懂你的西洋話。」

蘇丹娜幽幽的歎了口氣，終於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他的電話，便馬記起你的叔叔梁水高的吩咐，便馬上趕去見他，因爲我知道只有他才有辦法救你。我追問他許久，MR‧梁才對我說，姓傅的兩面三刀，背信棄諾，他之所以答應MR‧傅入股盛昌洋行，條件之一便是要MR‧傅答應將他和你爹地的往昔恩怨一筆勾銷，不可再爲難你，但想不到MR‧傅竟然反悔。MR‧梁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他只是安慰我，說他已派人暗中保護你。」

賀英一聽，不由怔了半晌，他好一會才道：「到底我阿爸與傅家有何仇怨？你說呀，丹娜。」

蘇丹娜道：「這事MR‧梁不讓我告訴你的。他說不能被上一代的恩怨影响你下一輩的前程。但你要我說，我就說一點，就是你爹地十多年前和MR‧傅人傑爭生意的事，我知道的就這麼少了，但你去問MR‧梁，他也決不會對你說的。」

賀英立刻就明白其中的內幕了，他不由長長的歎了口氣。上一代爲了爭生意，下一代爲爭女人，當世最可怕的兩大導火線「錢銀、女人」，不幸都落在我賀英身上了。

爲了我，梁水高叔叔竟然作出如此大的犧牲，而且他與阿爸同時戀上一個女人——阿媽，梁叔叔爲了他的未遂願的戀人，竟肯如此委屈，MYGOD！這到底是甚麼情懷？愛之威力當眞如此强大？

傅人傑利用梁水高感情上的弱點，乘虛而入，逼他讓出一半糧食專利，這手段也未免太卑劣了。他那混蛋寶貝傅志雄，恃强凌弱，仗勢欺人，這口氣是可忍，孰不可忍！

賀英良久的默然不語，蘇丹娜見賀英不說話，便溫柔愛惜的輕撫他背部的傷口，希望以她掌心的熱力，減輕他所受的痛苦。梁小昌卻深知賀英身上的危機還未過去，他在苦思如何方可保住他的安全，所以也沒有說話。

一時間，在賭城一角，這間小小的火水廠的簡陋辦公室內，賀英、蘇丹娜、梁小昌三人都默然無語，沉寂把裏面的一切籠罩住了。

* * *

賀英沉默許久，他忽然驀地抬起頭來，毅然的道：「我們結婚吧，丹娜！」

蘇丹娜一怔，然後才明白賀英說的是甚麼，因爲她與他交往雖然不少日子，但他從未正面涉及過

「嫁、娶」這等字眼，甚至連「喜歡、愛」這種起碼的暗示也沒有，她因此一直摸不透他的心意，不料他這時卻突然說出「結婚」這充滿强烈刺激的「字眼」，蘇丹娜少女的心不禁突突狂跳，她的身子也不受控制的抖顫起來。

「哟，你……賀英，你這算是求婚麼？是眞的？」蘇丹娜見賀英說完那句，便再沒第二句，只是很執拗的盯着她，便輕輕一笑，含羞的道。

「不，丹娜，是結婚，不是婆婆媽媽的做作的求婚，你答應麼？丹娜。」賀英卻決然連珠炮似的道。

蘇丹娜含羞帶笑的瞪了賀英一眼，欲言又止，但終於輕輕的道：「你……你眞是一位專橫武斷的白馬王子，這麼突然……但……但也隨你的意思吧！」

賀英高興得呵呵一笑，扭頭對梁小昌道：「昌哥，我和丹娜很快便結婚了，你就作我的伴郎啊！」

梁小昌剛才見賀英很認眞的說了一句話後，蘇丹娜便立刻變得像一棵含羞草似的，他聽不懂二人說的西洋話，心中正感奇怪，這時突聽賀英這一宣佈，不由目瞪口呆道：「英少，你和丹娜小姐一下子就結婚了？老天，你還沒向她說過一句『我愛你』啊！你就連求婚也如此乾脆俐落？你知否如此一來，傅志雄必定更惱羞成怒，你的處境更加危險了！」

賀英決然的道：「姓傅的財雄勢大，他可以在生意地盤上爲所欲爲，橫行霸道；但在愛情上我要姓傅的知道，我賀英決不會輸給他，我和蘇丹娜馬上結婚，就是要令姓傅的死了這條心，一了百了，他傅家有甚麼仇怨，就衝着賀英來吧！犯不着再去令梁叔叔爲難，我賀英決不願意再連累他了。」

梁小昌還來不及表示意見，賀英又立刻補了一句。「昌哥，勞煩你立刻替我走一趟報館，頭版頭條，就是宣布賀英和蘇丹娜結婚。時間是西曆十九號，地點聖保祿教堂。明天一早見報。」

賀英的神色異常決斷，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梁小昌不由又驚又佩，心道姓傅的對他連番折辱，到底把他潛藏的王者之風激發出來了，但這對他是禍是福？梁小昌這時還不敢妄下判斷，因爲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梁小昌接過賀英即時揮筆寫下的「結婚啓事」稿，二話不說就走了出去，然後直奔賭城一間最大的報館——濠僑日報去了。

賀英接着打了個電話到盛昌洋行找梁水高，他在電話中向梁叔叔說了兩件事，其一是他決定七日後與蘇丹娜結婚，他請他做他的主婚人；其二是請求他把梁小昌調職到他的火水廠。

對賀英這兩個請求，梁水高一口答應了，可惜他並不知道賀英此時的艮苦用心，賀英深知梁小昌已因自己與傅家結怨，他絕不能再連累梁水高了；不然的話，梁水高必定立刻去向傅人傑理論，討個公道。

第二天上午九時，賭城王子傅志雄手捏一份新鮮出街的報紙，氣急敗壞的衝上賭城六樓——他父親傅人傑的辦公室。

傅志雄把報紙向傅人傑的辦公桌上狠狠一擲，咬牙的嚷了一句：「阿爸，你看，你容忍他，姓賀的小子連尾巴也翹起來了。嘿嘿！」

傅人傑向報紙溜了一眼，見是一幅結婚啓事，也沒細看，便臉色一沉道：「笑話！人家刋登結婚啓事，關你甚麼事了？大驚小怪，你的心思就花在這些混帳事上！」

傅志雄不但沒有收斂，反而往「結婚啓事」上狠狠一戳，道：「阿爸，你看清楚了沒有！這是賀英這小子與蘇比度律師的女兒結婚啓事啊！人家連時間地點也選好了，賀英與蘇丹娜結婚之日，就是賀家重新進入上流社會之時。這是阿爸容忍他的結果，但人家決不會領你這個情，有機會還會讓阿爸你噹噹被槍逼跳海的滋味！」

傅人傑的臉色一變，他的心火被傅志雄騰地燃旺了。「嘿嘿嘿！他敢？他憑甚麼再和我傅某人作對！」

傅志雄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他有甚麼不敢？上次『三狠』弄他不死，他若知道幕後指使人是阿爸時，憑他高傲的性格，這一槍之仇，你以爲他會輕易忘記？還有，你利用梁水高維護姓賀的弱點，逼他讓出五成股權，這對姓賀的小子來說，必定以爲是他的奇耻大辱，必定忍不下這口烏氣！哼，他暫時雖然還不敢有甚麼行動，但待他在賭城站穩脚後，就有你的好看了！」

知子莫若父，同時知父也莫若子，正如傅人傑深知其子的弱點，傅志雄也摸透了乃父的隱衷，他就拚命的在這「隱衷」上面鼓動挑撥，終於令老謀深算的傅人傑也騰地挺直了身子了。

「哼！依你看，該怎麼處置？」傅人傑牙痛似的哼道，事實上，他的「隱衷」的確被傅志雄刺痛了。

傅志雄咬牙切齒的說了八個字，這八個字被他心中的熊熊妒火燒得熾烈。「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傅人傑略一猶豫，因爲他知道兒子已被女人引發的仇恨心理蒙蔽，而且他與梁水高亦有過承諾……

但不幸姓賀的太過張揚，惹到他傅家的頭上。姓梁的可也怪不得姓傅的新舊帳一起清算了。

這麼盤算的結果，傅人傑又哼了一聲道：「哼！一切你瞧着辦吧，但切記手脚乾淨，不得留下任何手尾，知道麼？」

傅志雄一聽，雙眼也冒出光來了。「是，阿爸，我會做得很好看的。」

就在這時，傅人傑的重臣徐畢修走了進來，他向傅志雄招呼一聲「雄少」，然後便畢恭畢敬的向傅人傑稟告，道：「老大，葉金龍有電報來，說他明天一早抵達賭城了，老大打算見他麼？怎樣安排他的工作？」

傅人傑微哼一聲道：「他在海城幾年，混來混去也混不出個名堂，被人家逼到連海城賭場也垮了。他不知自省，反怪傅某不予支持。幾年來他一事無成，難道傅某白支薪水給他麼！這也好，給他一個教訓，別以爲他在賭業中有兩下散手就了不起，離開傅某人的庇護地頭，他還是被人家弄得灰頭土臉！我不見他，你隨便派個人去對他說，他肯留在賭城幹，我傅某人勉爲其難收留他，要他以後好好幹。他若不願留下，我傅某人祝他另謀高就。」

徐畢修沒有作聲，但心裏隱隱覺得，如此對待一位曾有功於賭場的葉金龍，似乎是有點過份了，但這話他是決計不敢宣之於口的。

徐畢修正欲婉轉的規勸一句，傅志雄心中的一股妒火未熄，另一股忌火又生，他沒好氣的插了一句道：「早知道金龍這小子養不熟了，聽說他在外面向人抱怨，說他曾救過賭場，但賭場連一點好處也沒有給他，還把他借機往火坑陷阱上推！」

傅人傑一聽，臉色更難看了，他沉聲道：「金龍他要甚麼好處？」

傅志雄哼了一聲道：「聽人說，葉金龍希望獲得賭場合伙人的地位。」

這話猶如火上加油，傅人傑氣得「砰」的一拍桌子，怒吼道：「嘿！他憑甚麼想獲得這個？他也不照照鏡子，配麼！」傅人傑一頓，又餘怒未消的狠狠補上一句：「明天，畢修，就派一個雜役去見他，話還是那樣說，但最好是他自己知難而退，就這樣決定吧！哼，氣死我了！」

因連續而來兩股心火的燒灼，直到傅志雄和徐畢修退出去後很久，傅人傑還躺在他那張檀木太師椅上直喘着氣。

* * *

眨眼五天過去，明天上午十時，便是賀英與蘇丹娜步入教堂正式結婚的日子。

蘇丹娜的父親蘇比度，在女兒的婚事上非常開明，當女兒告訴他，她準備與賀英結婚時，蘇比度果然遵守他「任憑女兒主意」的諾言，一口便答應了，而且向女兒道賀，說賀英這年輕人有中國人的堅毅果斷，又有西洋人的靈活頭腦，他今日雖然仍是池中之物，但日後必定是海上之龍。

蘇丹娜見父親如此稱讚她的情郎，她的俏臉登時歡喜得猶如春花盛放。

蘇比度甚至推掉了一切應酬，在過去的五日五夜，爲他唯一的女兒的婚禮，與她女兒的私人褓姆一道，車出車入，走商店訂禮服，忙得如蜂採蜜般團團亂轉。

賀英這一面倒很清閑，因爲有梁水高替他打點，他甚至連自己的一幢洋樓亦讓了出來，安排賀英與蘇丹娜婚後居住，其餘的設宴擺酒，梁水高也不用賀英操心，梁水高這位世叔，簡直就把賀英的婚事，當作是自己兒子的婚事一般。

賀英自己自然也有他的工作，但梁小昌這位伴郎却非常盡責，他特別邀了幾位洋行的兄弟同來，一道爲賀英的婚事操持。

賀英幾乎不必花費甚麼心思，便可以舒舒服服的做新郎了。唯一令賀英遺憾的，是他的母親謝金萍，近月因積勞成疾，卧病在床，不能來賭城參加兒子的婚禮。賀英唯有打定主意，待一切安頓下來，他必定再在港城補辦一次結婚盛宴，而且這也是梁水高的主意。

賀英每日在火水廠的工作也沒有絲毫的影响，他照常每日清早六時到碼頭收貨，晚上則工作到深夜十二時。

今晚是第五天的晚上八時了。賀英正在他簡陋的辦公室內忙着，梁小昌卻與高采烈的走進來，看他高興的模樣，就像新郎是他自己似的。

「英少，你看，終於弄妥幾把隨身寶貝！」梁小昌說着，把身上的皮袋往桌上一放，裏面傳出一陣嗆郎的金屬鳴响，梁小昌抽出一把「寶貝」，啪的放到賀英面前，得意的道：「看，全新的英國貨，內裝廿發子彈，打起來小機關槍似的，有了這個，我再安排幾個兄弟保護，就不怕姓傅的作惡了。」

賀英根本不必看，便知皮袋內裝的，全是梁小昌千辛萬苦搞到手的防身手槍。他瞥一眼眼前烏光閃閃的英國貨，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不想賀英今日要做一個掛手槍的新郎！」

梁小昌見賀英感觸，便決然發誓似的道：「放心吧，英少，洋行

的兄弟都說，他們廿多條人命是你撿回來的，你今日做新郎哥，他們就算拚了命，也不會讓你和新娘子損傷一根汗毛的，再加上添了幾柄『寶貝』，就算槍林彈雨，也可以保護你殺出去。」

賀英被梁小昌的深情厚義感動了，他用力的一拍桌上的手槍，決然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仗賀某一定不能輸給姓傳的！」

賀英一頓，又很認眞的問梁小昌道：「你阿爸沒再去蹬三輪車了吧？」他指的是他最初踏足賭城遇到的那位熱心的梁伯，他這時忽然覺得，他來賭城幾年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像梁叔叔、梁伯、梁小昌等一班情深義重的朋友。

梁小昌道：「他還是照樣去。」

賀英急道：「那不行啊，他老了，不能再幹這力氣活了，我給他捎去的錢，不夠他生活麼？」

梁小昌歎了口氣，苦笑道：「阿爸根本就不肯接受，他說無功不受祿，自己掙回來的酒錢，喝起來才有味道！」

賀英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想了想便道：「這樣吧，昌哥，火水廠正缺一位看更雜工，你對梁伯說，我聘請他，薪水每月七十塊錢，他願意的話，明天就上工吧！」

梁小昌心頭一熱，他自然知道，賀英這不過是變相的贈款而已，因爲阿爸蹬一個月車的收入大概也不足三十個大洋。

叮鈴鈴……

梁小昌正想說話，桌上那四十年代中期款式的電話却響了。

賀英伸手抄起電話。「是，賀生火水廠，我就是賀英，你貴姓？」賀英聽對方說了一句甚麼，便立刻問道。

對方在電話中道：「我姓葉，你記住這個就夠了！你小心應付，姓傳的人馬已經出動了！」

賀英急道：「喂，葉先生，你爲甚麼要向我通風報訊？你又爲甚麼會知道？請你說清楚一點好麼？」

對方似乎不便細說下去，只急急的說了一句。「我是過來人嘛……總之你馬上準備應戰吧！他們已經出動了，假如你能保住性命，我自然會跟你見面說清楚。」

對方說完這一句，便擱下了電話。

賀英怔了怔，這電話來得太突然了，他也不知是否要相信他。

「甚麼事？英少。」梁小昌見賀英神色異常緊張，知道是那電話的古怪，便忙問道。

賀英歎了口氣，苦笑道：「是一位自稱過來人的葉先生。他說，他不值姓傳的所爲，所以向我通風報訊，他說姓傳的兒子傳志雄已派了六名大漢，帶備手槍、手榴彈，向火水廠殺來了。目的是取我賀英的性命……這消息令人難以置信。」

梁小昌一聽，立刻道：「英少，雖然我不知道這姓葉的是誰，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傳志雄這小子狠辣猶勝乃父，還是小心提防的好！」

賀英傲然道：「這是我賀英的最後一塊立足之地，退無可退。他們既然要來，就讓他們殺來好了，賀某倒要看看，他們是否有這個本事！」

賀英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直撲火水廠而來，聽聲音，對方人馬不下十數人之多。

梁小昌心頭一凜，暗道果然走不掉了！他猛一咬牙，伸手抓起桌上的兩柄手槍，便欲衝出去，來個先發制人。

「等一等，昌哥，沉住氣，待對方露面後再作打算！」賀英伸手抓過手槍，嫻熟的一握，決然的道，賀英心中仍存有一線希望，心道賭城畢竟是西洋政府統治的地方，姓傳的再兇，大概還不敢公然當衆殺人吧！

就在此時，砰的一聲，辦公室的木門被人在外面撞開了，來人是六條大漢，腰插六顆手榴彈，手執六枝手槍，構成一個魔鬼撒旦的記號——666。

賀英唸的是教會學校，聖經是必修課程，他自然知道聖經啓示錄中的故事，所以他在電光石火之間忽然掠過這個古怪和不祥的念頭。

六條大漢在賀英和梁小昌面前一字形的排開，他們雖然發現梁小昌和賀英手上均持有武器，但依然有恃無恐，因爲他們斷定，在强大火力的手榴彈面前，任何的反抗都將是徒勞無功和自取滅亡的。

「說！誰是賀英？」大漢中一名站在正中的黑綢衫男子忽地沉喝一聲道。

賀英傲然道：「我就是賀英，既然明知，何必故問？」

黑綢衫男子不由微微一怔，他大概已吃慣這行殺手飯，但從未碰過如此年輕、俊朗和鎮靜的對手，別的角色只要他們「殺門六將」在面前一站，早就嚇得脚軟口呆，那還有膽與他對答？

「你就是賀英？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有膽面對海盜『三狼』的人物！好，我等是『殺門六將』，素來佩服有膽色的好漢，只要你知機，便容你全身而退吧！」黑綢衫男子木無表情的道，大概殺人對他來說已有點痲木了。

賀英沉聲道：「怎樣才算知

機？」

黑綢衫男子冷漠的道：「『殺門六將』一出，功不成身不退，這個你該知道了。有人托我傳話給你，你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全身而退，立刻離開賭城，駛去港城的快艇已爲你準備好了；另一條是你的人頭留在賭城做新郎！」

賀英淡然一笑，道：「這話賀某知道是誰說的了，你告訴傳話的人，就說賀英與蘇丹娜的婚事已雷打不動，海枯石爛，不可變改！」

黑綢衫男子目中兇光暴射，厲聲道：「那你是選擇第二條路了？」

賀英傲然道：「如果必要的話，賀某倒想做做人頭新郎，但也得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斤兩啊！」

賀英說罷，決心先行震懾行兇的六大漢，便驀地把手槍一抬，砰砰砰三槍，子彈掠過三條大漢的頭頂，把三名大漢身後橱櫃裏的三瓶樣本火水罐擊穿三個圓孔，火水噴射出來，把三條大漢的衣服淋得如沐油河。

黑綢衫大漢臉色一變，冷酷的獰笑道：「好槍法，神槍手賀英果然名不虛傳，不過你忘記了『殺門六將』的六顆手榴彈了。這傢伙一爆，你槍法再好亦一樣粉身碎骨！」

賀英亦冷笑道：「可惜你也忘記了，你的三位兄弟身上已淋滿火水，手榴彈一爆，遭殃的首先是你的三位兄弟。」

賀英這一着很妙，他虛擊三槍，用意既是震懾，又有實用，三名大漢滿身淋了火水，極易引燃，手榴彈一爆，三人必定成了火人，再引爆其餘五枚手榴彈，那麼在場中人，便是一個同歸於盡的結局。

殺手是爲錢殺人，當他們不能享受金錢帶來的樂趣時，殺人的興趣便必然大減了。賀英窺透「殺門六將」的弱點，這才毅然使出這一招「絕處求生」的妙着。

「絕處求生」雖是妙着，但這一着講究的是膽色和勇氣，誰的膽色勇氣强，誰就可以不戰而勝。

黑綢衫男子大概也料不到賀英有此一着，他決不相信賀英有膽行此險着，但事實又令他不能不信，因此連他也不得不替自己這一面衡量。論實力，自己「666」的確遠勝對方的「2人2槍」，但自己最優勝的武器是手榴彈，手榴彈一爆，必定引燃衣服和地上的火水，再引爆其餘的手榴彈，自己六人就算身手再快，亦決計快不過六枚手榴彈齊爆的威力，結果將是同歸於盡。

黑綢衫男子是「殺門六將」中的大哥，他不得不考慮全軍覆歿的後果，他的臉色由青轉紅，又由紅轉青，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姓賀的，你果然有種！」

賀英沉聲道：「你們也不賴，彼此彼此！賀某被人逼到走上絕路，唯有出此下策！」

黑綢衫大漢道：「你剛才明明可立刻取我三位手足性命，爲何你留了一手？」

賀英道：「你們決非賭城中人，必定是受重金聘來的外地殺手，你們爲求財，與賀某並無深仇大恨，賀某爲甚麼要濫殺無辜？」

黑綢衫大漢神色怪異的盯着賀英。「你眞的不怕死？手榴彈一爆，你這間火水廠也必定毀於一旦！」

賀英大笑道：「你們爲錢殺人，賀某爲錢設廠，假如你們甘願爲錢粉身碎骨，賀某又何懼火水廠毀於一旦！」

黑綢衫大漢又瞥一眼賀英身邊一直默不作聲的梁小昌，道：「這位兄弟的槍法如何？」

賀英微笑道：「我的槍法比他稍有不及，你說他的槍法如何？」

黑綢衫大漢終於微歎口氣，道：「除了硬拚同歸於盡，可有其他解決辦法？」

賀英決然道：「有，你殺人是收錢，假如不殺人也有錢收，你們爲甚麼要殺人？」

黑綢衫大漢目中一亮，沉聲道：「你出多少價錢？」

賀英傲然道：「不必問，總之對方出一，賀某付二，除了退還對方聘金，還大有收穫便了！」

黑綢衫大漢與其餘五人交換一下眼色，五人均有退意，特別是身上淋滿火水的三名大漢，更是搗蒜似的連連點頭。黑綢衫大漢終於低聲的說了一個價，他也不敢存有太大奢望，他深知賀英完全可以拒絕，因此便只報了一個打了折扣的數目，他心道就算這數目加倍，除了退還聘金，也足以對衆兄弟有所交代了。

賀英一聽，想也沒想，便在抽屜中取出一本支票簿，寫了一個數字，這數字比那黑綢衫男子所報的不但加倍，還另外多了三分之一，恰恰是「殺門六將」殺人收穫的兩倍。

賀英把支票撕下，向那黑綢衫男子平平的一揮，那支票便平穩的向黑綢衫男子飛去。「這是雙倍價錢，我知你們是省城來客，只要立即離開，明日十時，便可以在省城的銀號兌現。」

黑綢衫男子見賀英又露了一手功夫，平飛支票「四両搏千斤」的功夫，更明白賀英絕非等閑之輩，他連忙伸手抄住支票，一看數字，臉上立即現出笑容。

「你有種！也夠爽快，是『殺門六將』出道以來僅見的人物，這帳我六兄弟賣了！」黑綢衫男子說着

一頓，瞥了賀英一眼，忍不住又補上一句。「但你要小心，你的對頭已發誓定要你明日做不成新郎哥，我等只是明的，尚有暗的很快就會殺到了！走！」

黑綢衫男子說罷，向其餘「殺門五將」微一揮手，六人便閃電般的退走了。

「殺門六將」剛剛退走，賀英與梁小昌還未及鬆一口氣，突聽外面轟的一聲巨响，距辦公室不遠的廠房立刻騰起一團火光，然後又哄的一聲，火光爆了開來，向四下濺射，化作無數火頭，騰起無數烈焰，轉瞬間便把整座廠房吞沒，一個火的世界。

梁小昌不由目瞪口呆，他料不到姓傅的如此陰毒，兵分兩路，一路明攻，另一路暗襲，非要置賀英於死地不可。

廠房的火頭迅速向辦公室這面撲來。賀英呆呆的望着熊熊的烈火，無情的烈火把他數年來的心血吞噬，他猶如一尊石像似的呆立不動，對撲近的烈焰根本無動於衷。

梁小昌臉上被一粒火星濺中，一陣劇痛，他才驀地意識到，辦公室的地面也淋滿火水，此地立刻也會化作一片火海，便把賀英攔腰一抱，托在肩上，飛掠出去。

兩人剛走離兩丈，辦公室便騰地冒出熊熊烈火。

這一場大火，燒了不到一小時，由於這是一間火水廠，裏面有大量燃燒物體，很快便把賀英數年的心血燒光了。

這一個晚上，梁小昌半强半勸，把賀英帶返他的家中暫住。

梁小昌的父親梁伯恰好在家，他一見二人焦頭爛額的模樣，便二話不說，轉身到裏間掏出一瓶酒來，向賀英面前一放，道：「來，英少，喝，這是我老頭子珍藏了十年的杏花佳釀。」

賀英居然沒有拒絕，他的酒量也忽然變得極佳，在將近天亮的時分，把一瓶陳年杏花佳釀喝光了。

梁小昌曾猶豫的問賀英，明天的結婚儀式是否需要改期。賀英卻斬釘截鐵的道：「不！我早就說過，明日的婚期決不更改！」

梁小昌無奈的歎了口氣，他不敢大意，連夜去聯絡洋行的兄弟，分派手槍，作好一切決戰的準備功夫。

第二天上午十時，賀英與蘇丹娜的結婚儀式如期進行。

徹夜未眠、狂飲了一瓶陳年佳釀的新郎賀英，居然精神奕奕、神色從容的與新娘蘇丹娜步入賭城聖保祿教堂。

＊　＊　＊

第三天賭城忽然刮起了颶風。

風聲猶如音樂，整天不停的吹奏。摧折花草，搖擺樹木，震撼房屋，一切都在狂怒的吵嚷不休。

漫天的黑雲如魔似怪，在賭城、港城、省城上空奔逐，雷、電、風、雨在互相攻擊，怒罵狂鬥不息。

一場颶風過去，另一場更猛烈的風又狂嘯而來，威猛的風婆婆終於把十年的歲月刮走了。這是港城一個風光明媚的上午。

在帝國酒店萬壽宮一個幽雅清靜的貴賓房，兩位即將令賭城中人震動的男士，正在這兒悄悄的會面。

酒店的侍者畢恭畢敬的侍候了一番，替他們把咖啡斟入杯中，便彎着腰識趣的退下了。兩人喝着咖啡，交頭接耳的密談着，就如一對久別重逢的好兄弟，正盡情傾訴着心中的離情別緒。

漸漸地，他們的神色便迴異了。

坐在正面、面向房門口的，是一位濃眉、高顴、雙目灼灼的高大男子，這時，他的雙臂在胸前交疊，一派江湖好漢的氣度。

在他對面坐的，卻是一位西裝筆挺、黑髮高鼻、極英俊的男士。這時他的眼神霍地一亮，盯着濃眉男子，似乎在緊張的思忖他剛剛提出的話題，又似在他臉上搜尋任何一點值得懷疑的蛛絲馬跡，漸漸地，他顯得有點焦躁了。

對方卻依然是那副不動聲息的模樣，似乎一切均在他掌握中的從容鎮定，但細心的人卻會發覺，他的耳朵竟然可以隨意張合，就如隨時隨地向人宣佈：並非是必要你說，但你說的勢必落入我的耳中。

沉默，長久的沉默。

這是一個清靜幽雅的貴賓房，但緊張的氣氛卻越來越濃，就好像面臨一場重要決戰，三通鼓响後，千軍萬馬厮殺前的瞬間沉寂。

終於，自負在對方身上再找不出任何可疑之處的英俊男士，決然的猛一咬牙道：「好，金龍，你這計劃好極了！嘿，這口氣，賀某人亦忍了足足十年了！」

「金龍」——葉金龍呵呵一笑，道：「我知道，賀英兄，若非如此，葉某也不會找上賀英兄你啦！」

賀英吐了一口氣，人却迅速的從瞬間的衝動冷靜下來，他雖然還是十年前在賭城歷難的賀英，但十年後的今天，他憑着在賭城賺到的資本，返港城後便創辦了一間地產建築公司，此時他的產業已甚有規模，同時他處事的手法也漸趨沉穩了。

「不過，金龍兄，出口氣事小，計劃的成敗事大，我看絕不能有任何大意之處。例如姓傅的在賭城

根深蒂固，如何能容忍人在他太歲頭上動土？再說具體方面應如何入手，也要有一個通盤精密的打算！」

葉金龍呵呵一笑道：「姓傅的表面看來，仍然是賭城的龐然大物，但其實內裏已深潛隱患，只要挖出他的病根，再下一劑猛藥，以毒攻毒，這龐然大物也不見得再可以長久橫行！」

賀英略一沉吟，便輕輕的一擊桌面，道：「不錯，關鍵是查出這龐然大物的死穴所在。我倒忘了金龍兄曾經是姓傅的重臣了！」

葉金龍一聽，臉色陡地一變，似乎事隔十多年，他依然念念不忘他當年所受的屈辱歧視，這心中的創痛不經誘發猶可，一經引發，便往往令他午夜夢迴。

「嘿嘿！甚麼重臣？葉某在姓傅的眼中，不過是一條狗，有用時用手拍拍你，慰勉幾句，但口惠而實不至。當你失去利用價值時，便不把你殺了下鍋算你走運！」葉金龍恨恨的咬牙切齒道。

他一頓，又意猶未盡的道：

「當年我憑一技之長，救了整間賭場的厄運，姓傅的不但沒給我一根骨頭，還誘我入圈套，逼我去海城鱷魚潭中打滾。我葉某人不被海城大鱷吞掉已是傲天之幸了。姓傅的落井下石，停發我和數十弟兄的薪金，葉某無奈只好憑那一技之長，以『聽骰』下賭維持數十人的生活費。嘿嘿，到我返回賭城那天，他竟派了一位九流角色，跑來傳話說要我另謀高就，葉某走投無路，只好隻身闖蕩天涯，幸好天無絕人之路，葉某今日依然是一條好漢……嘿嘿，不說也罷！」

賀英此時卻忽然記起當年的那個神秘電話，他激動的抓住葉金龍的手臂，道：「金龍兄返賭城的時間，亦即賀某那間火水廠被毀之時，打電話來示警報訊的，難道是金龍兄你麼？」

葉金龍被賀英猛地提醒，這才恍然道：「怪不得當年有人拚命打探葉某人的下落，原來是賀兄的主意。當日那個電話，我幾乎已記不起來了。」

賀英聽葉金龍的口氣，便知道當年打電話報訊的人正是葉金龍，他不由感慨的歎了口氣，道：「後來我自感鬥不過姓傅的，只好帶了太太返港發展，你當時並不認識我，爲何會主動向我通風報訊？」

葉金龍慨然一笑道：「葉某返賭城不久，便在賭場的兄弟口中，得知姓傅的兒子，爲爭一個女人，便欲把你置諸死地，葉某心想，姓賀的與葉某今回當眞是同病相憐了，忍不住便掛了個電話給你，我的用意是希望你能及早逃生，以免無辜慘死。不過你的脾氣也硬得可以，居然拚死把新娘子搶到手，才退出賭城！」

賀英不由大笑道：「是啊！你我當眞是同病相憐，不，今日大概可以說是敵愾同仇了！姓傅的連金龍兄這等人才也不懂珍惜，只知剛愎自用、只圖一己之利，姓傅的敗走賭城，也就是早晚的事！」

兩人接着又密議一會，兩人促膝而談，猶如一對即將殺上戰場的親密戰友。好一會，賀英才把話一頓，斷然道：「財力方面我負責，當務之急是爭取盡快打入來往港城、賭城的船公司董事局，取得這條生命之匙，才可以把計劃向前推進。至於賭城方面的摸底功夫，那就要靠金龍兄了！」

葉金龍爽快的一拍心口道：「這個包在葉某人身上，不過……」他一頓，似乎有難言之隱，欲言又止。

賀英微笑道：「金龍兄有何爲難之處？」

葉金龍微一咬牙，終於把他的隱衷亮了出來。「人力方面怎麼解決？再說，不怕賀英你見笑，葉某所能拿出的資本有限，這個將來的人力調撥方面，就有點爲難了。搞賭場不比其他生意，內行人缺實力難以服衆，但外行人去搞也決計行不通。這個計劃未開始之前，我以爲首先得解決這關鍵的環節！」

葉金龍一反常態的說得有點隱晦，但賀英立刻便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是甚麼了，他略一沉吟，便決然道：「既然有心進行這大計劃，搞賭場生意，自然是希望賺錢，決不是單純爲了出一口氣，所以一切以公司盈利爲前提，坦白說賀某在這一行是生手，所以日後公司的決策，還得倚重金龍兄。至於資本方面，也不必太過執着，我多找幾位股東，保證金龍兄在股權方面的份額，與你的決策人身份相符，便可解決金龍兄的爲難之處了。」

葉金龍一聽，濃眉一揚，疑慮盡消，他猛地啪的擊掌道：「好！那就一言爲定了，我立刻趕返賭城！」

賀英也感到一陣興奮，因爲他與賭城有特別的感情，他被逼離開賭城的這口烏氣，已忍了十年了。更重要的是賭場是一行賺大錢的生意，他賀英只要能插足賭場生意，他不但可以堂而皇之的「衣錦還鄉」，而且日後的發展，必定遠勝他在港城辛苦經營的地產公司。

賀英這時很感激葉金龍，這不但因爲他曾經仗義救過他，更因爲他給他帶來一個發展的絕妙良機。

「金龍兄，不在港城逗留幾天再走麼？兄弟也該爲金龍兄一盡地主之誼的！」

「不，事貴神速，這事絕對不能再拖，因爲據我所知，姓傅的賭場專利權與西洋政府的合約，剩下的時間已不多了，當務之急，是設法摸清姓傅的與西洋政府簽的專利權合約細則，這樣才可以對症下藥。」

賀英想了想，便決然的與葉金龍握手道：「那好吧，分頭進行，有消息馬上聯絡！」

很快，葉金龍就先行告辭走了。賀英再逗留了一會，因爲他知道此時絕不宜被人發現他與葉金龍曾在一起密議。傅人傑絕非好惹的人物，他在港城、賭城兩地耳目衆多，只須被他抓到一點形跡，那剛才密議的大計，便必定出師未捷身先死。

賀英想了想，便在貴賓房內撥了個電話給公司。「昌哥麼：……都談妥了，我想你馬上隨金龍返賭城，全力協助他的事務。」

「是，英少！」那面梁小昌立刻一口答應，他十年前跟隨賀英來港城，此時已是賀英地產公司的經理了。他還是以前的梁小昌，當他佩服了誰，他就對誰死心塌地，上刀山下火海，絕無怨言，所以就連賀英也一直是以「昌哥」來稱呼他，這是賀英對屬下唯一的信賴而親密稱呼。

當晚，賀英返回他在港島的一幢住宅。

他的太太蘇丹娜，正撫着四歲的女兒賀小燕，站在門口等他回來。

賀英極疼愛他和蘇丹娜的愛情結晶，事實上，這又是一位中西結合的珍品，既有乃父賀英的俊朗，又兼備其母蘇丹娜的紅粉緋緋，用賀英自己的戲言說：一位極品小美人兒。

「爹地，我聽到車聲，就知道爹地回來了，我要媽咪和我一道站在門口等你出現。」賀小燕格格的歡笑着，叫嚷着，撲到賀英的跟前，伸出兩隻小手臂，抱住賀英的大腿，用力的搖。

賀英僅來得及與太太蘇丹娜交換一下「愛」的眼色，便忍不住彎腰一手抱起賀小燕，用力的親她的俏臉蛋兒，把賀小燕弄得哇哇大叫：「爹地，你的鬍子扎人了！」

賀英右手抱住女兒，左手環抱着太太的腰肢，大步的走進客廳，他這時心情興奮，他甚至覺得，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人，以前所受的一切折磨歷劫，此刻都有了最大的補償了。

「我去開飯給你吃，好麼？英哥！」蘇丹娜用中國話說道，她的中文已很流俐了，但她的語氣有點猶豫，甜笑着，她似乎捨不得破壞這一天中最幸福、溫馨的一刻。

「不，等一等，丹娜！」賀英忽然道，然後又用力的親了小燕一口，道：「我的極品小美人兒！爹地帶你返賭城住，帶你去見外公和梁伯伯，好麼？」

賀小燕格格的笑着，閃避賀英的鬍子，一面嚷道：「好啊，但要和爹地一道去，哎喲，你的鬍子又來了，爹地！」

賀英開心的大笑。

蘇丹娜甜甜的笑着，望着父女逗樂，她忽然覺得，她十年前的選擇沒有錯，因爲她是最幸福的女人。

「喲，看你們父女倆，玩起來就好像瘋了！眞的麼？英哥，你眞的打算返賭城發展？你不怕傅家再找你麻煩麼？」蘇丹娜甜甜的笑着，但忽然把笑容一斂，很認眞的問道。

蘇丹娜自然沒有忘記，十年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往事。

賀英決然的點點頭。「不錯，丹娜，我決定回去！」他把女兒輕輕放下，右手用力的向前擊出，激憤的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越王勾踐尚且能在十年間卧薪嘗膽，十年後復國。賀某當年被逼離開，在駛向港城的船上，我就已經對着滾滾向後流逝的海浪發誓：我賀英一定要回來！嘿嘿，十年了，賀英殺回去的時刻終於來了。」

蘇丹娜驚疑的眨眨眼，沒再說話，因爲她雖然不能肯定，賀英重返賭城發展的機會有多大，但有一點她卻非常清楚，不但清楚，簡直是刻骨銘心：她的英哥是一位絕不氣餒、決不向逆境低頭的硬漢。

「丹娜，明天晚上，我請祈福上帝國酒店吃晚飯，你先準備一下。」賀英忽然若有所思的道，他有他自己的心事，他此刻說的，也沒有期待他太太的回話。

蘇丹娜點點頭，道：「是那位做船公司生意的MR．祈福麼？」

賀英微一怔道：「當然是他，你不喜歡？丹娜！」

蘇丹娜輕輕搖頭道：「不是喲，英哥，你說的，我永不會說不好。」

賀英瞥了妻子一眼，忽然動情的把她抱住，在她俏麗的臉上用力的親了親。

當着女兒的面前，蘇丹娜忽然有點忸怩，她含羞帶笑的閃避着賀英的嘴巴。

女兒賀小燕樂了，起勁的拍着小手嚷道：「對啦，爹地，快……快用你的鬍子把媽咪扎個夠！」

蘇丹娜輕輕的推開丈夫，輕輕的打了賀小燕屁股一下，嗔道：「哎呀，你這小鬼頭，你在幸災樂禍了！」

賀英不禁哈哈大笑。

重返故地　賭業生輝

葉金龍離開帝國酒店後，果然一刻也沒有停留，當天下午就乘船返回賭城來了。

葉金龍這十幾年來，在賭城、港城、海城、省城數地輾轉奔波，事業的發展並不理想，他雖然憑他的「賭技之長」，掙下一點家當，還成了家，目下已有兩個兒子，分別是十歲的葉大水、五歲的葉大光，還與他的心腹兄弟魯勇搞了一家茶樓，但也只能平平穩穩的過活而已。

如果說許多步入中年的男子都會因此而滿足，那葉金龍便絕對是其中的一個例外。

葉金龍返回賭城的當天晚上，便把他的心腹兄弟魯勇約到自己茶樓的帳房。

「龍哥，這個月的茶樓生意好極了，比上個月的生意額有三十巴仙增長。」魯勇如今是葉金龍開辦的茶樓經理，但也是股東，因爲葉金龍對手下一向很豪爽，茶樓開張的第一天，便把二十個巴仙的茶樓股份撥入魯勇名下。魯勇爲了報答葉金龍對他的多年恩義，這十多年來，一直跟隨在葉金龍的身邊，就算在葉金龍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離開。

葉金龍卻不以爲然的把手一撥，道：「阿勇，先不說這個，細眉細眼的，生意再好也大不到那裏去！我是說，我打算動一動傅老大的賭場主意，你說有這個成功的可能麼？」

魯勇一聽，嚇得身子也騰的挺直了。他猶如聽到晴天的一聲霹靂，目瞪口呆的半晌，才喃喃的說道：「這……龍哥，你不是說笑吧？這就憑龍哥……你向傅老大挑戰？這豈非太歲頭上動土麼？」

葉金龍濃眉一揚，大眼珠霍地射出亮光。「不錯！阿勇，葉某就是打算在太歲頭上動土！嘿嘿，目下也是這龐然大物向小輩讓位的時候了！」葉金龍一頓，灼灼的目光落在魯勇的臉上。「你害怕？阿勇！」

魯勇怔了一會，他終於確信，葉金龍絕非信口開河，乃是斬釘截鐵般的實實在在，便歎了口氣，道：「我怕甚麼？龍哥你也知道魯勇的脾性，只要龍哥一聲令下，衝鋒陷陣，魯勇領先上便了！」

葉金龍一聽卻呵呵一笑，隨即道：「不，時代不同了，今時今日講究膽色、智計，昔日機槍、手榴彈的狠勇行不通了，所以，這事得好好的謀算謀算！」

魯勇的心火也被勾出來了，當年他與葉金龍及數十弟兄一道，被傳人傑當猪仔炮灰似的賣到海城，與當地的賭王爭奪地盤，被人一槍打穿了肚子，若非葉金龍拚死搶救，替他挨了一槍，他今日早已是遊魂野鬼隨處飄蕩了。魯勇感觸的歎了口氣道：「哎，當年鄭阿强槍法最好了，但最後也死在海城賭王的槍下！傅老大輕輕一句話，便斷送了十幾位兄弟的生命，這筆帳也應該算一算了！」

葉金龍沉吟道：「當年十幾個兄弟的慘死，我葉金龍比你更難過，因爲是我帶他們出去闖蕩的！但今天絕非僅僅爲了報仇，而是另求發展，好好利用目下的良機，逼傅老大退出江湖，把賭場收回到早就應該取而代之的人手上！」葉金龍的大手狠狠的一揑，就好像他揑住的是傅人傑的賭場。

魯勇發洩過後，心火已緩緩的褪去，疑慮也徐徐的冒了上來。「不過，龍哥，傅老大在賭城根深蒂固，財雄勢大，如何搖得動他賭場的寶座？」

葉金龍呵呵一笑，道：「這個我早就想過了，財力方面我已物色到大後台！他們聯合起來，其財力的雄厚，與傅老大相較，也決計不遑多讓！而且這人與傅老大也有極深的積怨，我敢保證，他絕不會因任何挫折而中途退縮！」

魯勇奇道：「龍哥所說的大後台是誰？」

黃金龍微微一笑，道：「賭城美男子賀英，你聽過了吧？」

魯勇點點頭道：「聽過，傅老大父子當年逼他忍受甚多屈辱，還把他逼離賭城，這倒眞的是一條硬漢……不過，單憑賀英的財力，似乎尚不能與傅老大對陣呵！」

葉金龍胸有成竹的笑了：「單單聯合一個賀英，自然感有不足，但賀英與港城巨富祈福是好朋友，這點我早就打探清楚了，賀英爲了成大事，必然與祈福聯合行動，祈、賀兩人聯手，傅老大論財力亦得俯首稱臣！」

魯勇的眼神也亮了，他自然聽過港城巨富祈福的大名，單憑祈福一人的財力，便足可與傅老大一較高下了！但他亦知賭場並非普通的生意，不可與普通的生意衡量，特別是在賭城，財力有時並不能決定勝負！

「不錯，龍哥，若與祈、賀聯手，論財力當然不輸傅老大，但傅老大在賭城幾十年，勢力之大，簡直已到令人吃驚的地步！過江龍難敵地頭虎，這其中的勝算，龍哥以爲有多大？」

葉金龍沉吟道：「這點我也想過，傅老大在這裏的確神通廣大，等閒惹他不起，這也是他敢於目中無人的有利條件！但你也別忘記，

賀英在賭城也有他的人際關係，他與著名律師蘇比度是翁婿，蘇比度沒理由不助賀英一臂！而且賀英的世叔梁水高，眼下是來往港城、賭城的船公司大股東，與傅老大在船公司的地位平起平坐，而船公司是保證賭場生意的命脈，因為目下賭城的人客，有一大半來自港城！假如梁水高願助賀英爭奪，傅老大就頭痛極了！」

魯勇的眼神越來越亮了，因為他從葉金龍的全盤計劃中，越來越發見勝算的強光。

葉金龍一頓，又決然的道：「再說吧，嘿嘿，在這地方財可通神，傅老大憑金錢織成的勢力網，別人也一樣可以用錢銀去把它撕破！目下最關鍵的是摸清傅老大的底細，特別是他和西洋人簽訂的博彩專利權合約的內幕！嘿嘿，查出了這點，就猶如抓住了巨蟒的七寸要害！不過，阿勇，」葉金龍忽然停了停，沉吟道：「這方面如何入手，我也正在思索，你認識不少三教九流人物，有甚麼好主意麼？」

魯勇苦笑道：「我認識的是一些未入流的人物，對龍哥不會有任何幫助的！」

葉金龍微笑道：「不，阿勇，這世上任何人都有他的用處！你不妨大膽想想看！例如……」

魯勇不由接口道：「例如開雜貨舖的李二，揸的士的張四，他們是茶樓的熟客，所以我每日都與他們見面，他們甚至連每月跟老婆睡多少次都會說出來。啊！對了，還有一位小飯店老闆叫陳成，專門包官府監獄犯人伙食的，他常常向我吹噓，他雖然是小商人，但每星期均出入官府財政司一次，財政司司長綠保甚至向他點頭微笑呢……但是這對龍哥你會有用處麼？」

葉金龍一聽，大眼珠卻霍地亮了！他立刻像發現金礦似的追問道：「等一等，阿勇！這個……陳成！他眞的包了官方監獄伙食麼？」

魯勇肯定的點點頭道：「這決不會假！因為我親眼見他的伙記用貨車裝飯菜到監獄中去！陳成據說也賺了一點錢。」

葉金龍想了想，便忽然很認眞的對魯勇道：「我想見一見這位陳成，你替我約他！阿勇，事不宜遲，就在明天早上七時，他來飲早茶，你馬上約他入帳房見我！可以麼？」

魯勇立刻一口答道：「這易辦！我只要對陳成說，與葉老闆交個朋友，以後飲茶就當熟客打個折扣，他必定鷄搶米似的飛進來！」

第二天早上六時不到，葉金龍就坐在帳房等候小飯店老闆陳成的到來。

魯勇今早也特別離開櫃枱，親自下堂招呼茶客，那些侍應、跑堂以為魯經理必定是昨晚贏了錢樂瘋了。實際上魯勇卻是藉這機會，向茶客打探那陳成的下落。

六時半剛到，小飯店老闆陳成果然準時的上來了。這是一間他最喜歡的唐式茶樓，所以他每日早上六時半左右，必定上來享個一盅兩件，更主要的是這裏有一班肯聽他口沫橫飛說故事的老友。

但今早那班老友聽不成他講故事了，因為他剛在茶樓大堂的梯口出現，茶樓經理魯勇就馬上迎了上去。

魯勇向陳成打招呼，又低聲說了一句甚麼。陳成貪圖那「熟客」的便宜，以及與老闆有交道的風光，馬上顛着屁股，隨魯勇走入茶樓的帳房。

「早上好，成哥，請坐！」在裏面等候多時的葉金龍馬上站起來，很客氣的招呼陳成。

陳成並不認識葉金龍，葉金龍也極少在茶樓的公開場合露面。這時陳成一見葉金龍，便被他那種不怒而威，一派江湖好漢氣度懾服，因此葉金龍的熱情，甚至令陳成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聽說成哥包了官方監獄伙食來做，生意好呵！恭喜發財！」葉金龍很快就把話引入正題了。

陳成一聽，正合他的口味，他得意的一笑，趁機着實吹噓了他生意眼光如何獨到，與官方財政司的關係又如何如何。末了，他忽然很認眞的道：「葉老闆！監獄伙食這生意好做，我有意擴大來做，但實話說吧，兄弟資金欠缺，葉老闆有興趣的，不妨考慮投資一、二下去，兄弟包保利潤不微薄。」

葉金龍微微一笑，立刻爽快的一口答應道：「這個好說，成哥缺多少？一、二千夠了吧？這不是借，就當葉某投資吧！」

陳成一聽，登時喜出望外，心道今日當行早運了！他連忙道：「夠！夠！足夠了！葉老闆果然豪爽呵！」

葉金龍淡淡的一笑，然後又立刻道：「好說，好說，舉手之勞！不過兄弟有一點稅收事務，糾纏了許久，假如能面見財政司綠保，問題便好解決，未知成哥有這方面的門路麼？」

陳成一聽，立刻樂得眉開眼笑道：「可以！可以！這個也是舉手之勞！」他一頓又立刻補了一句，「不過葉老闆見了財政司綠保先生，可別忘了兄弟這引薦之勞呵！」

葉金龍笑了，他立刻在抽屜中抽出支票，嗦嗦的寫了一個數字，向陳成面前一推，微笑道：「甚麼時候見到綠保先生，這支票就甚麼

時候兌現了，放心吧成哥！」

一會後，陳成就悄悄的離開葉金龍的帳房。他口袋裏珍藏着的那張支票，就如端着一盆火爐，把他灼得渾身暖洋洋的。他連早茶也不享受了，趕緊溜了出去，他必須立刻就上財政司辦公大樓去，無論如何一定要立刻面見財政司綠保，為了不負葉老闆所托，當然更為了那張還沒兌現的支票囉！

葉金龍通過陳成的努力，在幾天後便立刻與財政司綠保正式會晤，地點是賭城海旁一間西洋人開的高雅格調的餐廳。

財政司的地位，在西洋官府中僅次於最高首腦，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特別是有關一些生意的特許專利權，是由財政司負責審批，再呈上最高當局，單是這一項職權，就令萬千生意人矚目。

這時，在這間西洋餐廳幽靜的一角，葉金龍單獨坐在那兒，等候財政司的駕臨。

一會後，小飯店老闆陳成就悄悄的，準時的在餐廳出現，他的身後是一位卷髮、高鼻、大口的西洋人，平裝便服，極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特別是他此時還架了一副墨晶眼鏡，把他的眞面目掩蓋了。

陳成向葉金龍這面走近，但沒說一句話，便在旁邊擦身而過，而且之後也沒有再出現他的踪跡。

這似乎是一種暗號，因此那位跟在陳成身後的西洋人，立刻便走到葉金龍的對面卡位，一言不發便坐下了。

「Mr.綠保！」葉金龍低聲以西洋話試着招呼了一句。

但那西洋人一聽，便咧嘴一笑，用流利的粵語輕聲道：「你是金龍——葉金龍先生？聽陳成說，你有很重要的事！」綠保故意一頓，然後才又道：「向我說？甚麼事？金龍先生！」

葉金龍微微一笑，點了點頭。他自然聽出綠保的言外之意！他這是向葉金龍表示：我的身份地位絕不輕出，除非是特別「重要」的事！如果你自忖有斤兩的，雙方不妨說說，但若是的芝麻綠豆小事，那就免開尊口了！

嘿嘿！這是財政司綠保的「專有脾性」！葉金龍確認了陳成曾經向他透露的一點，因此他不再拐彎轉角，馬上便開門見山的底牌一亮：「當然啦！綠保先生！我有一個大計劃，就是希望獲得賭城的博彩專利權！你看，綠保先生，這可能性有多大？」

葉金龍這話一出，綠保的身子不由一挺，他的墨晶眼鏡因這突然的動作幾乎滑脫，他因此不得不伸手去托它了！「你！就憑你，金龍先生！就想打博彩專利權的主意？你知道擁有博彩專利權的人是誰嗎！MR.葉金龍！」綠保的口吻毫不客氣，因為他是近幾年才赴任的，他根本沒有聽說過「葉金龍」其人其事，就憑這麼一位寂寂無聞的小人物，欲打賭城之王傅人傑的博彩專利權主意，那簡直有如蚍蜉撼大樹了！

葉金龍微微一笑，他深知在綠保這位西洋人面前，任何花言巧語都是徒勞的，最重要的是實力！特別是能立刻令他動心的「力量」！也幸而葉金龍透過那小飯店老闆，把綠保的過去、現在摸得一清二楚！

「不錯！綠保先生，的確有這個設想！但不是憑我一個人的力量，我不過是代表港城的大財團，向綠保先生你洽商罷了！」

「例如呢？我是指具體的人和事！」綠保立刻目注葉金龍道。

葉金龍雖然見不到綠保隱在墨晶眼鏡後面的眼神，但他肯定此刻一定是「目光灼灼」，因為他的耳力奇佳，他甚至可以聽到綠保突然加快了的突突心跳聲。葉金龍微笑了，毫不猶豫的便跳出一句：「例如港城的祈福！例如港城的地產新貴賀英！以及賀英的外父大人蘇比度，他的世叔梁水高！」

綠保果然是「目光灼灼」！因葉金龍所提到的幾個「例如」，無一不是响噹噹的人物，而「蘇比度」就更是綠保在大學時的同窗好友！單憑這一點，綠保就絕不可以無動於衷了！「又例如呢？」綠保喃喃的跳出一句，他忽然很想多聽幾句「例如」！

葉金龍也沒令綠保失望，他立刻又微笑着接下去道：「例如傅人傑現在的博彩合約專利，是前任財政司與傅人傑簽訂的，那時綠保先生尚在大西洋城吧？前任財政司回去以後不是很風光麼？為甚麼？還不是因為那一紙博彩合約！所以，前人能夠達到的『成就』，我相信綠保先生也一定可以達致這……『成就』！」

綠保沉吟了，而且是良久的沉吟，因為葉金龍話中的含意，其魅力之大，簡直是無法抗拒的！終於，綠保喃喃的若有所思的跳出了一句：「成就！合約！……Mr.金龍，你打算如何入手？」

葉金龍的心一陣興奮，他知道關鍵性的第一步，終於可以順利的踏出了！他微吸口氣，調穩一下浮蕩的心緒。道：「首先，想請綠保先生設法，弄出前任財政司與傅人傑簽訂的博彩合約副本，摸清底細就好辦了！」

綠保卻立刻又沉默了，外行人必定以為他會因為難而一口拒絕。

葉金龍卻微笑了，他知道對方

沉默的意思！他毅然決然的亮出他此行早就作好準備的「實力」，「當然，這過程很需要花銷！這裏是一點小小意思，希望不會令綠保先生見笑！」葉金龍說罷，把早就準備好的一個紅色信封推了過去。

綠保立刻伸出手掌把信封壓住，指甲把信封的一角挑開，裏面竟是一大疊黃澄澄港城鈔票！數目絕對不會少於三十張！這是足以買賭城三層樓的價值！

終於，綠保的掌心一合，那紅色信封便藏匿在他掌心中了！

「這樣吧，Mr.葉金龍，三日後等我的通知！」綠保微一咬牙道。

然後，這間幽靜高雅的西洋餐廳，很快就不見了綠保的踪跡。

葉金龍坐在餐廳的一角，他在靜靜的微笑。

三天後，綠保便把那份「博彩專利合約」副本，派人秘密送到葉金龍的手上。

葉金龍立刻致電賀英，當晚，賀英便秘密趕到賭城，與葉金龍在碼頭附近的一間酒店會面密商。

兩人一直談到深夜十二時，大方面已確定下來，眼下只差一些具體的細節而已。兩人在房內密談，雙方的心腹兄弟梁小昌、魯勇卻在外間嚴密戒備，這是梁小昌首度與葉金龍見面，葉金龍在梁小昌的第一眼印象便是：他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江湖好漢！

此時賀英伸出指頭，點點茶几上的那份「合約」副本，沉吟的道：「兩年爲期，每年一百五十萬，這原來的條件極低，伸縮性極高！可以肯定，其競爭性必定十分厲害！」

葉金龍亦點點頭，道：「是呵！而且期滿前六個月便開投，時間上已很緊逼了！」

賀英想了想，胸有成竹的道：「不怕！因爲合約規定，並不作公開競投！所以這迴旋餘地還是很大的！」

葉金龍興奮的搓搓大手，道：「說眞的，賀英兄，對這老本行我已手癢很久了！既然賀英兄保證祈福這方面絕對可靠，那葉某立刻就向綠保放出盤口，試探姓傅的虛實！」葉金龍一頓，沉吟道：「不過盤口最高去到哪？我心中也還沒個底。」

賀英呵呵一笑，道：「成大事不拘小節，上落一百萬的範圍，金龍兄全權作主便了！」

葉金龍一聽，便高興的輕輕一拍茶几，決然道：「好極！那明天我就約見那綠保大人！」

葉金龍見大事已確定下來，心頭一鬆，便半開玩笑的道：「趁今晚有空，賀英兄有興趣到麗宮夜總會聚一聚麼？」

賀英一聽，便哈哈的一笑道：「這調調兒不適合賀英我！」

葉金龍微微笑道：「爲甚麼？麗宮夜總會的花朵兒，都是明星級的一流水準啊！」

賀英大笑道：「賀英年輕時，有一天正碰上日本人投彈，防空洞中有數十女文員，全部是嬌滴滴的美人兒，一聽炸彈响便嚇得搶着圍在賀英身旁，賀英登時成了衆香國的國王！賀英那時尚且毫不動心，現在還會有興趣於這些殘花敗柳麼！」

葉金龍一聽，不由得也佩服的大笑道：「賀英兄乃賭城出名的美男子，若非如此按奈得住，那天下的美女，便會七國大亂了！」

與葉金龍分手後，賀英在當日凌晨四時，便由梁小昌護送，先行返回港城。

賀英深知，目下最關鍵的不僅是葉金龍在賭城的行動，而最後與祈福落實他答應參股二千萬的事，也是決定性的非同小可！

在賭城這方面，葉金龍做事最喜歡速戰速決，因此他第二天傍晚，便約見財政司綠保，密商競投「博彩合約」的事。

兩人這時已很熟悉，彼此甚至有一種合伙做生意般的感覺，因此見面後片刻，葉金龍就把盤口驀地亮了出來！「這樣吧，Mr.綠保，舊合約上繳博彩稅一百五十萬，我們願意多付三十萬，一百八十萬！你看，這盤口如何？」葉金龍爲表示對綠保的尊重，末了特別加了一句。

這一句令綠保很覺受用，他處事從來有這麼一個宗旨：就算是合伙生意人，彼此也得有商有量，一隻巴掌總是拍不响的！因此綠保當即表示，他回去考慮一下，很快就會有答覆。

綠保果然當天下午就去向傅人傑探盤。他沒有公開露面，只是派了一位秘書，直接上賭場經理室，試探傅人傑的口風。

秘書很快就回到財政司辦公大樓，向綠保滙報此行的結果，但說來說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秘書被綠保問急了，才憤然的爆了一句道：「Mr.傅人傑目中無人！他仗着與前任財政司和現任督爺的關係，簡直不把MR.綠保你放在眼內！」

秘書是一位西洋裔賭城出生的土生人，有一個奇特的中文名叫宋土生，他因爲土生人難以在賭場撈一份肥缺，早就心中積怨甚深了。

綠保卻淡淡的一笑，道：「MR.傅人傑到底怎麼說？」

宋土生恨恨的一撇嘴道：「他開口便冷笑一聲說，博彩合約是他傅某人的專利，任何人也不敢爭

奪！我於是依你的吩咐，微露了一下口風說有人願意出高三十萬競投合約！」

綠保立刻道：「對極了！你這麼說，傅人傑有甚麼反應？」

宋土生道：「他聽了先是吃了一驚，連忙追問這出高價的人是誰？我自然不會透露，因爲事實上我也不知道！於是傅人傑便不屑的冷笑道：『這不是財政司故意玩的把戲吧？他想玩嘛，不妨先問問督爺他是否準許！再說就算眞有無名小輩敢打主意，出高三十萬這區區數目，我傅某人不過是九牛一毛。』你看，MR.綠保，這姓傅的是否狂妄之極！」

綠保一聽，不但不生氣，臉上反而有了笑容，他示意宋土生先出去忙別的，他自己往辦公椅上一靠，啪的彈了一下指頭，微笑道：「好極了！MR.傅人傑，你越狂越好，只要你肯出價承托，這一幕戲就可以上演下去了！哼哼，到時再看誰笑得最美最好吧！」

他想了想，便斷然的抄起辦公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他一聽對方的口音，便不問名姓，立刻跳出一句道：「對方也願出一百八十萬呵！所以，所以這個我暫時也很難下決斷！」

對方靜了靜，便立刻決然的回道：「那麼，爲了讓MR.綠保容易下判斷，我們再提高四十萬，即二百二十萬！請你盡快下個結論！」

綠保卻緩緩的道：「這個決斷不好下呵！高了不近情理，低了又難向上頭交代，所以，所以這事還得再考慮、考慮！」

隔天綠保又撥了同樣一個電話號碼。

「啊這事難辦呵！因爲他正式答覆，他也照出二百二十萬！他還說，任何人出多少，他就照樣出多少，他有合約規定的優先權，看誰敢與他玩，誰可以玩得起他！」綠保以同情的口吻道。

對方一聽，便立刻插話道：「姓傅的眞的有優先權？MR.綠保！」

綠保歎口氣，道：「哎！不錯，這是傅人傑與前任財政司簽訂的條款之一，在相同的條件下，他有權優先獲得博彩合約。這個我也沒辦法解決！」

對方道：「這是說，就算彼此出到五百萬！我是指假設！傅人傑也有優先獲得合約的權利！所以他擺開有恃無恐的陣勢，別人出多少，他就出多少，不少一分，也決不多一分！是麼？」

綠保道：「根據那合約條款，而且這條款是得到最高當局默許批准，只怕是必然如此的了！」

對方一聽，嘿嘿兩聲，便沉默了，而且是長久的沉默，最後不着邊際的狠狠嚷了一句，就在那面收線了。

綠保把電話一擱，身子往辦公椅一靠，臉上露出一絲莫測高深的微笑。嘿嘿，我也不管你是姓傅還是姓葉，誰出得起好價，誰就是這筆「大生意」的買主！再說那區區二百萬年稅的五個巴仙「手續費」，也決不見得便很有吸引力！呵呵，爲了公家多一筆大收入，當然也爲了「手續費」更有吸引力，你傅、葉兩家只好去鷸蚌相爭，然後這個「漁人」得利……呵呵！

綠保無聲的一笑，對於中國的諺語典故，他居然非常熟悉。

* * *

對方——葉金龍憤然的擱下電話，良久沒有說話。他終於明白了，甚麼叫「財雄」「財雄勢大」這個典故了！

「財雄」是對方還價毫不猶豫，你出多少他便還多少，不多一分，亦決不少一厘！「勢大」是對方在賭城稱王，擁有有恃無恐的「優先權」！因此就算彼此拚鬥「財力」，他也佔了一個極有利的條件，任憑「風浪」高，他始終穩坐釣魚船！

「哼哼！釣魚船就是一紙博彩合約！就是會生金蛋的賭場！」

葉金龍狠狠的哼了一句，然後他忽然感到渾身燥熱的坐不住了。

當天下午，葉金龍就與魯勇一道，緊急乘船趕去港城。

葉金龍在港城碼頭，就打了一個電話，約好時間地點，然後他就與魯勇一道，乘的士趕去港島的一幢住宅。

葉金龍深知，今晚是一個決定性的會面，大計的成敗得失，就看這一回了！所以，他把約會的地點特別選在賀英的家中，以避開對手的極有可能的嚴密監視。

在中途，葉金龍和魯勇忽然間叫的士停下，兩人下了車，步行一段，在確證了絕對沒有人盯梢，才重新乘的士，駛到一條街道，然後又立刻叫停。待的士開走後，兩人才繞道走進賀英在港島的住宅。

賀英依約早就在家中等候了，與他一起，除他的心腹兄弟梁小昌外，尚有一位身裁十分精幹的中年男士，以及必定是隨他而來的二名秘書與保鏢。

賀英的太太蘇丹娜並沒有露面，大概是賀英把她與女兒賀小燕，用一個甚麼妙法子支走了。

「金龍兄，來，這邊坐！」賀英見葉金龍兩人走進來，馬上站起來，走出去引領葉金龍向客廳這面走去。

魯勇沒跟上前去，他與梁小昌及另一位保鏢，機警的走出屋外，嚴密戒備。

這時，賀英的會客廳，就只剩

下葉金龍與那位精幹的中年男士、中年男士的秘書。

「金龍兄，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祈福先生！金龍兄——大破聽骰黨的葉金龍先生！」賀英微笑着，替兩人介紹。

葉金龍趨前一步，與祈福握手；祈福也很熱情的與他客套一句，隨即呵呵一笑，道：「好！有這麼一位賭業高手坐鎭賭場決策，祈某人就算擁着十個老婆睡覺，也感到安穩極了！」

葉金龍想不到祈福這位港城巨富，待人處事竟如此隨便爽快，不由大生好感，呵呵的笑了。

賀英見祈福與葉金龍一見如故，心中大感欣慰，因爲他深知三人只有結成「鐵三角關係」，才有可能在這場「惡戰」中有勝算的希望！他急於知道賭城那面的情勢，待葉金龍稍鬆口氣，便立刻輕聲道：「金龍兄，那方面進行得怎麼樣？這裏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有甚麼話都可以直說！」

葉金龍急忙毫無保留的把他與綠保交涉的情形，以及對方傅人傑的反應說了。末了葉金龍緊蹙濃眉道：「傅老大的脾性我最清楚，他說得出就做得到，決不打折扣！而且他有優先權在手，他擺出的是有恃無恐的架式，令對手喪失再鬥下去的信心！」

事情的棘手，從葉金龍的陳述中已很明顯了！因此葉金龍話音落後，三人均默然不語，似乎都在思索，再鬥下去的勝算到底有多大？

沉默，長久的沉默，一種壓抑的沉寂籠罩了三人所處的空間。

賀英忽然微微一笑，他强烈的意識到，這壓抑的沉寂對鬥志傷害的嚴重性，他忽然微笑的道：「姓傅的何止是擺出架式！他簡直是在向世人顯示，他的王國財雄勢大，任何對手均難以動搖他一絲一毫！」

葉金龍點點頭道：「只怕當眞是如此！」

祈福不置可否的一笑，沉吟道：「素聞賭城之王傅人傑的名頭，當眞如此厲害？」

賀英忽然又胸有成竹的呵呵一笑，道：「同時，也是傅人傑的一種心理戰！他一開始便把他手上的王牌亮出來，以達到一擧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賀英一頓，目光落在祈福身上，續道：「如果對手被他這種眞假虛實的陣式嚇退，那就正中姓傅的心理戰陷阱了！」

葉金龍此時也忽然明白了賀英的心意，他這番話，主要是向他的老朋友祈福說的！因爲祈福就等如首要的「財力」，只要祈福不被「嚇退」，那就大可以再大大的向前邁進一步！他於是立刻接口道：「不錯，這正是傅老大的目的！但他也並非無懈可擊，他有他的致命的弱點！」

葉金龍忽然異常肯定的跳出了一句。

賀英深知葉金龍這話決非信口開河，眼神驀地一亮，卻沒有發話。

祈福知道葉金龍原是傅人傑的重臣，便很感興趣的目注葉金龍，道：「噢？是甚麼？葉先生，能具體說說麼？」

葉金龍與祈福相處片刻，憑他極佳的耳力和目力，他很快就斷定，這是一位用鐵鏈吊燈籠般踏實的富翁！他凡事未了解全盤之前，決不肯下重注，但一旦下了決斷，卻又風吹不折雷打不動！

葉金龍想了想，便異常肯定的道：「傅老大太偏重於家族利益！他千方百計想給自己的兒女留下最龐大的財富！因此用人並非唯賢，而是唯親，特別是對他的寶貝兒子！當涉及到他的家族利益時，他就反面無情，甚至六親不認！所以到目前爲止，眞心爲他效力的人才已所剩無幾了！這起碼是傅老大的一個致命傷！」

祈福沉吟片刻，緩緩的點頭了，這顯示他很讚同葉金龍的判斷，但仍顯不夠，未足以令他遂下決斷。

賀英自然深知祈福這位老朋友的脾性，他也知道葉金龍眼力的厲害，但在縱橫策略上，他就顯然不足。

賀英略一沉吟，便決然的道：「不錯！這是傅人傑的致命之處！他既然偏重於家族利益，亦即醉心於財富的囤積居奇，在大風險面前，他就必然疑慮重重，甚至動搖退縮！因此，我建議來個斷然的大出擊！」

葉金龍眼神一亮：「你是說……賀英兄！」

祈福也很認眞的目注賀英，等待他所說的「大出擊」！

賀英微微一笑，然後毅然決然的道：「具體戰術是，由我們這一方作主動，極大限度的擴大抉擇的風險！」

賀英此言一出，不但祈福吃驚的眨了眨眼，連葉金龍也迷惑的失聲道：「做生意只有盡量減低風險，哪有主動去擴大的？」

賀英道：「當然這是針對傅人傑的弱點而言的！」

沉穩如祈福，此時也忍不住插口道：「賀老弟！我知道你已有整套計劃了，你就乾脆全盤托出好了！」

賀英終於斷定，祈福的心思，已被他挑逗得大動了，他終於決然的把他的「大出擊」亮了出來：「眼下的博彩合約不是已升到二百二十萬這個數目了麼？再這樣幾十萬的加上去，決不可能動搖傅人傑！因此，我建議一次性擴大盤口，把出價提高到一千二百萬！打傅人傑一個措手不及，在這大風險面前，他必定猶豫不決！只要他一動搖，他就必敗無疑！」

賀英話音甫落，客廳中登時死一般的沉寂！因爲「博彩稅一千二百萬」，這從任何角度看，都絕對不是小數目！這數目包含的風險有多大？就連賭國高手葉金龍亦不由呆呆的怔住了！

「賀老弟！現時萬多一點就可以在賭城買一層樓，這一千二百萬出價的風險，這對雙方來說，機會是均等的！」祈福沉聲道。

賀英卻微笑了，他意味深長的道：「這在表面看來是如此，祈福哥！但只要把博彩合約拿到手上，就完全有辦法把風險降到最低的一點！」

祈福咧一咧嘴，也不知他這是吃驚還是微笑：「例如呢？我是指具體的降低風險的措施囉！」

賀英目注葉金龍，微笑道：「對賭場的情形，金龍兄最清楚不過，賭場的人客中，不是佔大部份是港城去的麼？這就好極了，將來我們就來個投其所好，盡量擴大來往港城、賭城之間客運量，這樣想想，博彩稅由原來的一百五十萬，增加到一千二百萬，稅款無疑多了一千萬；但生意額由原來的二千萬增加一倍到四千萬，其中增加的數字，豈非足以抵銷增加的稅款，還大大有餘麼！」

賀英說到此，一頓，他的眼睛興奮得灼灼閃光，「所以，風險的高低，決定性的因素是膽色和策略！兩軍相逢勇者勝，這一步是賭場爭奪戰的決定性一仗！」

葉金龍這時亦不由點頭了，他不得不承認，在決戰的智計上，賀英的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當然囉，在賭場的日常決策運作上，他當然比不上自己這位賭國高手的專長！

但在祈福的心目中，賀、葉兩人均有同等的份量，這份量之重，足以令任何對手望而生畏！亦足以令他下決斷了！

終於，祈福緩緩的點頭，同時緩緩的道：「既然有搞頭，那就搞下去！出價一千二百萬，這也不算甚麼！」

祈福的口氣很慢，但卻是斬釘截鐵的必然如此，他這一表示，那就無疑向世人宣布：向賭國之王挑戰的鐵三角終於形成了！

* * *

「我們決定，競投博彩專利合約的稅款，提到一千二百萬！這，大概可以令MR.綠保下決心了吧！」這是葉金龍專程拜會綠保，豪氣的一句話。

葉金龍告辭走後，這句話還在綠保的耳際嗡嗡的迴响！

財政司MR.綠保心緒複雜的歎了口氣，也說不出他這是興奮還是迷惑吃驚！他原來的估算是，能夠把博彩稅提高到八百萬左右，這對他綠保來說，已經是一個足令他建功立名的稅款數字，更何況還有「手續費」五個巴仙的四十萬好處！

但此刻因葉金龍的突然駕臨，不但令他建功立名的籌碼增大了一倍，而且在「手續費」上的好處，也比前任財政司提高了十倍！MY GOD！這數字就算他立刻辭職不幹，也可以返祖家安渡下半生了！

這念頭令綠保渾身燥熱起來，他在辦公椅上再也坐不住了，因爲就連讓秘書宋士生去，也顯得不夠份量，他毅然決然覺得，眼下是他堅決與傅人傑面談的時刻了！

當天上午是財政司綠保與傅人傑會面的時間。

當天中午，賭城之王，傅人傑就十萬火急的把他的兒子傅志雄，謀臣徐畢修召到他的經理室來了。

十年的歲月，令傅人傑的頭髮已一片花白，徐畢修額上的老年皺紋也添了幾條，倒是傅志雄身形變胖大，昔日的女兒相已被中年男士的鬍子掩蓋了。

傅志雄一眼便發覺，他的老父片刻間已連吁幾口氣，大有不勝負荷的無奈。

「甚麼事？阿爸！」傅志雄道，他此時雖然仍僅掛賭場副經理的銜頭，但實際上賭場的日常運作，已由他指揮，當然重大事務還是由他的老父決策，而對於這點，傅志雄早就憋着一口氣了。

傅人傑自然亦明白兒子躍躍欲試的心理，但他始終不肯全部放手，原因就是他的寶貝兒子狠辣有餘而智計不足，這在今日的時代已越來越吃不開了。

例如今天上午傅人傑吃的一記悶棍，若挨的人是傅志雄，他必定早就暴跳如雷，把事情弄得越發糟糕！而這時是決不能單靠狠勇能解決得了的！傅人傑自己就堅信這一點！

他微哼了一聲，冷不防就跳出令傅志雄、徐畢修大吃一驚的話：「哼哼，有人打賭場的主意！而且來頭很大，來勢很猛！」

傅志雄一聽便驚怒道：「是誰？去他媽的一槍把他解決了，看誰敢來賭場鬧！」

傅人傑因爲「家族利益」這個隱衷，正感左右爲難，這全是爲了這

寶貝兒子的日後，不料他依然難改那毛躁的性格！傳人傑一股心火驀地湧了上來，他一拍辦公桌，斥道：「放屁！你有多少條槍炮了？你敢去動財政司綠保的一根汗毛嗎！人家衝着的是博彩專利合約！你以為一槍便可以解決了嗎？毛躁性子老改不掉，氣死我了！」

傳志雄見老父動火，便忍着不說話，傳人傑呼呼的喘氣，也沒再駡，到底眼下是大敵當前，他除了眼前的兩人外，能夠助力的，已寥寥無幾了。他不願也不能再與兒子再多計較！

好一會，徐畢修才小心翼翼的道：「老大，到底是誰欲打博彩專利的主意？」

傳人傑咬牙道：「還有誰？還不是那反骨仔葉金龍！」

徐畢修一聽，便鬆了口氣，笑道：「葉金龍這十幾年混來混去，也混不出甚麼名堂，他有多少斤兩？敢打賭場合約主意！只要三兩下手腳便可以把他解決了！」

傳人傑哼了一聲道：「你如何解決他？」

徐畢修笑道：「當然不是指用槍動炮的，姓葉的能出得甚麼價錢？反正老大你有優先權在手，他出多少便跟多少，看葉金龍能翻出甚麼浪花！」

傳志雄又忍不住猛一咬牙道：「這幾年我早就有所聞，葉金龍這小子在港城、賭城兩地奔走，搞一些茶樓的小生意，念在是阿爸的一場舊屬，我容忍了不去為難他，他竟敢泥鰍翻大浪呢！」

傳人傑這次卻沒有因兒子的毛躁生氣，因為這話或多或少的戳中他的隱衷，他這時才有點醒悟，自己畢竟太看輕葉金龍了！如果把他收控在手上，就沒有今日的險惡風雲了！

傳人傑不由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出面的是金龍這反骨仔，但背後支持他的人來頭極大！這並非一般的人，而是足以把賭場淹沒的巨浪！」

徐畢修畢竟在這行上打滾多年，他一聽便有點明白了，他緊張的抽了口氣，忙道：「姓葉的到底出多少價位？」

傳人傑狠狠的一拍桌子，咬牙道：「他原來只是試探式的出多一百幾十萬，所以我三言兩語就把前來試探的綠保的人打發走了！」傳人傑的話一頓，目中閃過一抹悔恨，不知這是後悔最初的輕敵，還是恨葉金龍終於把他逼上火坑！「但今早綠保親自駕臨，他說對方已出了一個龐大數目，這數目足令西洋政府不能抗拒的！他還暗示說，假如我不能升到這個數字，博彩合約便有很大可能失去了！」

傳志雄捏緊拳頭，咬牙道：「到底多大數目！憑姓葉的能出到多大數字！」

傳人傑重重的吁了口氣，道：「一千二百萬！一千二百萬年稅！是現在的十倍數目！你現在知道人家的斤兩了吧！」傳人傑這末了的一句，不知是斥責兒子，還是自己後悔的感觸！

傳人傑這數字一出，傳志雄的身子便騰地一跳，但立刻又目瞪口呆！因為這是一個他根本不敢想像的數目！

徐畢修張大了嘴巴，根本就合不攏來！因為他是賭場的帳房主任，他自然最清楚不過，賭場近幾年除稅後的盈利，也不過是一千多萬！換一句話說，假如稅款突增到一千二百萬，增多的部份幾乎就等於整年賭場的利潤！如此一來，經營賭場的人，就只好去喝西北風了！

徐畢修在心中喃喃道：「換了我是傳老大，我就根本不必再考慮，乾脆放棄算了！」但這話他決不敢宣之於口，他終於繞了一個圈子，試探的道：「這……老大，有甚麼主意應付？」

傳人傑因兩人的反應已甚感失望，這時一聽徐畢修的口氣，便知他已被那數目嚇昏了，他因此更感不是味道。他瞪了徐畢修一眼，沉聲道：「我正想聽聽你的見解！你反而問我！」

徐畢修拚命的抑制住自己浮蕩的心緒，這才道：「對方是否虛張聲勢？老大！」

傳人傑微一搖頭道：「不會！葉金龍的脾氣我最清楚，沒把握的事他決不會幹！而且我終究在綠保口中探聽到對方的內幕，在背後支持葉金龍的，竟是賀英這小子！以及港城巨富祈福！嘿嘿，姓賀的終於殺回賭城了！」

徐畢修一聽，便不禁渾身一陣發涼，他知道就算多了一個賀英也沒甚麼，但再多了一位祈福，那對方財力的雄厚，就決非傳人傑所能獨力抗拒的！他怔怔的發呆，沒有說話，因為他此時除了沉默外，簡直不知道自己還能表示甚麼。但在傳人傑嚴厲的目光下，他又不能再沉默下去，無奈只好漫無邊際的說了一句：「是，老大……果然棘手，這個，這個可得好好應付了！」

傳人傑怒道：「廢話！這說了不等於沒說麼！」

徐畢修嚇得再不敢說話了。

傳志雄這時卻忽然很堅決的道：「阿爸！這數字不可再跟下去！」

傳人傑一聽，眼神一亮，因為兒子的話，竟隱隱的說中了他的心事！他望着傳志雄！道：「噢？你說說理由看！志雄！」

傳志雄急促的道：「一來這數目大得驚人，賭場決不能負荷；二來除了以錢銀對抗外，尚有其他方法保住賭場！」

傳人傑很感興趣地目注傳志雄，沉聲道：「好！你試說說看！」

傳志雄見自己終於可以在重大關頭作決策，心中一陣得意和興奮，他目中灼灼閃光，急促的說了幾句甚麼，然後他狠狠的把拳頭一揮，咬牙道：「這八大法寶使出，對方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再在賭城立足！」

徐畢修沒有說話，他也不敢說，因為他雖然隱隱覺得傳志雄提出的辦法有點不妥，但除此之外，他自己也拿不出甚麼更好的主意來。

傳人傑的眼神卻越來越亮了，決戰前夕的火焰燒褪了他眼珠的混濁，他越來越傾向於兒子提出的「八大法寶」。事實上，自今早綠保駕臨的這一刻開始，他就開始萌生類似的念頭，他之所以把兒子和謀臣召來，不過是驗證一下，誰與他心有靈犀一點通罷了！終於，傳人傑長長的吐了口氣，似乎也就把壓抑在他心頭的重荷呼出，他輕輕的一拍桌子，道：「好！志雄，這事……你就瞧着辦！畢修，你全力配合志雄的行動！記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半個月後，賀英秘密潛入賭城來了，他此時唯一帶在身邊的，便是他的心腹兄弟梁小昌，這是賀英畢生最信賴的人。

葉金龍的唐式茶樓，成了葉、賀、祈「鐵三角」的總部，表面上，茶樓仍然每日開市，但一些茶樓熟客發覺，茶樓上下，多了許多緊張來往的生面人。

賭場爭奪戰決定性的一步，新博彩專利合約簽訂的日子已經蒞臨。

在葉金龍的唐式茶樓，葉、賀、祈「鐵三角」總部，葉金龍興奮的直搓大手，明天就是「鐵三角」與賭城西洋政府簽約的日子，在這關鍵性的時刻，他這位賭國高手，亦變得有點心癢難煞。

賀英的心情也有點激蕩，十年了！十年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此時又驀地浮上他的腦際！嘿嘿，只要簽妥合約，當日被逼得逃亡的「未入流人物」，就打正大旗，重返賭城來了！他此時忽然極想與梁水高見面。梁水高是賀英心目中至親的人，相反那位逃亡天涯的親生阿爸賀金豐，在賀英的腦海中，已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了。

但為了安全起見，賀英不敢貿然出訪，他深知只要他在梁水高的家中出現，他的行踪就必然過早的暴露，他就被逼提早應付對方的狠辣行動了，這對於有決定性的明天的一伙，就有很大的危害。

甚至梁小昌也不敢回去見他的老父——梁伯，因為許多人都知道，梁小昌與賀英是生死兄弟，有賀英出現的地方，少不了梁小昌，同時梁小昌一旦出現，賀英多半也會不離左右。為安全起見，梁小昌不理賀英的催促，硬起心來，不去見他的老父，就如當年大禹治水，過家門而不入。

一切都為了一個最大的目標：確保明天博彩專利合約的順利簽署。

這時，「鐵三角」總部的司令部，葉金龍唐式茶樓的帳房內，只有葉金龍與賀英單獨相對，梁小昌和魯勇，則已聯手負責總部的嚴密保安工作去了。

「你看！金龍兄，MR.綠保方面，不會有任何變化了吧？我是指假如他受到對方的壓力！」賀英在興奮中，仍帶點疑慮，因為他深知，在賭城辦事，未到最後一刻的正式簽字，都未能完全確認事情是否已經成功。

葉金龍卻斷然興奮的道：「放心吧！賀英兄，MR.綠保昨天還親口向我保證，不但是他本人，而且最高當局亦已確認，新組的『帝京娛樂公司』所出的投標價，對當局的財政收入大有幫助，他們樂於與帝京娛樂公司合作！這不是已經斬釘截鐵麼！」

賀英點點頭，忽然又若有所思的道：「這段日子，難道姓傳的方面，就甘心退讓了麼？是否有任何可疑的動作？」

葉金龍豪氣的笑了：「傳老大必定已被一千二百萬年稅，這數目字嚇昏了頭！這與賀英兄的策算完全一致！我看他已被這大風險震住，不得不作退縮的打算了！」葉金龍一頓，他驀地又想起當年在他「聽骰」神技的反擊下，那批職業賭徒狠狽而逃的往事，他雄心勃勃的決然道：「眼下姓傳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動刀槍！作孤注一擲的反撲！」

賀英立刻插口道：「假若如此，金龍兄如何應付？」

葉金龍嘿嘿的一笑道：「放心，我也早就準備他來這狠招數！他有人，我亦有人，他有槍，我亦有槍，就算最厲害的機關槍、手榴彈，葉某人亦不見得比他們少！賀英兄，有錢在這地方就有人幫，放心便了！」

賀英點點頭，他很欣賞葉金龍這種江湖好漢的豪情氣慨，但又略帶疑慮的再補充一句道：「是不是這樣，金龍兄，一切謀定然後動？非到萬一的情形下，不可輕言動刀動槍。祈福老哥他亦希望一切盡量和平解決，他老哥說和氣才能生財

嘛！」

葉金龍一聽，想起祈福說話的神氣，也不由笑了，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就按你當年的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想起這話他曾在葉金龍的告密電話中說過，賀英既感觸又興奮，不禁大有十年人事幾番新的感慨。

叮！鈴鈴……

賀英正欲說甚麼，帳房辦公桌上的六十年代式的電話卻忽然響了！賀英與葉金龍不由交換了一下眼色：這時候還有誰打電話來？

葉金龍伸手抄起電話，他剛聽了一句，臉色便陡地一變，然後驚疑的把電話一擱。賀英詢問似的把目光投向葉金龍。

「是MR.綠保秘書宋土生的電話！他說MR.綠保正在西洋餐廳等候，有重大的事情當面商談！」葉金龍道。

賀英的心不由突突一跳！「這時候！MR.綠保還有甚麼話說？會不會他嫌『手續費』不夠斤兩！」

葉金龍斷然的搖搖頭道：

「不！這個他應該感到滿意了！宋土生露了一點口風，說他的上司剛接了傅人傑兒子傅志雄的一個電話！宋土生這西洋土生不會騙我，因爲我答應將來在賭場安排一份肥缺給他！他與綠保一樣急於令我們的帝京娛樂公司成事！」

賀英若有所思的插了一句：「唔，好！在賭城這地方，西洋土生人的勢力很大，絕不可忽視，金龍兄這一着妙極了！」一頓，驀地決然的道：「這事極不尋常，爲求快刀斬亂痲，我跟你一道去見MR.綠保！」

葉金龍的大眼珠一亮，他深知賀英決事的果斷機靈，有他同去，任何難題便可即時作出決斷！但若賀英一露面，他在賭城的行踪便暴露了！

葉金龍略顯猶豫道：「傅家對你恨之入骨，你這一露面，我怕他們會對你不利！」

賀英淡淡的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吧！金龍兄！」

葉金龍、賀英由梁小昌、魯勇二人親自護送，毅然的單刀赴會。

葉、賀兩人走進那間西洋餐廳時，MR.綠保果然已在餐廳最幽靜的一角等候了。

葉金龍與賀英走過去，綠保見葉金龍帶了人來，不由一怔，待葉金龍向他介紹後，綠保才鬆了口氣，輕聲道：「噢？你就是MR.賀！你的事我聽說過了，因爲蘇比度是我的老同學！他托我在盡可能的情形下，助你一臂之力，所以，呵呵，我自然義不容辭啊！」

賀英向他點頭微笑，他自然知道MR.綠保這敘舊的意思，他不過是趁機邀功，希望在日後的「帝京娛樂公司」獲得更多好處罷了。但這點「舊情」也很重要，因爲這樣一來，彼此就容易說話多了。

「MR.綠保的好意，賀英不會忘記，以後必定親自拜訪！」賀英客氣的道，他一頓，立刻就毫不猶豫的引入正題，「明天簽約的事，MR.綠保方面，沒有甚麼問題了吧？」

MR.綠保歎了口氣，他這是由衷的歎氣了，「如果說，有問題呢？」

葉金龍一聽，身子一抖，有點按捺不住了，因爲到這時還說有問題，這不是很要命麼！

賀英卻把葉金龍輕輕一按，毫不猶豫的道：「那也沒有甚麼，一切見機而行，見招拆招吧！」

MR.綠保苦笑道：「見招拆招？這是你們中國人的好漢之辭，但我看你們未必拆得了！因爲傅人傑的兒子傅志雄當面向我威脅說，假如當局把博彩合約批給別的公司，那他們公司名下的所有客貨輪馬上停航！這等於斷絕了賭城市民的生計，我綠保就要逃亡了！」綠保一頓，歎了口氣，立刻補充一句道：「所以，除非你們帝京娛樂公司能夠解決來往港城、賭城兩地的客運服務，否則，這合約的事，便只好押後處理！對啦，這也是最高當局的意思！MR.賀、MR.葉，對不起了！」

葉金龍的腦袋嗡的一震，失聲的叫道：「這！這怎麼可以？到這時刻竟要變卦了！」

賀英的心頭亦如被撞擊，突突的一陣狂跳，他猛一咬牙，才勉强按捺住心中的驚怒，鎮靜的道：「對方還有甚麼話說？MR.綠保！」

綠保同情的歎氣道：「剛才說的是最重要的！我也愛莫能助了！其他的是你們雙方的事，我不好表示甚麼！」

賀英不動聲色的淡然一笑道：「例如……」

綠保長長的歎了口氣，無奈道：「本來作爲官方代表，我不好說甚麼，但作爲蘇比度律師的老同學，我就私下說幾句吧！對方放出口風，手段狠辣，一是要取你和MR.葉的人頭，二是要賭城所有酒店停業，三是令賭城所有私人物業，一寸地方也不準租給你們的賭場營業！還有，就是用一切手段，破壞你們的賭場，總之，要令你們知難而退爲止！當然這是我從其他方面聽到的消息，不能作實，我只是私下向你們說說而已。」

MR.綠保似乎深有顧忌，所以連話也顯得有點吞吐不定。

葉金龍氣得呼呼的直喘粗氣，

賀英卻鎮靜的一笑，道：「放心吧，MR.綠保，你們西洋人不是有一句俗語，叫有拆橋的人，就有建橋的漢子麼？事情總有辦法解決的！簽約的事拖一下不要緊，反正年稅一千二百萬這數字，放到甚麼地方也不算少了，是麼？MR.綠保噢！」

賀英說罷，也不期待MR.綠保作任何明確的表示，便告辭走了。

在返回「鐵三角總部」的車程中，葉金龍餘恨未息的道：「綠保這傢伙中途變卦！爲甚麼同意他延後簽約？明明是說好明日的嘛！」

賀英微歎口氣，道：「這個我也知道，我也很想快刀斬亂痲的解決了！但MR.綠保所受的壓力不先解決，我便說甚麼也白費唇舌！事關賭城幾十萬人口的生計，綠保吃了豹子膽也不敢貿然行事！」

葉金龍若有所悟道：「這麼說，眼下最要命的，是姓傅的威脅停駛港城、賭城兩地運輸線？傅家是幾乎所有客貨船公司的董事，他眞要出此毒招，只怕決非說說而已！」

賀英沉吟不語，一會後他忽然很堅決的道：「先到梁水高的家中去！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我藏匿不出，姓傅的只怕也料到，賀某人已重返賭城來了！」

葉金龍微一怔道：「不先返總部向祈福轉告麼？他必定以爲合約明天就可以簽署了！」

賀英微微一笑，道：「祈老哥這面不必太緊張，目下要緊的事是爭取到梁水高老叔叔的幫忙！」

葉金龍奇道：「爲甚麼？」

賀英嘿嘿一笑道：「姓傅的大概忘了，梁水高叔叔也是船公司的董事！起碼他有權決定維持他名下的一半航線！嘿嘿，至於其他絕招，我就不信姓傅的還可以隻手遮天！」

葉金龍一聽，興奮的連連點頭。然後車子調轉頭，沿海傍大道，直向梁水高老叔叔的住家所在地駛去。

＊　＊　＊

當天晚上十時，葉金龍、賀英再度緊急約見MR.綠保。

MR.綠保起初尚很猶豫，因爲他不敢相信，賀英竟如此神通廣大，眨眼便可以把他確認是最大的難題解決了。

但當賀英把來往港城、賭城船運公司章程副本，副本上列明，所有董事均可以有權決定自己名下客貨輪的行駛權，以及船公司一半股權大董事梁水高的親筆保證書，呈上MR.綠保過目後，MR.綠保把那份保證書小心翼翼的收進他的公文袋，便終於長長的鬆了口氣，就如緊壓他心頭的一塊重石終於被挪移掉似的！

「好！」MR.綠保興奮的一彈指頭，道：「我馬上謁見督爺！這事解決了，我相信明天的簽約儀式便可以如期舉行了！」顯然，賀英沒有判斷錯誤，MR.綠保其實也極想玉成這筆「大生意」！

第二天上午十時，在賭城西洋政府的財政司辦公大樓，由賀英、葉金龍代表「帝京娛樂公司」，MR.綠保代表西洋政府，終於正式在新博彩專利合約上簽了字。

當簽字儀式的熱鬧興奮過後，葉、賀兩人均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因爲兩人知道，他們的對手是誰！傅人傑賭城之王的名頭可並非白叫的！

爲了賀英的安全，葉金龍主張他深居簡出，一切由他出面應付，反正他自己在賭城的名頭也不小，對方要向他下手，必然要考慮一下後果。

賀英卻嘿嘿一笑道：「賀某既然已在賭城重新露面，就拚着提個人頭在手上了！乾脆放出口風：姓傅的要取我賀英的人頭，只管出手。我敢保證，賀某人只是比他走早一步而矣！因爲我已擺下一百萬賞金，賀某一旦倒下，誰取得姓傅的人頭，這一百萬便是誰的！」

葉金龍想了想，不由大笑道：「不錯！這以毒攻毒的一招，可能正是對付姓傅的妙策！我馬上替你放空氣出去便了！」

葉金龍果然通過他在賭場的兄弟，把賀英這話傳入傅人傑的耳中去了。

半個月過去，對方果然沒有施出刺殺這一招。大概賀英那「一百萬買人頭」的威力，足以令對方三思。

不過，令葉金龍、賀英頭痛的事，卻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接連多日的奔走，雖然出到很高的價錢，但「帝京娛樂公司」竟然租不到任何私人的物業作新賭場的地址。

原來幾乎所有適合作賭場用途的私人物業，都收到傅人傑的一封信，所有收到這封信的業主都臉色大變，然後是向前來探盤的「帝京娛樂公司」的人一口拒絕。

沒有地盤作賭場，雖然取得博彩專利合約，亦只是一紙空文而已！而且年稅一千二百萬也開不得半點玩笑！每空過一天，便白丟三萬，每過一個月，便一百萬化作流水！這換了任何人均會心驚肉跳！

進，是無底深潭；退，則損失雖大，但總算有個數目。因此，許多人都以爲「帝京娛樂公司」只有退這一條路了！

退還是進？葉金龍有過瞬間的猶豫。幸而賀英卻一派從容淡靜，

反而安慰葉金龍說：「放心，每日三萬，月百萬這數目，我和祈老哥還可以輸得起！而且天無絕人之路，我就不信，整座賭城的地皮，都被傳家買斷了！私人的沒有，難道不可以去找官家地皮麼！萬不得已便先建酒店、賭場，再開業便了！」

賀英這話，登時令葉金龍寬心不少，因為說實話，若憑他自己的財力，不要說支持三幾個月，便十天八天也十分要命！

「官家地皮？」葉金龍心中一鬆，靈機便猛地被觸着了，他的濃眉一揚，便呵呵的一笑，道：「賀英兄，建賭場快，還是利用現有的樓宇改建裝修快？」

賀英微一怔道：「當然是舊樓改建裝修作賭場快啦！」

葉金龍又神秘的一笑，右手一指這座高十層的唐式茶樓，道：「若如此殘舊的樓宇也可以麼？」

賀英若有所悟了，忙點頭道：「這幢樓宇雖然殘破了點，但只要下多點本錢裝修，作賭場完全可以！因為它畢竟位於鬧市地區！」

他一頓，又微一搖頭道：「但這幢樓你也是租來的，你的業主未必會同意！」

葉金龍卻微微一笑，道：「不！我估計他不能不同意！亦不會不同意！」

賀英道：「金龍兄為甚麼如此肯定？」

葉金龍高興地直搓手道：「當局既然與帝京簽了約，接受了我們的投標，就必須保證帝京能在賭城開業！只要是官方的地方，他就不能拒絕我們的租借！而這幢十層舊樓，就恰恰是政府的物業！姓傳的手再絕，亦決計伸不上這兒來了！」

賀英一聽，登時喜出望外，他略一沉吟，便決然的道：「那好極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明天立刻去政府地政司辦申請改建手續，然後立刻動工，力爭在十天內裝修妥當！」

葉金龍亦興奮得手舞足蹈道：「然後便燒串大鞭炮，帝京娛樂公司立刻開業！」

幸而葉金龍租用的這間唐式茶樓所在的這幢舊樓宇，果然是政府的物業，恰恰是傳家鞭長莫及之處。

所以，帝京娛樂公司很快就把申請租用及改建的手續辦妥了。

很快，這幢舊式樓宇便投入緊張的，不分日夜進行的裝修改建工程。

眼看山窮水盡疑無路，卻見柳暗花明又一村，賭國之神的幸運天秤，終於向葉、賀、祈鐵三角的帝京娛樂公司傾斜了。

＊　＊　＊

七天後的深夜十時，天色異常陰暗，夜風也很勁，在四周呼嘯，猶如萬千吃人野獸，突從天外降臨賭城。

帝京娛樂公司的新賭場裝修現場，卻燈火明亮，正在緊張的施工着。

這幢高十層的舊式樓宇，經過七日七夜的大規模裝修，不但外牆煥然一新，裏面的設施，也已甚具規模，一座新賭場的雛型已然呈現，估計再有幾日幾夜的工夫，新賭場便可以落成開業了。

由於這幢樓宇正在施工裝修，葉金龍、賀英的總部，便秘密轉移到梁水高名下的一間酒店三樓。但賀英不敢大意，他與葉金龍商量後，派梁小昌和魯勇，率十數弟兄留守裝修工地，以防萬一。

梁小昌、魯勇率領的這十數兄弟，均是一流好手，身手敏捷，槍法奇準，因此葉金龍誇口他們大可以一頂十。

所有人均配備用重金買回的精銳武器，火力之强，不下於一支威猛的緝私隊。

此時梁小昌、魯勇已把十數弟兄分派到各處警戒，規定槍聲就是命令，任何人偷襲破壞裝修工地，均格殺勿論。

梁小昌與魯勇兩人一見如故，很有點英雄重英雄的風味，因此兩人這幾天形影不離，鎮守工地，自然也是為了更好的配合指揮。

直到這時深夜十時了，一切都很平靜，只有裝修工人的施工聲。梁小昌和魯勇，也在地下的一間房內抽煙，不時低聲的交談幾句。

就在此時，梁小昌忽然聽到外面馬路，有一陣隆隆聲駛近來，迅速的向裝修工地接近。

梁小昌向魯勇微一示意，兩人便持槍急竄出來。立刻便有一陣槍聲響起，暴雨般的子彈向兩人驟射而至！兩人幸而身手敏捷，見對面火光一閃，便知不妙，連忙就地十八滚，竄到一道石柱後面，這才避過致命的一擊！

「衝過去！雄少說，今晚誰取得賀英、葉金龍的腦袋，誰就可以領到五十萬賞金！」對面忽然有人低喝道。

魯勇一聽，便立刻明白，這是傳志雄派出的人馬！他恨恨的一咬牙，甩手就一排槍彈掃了過去，一面罵道：「賞你班混蛋五十粒花生米！」

對面有人沉吼一聲，似乎中槍了，火力也被壓下，梁小昌低聲對魯勇道：「你快去保護葉生、賀生！我掩護你殺出去！」

梁小昌一個箭步竄了出去，槍彈立刻在他四周激濺，梁小昌在急

竄中，反手連發三槍，對方的火力登時一緩。

魯勇趁梁小昌分散了對方的注意力，在另一個方向掠入黑暗中了。

梁小昌此時一人面對十數槍手，深知隨時會血濺三步，但他見魯勇安然脫身，知他必定立刻向賀英、葉金龍報警，便鬆了口氣，他深知目下最重要的是保住葉、賀兩大巨頭的生命，否則，帝京娛樂公司牌子未掛，便必定先行夭折了！

這時，工地四周也响起了急驟的槍聲，梁小昌知道，這是其他兄弟亦與偷襲的人交上火了。

梁小昌迅速的判斷一下目下的處境，他深信只要能夠堅持半小時，魯勇在向葉、賀報警後，自己這方面的生力軍很快就會趕到，就可以迅速瓦解對方的殺人奪賭場的絕招！

梁小昌於是盡量節省彈藥，看準機會才發一槍，不過他不發則已，每發一槍，對方便必有一人躺倒地上。

奇怪的是，這裏槍聲大作，賭城警方竟似不聞不見，梁小昌心中不由感慨的暗道：「賭城之王果然是賭城之王！衆多警方要員，不是對他忌憚五分，便是被他收買了！難怪他可以橫行無懼！」

梁小昌以為對方的目的只是殺人，但他畢竟低估了對方的狠着。

就在他沉着抵抗，拖延時間等增援時，裝修中的這幢十層舊樓，準備用作賭場的主體工程五樓大堂，騰起熊熊的火光。

這一霎間，驚呆的梁小昌忽然浮起十年前那幕，賀英的火水廠被焚之一炬的慘象，賀英最後亦被逼離開了賭城。

梁小昌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莫非十年前的歷史又重演了麼？」

正當梁小昌把心一橫，欲拚死殺上五樓救火時，外面突然傳來救火車的尖叫聲，以及數輛貨車駛到剎車聲，然後一排猛烈的機槍子彈向對面那班人掃去，那班人登時發一聲喊，哄的四散而逃。

梁小昌拚力的站起來，他見到一條大漢正率着數十人向工地這面跑來，那領先的正是突圍出去求救的魯勇！梁小昌心中一喜，突然便噗地跌倒地上，原來他在掩護魯勇殺出去時，腰部已中槍受傷了！

這七日七夜中，梁小昌僅偶然甦醒過三次，每次都很短暫，但頭二次他都模糊的發覺有一個他很熟悉的英俊面孔在俯身望着他，眼神充滿關切，就如骨肉摯親的弟弟，望着不幸遇險的兄長。

梁小昌拚命的想知道他是誰，但每次到他接近記憶時，他又昏迷過去了。

梁小昌第三次甦醒時，便很清楚的發覺自己躺在一間醫院的私家病房，因為空氣中有一種拉蘇水的味道，四週均是白色的用具，他這時才知道，自己是剛從鬼門關上爬回來了。

就在此時，病房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一位白衣女護士把一位男士引領進來，那男士迫不及待的問那女護士道：「他醒來了麼！」

女護士一眼望見梁小昌正呆呆的盯着那男士，便又好氣又好笑的道：「你這是第三次問這話了，你看，他不是醒來了麼？」女護士說着，便走出去了。

梁小昌忽然醒悟，前兩次他見到的那人，便是這位英俊的中年男士——賀英！他在自己的病床前，不知已守候多少時間了！

「英少！公司的現場怎麼樣了？」梁小昌不知說甚麼好，便跳出這麼一句。

賀英笑了，而且是由衷的笑，他伸手輕輕一按梁小昌的腰部，見他已再無痛苦，這才把手鬆開，豪氣的道：「放心！昌哥！帝京娛樂公司的牌子已正式掛出去了！幸虧你掩護着讓魯勇來報警，我們趕到時，火勢還可以控制得住，所以僅多花了二日二夜，也就把損失補救過來了！公司的招牌也在昨天早上正式亮起來了！」

梁小昌高興的笑了，他跟隨賀英十多年，今日終於見到他堂皇的重返故地，他感到有如自己的成就般的幸福：「英少，今次傳人傑向你下毒手不遂，他必定還會有第二次的！你可要小心防備！」梁小昌忍不住說了一句。

賀英忽然微歎口氣，道：「不會了！一個舊的賭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新的賭國時代開始了！因為帝京娛樂公司開幕酒會的當天，傳人傑因受不住這强烈的刺激，腦血管突然爆裂去世了！他的寶貝兒子傳志雄，竟趁父親死喪的混亂，捲帶千萬，逃到海外去了！賭國之王的家族史結束了！」

賀英忽然曳然而止，因為他這時不知感觸起甚麼，眼睛竟隱隱的閃着淚光。

梁小昌沒留意賀英這時的神色，因為他耳際忽然又响起賀英剛才說的那句話……

一個舊的賭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新的賭國時代開始了！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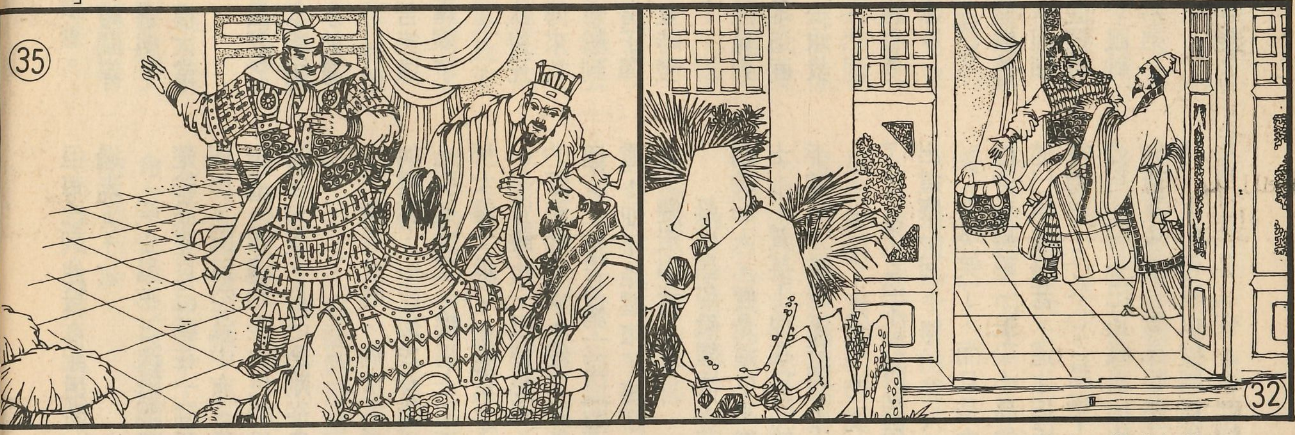
江東橋（二）

張龍 · 編繪



31 劉伯溫說：「金陵危在旦夕，大帥應當立即號令全軍嚴陣以待，凡主張投降或逃避者，一律斬處！」

34 然後朱元璋派人將康茂才召入帳內，說：「陳友諒近日內欲進犯金陵，你過去是他的舊部，現在可向他寫一封假降信，自願做他的內應，讓他快點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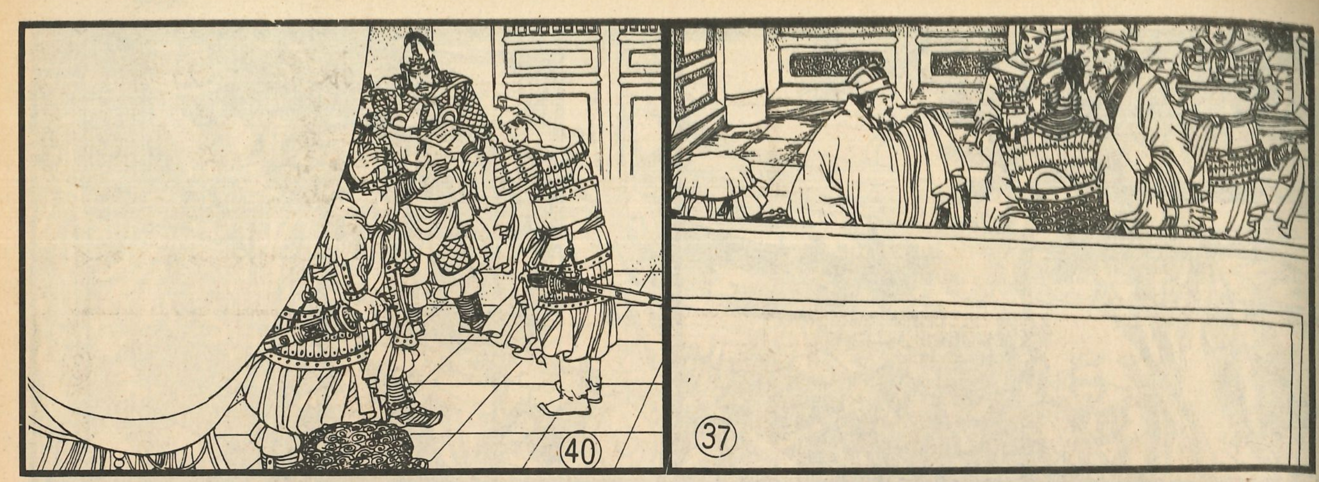
32 朱元璋見劉伯溫的態度如此堅決，頓時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連忙說：「聽先生的話，是要決一死戰了，如此正合我意，不知先生有何妙策？」

35 康茂才頓時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說：「我的養子康玉曾服侍過陳友諒，讓他前去求見陳友諒，陳友諒必不會生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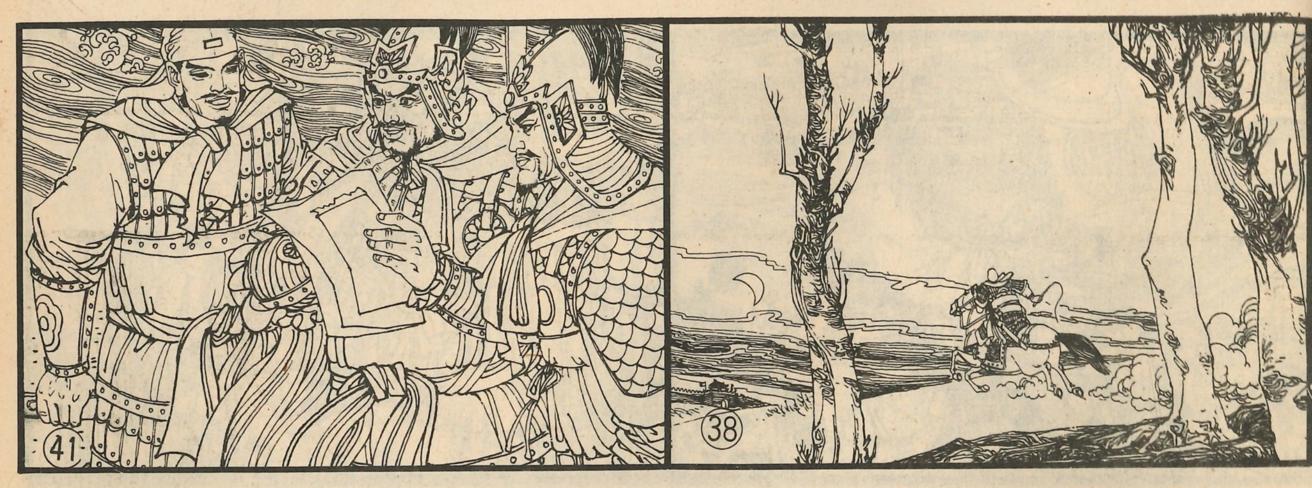
33 劉伯溫向朱元璋問道：「陳友諒有無親友在此任職？」朱元璋說：「軍中有個將領名叫康茂才是從陳友諒那邊過來的。」劉伯溫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又向朱元璋如此這般地述說了一遍，朱元璋聽罷連連點頭。

36 李善長在一旁聽了朱元璋的佈置，不解地問：「元師剛才還擔心敵人來犯，如今却設法要他快來，這是何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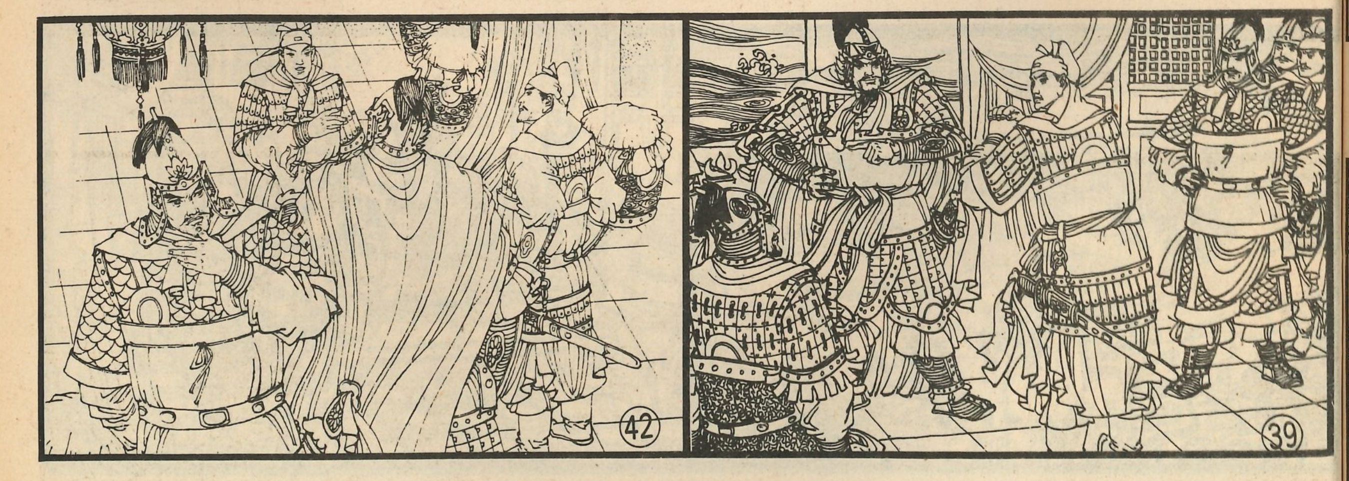
37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陳友諒一向驍勇善戰，今日欲攻我金陵，金陵必是危在旦夕。如今誘他連夜趕來，我自有計破之。」

40 陳友諒會意地命左右退出帳外，只留下張定邊、陳英杰二人。康玉這才從懷中取出密信，遞給陳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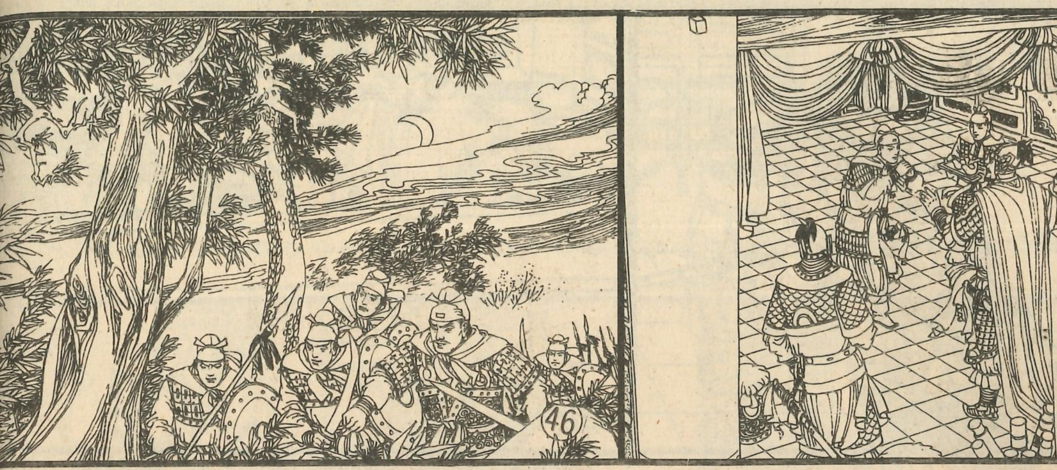
38 不一會兒康茂才寫好了假降書，朱元璋立刻派遣康玉星夜送往陳友諒住處。

41 陳友諒拆信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今聞漢王欲取金陵，茂才心中甚喜。金陵兵馬雖多，但衆將已去各處鎮守，留金陵不過萬人，還望漢王乘虛而入，我當在江東橋上接應。



39 康玉快馬加鞭，連夜來到陳友諒營內。陳友諒一見，吃驚地問：「你隨茂才已降金陵，今日來此，有何要事？」康玉左顧右盼，沒有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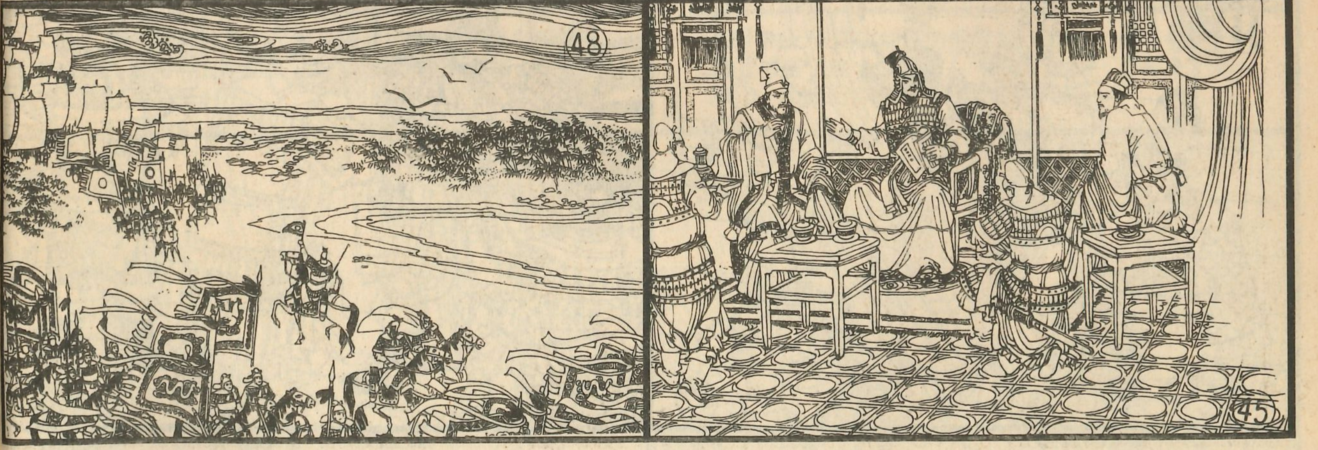
42 陳友諒看罷大喜，便問：「江東橋是木橋，還是石橋？」康玉說：「是木橋。」



43　陳友諒當即賞康玉金銀各一錠，並說：「你可速回營中報與茂才，我明夜即領兵前去，以呼『老康』爲號，萬勿有誤！事成之後，富貴同享。」



44　康玉走後，張定邊上前奏道：「我看康茂才的降書有詐，不可全信！」陳友諒卻不以爲然：「茂才與我道義至交，豈會有詐？明夜陳英杰守營，我等領兵二十五萬攻打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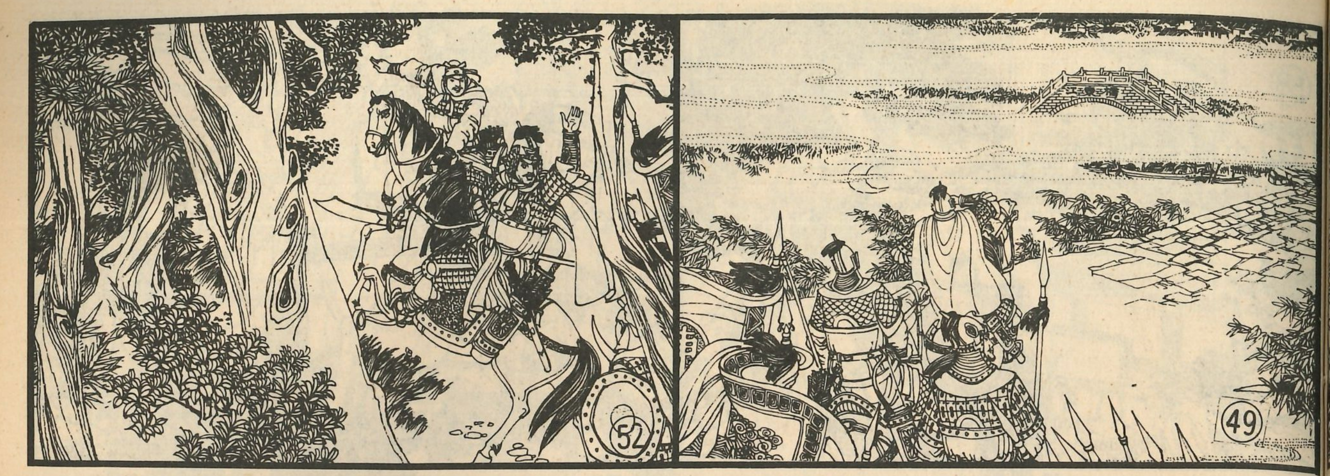


45　再說康玉一回到金陵，便將與陳友諒見面的情況向朱元璋一一說了。朱元璋也不動聲色，只說了聲：「知道了。」

46　待康玉走後，朱元璋一面命人連夜動工，將江東橋拆去木板，改爲石橋；一面按陳友諒行動路綫，設下埋伏。

47　次日夜幕降臨之時，陳友諒果然率水師和陸軍，浩浩蕩蕩地向金陵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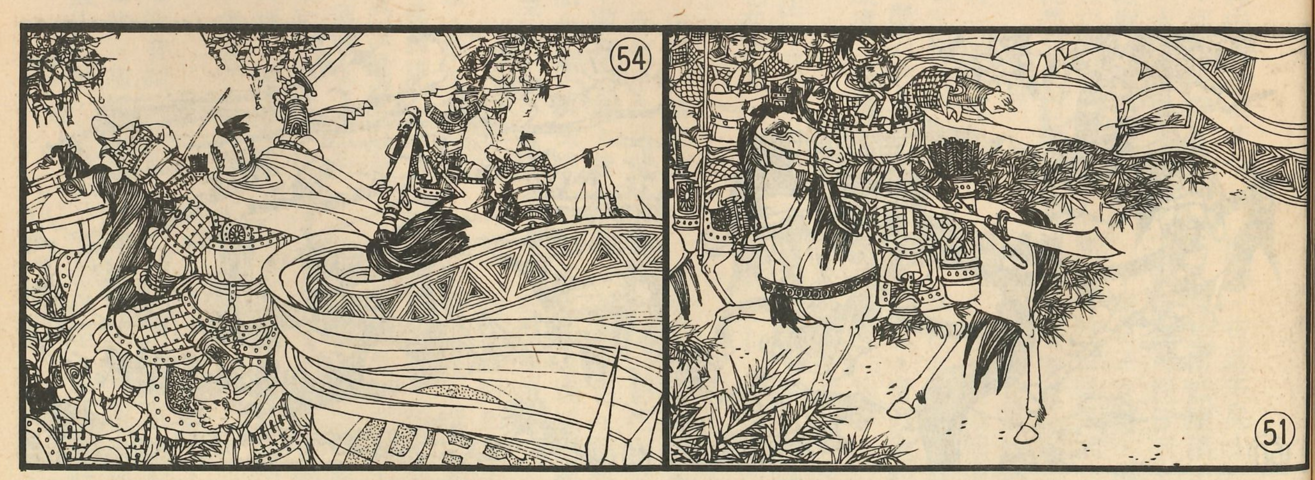
48　行至龍江，陳友諒便命令部隊上岸，向江東橋進發。



49　透過朦朧的月色，陳友諒見前面果然有一座橋，上寫「江東橋」三個大字，便輕聲呼喚着：「老康！」但他連叫數聲，卻不見有人應承。



50　陳友諒疑惑不定，走上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這橋哪裡是座木橋，都是大石頭砌成的橋面，他感到形勢不妙，馬上派人到前面打探軍情，看還有沒有一座木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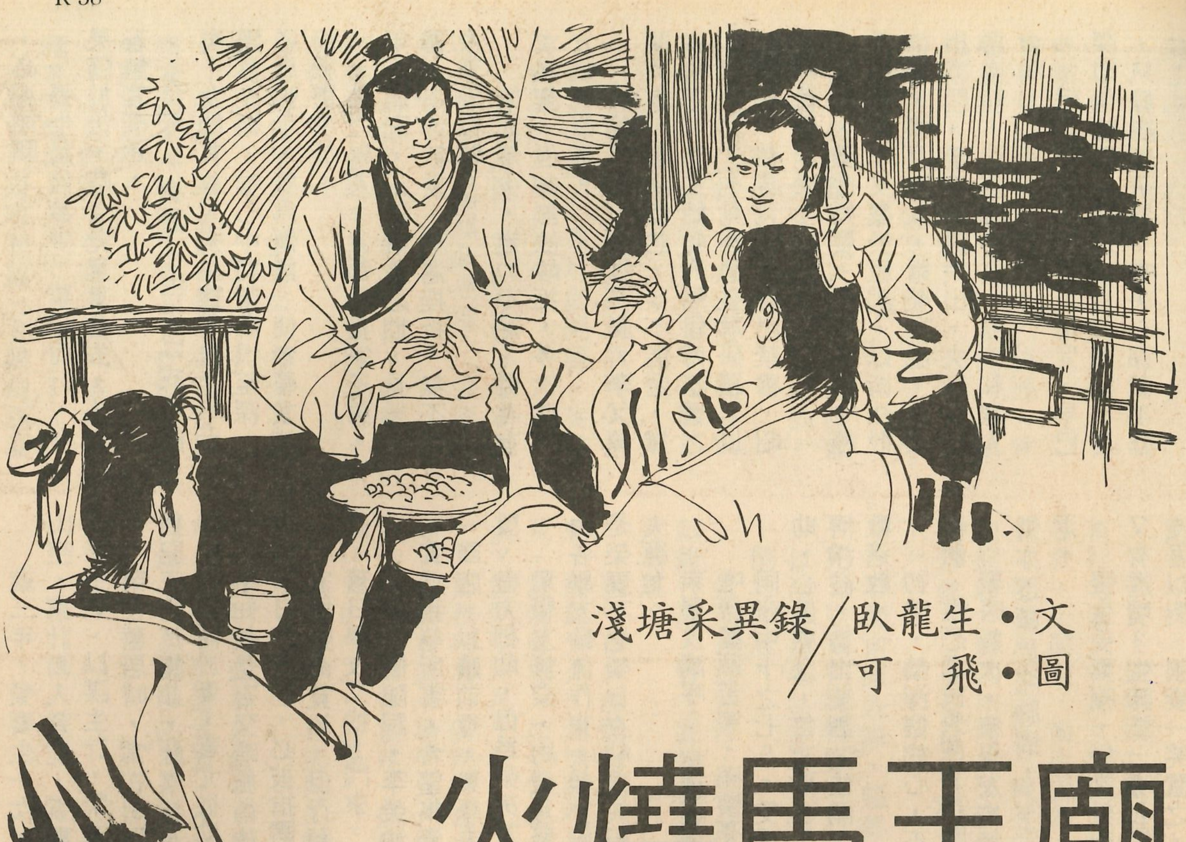


51　探馬在前面並沒再找到橋。陳友諒仍不死心，又親自率領人馬到前方察看，不料行約數百步，忽聽遠處戰鼓聲聲，陳友諒這才長舒了一口氣，高興地說：「那肯定是茂才紮下的營寨。」便領兵向前，連呼「老康」，仍不見有人回答。

52　陳友諒來至寨口，隔柵遙望，營中並無一個士兵，只是懸羊駕犬，擊鼓如雷。他方知中計，忙令退軍。

53　就在這時，忽然四面戰鼓齊鳴，喊聲震天。朱元璋埋伏在各處的兵馬，一齊殺將出來。

54　陳友諒慌忙擺開陣勢，倉猝應戰。但是主帥驚恐，兵陷重圍，他們只有招架之功，哪還有還手之力？



淺塘采異錄／臥龍生・文
可　飛・圖

火燒馬王廟

弄巫作邪有報應　覺悟之日身已亡

中國的傳統典籍中，有很多令人費解的作品，如：河圖洛書、太乙統數、鐵板神數，大洩天機等奇書，不是讀過就能瞭解，而是要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研究它，至於能研究出多少心得，那就憑各人的慧悟能力了。

在所有典籍中有一本不可思議的神秘讀物，書名字叫「萬法歸宗」。也不知道是甚麼人的著作，它不是蒐集百家的成書，而是一本有系數的詭秘作品。

據說讀通了「萬法歸宗」，就能具有靈異的神通，它在中原一帶流傳着很多詭異故事。

河南鄧縣李榮，生於一富有世家，家中藏書萬卷，李榮生性穎悟，喜讀雜書，得家中藏籍之便，涉獵頗廣，偶得藏籍中密藏「萬法歸宗」，讀之，如獲至寶，全力投入。

李榮十六歲入塾，學友十餘人，皆富家子，禮聘名儒課讀。時，李榮鑽研「萬法歸宗」已有成就，急於展現於同窗好友之前。

一炎暑之夜，榮和眾學友，皆宿學館，悶熱難以入睡，榮告眾學友，可使宿館陰涼，眾皆不信，約賭酒席一桌。

榮盤膝而坐，唸唸有詞，片刻之後，一陣悉索之聲後，宿館暑氣盡消，榮和眾學友盡入好夢，一覺醒來，天近午矣！

但見宿館屋頂，羣蛇盤居，不下數百條，烈日下，羣蛇搖首吐信，不勝日炙之苦，窗口門外，蛇首晃動，怒目視榮。

眾學友羣相驚叫，求榮逐蛇走。時，榮在羣蛇怒視之下，惶恐莫名，竟忘却返蛇術咒。

幸得一陣及時雨，羣蛇蟄伏，榮心稍定，憶及返蛇術咒，才送走羣蛇。

經此一番教訓，榮始知書中術法咒語，果眞靈異神效，不敢再存賣弄之心，但暗中鑽研，愈發勤奮。

學友張生，在廟會中睹一女，美艷絕倫，爲之傾倒，多方追求，女却不假辭色，張生家雖豪富，但女亦富家，遣媒下聘，女厭張生輕浮，嚴詞拒絕。

張生難耐相思之苦，求榮相助，聲淚俱下，繼之跪地不起，榮迫於同窗之誼，苦求之誠，允於相助，唯必需見女之面，始能以術惑之，並囑張生租一雅室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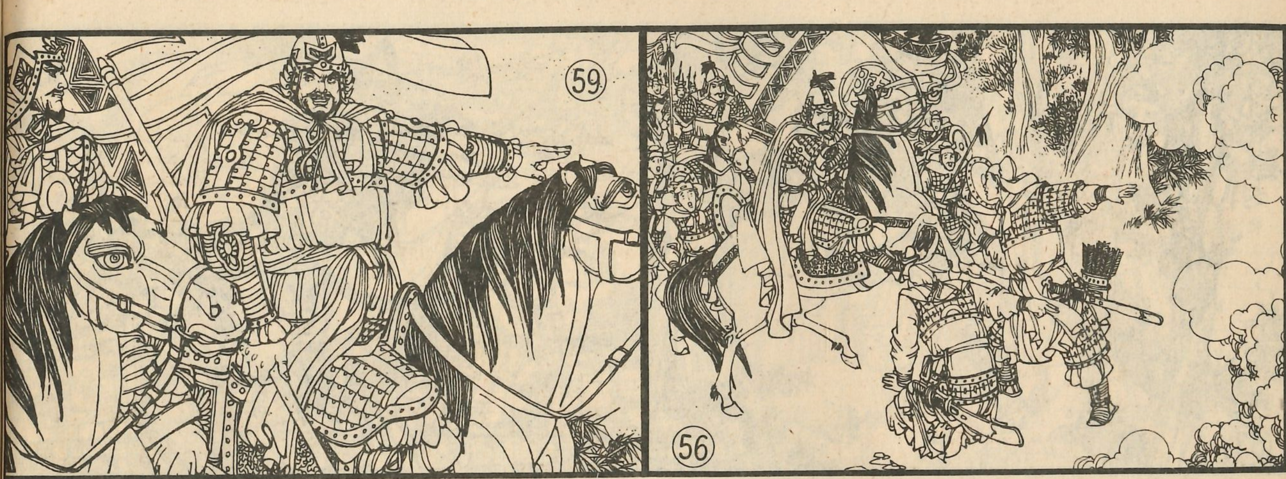
一日，張生告榮，女探親城西，日暮必歸，榮隨同張生候於道側。

女果乘車歸來，張生辨認無誤，榮施術法，車停於途，女竟掀簾而出，果然一絕色美女也，榮囑張逕赴雅室，先於和好，再遣媒求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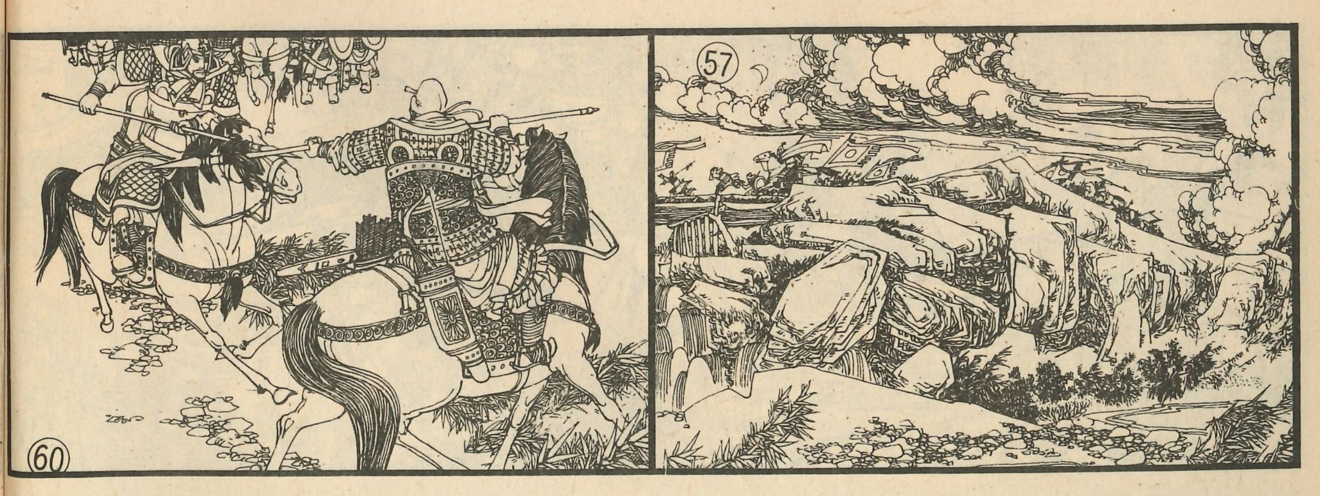
55　張定邊見事情危急，大聲叫道：「三軍休慌，我等拼力殺出！」士兵哪裡聽令，只是奪路而逃。

58　陳友諒正行之間，迎面來了一路兵馬，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康茂才，只聽他大叫一聲：「陳賊要去何處？老康等候多時了！」



56　陳友諒急忙拍馬回營，只見營內火光冲天，原來他的營寨已被朱元璋劫擊，放火點着了。

59　陳友諒聞言大怒，對衆將說：「誰能捉住此賊，賞金百両。」



57　陳友諒無奈，只得帶領殘兵，沿着江岸奔跑。

60　張定邊應聲拍馬而出，康茂才挺槍抵住。

（待續）

，必可如願。

張生疑信參半，舉步而行，女果隨於後，馭者竟駕車自去，恍惚若無其事焉。

女夜半清醒，生米已成熟飯矣！女問其故，張生據實告之，女黯然允婚，唯心中對榮啣恨至深，慫恿張生，廣爲傳播，使衆學友皆能獵艷有成。

榮之學友，大都是富家子弟，年近弱冠，正值嬉戲之期，見獵心喜，追逐歡愛，稍遇挫折，無不苦求李榮相助。

榮亦年少，定力不足，雖非有求必應，但却無法峻拒，多次助學友成就好事。

風聲傳開，金城沸騰，李父驚聞其事，嚴詞盤詰，榮不能隱，據實告之，李父始知列爲祖傳禁書之「萬法歸宗」，竟爲榮盜取研讀，以術敗德，必遭天譴，逼出禁書，昭告列祖先宗後，以火焚之。

時，榮已婚娶，夫唱婦隨，極爲恩愛，李父凜於祖訓，以術法敗德者，禍及家人，贈榮以金，逐榮出家門，榮妻願隨夫出，夫妻租屋居南莊，以絕諸學友，亦不和家人會唔。

但「萬法歸宗」書上術咒，早已深印榮腦際，揮之不去，棄絕不易，只好繼續研修，唯決心深藏不露矣！

逾三年，榮妻生一女，但坐吃山空，家計漸入窘境，妻勸榮脫去世家小氣，以謀生計，榮從之。

榮在舊居時，常在厨下戲遊，猶記家厨蒸饅頭，餘事皆不知如何着手，就商於妻，妻允從助。

不知榮是否又暗施術法，生意奇佳，日不及午，必被搶購一空。

家境雖漸寬裕，但行藏却已洩漏，舊日學友又找上門來。

張生慷慨陳詞，李榮淪落至斯，實爲我等所害，希望集資爲榮開一商店，以贖前愆，衆學友異口同聲，盡力捐助，但爲榮決言謝絕。

衆學友無奈，約榮月聚一次，由各學友輪流作東，榮亦婉拒，反是榮妻不忍榮日夕勞碌於厨下，勸夫應允。

衆學友高呼：「榮嫂賢德。」

唯榮搖頭苦笑，滿懷憂慮。

同窗中十之七八，受過榮的幫助，心懷感念，每次聚會，無不熱情洋溢，盡出美酒、佳餚，務求盡歡適散。

初時，榮深懷戒心，不敢放懷暢飲，唯恐酒後失德，再闖大禍。

聚晤數次，衆學友均無所求，榮亦逐漸放開胸懷，心中顧忌消退。

張生受妻囑，探詢榮術法是否又有進境？生諾諾，唯心懷警惕，支吾以對，張妻一笑置之，不再追問。

張以術法霸女，女既美又慧，張生由愛生畏，遂成季常之癖，凡妻所命，張生無不悉力以赴，獨對探詢術法事，虛於委蛇，概恐觸及榮舊痛也，妻適可而至，張生則寬懷大放矣。

是月，値張生作東，張妻巧爲安排，設蘆棚於郊外，聘約名厨，備採上料，席上佳餚二十道，並置美酒十罈，曰謝媒宴，張生歡愉萬狀，擁妻稱賢，惟行時，妻欲同往，張生雖面有難色，却無法堅拒。

張妻盛粧赴會，衆學友無不驚艷，榮雖訝異，但見二人狀甚親密，亦除去胸中塊壘。

張妻殷殷勸酒，衆學友開懷暢飲，張妻對榮，更是連致謝意，一片誠敬，榮心中一絲警惕亦漸消失。

張生目睹嬌妻週旋於衆學友間，進退得體，風度優雅，能使賓主盡歡，心中大樂，頗有娶妻如此，夫復何求之歡。

醇酒醉人，佳餚只上半席，賓主都已有了八成醉意，李榮亦醉眼朦朧矣！

張妻亦有了濃重的酒意，但她是早已有了準備，仍保有相當的清醒，但雙頰飛紅，倍增嬌麗，在有了醉意的酒客眼中，就成一團炙人的烈火了。

因爲，張妻穿了一套紅色的衣服。

「李榮，你還會術法麼？」聲音嬌甜動人。

「入化境矣！」李榮的酒意，已使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保留的只是人類一些基本的意識能力，所謂酒後吐眞言，也就是很容易說出一些潛意識中最深刻的記憶。

「術法能拘人意志！也能拘鬼乎？」張妻手中的酒杯，在李榮的面前晃動。

李榮喝了那杯酒，笑道：「拘鬼，小技耳。余精進術法，神亦可拘也！」

適時，正有一股旋風急馳而至，榮目發奇光視之，旋風似欲繞棚而過。

張妻倚榮肩，吹氣如蘭，說：「此何物也，鬼乎？神乎？」

李榮笑道：「城東馬王爺，身着官服，似赴宴會！」

「可否拘之，一開眼界？」

「易事耳！」李榮隨手取一瓷盤，手劃符訣，破舌尖，噴於盤上，投擲於旋風之中。

旋風果爲鎮住，原地飛轉，不能移動。

李榮大笑道：「馬王爺焦急如焚了！」

張妻斟滿酒杯，置榮唇前，笑道：「君術法精深如斯，歎絕古今

矣！請浮一大白。」

榮就杯一飲而盡。

張妻命人開新罈，斟佳釀，和衆學友一同乾杯。

新開罈酒爲極烈之二鍋頭，衆學友在八分酒意上，再盡此杯，頓感不支，紛紛醉倒。

張妻召衆僕至，以篷車分送衆學友歸。

李榮酒醒，已近夜分，隱隱記得午間事，大喝躍起，狂奔而去，妻驚醒，榮已衝出室外。

蘆棚已拆，物事盡去，唯鎮風瓷盤仍在，旋風亦在原地輪轉不息。

李榮欠身合掌道：「酒後失德，你老見諒。」邊取起瓷盤，旋風急馳而去。

再回南莊，天已黎明，榮妻探問內情，榮搖頭歎息道：「張妻誤我！」

再詢之，榮搖頭不答，取紙筆和硃砂，書符十道，分貼於屋門、窗口。

榮妻早知夫懷奇術，見怪不怪矣！

此後，李榮以身體不適，堅拒學友邀宴，暫停生意，日夜都在家中靜坐以待。

三月時光，平安渡過，榮心戒備亦漸鬆懈。

榮女已呀呀學語，夫婦均極寵愛。

一日，榮妻攜女戲遊門外，一黃衫老者，突抱女而去，榮妻大聲呼救，榮聞聲，衝出屋外，追逐老者，老者放下榮女，轉身向榮，目如銅鈴，臉長如馬，榮頓生警覺，已自無及，老者舉手杖，迎頭擊下。

李榮抱頭急歸，囑妻道：「我一死，立刻把屍體豎立於大蒸籠中，以烈火蒸煮至夜分子時。」言畢，倒地而逝。

榮妻強抑悲苦，依言施爲，去蒸籠竹簾，豎夫屍於大蒸籠中，烈火蒸煮。

至午夜，忽聞警訊，城東馬王廟，驟起大火，烈焰騰空，救援不及，牆倒屋塌，如受雷擊，半夜大火，竟燒至片瓦不存。

鄧縣確有一座規模宏大的馬王廟，也眞有過一場天火，燒得全廟盡毀，雖然事後重建，但規模已不及往昔的十之一二了。

這個傳說，在鄧縣民間，流傳甚久。

我們的傳奇典籍中，是不是眞有「萬法歸宗」這本書，我一直在努力尋找，我想這一生是找不到了……

（本段完）

未名劍客

江湖傳奇／麥中青・文
可飛・圖

國破人何在　誰知豎子心

太原英雄樓是太原府最大的一座酒樓。據說這裡的汾酒，堪稱天下第一，來到太原府的達官貴人，無不認爲以一到英雄樓爲幸事，須知，除了這天下第一名酒之外，尙有不少珍饈名菜，歌伎名姝在此出入流連，因此，英雄樓的生意確是非常興隆。

又何況招牌名爲英雄樓，這就不能沒有那些英雄、或自命爲英雄的人物來光顧。

近年來雖說太平盛世，但是，誰也很明白，明爭已減少，暗鬥仍未了，再加上官貪吏橫，被逼無奈，佔山爲王者並不太少，可是，朝廷上誰也不會承認這些，他們依然認定了，此乃太平盛世也，好！就得裝出一點興旺的景象……就這樣商旅往來繁忙，形成「保鏢」這一行也特別吃香。

保鏢是走江湖，是英雄，是豪傑，而這批人錢財到手容易，出手難免大方，自然而然地成了酒館的最好主顧，其實，他們過的是刀頭舐血的勾當，醉生夢死，沽酒肆笑，也就難免的了。

此地有天下聞名的龍門鏢局，局主「飛天二郎」薛靈中，人面廣，對人厚，功夫深，招式神，一柄獨門兵刃三尖兩刃刀，走遍天下，而撐起了龍門鏢局這一字號，憑一面飛雲七星旗，通行南北，可稱得上：威震黑白兩道。

就因爲龍門鏢局聲譽較佳，形成了武林中的欣羨，誰也希望在龍門鏢局中取得一席位，江湖上人傳開了一句話：「一登龍門，身價百倍！」

事實如此，龍門鏢局中，那怕是個二三流的鏢師，甚或趟子手、車伕騾役，說來也比其他鏢局高一籌。如果你離開龍門，保證有別家聘請你，保證一流待遇。

三日前，來了一個鄉下人，一個挺精壯的漢子，只可惜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不過，他卻請求門上，要求收容他。「幹甚麼都行，只求……唉！家小衣食無虧！」

試問，偌大一間鏢局，即使最低下的使役，也比他像樣得多，他那能進得了門？讓那些夥計刺了幾下，罵了幾句，令他那瘦黃的臉上泛起紅暈。

「唉！別怪伙計們看不起你，尊駕也太不像樣了，當然，他們損你也太過份，可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擋。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至於尊駕想入龍門鏢局，嘿，實在太難了，咱們是天下聞名的大鏢局，有多少個比你更有頭有臉的人物來應徵，也不成啦，何況你既無薦書，也無師門，誰會聘用你，看你多可憐，我來指點你條明路，上英雄樓去碰碰機會，你可依我指示，去

吧！看你的造化，在英雄樓上可能會碰到機緣，當然，你也不可奢望，希望有甚麼大鏢局僱人，那怕是個小鏢局，三流的窮混混也可以借此立足，那麼，你這三餐一宿可就有了着落……」

那鄉下人在萬分無奈之下，不得不依這小夥計的指示，找到了英雄樓。唉！這小夥計簡直開他玩笑，英雄樓是人馬歡騰，他這個叫化子也似的人怎能進得門？不進門，又焉能碰到機緣？

竭盡所有，只有個破包袱，站在門外又算是甚麼？壯漢一頓能吃四大盤飯，就算那葱油大餅，至少能吃上三五斤，試想如此壯漢，一餓已難受，再看看大飯莊的那些喧嘩場面……

有多少人對名菜佳餚發白眼，有幾個根本未下箸就飽了，剩下來拿去餵狗！

又有多少人興高采烈，指戰、讓酒，逸興橫飛，更有幾團還請得唱曲的，侍酒的……

「天乎不仁！」壯漢幾乎流下了淚。

淚花中，他看到了妻子焦急而期望的神色，淚花中，他更看到兩歲的兒子在叫道：「爹，回來，回來，抱我……」

他心酸，他怨恨自己，這個大漢子，唉！卻無法養家活兒。出來，希望能有所改變，不，是全家人在期望，期望自己能夠令他們溫飽，只是求個溫飽而已。

現在，看來得回去，事到如今，他可以挨餓，也可以睡野地、荒廟，但無法找到活幹，不回去，勢必餓死野外，但是，回去又如何？

頭一沉，兩行清淚突然奪眶而下，滴在這青石街上。

「兄弟，你哭啦！」是一個老人的語聲。

壯漢聽得有人招呼，也發覺這麼大個人當街哭泣，不成體統，立即迅速抹去了尙在奪眶而出的淚水。一抬頭，強顏歡笑的向前一望，這可令大漢越發難堪了。原來，面前除了一個老年琴師外，還有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讓人看見自己流淚，尙可自嘲自慰，面對着一個女子，唉，眞有點不好意思，直覺的感到這少女對自己有輕視之意。

「兄弟，你在此作甚麼？等人？」

「不……」壯漢簡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我看，你並非城中人？」

「是……」

「投親的？」

「唉，老丈，小可如此光景，何來親人可投？我拋妻別子，我……」說不下去了。

「拋妻別子？你是有爲而來？」

「唉，老丈，我是來找事做的，我聽聞太原府是個大地方……我有幾斤蠻力，鄉下實在活不下去，而此地，我只要圖個妻兒溫飽，可是我來了已有三天，這三天，卻令我大失所望……」

「嗯，你在鄉下幹甚麼的？」

「耕幾畝山田。」

「唔，自己的，奇怪！」

「老丈，這又有甚麼奇怪？雖是自己山田，可惜，妻子病了，田又是水旱不勻，就算用盡氣力，可憐，非但三餐難求，更且賦租交迫，我不想招惹官非，只能咬牙忍受，不料，今年再來一場大荒，逼我入了死城，無可奈何，只能來此求職，希望求個溫飽，不想求人難……」

「求人本來就難啊！」

「小可已深悟其理。」

「嗯，兄弟，你想找甚麼樣的活幹呢？」

「有幾斤氣力，也懂得些武功，人言鏢行容易討活……」

「唔，你想當達官……」

「那怕是馬伕，我只求個妻兒溫飽而已。」

「你憑何而來？」

「我甚麼也沒憑藉，只是，我以爲既是賣氣力的活兒，憑人能幹，也該憑人會要……」

「嗨，兄弟，你這可是錯了，你可知鏢行是行走江湖的險徑，有道是：『江湖風浪惡』，更是『武林件死眼』，而你一無閱歷，二無聲譽，三無薦書，小老兒相信，你是個沒來歷的小子，試問你又怎能進得了這鏢行之門呢？」

「唉，本來，我一無所知，尙幸那位鏢局大哥對我說過，我的確是個盲打瞎撞的莽漢，我只得聽那位大哥的話，來到英雄樓，希望能夠碰上機緣。」

「你就這樣來了？」

「是，不過，我已經看出來了，我來錯了！」

「兄弟，你貴姓？」

「不敢勞長者動問，小可請教老丈尊姓大名？」

「小老兒是個東飄西蕩的流浪漢，仗着小女陪酒、唱曲，討一盤沒廉恥的飯，我老而不死，只是個無能的老不死而已，那來甚麼姓？又有甚麼名？」

「老丈，你何必自責呢？」

「唉，兄弟，你……」

「在下複姓赫連，名毋忘。」

「赫連毋忘，嗯，這毋忘兩字該別有用意啊！」

「先父所提，也說不上有何用意。」

「喔，小老兒與弟台可稱得上是天涯流浪人，總算有緣來相會，

看來你也餓了，英雄樓這個東，我做不起，此處有白銀二兩，你拿去暫作使用吧！」

赫連毋忘焉敢厚顏接受。「老丈……」他還未說出整句話……

「嗨！沒廉恥，你還不進樓！」有個酒樓伙計分明奉命而來叫人的，不過，又有誰叫沒廉恥這名字的？

「哈，來了，來了！」是那個老者自認是沒廉恥。

「老丈，你……」

「你我後會有期。」

「可是，這銀子……」

「不必廢話糾纏，即使我是沒廉恥，這銀兩却是乾淨……」老者已摔開了赫連毋忘之手，與那少女急步進入酒樓，上樓，分明他倆得侍候樓上的闊人的酒興呢！

赫連毋忘眼淚直流，唉，天何不平乃爾！

手中這兩兩銀子，壓在赫連毋忘掌心直有千斤重。當然，這二兩銀子可令他渡過一段較長的苦日子，但是，這是可憐的錢、受辱的銀啊！他能好意思用？不過，不用又該如何？他苦痛，他後悔，但是，他還是緩步的離開了英雄樓，可是，伴住他的却是一條長長的黑影，是這樣的孤單，又是如此的淒涼，與英雄樓的公子王孫比他是顯得如此不相稱。

此後，英雄樓門口時時可見這個孤單而又可憐的身形，他不敢進樓，他却也不敢回去，他依然虔誠地等，希望能遇見貴人，希望能助他出困境，事實俱在，他所需要的，並非奢求，他只求有個立脚之地，僅此而已。

可是，他越等越急，一天、五天、八天、十天，他十分清楚，他這樣等下去，很快的，鄉下會絕糧，如果再沒辦法找到個立脚地，那麼，面前的是死路一條，他悲淒地叫：「看來，我勢必客死異鄉了！」

這個沒廉恥的天天見他，可惜，他走得匆忙，而且，當赫連毋忘一見他父女倆進樓，他立即躲開，他對老人視為尅星兇煞，他怕沒廉恥會拖住他，向他尋根問底，如果，唉，簡直是極有可能，沒廉恥會再接濟他三五兩，試問他又該如何？不接受，生活勢必受影响，接受，憑甚麼接受他倆的援助？

他寧可刻苦，那怕餓他一天半日，但是他心裡明白，他一無去路，他望不到邊際，他無法斷定自己何時才能找着立脚地。他那能無條件的、無了期的接受他倆的銀兩，況且這對父女也非富裕人家啊！

可是，今日他已到了避無可避的地步，即使沒廉恥不叫他，他也得向其請求了，因為他實在無法支持下去，他要活下去，可惜，你想見，反而見不到，沒廉恥沒來，只有他女兒一人到來，他為難了一陣，嘆了口氣，回身就走，可是却走不了。

「你請慢走！」是那位少女叫住了他，不，簡直是少女施了定身法，將他僵住了。

赫連毋忘十分尷尬地低下頭，低聲問道：「姑娘，叫我……不知有何吩咐？」這句話說得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

「你在說甚麼？唉，我又何必問你，應該由我告訴你，我父親受了傷，咯了血……」

「啊！」他這一聲驚叫，却是十分大聲。

「做甚麼？你……」

「受了傷？他那會受傷？怎樣受傷的？」

「有甚麼奇怪？他是被打傷，被客人打傷的。」

「打傷？客人？那裡來的惡客？」

「為甚麼不該有？我又何必、也沒時間與你解說，我是不得不來陪唱，我又不放心他老人家，我只問你，能否代我服侍他老人家？」

「是……誰……」

「問這些幹甚麼？是我問你肯不肯代我服侍他？」

「我……」赫連毋忘萬分沉痛地道：「焉敢有違芳命！」

「唉，處於如此人世，說得如此斯文，何濟於事？」少女突然臉色微沉道：「離此三條街，有個元元客棧，你去吧！我將家父暫託與你了！」拱手一揖，少女頭也不回地走進英雄樓。

赫連毋忘心中一片糊塗，他想不明白，更不懂得，賣唱、捱打，而少女還得陪客人唱曲，而自己只能苦痛地走，找元元客棧，找沒廉恥老丈。

在店小二引領之下，他走進了一間小房中，昏暗的小油燈，一朵昏黃的火燄被吹來的陣風吹得搖搖晃晃，觸鼻一股藥味，一張破床，一個半新不舊却又多日未洗的破帳子，一張殘破的桌子，兩隻缺了靠背少扶手的椅子，顯示出主人的窮窘，也增了些淒涼之窘態。

當毋忘一見沒廉恥時，他胸口如被椎擊，這樣善良的老人却見他口角血蹟淋漓，分明受傷極重，這咳嗽聲，聲如破金。

毋忘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動，來到床邊，還未報名詢問，劈面一股血光飛來，毋忘立即雙手一按，按住了沒廉恥的胸口，可是，赫連毋忘的臉上、肩頭已沾上了沒廉恥噴出的內傷惡血。

沒廉恥在赫連毋忘雙掌按穴，血算止了，但是，氣喘越來越急。

「是……你……」

「老丈，不可勞神！」

「我……我不……不行了……小雲呢……」

「老丈，你……你……」一邊說，他已暗中用勁，將本身所練的眞氣，導入了沒廉恥的經穴，他希望憑自己的內力，助沒廉恥止血，可惜，他並不是大夫，他雖有極佳的內力，却無法醫治沒廉恥的重傷。

「赫連……毋忘……」

「老丈，別多說話！」

「唉，小雲呢……又去唱了……唉，記住啊，亡了國……就得受這些苦，要不……沒廉恥的活下去……要麼？死……你懂了嗎……」

「老丈，以後再說如何？目下……」

「你在救我……不錯，我是好些了……或者，是迴光返照……也可能，唉……兄弟，很難……活啊……對不？你看……有多少人……在呼么喝六……過着風光……生活……有多少人……揮金如土……有多少人……荒淫無耻……又有多少人捱飢抵餓……再不……就賣了……就賣……他們錯了……我沒廉耻……但是……我還有分寸……分寸……我甚麼都賣……臉皮……人格……廉耻……不過……小雲……她還有……不可……也不能賣的……他們動手……他們逼……小雲……她對……她寧可死……她也不賣……他們打我……她忍着淚看……一口一口血……她眼也不眨……看……越來……我……越軟……我躺下了身子……像條死狗般……癱在地上……癱在血中……可是小雲……她含着淚……謝了他們……把我扶起……不！我是被半抱……半拉的……下了樓……在街上……總算有二個人……見我父女可憐……將我……背到這裡來……」

赫連毋忘簡直恨透了自己，為甚麼一見他們就走，就躲，如果不走不躲，他會看見他……

「你幹甚麼？」

「我……我恨我自己……」

「你後悔沒見我受罪……」

「我不會讓你受罪……」

「你敢……對付……他們……」

「我一無所有，而且他們如此的沒天理，沒人性……我那有不敢？」

「他們是府台的公子，還有鎮台將軍呢！」

「啊……他們……」

「是滿洲人，你敢出手？」

赫連毋忘怔住了，因為他一生就怕與官府沾上是非，可是，目前的老人，却正是被這些人所傷。

「我早就說過，亡了國，就得如此……主子殺奴才……天公地道啊……」

「老丈……」赫連毋忘流淚了，可是，他眞讓這些事纏住了，他到今天才想到，亡國之痛並未過去，天下並不太平。

「爹！」窗外有人叫喊，聲音充滿興奮，門一响，只見小雲身後跟隨而來的是個神情軒昂的中年漢子，從其步法看來，武功根底極深，一張紫紅色方臉，長眉朗目，原來相貌極俊，可惜右頰有一條極長的傷痕，因此，令其面目有些冷、詭、怪、怖之感，不過，此時他却全神貫注在沒廉耻身上。

沒廉耻一見此人，想坐起來，可是實在無力，只能眼含淚水。

「梅大爺……你……那會屈駕到此……」

「聽小雲說你受傷了？」

「活該！」

「小雲爹，你何必說這種負氣話呢！來，讓我看看你的傷勢，小雲，你讓開！」

小雲讓過一旁，這位梅大爺坐在床沿，一手按住沒廉耻的腕脈，突然臉色一變，道：「小雲，你可不許傷心！」

小雲聞言不禁心神大震。「梅大爺，你可別嚇我……我爹……他怎麼樣了……」

「唉，油盡燈枯，也不過是瞬間之事。」

「不！爹……」小雲直撲到沒廉耻身上，哀叫聲聲。

「孩子，有甚麼好哭的，你爹早就準備了這一天。我……我對你說過很多次了，亡了國，就得像狗一般的，被人玩弄，被人踢打，不論……是玩弄、是踢打，最後……也是個死……死得沒廉……沒耻……」

「小雲爹，你也不必再說這些了。」梅大爺在勸阻。

「這些……沒用的廢話……唉，天下太平……我這種廢人……也只配說……幾句廢話而已……」突然，他一挺身，小雲看出其父用意，她一手環抱，將他扶了起來。

「梅大爺，我求你一件事……」

「別客氣，你說吧！」

「這位赫連兄弟。」

到這個時候，梅大爺才發覺這房中還有一個人，這個蓬頭垢面、憔悴、叫化子模樣的漢子。

「梅大爺，你看他多可憐，介紹他進龍門鏢局……作個跑腿、打雜……甚麼樣的幹活也不拘……他只求……有個安身之所……你老在局中有面子……介紹小雜役甚麼的……想必不……不太費事……」

「呃！你從那裡結識這樣的……」

叫化子三字未出口，他依稀看出，這漢子面色雖然憔悴，却不垂

頭喪氣，也不像壞人，再一想，沒廉恥在自己垂死時，還將這人託付給自己……略一尋思，不禁啞然，一個賣唱的琴師，不是可以對一個叫化子興同病相憐之感嗎？

「這位弟台，是個鄉下人，誤信人言，以爲到了太原，憑幾斤力氣……可以去……鏢局中……圖個妻兒……安康……唉！一個鄉下人……那能……輕易……進得了……龍門……這鏢局……」

「喔！我明白了，我當然不會拒絕你，不過，你就不想想小雲……小雲她……」

「唉，梅大爺……我知你心意……我不便作主……」

「唉，我明白，好，不論如何，你可放心，我會代你料理後事，不必多言。呃！這位弟台，你可隨我走。」

「請問……梅大爺……我隨你到那裡去的呢？」

「我得代你有所打點。」

「打點……打點甚麼？」

「換衣、洗澡、修面，然後帶你進龍門鏢局，我想，一口飯少不了，如果作事勤力，略有進展，你這一生也就不用愁了。」

「多謝閣下提拔之恩，不過，可否允許我留此幾日。唉，我想照料這位老丈，天公憐憫，或者能救得老丈之命，我希望在此看護他，有個定局。」

「好，是個有血性的人，就這樣吧！此地有五兩紋銀，買套衫褲，改頭換臉，吃頓晚飯，想必夠了，此地事完之後，你可到龍門鏢局找我。」

「多謝梅大爺。」

「算了。小雲，你也不要太傷心了！」

「我明白了。」

梅大爺走了，小雲却變得出奇的冷，不過，她還是十分關心她那受傷垂危的老父。

沒廉恥何嘗不明白小雲的心意，他苦痛地對女兒道：「小雲，我求你……」

「爹，別再說了。」

「難道你不想有個家，有個後代？」

「沒廉恥的人，就不該有甚麼後代，難道嫌亡國奴不多？不，難道非得傳宗接代？亡國奴傳宗接代，也只不過是亡國奴，你要我下嫁梅鏢頭，你以爲他會有用，你要我勸……」

「勸他，殺……韃子狗……」

「他不會幹這種傻事的，養尊處優，席豐厚履，他何嘗不在歌頌太平，那想得到亡國不亡國？」

「唉，這樣死也沒有甚麼好處啊！」

「一定要讓他們凌辱，毒打，像你那樣死才有用？不，我早就準備死，如果不是有這個決心，我早已失去清白，還得含冤而死，爹，死就死了吧！」

「不可！」是赫連毋忘喝阻。「大姊，你不該這樣傻，常言道得好：『好死不如歹活』，又道：『螻蟻尚且偷生』。」

「就因爲我不是螻蟻，才不會偷生人世。」

「大姊，你就不能夠再有求生之意了嗎？」

「死得乾淨，來得清白，有甚麼不好，再說人生幾十年，彈指即過，爲了我爹，我已多活了七八年了，也多捱了七八年，多看這荒淫無耻、可恨可悲的七八年，何必再看下去呢？」

「小雲……」

「爹，你覺得怎麼樣？」

只見沒廉耻一張開口，血如泉湧。

「爹……」

「老丈，你不能死，我不忍見這大姊……我求求你，別再逼苦其他人了！」

「小雲，可憐的……孩子……」

沒廉耻，可憐的老藝人，他死了，可以說是被活生生的打死的。

赫連毋忘忍不住的大聲痛哭：

「老丈……老丈……」

「不必哭了！」是小雲冷冷的語聲。「準備料理後事吧！」

赫連毋忘心神俱震，他已看出這小雲姑娘是這樣的冷，這樣的沉着，沉着得簡直令人可怕，這分明是抱定必死之心情，赫連毋忘雖是個熟讀經書的人，可是，到底是個鄉下人，少閱歷，缺世故！尤其是遇了個小雲這樣的倔強、偏又帶有幾分冷傲態度的風塵女子，他也感到束手無策，但是，眼中突然一亮，他搶步而出，他奔往龍門鏢局，他希望找到梅大爺，希望梅大爺對小雲加以防範。

來到龍門鏢局，才知道梅大爺尚在英雄樓，因爲他剛走鏢回來，少不免有弟兄與他接風、洗塵。赫連毋忘在這般尷尬的情形下，走進了英雄樓的門，委委縮縮地道：

「請問梅大爺在那裡？」

「喂，別吵！」

「甚麼事？」

「哼，梅大爺有對頭，趕上門來啦！」

啊，有這種巧事，突然，樓上發出一陣哄然狂笑：「梅金奎，我看你還是乖乖地自己斬了左臂了事吧！」

「在下尚未出手，焉知不是你老弟的對手呢？」

「哼！就算你能擋得我一招半式，可是，這幾個小子，他們又待如何？老實說，俺兄弟千方百計來

報仇，也明知你這傷臉太歲不是個好吃的果子，但是，俺兄弟們是有備而來。再說，也只不過求取個面子而已。你自斷一臂，我放了這五個飯桶，我們兄弟依然可以在山西立脚，而你憑一條臂保全了五個朋友的性命，你也不算太吃虧啊！」

赫連毋忘已循聲上樓，只見偌大一座二樓，却鬧個桌翻椅倒，不過，這也好，總算鬮出一個闊大的地方來，有不少看熱鬧的人圍成個圈子。

赫連毋忘已看見左角站立着三個高瘦不一的黑衣漢子，其中兩個却各用一柄形如小判官筆的外門兵刃，扣住了五個少年男子，個個臉有難色，却又無可奈何。

在三個漢子的對角處，站立着梅大爺，那張刀痕的方臉，煞白煞白，分明他已落了下風，長眉緊皺，而髮邊冒汗，突然長笑一聲，只見他向懷中一掏，嗆的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五行輪。

三個漢子見他有所行動，皆露出驚惶之色，且身形微動，顯示了戒備之態，看來，三個大漢對梅金奎皆有畏怯之意。

梅金奎喟然一聲長嘆，嗆郎一聲響，五行輪墮地。「只有一臂，何必多此一輪？」手又一動，又是一柄五行輪出手，看來，梅金奎是眞的想除去自己左臂以救同伴了。

「梅大爺，不可！」只見一個叫化子模樣的壯漢撲到梅金奎面前。「梅大爺，你可知……老丈……小雲的爹……他已經死了。不過，我擔心小雲姑娘也不想活。」

衆人全不知道赫連毋忘怎麼樣鑽出人羣，來到圈子中，更不知道他在講些甚麼？除了梅金奎，沒有人明白此人的來歷與來意。

但是，即使梅金奎懂得赫連毋忘的用意。可是，目下，他自顧不暇，那有精神來理會別人的生死？他剛想推開赫連毋忘，對三個對頭有所交代時，眼前人影晃動，一朵紅雲、幾絲青光已向三個對頭擊到了。又聞得三聲怒吼，而紅雲已身法如風，手法如電，幾下輕微有緻的招式，微聞叭叭五聲響，五條人影已起，各以一聲呼叱，各人手中已取出兵刃，向三人圍攻而上。

不料這朵紅雲更快。「不可動手！」挺威嚴的呼叫，又見幾下抖動，五少年立即乖乖地止步回身，而衆人眼前已看見一個身材魁梧、却穿了一身紫紅色長袍的老人，身邊一左一右站着一個俊男、一個美女。

「老鏢頭來啦！」看來此人在此地是大有名頭。

「眞好本領！看來這三個强徒要吃虧了。」

「應該，那能撒野撒到太原府來？」

「這眞是魯班面前舞大斧了！」

「這叫做自尋死路！」

刹那間，樓上議論紛紛，剛才還神情緊張得開不了口，出不了聲，現在可就你一言、我一語的，開始攻擊那三個外來的人。

這三個外來尋仇的人物深知道自己已一敗塗地了。

試問人面尚未看清，已經爲人從手中奪下扣爲人質的五人，這個對手功力之高，簡直是不可思議，人們的嘲諷也就說明了這是事實。

想走，一定走不了。

唔，看來留下三條性命在此。

赫連毋忘可沒將這些事放在心上，他還想與梅金奎說個清楚，不過，梅金奎却已不理這個叫化子模樣的朋友，一彎身，一抄手，拾起地上的五行輪，然後來到了這老頭兒身前，臉色難過地想解釋了幾句，可是這老人却微微一笑道：「金奎，你我心照不宣吧！」

「在下薛靈中在此請教三位朋友，尊姓大名？」

這三個瘦長漢子本以爲連下來是一場惡鬥，不想對方並非得理不饒人，反而說着請教的話來，一時間倒也落了個手足無措，可是其中一個手無兵刃的已踏前一步，不亢不卑的說道：「薛總鏢頭，在下兄弟，箱子峽，野馬嶺的强徒，在下姓茅，江湖上有個匪號叫『無常索』茅清，這兩個是我同盟兄弟，這位阮中，這位姚雲天。」

「原來是野馬嶺三位當家，不知俺龍門鏢局與三位結下甚麼血海深仇，而煩勞三位當家不遠千里而來？」

「梅大爺毀了咱們四弟聖手白猿方來一條手臂。」

「不錯，是梅某毀了這位方爺一條手臂，不過，朋友可要明白，並非梅某不依江湖規矩，更不是梅某任意妄爲，乃是方四爺阻鏢、截鏢，梅某再三請求，這才鬧了個黑松坡比武，梅某學藝不精，照顧不週，這才控制不住而傷了方四爺，三位江湖上朋友，有道是：不到無法，不願兇殺。請三位朋友鑒諒，在下絕非有意冒犯，而掀起這場武林風波。」

「金奎且退下。」

「是，總鏢頭，是梅某無能。」

「不必多講，唔，三位當家，你我全是江湖中人，常言道得好，爲朋友而雙脅插刀，又道是：是好漢，就得義氣干雲，不過，也得有個是非黑白，總得顧全江湖道義，三位爲兄弟復仇，是豪氣干雲，是眞英雄好漢之作爲，可惜，忘了是非黑白，却爲友情所誤，故不論事實眞相如何，三位既已來了，手也交了，老夫不願此事牽涉太多，引

起更不幸之後果。來，三位朋友，你們如何才能嚥下這口氣，只要理之所在，只求互相可以下場，老夫一定會讓三位如願以償的。」

「啊！」三個當家驚訝萬分，這是爲了甚麼？自己兄弟那怕全力傾盡，也無法可以全身而退，但是現在看來，這位總鏢頭，非但不會對他們痛下殺手，而且也極可能求個和平解決。

「總鏢頭，你……你穩操勝劵！」

「是嗎？可是老夫不願多樹强敵！」

「我兄弟這幾下三脚貓的功夫，怎算得是强敵，老前輩，難怪川、陝、晉武林同道，提起前輩都個個喝采，你老人家可眞是……我兄弟以後再敢對貴鏢局有所冒犯，我三人是豬狗不如的混蛋，老前輩……」

「你們兄弟爲義而來？」

「是我們冒犯了龍門鏢局。」

「有甚麼要交代的，薛某決不會令三位下不了台的。」

「梅兄！」茅清已不再盛氣凌人了，左手一伸，已在一張尚未倒翻的桌子上取了把酒壺，一疊聲中，就見茅清之右手連疊了幾隻酒盅，左手一側，一股酒泉直向疊盅的第一盅酒下，好，酒盅滿，茅清左手微微一抬，第一盅盛滿了酒突然跳出，茅清毫不怠慢，錚的一聲，盛滿酒的酒盅，竟然向梅金奎面前飛來了。

又是一疊錚錚聲中，茅清又連斟五盅酒，酒盅飛動中，這五個少年鏢客全已一盅在手，最後，是他兄弟三人一人一杯。

「兄弟得罪了列位，請恕我等之狂妄，老鏢頭教訓得對，令在下兄弟萬分汗顏，借此一杯酒，算是在下等向各位請罪！」語畢，一仰脖子乾了這盅酒。「先乾爲敬，但願以後，你我再無芥蒂。」

梅金奎等六位鏢客，可鬧了個手足無措，誰也想不到，一場風急雷厲的決鬥場面，變成了如此的下台。

「梅老弟，乾了！」

「是。」梅金奎聽了總鏢頭的話，他不敢有違，與其餘五個同事各自喝了酒。

「三位當家！」

「老前輩有何吩咐？」

「焉敢吩咐，是老夫一點心意，也請三位不可推辭。」

「前輩有何差遣，只請示下，我等全力而爲。」

「不要推辭。」

「不敢有違。」

「好！元兒，取來。」

那個俊男長身而起，只見他雙手捧一托盤，用紅巾托底，上面放着金錠子十枚，每一錠重十兩。

「這區區黃金算是龍門鏢局的四位當家表示敬意而已，你我後會有期。」

野馬嶺三位當家，可就弄了個無可奈何，而啼笑皆非，至於龍門鏢局中人，各人一拱手，隨着薛靈中下樓去了，只留下這一盤黃金，對三人閃爍着金光。

「梅大爺，梅大爺，」赫連毋忘以爲這樣可以與梅金奎有所說明，他根本不理這些你打我，我打你，你們以爲是大事，他始終以爲事不關己，他的心緒全在這一對父女身上，尤其是他已看出來，小雲這個賣唱姑娘是抱必死之心，還有，他確切認爲，梅金奎對小雲別有情愫，他也相信，梅金奎一定可以救下這個可憐的女子。

可是，梅金奎不理赫連毋忘，跟隨他的總鏢頭走了，他得追上去，他得苦苦的哀求。

但是，在這一羣龍門鏢局的英雄身後，一個叫化子模樣的人那能擠得進，又那能有人聽他的話？赫連毋忘一則心中有愧，愧他這身打扮，再者，明知求人之事，自己實在無權來命令梅金奎，因此，他只希望能懇求梅大爺停下來，聽他說明白，不，是求告。

可惜，在這羣人之中，他還不是甚麼人物，也因此沒有人會當他是個人物，而留下來聽他細訴衷情。

在龍門鏢局門口，雖然大門未關，不過，一行人已進了大門，登堂入室，赫連毋忘即使心如火焚，可也不能老了臉皮跟進去。

英雄樓是個公共場所，他還可以勉强上樓；龍門鏢局是個私人所有的地方，他只有等，等梅大爺出來，或者，等有人出來，請求他通知梅金奎大爺。

「喂，你在這裡幹甚麼？」這人是曾經指點過他，要毋忘到英雄樓找機緣的那個伙計。「嗨，你我依稀見過吧？又來幹甚麼？我與你已經說過了，在這兒，就算你死在門前，我相信你也難得進門。你看，哈！甚麼野馬嶺當家，看，咱們老鏢頭一出手，好，鬧了個灰頭土臉，可是，咱們老鏢頭就是大人有大量，再來一招，給他們軟的，可憐的匪徒們可就讓老鏢頭弄了個夠了。」

「老兄，我有事。」

「你有甚麼事？哈，聽了，這才稱作江湖好漢，這才算得上天下聞名的鏢頭，有本領，更有手段，你得佩服他的本領，更得有他的手段，這才能行走江湖。唉，我又何必和你講這些哩！」

「對！我那配談這些？老兄，請你通報一聲，告知梅大爺，我請他……求他來見見我，我有要事，請求他幫忙。」

「你找梅大爺？」

「是，請你通報一聲。」

「朋友，我就算把你當作朋友，可是，你也得明白啊，咱家總鏢頭剛剛打發了三個對頭，他得訓話，他得說明他的用心，而梅大爺是這件事的主角，他能這樣空閑，聽你告訴？唉，我看你今晚不用等了，明天再來吧！」

「人命關天啊！老兄！」

「人命？甚麼人命？」

「小雲，那個賣唱的。」

「朋友，甚麼，你已幹上了『跟包』這一行啦，哈，你這小子可眞有些手段啊！」

「甚麼跟包？」赫連毋忘眞的有些莫名其妙，城市中的行業並沒記載在聖賢的經書上的啊！

「哈，跟包也不懂？說得好聽些，跟那些姑娘身後，提包、拿東西，說得不好聽的話，就可算是做了烏龜。」

「啊！你……」

「好了，我說會駡你啊，該走了，我可沒有時間侍候你這烏龜，哼！」

赫連毋忘算是被他僵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小雲全讓那些自命不凡者看低了，小雲是個賣唱的姑娘，並不是娼妓，可惜，在當時的人心中，她們與娼妓並無分別，而自己變了龜奴。

他腦海中一片空白，他脚步踉蹌，他無可奈何地走回小客棧，他相信，他得救助小雲，還有，要她堅强的活下去，別讓人把自己看得如此低賤。「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對了，要她好好的活着，讓那些人看清楚。

越走越近這元元客棧，突然，身邊隱約聽到人聲，而這人聲顯示出有些驚慌、焦躁，當赫連毋忘來到客棧門口，他發現擠了不少人，突然，有個人在叫他。「小哥，你來，你來！」

「叫我嗎？」赫連毋忘莫名其妙地望着這個掌櫃的。

「不叫你，我還有誰能抓住啊！你是與他們相識的？我不冤枉你吧？」

「甚麼事？」

「唉，可把我給坑了，看，老的尚未殮，那個姑娘也上吊了！」

轟的一聲，本來迷迷糊糊，現在，毋忘變得更傻了，甚麼？上吊？小雲……他也不聽，其實也聽不清掌櫃的話，擠過人羣中，來到了這間凄涼的小房中，一具血跡斑駁的沒廉耻屍身，而樑上掛着個少女，他呆住了，爲甚麼人那麼容易死去？而小雲大可以不必死，爲甚麼她一定要死？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絞套，赫連毋忘的眼淚一串串的流下來，他簡直像個傻孩子那樣，張大了口，只是流着淚。

「該報官了！」

「對，這是人命！」

「不！」赫連毋忘突然開口了。「各位，報甚麼官？人命，是人命！一個是被作官的打死的，若報上去，讓他們再笑我們一次，再受辱一次，至於這位苦命的姑娘，她不甘受辱，生無可戀，自求解脫，對，我明白了，她早已不願活在這個受辱而無法翻身的塵世上，她死了，報官，說她如此如此，又有甚麼用？唉，目下死了二個人又算得上甚麼？活是偷生，死就得無聲無息……」赫連毋忘越說越沉，心情也越來越沉，越來越痛，淚水又一串一串地掉下來。

「誰來料理後事？由誰主持？這錢……」對啊，料理後事，就得要錢，現在死的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兩副棺材，那怕最低下的，也得幾兩銀子一副，兩副可得十來兩，再加上挑夫、打穴、下葬，可憐，得花不少錢啊！

事到如今，毋忘不得不代作主意，他身邊有梅金奎給他的五兩紋銀，他先拿出來給店東。

然後，再看看四週，一無所有，除了小雲幾件衣衫，突然，他看見一隻小包袱，抖開一看，有幾兩碎銀、幾十枚銅錢，看來也眞的清苦了。可是，赫連毋忘却想到沒廉耻的幫助，這兩兩銀子實在是極大的數字，沒辦法啊，除了淚如泉湧，表示他的敬意之外，其他的又能作些甚麼呢？

總算在掌櫃與伙計的幫助下，在第二日的正午，將這一對可憐的父女落葬在義莊地！

在傍晚時分，一陣陣冷風吹來時，義莊地算是清淨了，棺材已下葬了，當然，也埋不深，土地也坌得不實，兩個看來像萬分醜陋的土饅頭是這樣的刺眼，一條長大的黑影隱蔽中間，是赫連毋忘。

「連個標記也沒有，唉，其實該寫甚麼呢？沒廉耻還是小雲？唉，人爲甚麼這樣的可憐！」

「喂，喂！」有人在叫，毋忘回身一望，只見梅金奎如飛般走來，他是在叫我？突然，赫連毋忘一陣心痛，他連個人名也沒有，與那沒廉耻又有甚麼分別？亡國奴，現在他算是眞正的明白了，「亡國奴」這三個字的含意。

「這是怎麼一回事？」梅金奎神色極之難看，且連連頓足道：「小雲，她這是爲了甚麼？好好的爲何要死？」突然，他望了望赫連毋忘一眼，道：「爲甚麼你不勸阻她？」

「我？我那能勸阻得住她？我人微言輕，還有，我與她的父親，

我是受恩者，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去找你，我去求你，希望你能勸阻她，可惜，你得對付那些對頭，然後，你得侍候總鏢頭，我來到鏢局門口，我……是個叫化子，甚或被人認定我是個龜奴，我無法求見你老人家，我只能走，唉！梅大爺，人爲甚麼要受如此可憐的打擊……」

「喔！」梅金奎的臉色漸漸地平靜了，他看着赫連毋忘樸實的臉，然後苦笑了起來，道：「大概亡了國的，即使在太平盛世，有些人也得像條狗那樣死！」

兩個人沉默了，梅金奎突然雙膝跪地，對小雲父女的土墳叩了幾個頭。「小雲，我會記住你的話，以後，我再也不會無動於衷了。」

赫連毋忘根本不明白梅金奎話中之意，不過，從此以後，他却在龍門鏢局中作了個小伙計，他做了馬伕，這是個比較辛苦的工作，得半夜起來照料馬匹，又得在凌晨牽馬打溜，平時打草、切麥，如果馬匹中有了病，馬伕便得受罪，赫連毋忘是必須服從命令的，因爲他知道在龍門鏢局中，那怕是做個小伙計，也可求得個家小溫飽的了。

梅金奎命人在走鏢時，順便代赫連毋忘寄了兩次家用回鄉，赫連毋忘也接過家書一封，妻兒平安，此刻他才心神一鬆。爲了冀求一家平安，他全力工作，根本不理艱苦。在同事中，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一個，永遠都像滿懷心事，其實，他永遠也沒法忘記沒廉恥父女之慘死。

馬厩中有了這個伙計，馬厩越來越清爽，馬兒也越來越長膘了，不過，龍門鏢局的當家却根本不知道有這樣個新伙計。

一年容易，又是過年時分，龍門鏢局已結算了年帳，並由十二月初六經已停止接鏢，即使有生意上門，也得要過了年，初五謝神之後再開紅鏢。

在這一個月中，有不少伙計是回家過年的，當然，也有些伙計得在鏢局中守歲，赫連毋忘無法回家，雖然他是十分渴望回鄉過年，由於他是新來的，他只能代其他伙計守住這個馬厩，也就是說他必需再起早守夜，服侍這批騾馬了。

近過年了，也有好處，老鏢頭是有打賞，夫人、管事也有應酬，錢比平常更覺寬裕，又何況是年風習俗，手頭一寬難免在賭局中打發日子，鏢局中本多伙計，可是，還有其他同行的來往，龍門鏢局是天下聞名的大鏢局，當然也會有其他鏢局中人來湊熱鬧，一則賭錢，二則希望有個空檔，擠進了門。

前院十分熱鬧，後院的馬厩只有赫連毋忘一人在，他不喜歡湊熱鬧，更不喜歡賭錢，除了暗中默練劍法，就是修習內功。

這幾個月中，他心定神安，因此，內功越來越有進境，他一過了年初二，十六的會操，也約略看到鏢局中那些二三流鏢師的練拳踢腿，他越看越不明白，這樣的人怎能稱得上是天下第一鏢局的鏢師，不過，他極本份，他永遠不會爭強、誇張，好像他已萬分滿足於目前的工作，就算這樣子過一輩子，他也萬分心滿意足的了。

今晚，他剛餵了各馬匹，也打掃乾淨地方，馬匹、騾子都安靜地休息了。他用了自己那柄長劍，略略的劈練幾式後，盤膝在自己床上，默思其中變化，耳邊突聞「砰彭」幾聲，又是幾聲慘叫和呼叱，再一定神，隱聞有人叫「走水！」

赫連毋忘不禁心中一動，起身出門，咦，奇怪，那會有這樣的事？

大廳屋角四處已有火起，咦，有人影飛動，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來此地搗亂？

「薛老兒，別裝蒜，快滾出來，還有牛思靜，別放火，嚇得他們雞飛狗走的，咱們是來找台階，可不是來殺人放火的，哈哈……」這笑聲是如此猛烈，而語氣更是狂得可以，不過，也十分奇怪，明明四處起火，蓬的一聲，嘿，一下子全熄了，分明是來放火的好手。

赫連毋忘記得薛老鏢頭在昨天出門，出門時還帶着兒子薛元規，聽說薛元規的未婚妻子湘江仙子侯靈茵爲人所傷，他與父親漏夜兼程趕去探視侯靈茵，二則還有意代親家有所安排……

那想到薛靈中父子才走，此地又發生了如此事故，難道這兩件事有所牽連？

「是那裡來的好朋友？請恕龍門鏢局失禮，這廂陪罪！」

「哈，野貓子，你來充甚麼好朋友，假主人，你也配？哈哈，叫薛老兒出來！」

「原來是梁太沖，你耳朵那會聽不到？莫非年紀老邁，耳聾眼花了不成？」

「野貓子，咱們可不是來找你！」

「可是薛老哥他是昨日已出門了。」

「聞風而遁，哈？牛思靜，想不到薛靈中變成了心靈神怯，心中有愧，來個避不見面……你看如何？等他回來，還是拆了這龍門鏢局的招牌！」

「借他們一面綠旗算了，野貓子，我是來借。當然，並不是向你借，薛靈中回來，你就叫他到華山青松崖取還……」

「憑你也配來借！」是那個被稱

爲野貓子鏢頭在說話，聽得出，他已有些火了，赫連毋忘已循聲而到，到了這飛雲大廳上，只見人頭湧湧，看來，在賭錢的，不論本局或外局人的伙計，全已發現了這件事，而來到了大廳上，赫連毋忘再看清楚，有個打扮得不僧不道的老人，面帶詭笑的與本局四大金剛之一：虎面梟邵正在說話。

在那老人身後另有一個身穿黑緞長袍的紅面老者，雙手拱在袖中，靜靜的立在一角，意如掠陣，在邵正身後，梅金奎沉着臉，看來悠閑，其實他全神貫注在長几上那個金旗架，上面有七面飛雲七星旗在，正是龍門鏢局的鏢旗。

「野貓子，你這是強出頭了！」

「怎算強出頭？我乃龍門鏢局中的伙計，我可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

「好，你說我不配？哈！」一聲長笑，但是身影微掠，梁太沖好快的身法，只一掠已在虎面梟邵正的左側掠過，順手一掌，擊向虎面梟邵正的右肩，邵正那會令其得手，右肩微斜，已卸來勢，一個迴身拗步，還了一掌分花拂柳，不料，邵正一掌用老，已不見梁太沖的身影，却又聞得梅金奎一聲怒喝：「撤手！」分明梁太沖已撲到了旗架之前，如果不是梅金奎，看來爲其一招聲東擊西，將自己耍了個夠。

但是邵正尚未思定，又聞一聲哈哈，梅金奎身形疾閃，在其身側滑過，邵正也已看清，這梁太沖手中有物，向後反彈而出，七星旗已在梁太沖之手中了。

突然又見人影翻飛，梅金奎已纏住梁太沖，梅金奎輕易不露的五形遁光身法，業已展開，只見梅金奎如一縷青烟，將梁太沖困得密密實實。

梁太沖因爲有鏢旗在手，更且看出梅金奎的出手招數，全是向那旗架招呼，分明他是釜底抽薪，不能由梁太沖將那鏢旗捧出門，甚至不濟，也得來個毀壞。將七星旗毀了，就不算爲梁太沖奪得鏢旗，鏢旗爲自己人所毀，總比被對方奪走的好。

鏢局最怕失鏢，更忌失旗，一面鏢旗代表整個鏢局，如果鏢旗在鏢局中被人奪走，那以後也不用再行走江湖，保甚麼鏢了，試問，在你自己地頭內也保不住自己的鏢旗，那又怎能保得住鏢銀不失呢？

因爲這個緣故，梅金奎一招不能護住旗架，他就算拚了命，也得毀了它。事實上，他是絕無把握可以從對方手中奪回那鏢旗，既然如此，一拍兩散，反而可以保住招牌，以後再由老主人來料理。

「牛思靜，你別在這個時候思靜啊？幫手吧，還有，時家三個龜兒子也該露露臉了吧？甚麼，看我的好戲？別由我開口要罵人啦！」

聽角傳來了幾聲冷笑，只見幾絲冷光向梅金奎射到，邵正明知這件事不會有好下台，立即籌思對策，待敵人幫手出現，他再不能托大，一聲呼哨，好，龍門鏢局中的同伴，全已踏前幾步，將梁太沖、牛思靜困住，冷光現，立即有人出手揮拳，梅金奎再不怠慢，身形疾飛，出手如電，向梁太沖環身擊到。

「給我躺下吧！」一聲叱喝，只見梅金奎如被重鎚，又如爲勁弓放射之長箭般，直向後彈開，在場人個個莫名其妙，不過，赫連毋忘却看得清楚，這個牛思靜在旁，借梁太沖糾纏之時，橫施突襲，這可看出梁太沖與牛思靜兩人合定之毒計，看來，是梁太沖東游西竄，其實，他步步有用意，時時在留心，一步一步的將個梅金奎引入陷阱之中，待到時機已到，兩人互相施展殺手，梅金奎待得發覺，可憐他擋得了梁太沖的天游掌，却避不過牛思靜的「金龍撞」。

梅金奎胸部被牛思靜掌擊肘撞，口一張，一股鮮血噴出，翻身倒地，再也無法起身。

尚幸龍門鏢局中，目下是人多勢衆，即使來者俱非弱手，不過，阻、截、擋、格尚可與來人拚一下，因此，就算梁太沖、牛思靜各人有備而來，却也不能從容而退，又何況虎面梟邵正出了名的沉狠機智，明知自己這一方面已落了下風，可是，不到萬分無奈之境，他是永不會放棄希望。目下，在他部署下，即使梅金奎已受了重傷，不過，他却已將對手五人困在大廳之上。

「全部給我住手！」衆人雖在你阻我截，東打西鬥的紊亂情形之下，但是，這一聲聽來柔慢，可又別具威嚴的語聲，果然將這亂鬨鬨的場面鎭住。

聽聲辨音，是個婦人的呼喝聲，在場的全是在江湖上東碰西撞的武林人物，却也奇怪，竟然會爲這一聲聽來柔慢無力的婦人聲響，住了手，停了步，這是誰？竟有這樣的威力能震攝，能控制如此的場合。

一聲雲板響，衆人眼前一亮，只見廳後走出幾個人來，當先一個，由兩個婢女攙扶着的婦女，正是薛靈中之續絃，江湖人稱「冷門仙姑」仇春佳，後面跟着兩男兩女，兩女乃是薛靈中前妻所生，女兒薛素音及仇春佳的姪女仇小韻，兩男則是薛靈中與仇春佳所收之心愛門徒，七巧星朱簡，小哪吒杜珮。

「是梁師兄？嗯！看來，人却不少，牛思靜，你那老伴呢，時家三位先生，你們也來湊熱鬧，可就不明的，我當家的與你們結下甚麼

深仇，當然，我相信你的好朋友『天罡七煞』也到了吧？」

「仇師妹，到底你不得不出來了？」

「不是被逼出來，而是我倒要看看，人稱永不言敗的必勝先生，究竟是何等樣人？」

「仇師妹，你看來身體很好。」

「別說廢話，你素來知道我的脾性，將飛雲七星旗與我放下，然後，你有本領，等我當家歸來，你們擇好時日地點，鬥一個狠的，可別想趁火打劫！」

「師妹！」

「我還是你師妹？嘿嘿，梁太冲，你故意傷了我那未過門的媳婦，你引走了我夫君，你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你可錯了，有我仇春佳在，我又怎能讓你毀了龍門鏢局？有種的，就給我滾！」

「師妹，別人不知你受了陰傷，我可是明白，如果，你以為我會被你嚇倒，我就死了這條心，老實說，四大金剛只有一個尚可一鬥，但是，他只不過能抵住我們中間的一個。可是，就如你所料，我們還有十二個好手在，你是無法出手，試問還有誰能阻我輩三招二式，不錯，我是永不言敗，我也會等時機，不過，我更會謀定而動，我不得不承認，我是用了些詭計，但是，我要毀龍門鏢局，我就得無所不用其極。」

「你竟然如此不長進？」

「我在你眼中是永遠不長進的，也因為如此，我一定……我咬牙切齒的對你說，我非毀了龍門鏢局不可，不論用任何手段，是光明正大也好，是卑鄙無耻也好，總之，我非毀薛老頭不可！」

「放下飛雲七星旗！」

「除非你跟我走。」

「如果我不走？」

「七星旗被我所奪，已成事實，不出三日，江湖轟傳，哈，太原府的龍門鏢局，就算是毀了，然後，我死也瞑目了，哈哈……」

「可能不會如你所願的！」

「我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四大金剛有兩個走鏢未返，如今一個已毀了武功，只剩下個野貓子，即使他有力獨鬥羣雄，哼！明人不必細說，他能落個不敗？至於薛靈中，他武功比任何人高强，可惜，他已讓我們略施小計，調虎離山；至於你，又如何呢？你受了傷，為甚麼？」

「也是你們的奸計！」

「果然聰明！」

「不，我實在太笨。」

「承認自己笨，亦就是說，你失敗了，龍門鏢局……就……得……毀……」

「主母。」是邵正的聲音。「難道我們必敗無疑？我們有這許多的好朋友。」

「野貓子，你就問問那些好朋友，有幾個願意真正幫你出手的？」

邵正不由心神俱震，他是老江湖，最善於鑒貌辨色，突地他有所憬悟，為甚麼今晚有這樣多的鏢頭、鏢師也來參與賭局，嘿嘿，他們根本不是來聚賭而是來看龍門鏢局的笑話。難道晉陝道上天下聞名的鏢局，就這樣的毀了不成？

「邵叔叔，看來只有幾個親近人會與鏢局共存亡，事到如今，你我只有爭得一時就一時……梁太冲！」

「師妹，你……」

「我還是你師妹？哼哼，既成對頭，你就不必多說廢話，你就引領你那羣狐朋狗黨，來與我們作一個生死決鬥。」

邵正可更陰沉，他一挺身，對四週圍看熱鬧的，或自己局中人道：「龍門鏢局已走了卅來年順風，樹起了太大的招牌，我清楚有許多嘴饞之輩，量小之徒在暗中切齒，希望看到我們的笑話，那不算卑鄙，也不算無情，不過，龍門鏢局可並沒攔住同行的財路，並且，薛大哥排難解紛，出錢出力，亦不少了，如今，各位如果真的看我們笑哈哈，敬請退出，如果助紂為虐，也有所表示。」

「唉！邵大爺，你真厲害！」在人羣中有一個人，唉聲嘆氣的說着，衆人已看見一個身材瘦小，却又神態肅穆的中年漢子走出人圈，邵正認得出，來人正是太原府中有名的拳師黑仙猿司空順。

「邵大爺，你了不起，你已看出來有人在看你們的哈哈，可是，你也得原諒我們，我們不能不看，也不得不看，你一定會問，為甚麼？唉，我們全有身家老小，我們誰都不敢得罪……朝廷中人，嘿嘿，邵大爺，我相信你該明白我們那些混蛋的苦衷了吧！」

「哈！師妹，現在，你可明白了，薛老頭就算平日多行方便，你以為可以助你渡此難關？我看，也難了吧！」

「原來你已作了朝廷中人？」可憐，薛夫人她可是連走狗、漢奸、奴才也不敢叫出來，亡國奴多可憐，而那些自命為江湖中人的英雄好漢，可更顯示了他們的無聊與無賴，說甚麼全有身家老小，道甚麼不敢開罪朝廷中人，滿清的奴才看來比江湖道義、武林真誠還大得多，亡國奴看來只配任人宰割，任人魚肉的！

「難道就這樣任人宰割？」受傷的梅金奎戰聲在詢問：「主母，難道就這樣讓人挑了龍門鏢局，我們

到底沒犯王法，並且，我們做的是正當生意，他們也是江湖中人，他們並無官職公事，說得難聽些，他們即使是仗勢欺人，也不過是奴下奴，恃仗狗勢而已，我們得爭……」

「憑甚麼？哈，梅金奎，只憑三場定勝負如何？只要你們龍門鏢局中人，不論是誰，能勝得過這三位高手，我們立即拍拍手去。」梁太冲面有得色的說，而他身後突的走出三個人來。

這三個人一亮相，在場人個個看出來，是難纏的好手，並且，如果三個人聯手的話，即使「飛天二郎」薛靈中親自出手，看來也難保必勝，是那裡來的好手，梁太冲竟然有這樣的朋友？

「在下姚襄平，這位游成中，還有一位顧愚惡。」

一報名，在場人有泰半幾乎縮了頭，想不到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勾魂使者」，也會淌進這個漩渦中，難道薛靈中無意之中得罪了他們，或者親友？這三個出了名的寃鬼惡魂，誰惹上了他，等於碰上了喪門七煞，天下有多少成名英雄，為他三隻寃鬼鬧了個家破人亡，二十年來，只有他們殺人報仇，沒聽人說過，有人找他三個討債，他們此來，唉，怪不得梁太冲有恃無恐，分明他們佈下了無懈可擊的計策，傷了仇春佳，更引開了薛靈中，然後一舉而毀了龍門鏢局。

三個勾魂使者有誰能抵擋？

邵正是不敢出手，梅金奎更是無法出手，仇春佳可以拚命，她的女兒、門下又如何？半個也沒有。

眼睜睜看他們取了鏢旗走，傳揚江湖，龍門鏢局嗚呼哀哉！

就在三勾魂、梁太冲一行人得意洋洋執旗將走之時，一個馬伕出來了，對三勾魂道：「你們也是朝廷中人？」哈！可讓在場的人個個幾乎笑出聲來。如此的不客氣，又是如此的一臉厭惡之色，竟然敢對三勾魂使者如此無禮，況且他只不過是個馬伕而已。

「我們的薛夫人，他是誰？」是姚襄平在詢問，其實，你問仇春佳也是多餘的，一個堂堂總鏢頭的夫人，那會對個馬伕雜役有所認識？

他是誰？連她也是第一眼看見啊！

「這位大哥，」仇春佳不愧反應快，心思靈敏的女中丈夫，一見如此場面，連這個馬伕也敢出頭，這可不簡單，所以一開口就是大哥，她想請問其來歷，不過，梅金奎雖然受傷，鮮血淋漓，却已看出來人是赫連毋忘。「毋忘，你來幹甚麼？」

「我眼前又看到了老丈，還有小雲姑娘，想不到滿州人作賤我們，還有這批人，唉！」他說得陰沉、苦痛，可惜又有誰能懂得這些呢？

姚襄平越來越沉不着氣，這樣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打發了他走吧！因此，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衆人眼前只見黑影一晃，雙掌似刀似斧，劈、削、拍、擊經已連下八招殺手，姚襄平是有名的陰爪鬼手五毒掌，一等一的好手，可不敢硬架硬拚，又何況是搶敵攻先，對手除了設法退避之外，並無更好的方法。

誰也沒看清，這個馬伕是怎麼搞的？手中突然多了把長劍，黑黝黝的毫不起眼，可是，墨虹飛舞中，姚襄平做夢也想不到，一生縱橫江湖，今日却撞到了對頭剋星，自己這八下快攻，滿以為可以解決了此人，全勝而退，不料你攻得快，人家還得更快。

並且，這馬伕的劍尖招招正對自己寸關尺脈，最後二招簡直是自己的寸關尺脈硬往劍尖上碰那樣的，如果不是姚襄平目光如電，功力不凡，出招收發自如，那麼，姚襄平之雙臂就早賣給了這馬伕了。

姚襄平一聲怒嘯，人已脫出長劍之圍，却已冒了一身冷汗，至於在場人却情不自禁地哄叫了一聲好，姚襄平却是滿腔怒火地喝問道：

「小子，你是何人？」

「赫連毋忘。」

「師父是誰？」

「我沒有師父！」此言一出，全場哄然，甚麼？沒有師父？你小子這劍法是打從娘胎帶出來的？但是，毋忘一邊回答，一邊却劍招頻出，毫不放鬆這個姚襄平，如此一個江湖豪俠，竟然給這個馬伕困了個結結實實，這長劍之劍招是如此的陌生，却又如此之眼熟，在場人有不少是劍術名家，有幾個依稀看出赫連毋忘這一招與自己門中教着的吻合，但是，却又有極大的不同，不是他的招法更靈，就是他的劍式更勁，誰也看不出個真正的關鍵來。

至於赫連毋忘却越來越純，也越來越穩，梅金奎簡直看得呆了，那會有這樣精妙的劍訣，突然，眼前宛如墨龍揚爪，又如劍影飛馳，嗤的一聲厲嘯，但見二條人影其疾如箭，左陰右陽的兩股重大勁力，向赫連毋忘劍圈中壓來，這正是游成中、顧愚惡來救姚襄平了。

唉，人一多，這三個一等一好手會合，就更可見這劍法之驚人，赫連毋忘長劍一抖，劍尖爆起點點墨虹，而嘯聲微聞，一個宛如達摩劍中之通天徹地，點點墨星圈起一縷勁虹，將這三個勾魂使者又困了個結實。

三聲急叫，三勾魂使者手中各多了一道白虹，原來，三勾魂不遇

强敵，輕易不出手的白骨旛出現了。

殺那間，但見旛影縱橫，陰風陣陣中更帶起了幾聲鬼叫，在場人不自禁地讓出了一個大空地，不論正邪雙方，不得不為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而自愧不已。

三勾魂名不虛傳，這三柄白骨旛非但招式幻異，更且勁風可怖，稍有眼光的行家，那個不清楚，這勁風中別具陰狠的攝力，這股攝力之强，具不可思議之妙，別說一人，那怕有十個八個，除非有眞正的內家功力，否則也難保得太平，但是，這個馬伕又是何等樣人？他可以憑一柄長劍，抵住三柄白骨旛，這招式上，或者可拆架，甚或可佔上風，這勁力可千萬含糊不得，難道你具金剛不壞身法？不，毋忘並非不動，而且動得極快，這三股如潮如浪的勁風，非但沒將他牽動，反而是他的劍器在牽制三勾魂的九幽攝靈之勁，這是甚麼劍招？這是甚麼內功？這是人，還是魔？三勾魂竟然昇起了一陣莫名其妙之恐懼之感，說老實話，三人從未碰見過這樣的對手，更看不透此君之劍招名目，即使三人走遍大江南北，歷會名家高手，對敵之閱歷旣豐，對武林之門戶派別有獨特的認識，那想到今日會遇上這個對手？

輸了，三勾魂全都明白，無論如何用重招，出殺手，非但無法尅敵致勝，更有為對方黑劍破招反擊之危，如果賴着不走，那勢必敗得更難看，雖然認輸一走，為三人畢生之耻，不過，打不過溜走，是天公地道，三人心意相通，說走就走，可惜已經遲了一步。

赫連毋忘的不知名劍法，業已佈下了絕滅神罩，三人剛想强掙脫困時，赫連毋忘已一聲怒喝：「着！」一聲慘叫，一片紅光，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帶傷人影已竄出大廳，嘯聲搖曳中，走了個無影無踪，只有他最幸運，尚可全身而退，其餘兩人却在點點墨星飛舞之下，姚襄平被削下左掌，游成中則背上七穴被刺，幾乎送了命。

姚、游二人可比死更難受，顧愚惡雖說全身而退，不過，却也受傷不輕，自己三人縱橫江湖卅年，竟然落得如此下場，報仇？談何容易？死？難道就此完結？

「小子，你是何人？敢來壞我們的大事？」梁太冲很不服氣，他還想拚，突然，牛思靜一手搶過旗架，沉聲道：「走！」

對啊！雖說三勾魂已敗，飛雲七星旗尚在自己手中，一走了之，也可令龍門鏢局毀了，以前，看好戲，希望龍門鏢局跌個結結實實，永不超生，所以留下來看三勾魂大肆兇威，現在，就該見好即收，走，對……

「毋忘弟，快阻住……」梅金奎不得不與馬伕稱兄道弟，事實俱在，他懊悔不及，他看走了眼，他那會想到這個可憐的壯漢竟是個身懷絕技的劍客，龍門鏢局是在必敗之中，讓其一劍支撐住，現在只有求他追回這鏢旗，毋忘臉色沉重地看了梅金奎一眼，這一眼簡直令梅金奎無法抬頭。

「給我留下！」這已不再是個馬伕的呼喝，儼然一派高手宗主的命令，牛思靜與梁太冲正想施展輕功，越牆而去，突聞喝阻，不由脚步一窒之際，一條灰影已阻止了他們的去路了。

噹噹叮叮，一陣梵音，墨虹暴長，墨星如雨分明有人偷襲毋忘，不想毋忘長劍宛如生了眼睛一般，一抖一繞，順勢反手回點，驚呼聲中，有幾個壯漢墮在毋忘之面前，更阻住了牛、梁之去路。

「尊駕是誰？這是甚麼劍法？你……」

「拿來，」赫連毋忘萬分厭惡地對梁太冲伸手，他不屑回答他的話。「交出旗來，放你們走，還有將所有的傷者抬走，我不殺你們，並不是怕你們，而是我不屑殺之。」

「尊駕看來在此並不得意？」

「這與你無關。」

「為甚麼替他們出這麼大的力？」

「這也與你無干。」

「我與你交個朋友如何？」

「你配嗎？呸！快交出來，快滾！」毋忘發脾氣了，梁太冲已領教過他的本領，也明知三勾魂都不是他的對手，自己又怎能闖得過？他希望將這個馬伕收為己用，一個馬伕，分明薛靈中並未對他重視，他滿以為憑自己之口才，可以令毋忘改變，那想到對方對自己如此厭惡，唉，前功盡毀，毀得莫名其妙，目下已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只有交出旗架，只能奉命唯謹，只能走。

龍門鏢局中人大為驚訝，即使是受了傷的梅金奎也是興高采烈，一聲聲像爆竹聲，聲震雲霄，一句句恭維語，洋溢耳際，龍門鏢局依然是龍門鏢局，毫無損傷，反更令武林道注目，但是，他們須向這位大劍客——赫連毋忘已成了震驚全場的大劍客了——請教，攀交情了。

可是，不見了。

誰也想不到，這位大劍客正坐在他的房中，呆呆的想到出神，他聽不慣那些人的話，他只記得，他們只顧身家老小，他也記得，他們不敢開罪官場中人，他們做定了亡國奴，突然，他起身了，他走出後

園，馬騾聲中，他開了後院門，他走出了龍門鏢局，在飄雪中，他苦笑，漫步走，走到了義莊地。

雪花飄舞中，他看到兩個醜陋的土饅頭，相信這雪下一天，明日土饅頭會為白雪掩蓋了。

「那會好看些，白，是啊，老丈，小雲姑娘，你們才是白璧無瑕啊，眞奇怪，來到了這裡，我可以講話，或者，也只有你倆才配和我說話，越來越看清了，你們死得可憐，却也可敬，至於我，我也只不過是個偷生者，不過，我與你們一樣，不，是你倆教我，賣，至少有個分寸，不能連廉耻也賣了，至少，我不認為亡國奴是該死得比狗還不如，而我，却又會打，打那些奴下奴，為虎作倀的鬼狗才，因為我心痛，不過，我又算是甚麼？」

半晌，在雪花飛舞中，一聲震人心魄的呼號聲劃破長空，「我依然是個亡國奴！」

赫連毋忘依然故我，住他的馬厩，作他的馬伕，即使仇春佳、邵正，就算梅金奎也無法拘得過他，他說明，他出手是怕被毀了飯碗——龍門鏢局被毀了，就等於毀了他的職業，至於鏢師、鏢頭，他沉痛地說：「他不配！」

龍門鏢局只能沉默，等薛靈中回來再作其他打算。

在新春之初七，薛靈中已趕了回來了，他比任何人更精警，三言兩語，他立即滿臉怒容的對妻子和梅金奎道：「枉你們也是個老江湖，你……唉，你們簡直是一場糊塗啊，梅老弟！」

梅金奎的傷已算是痊癒了，不過，薛靈中這一聲叫，却令他有如被重擊了一下狠的，他聽得出，自己這批老江湖全有了極大的疏忽。

「還有邵老弟，想來，你們以為在如此險惡陣仗之下，能保存了龍門鏢局，令你們萬分樂意，也令你們驕傲大意，當然，過年過節，誰也未能免俗，可是，你們却不想這位助我們脫險，過關的義士又會如何？別與我爭辯，對，他不想當鏢頭，或者，他別有苦衷，不過，你們不可或忘，他甘心為役為僕，但求合家求個溫飽，那麼，他的妻兒老小，你們可設法另有照顧？」

「啊！」衆人不禁面面相覷。

「又何況，此番出手，定已轟傳江湖，而且，據你們所言，他的劍法神妙不可思議，可就沒人看出其名稱、來歷，可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來，他又能脫得了關係？目下，究竟有多少人在虎視眈眈，又有多少陰謀詭計會降臨在他身上，更可擔心的是：你我有誰眞正了解這位劍客的家人是否有武功？」

「該死，該死！」梅金奎等人個個心中悔恨莫及，對啊！那會如此疏忽，那會毫無戒備？不，毫不想到赫連毋忘的家人。

倏的一聲清叱，一朵紅雲，其疾如箭，穿窗而出，在場人個個明白，來了對頭，一個個循聲而出，只見天井空地上，已見一朵紅雲，圍着兩個青袍客，點、拂、劈、削、刺，衆人從未見過薛靈中雙掌之功力，如此神妙、迅厲，也另一次看到他，一出手就用重招。

再看一對青袍客，却是以背相對，一矮一高，矮的分明是彎身紮馬，高的是長身兀立，兩人四掌，全是一個陰陽手，在對付薛靈中數十年馳名江湖的飛天大幻手。

看來這一對青袍客，對薛靈中之出身來歷，揣摸得十分清楚，故而，他倆是一矮一高的用陰陽七星手，並且，相互呼應之下，看來是被困，其實，守一個密不通風，而任令薛靈中之飛天大幻手如暴風驟雨般的攻擊。

「薛靈中，果然不愧為人傑，請罷手停鬥如何？」

「我兄弟有為而來。」

「為了我的伙伴……」薛靈中一言中的，事到如今，這可不是打鬥一場可了事的。

「好，武藝精，功力高，並且謀無不中，見無不達，了不起，了不起，哈，薛靈中，你可看出我兄弟的來歷？」

「陰陽子、七星叟，你倆多年不履江湖，甚麼事引領你倆來此，依我看來，這件事也眞不小。」

「好眼光，不過，今晚一見，我兄弟可不敢狂妄了，飛天二郎，果然稱得上一聲：『武林奇才』。」

「唉，你我不必多說廢話。」

「我就該長話短說，薛靈中，赫連毋忘在那裡？」

「在馬厩。」

「那他的家人又在那裡？」

「我相信該問閣下。」

「不，我們遲來一步。」

「甚麼？你倆說遲來一步，那他的家人不知去向？還是遭遇不幸？」

「兩個說法皆有可能。」

「甚麼？」薛靈中震駭了。

「滿屋紛亂，且有血跡。」

「有人快一步，抄了他的家，至於血跡，可能是他妻子不從所請，被人所傷，不過，可沒有其他線索了。」

「這些血跡也是憑我倆的嗅覺所發現，深陷於地。薛靈中，你該明白，出手的也不是尋常的江湖中人，本來，我倆懷疑是你故佈疑陣。」

「現在又如何？」

「依然有此懷疑，不過，你該明白，由西安到太原，我們有不少

人在監視你，但並無發現你有甚麼可疑之處……」

「却料不到，你們竟然會在眼底下，百密一疏的，讓別人捷足先登，看來，你們是來與我開談判的了。」

「不愧爲料事如神，就請你將赫連毋忘的劍譜交出，別以爲是我兄弟要……」

「喔，你兄弟是另有主子？」

「不必多問，如能辦妥，日後自有極大好處，再不會有人來麻煩你，薛靈中，咱主子說過，老年人不爲自己打算，也得爲兒孫打算，又何況你有這麼大的聲譽，一直以來，你只是爲自己打江山，偶或出些錢銀，濟助那些亂黨、叛徒，主子已明白你這是避禍，脫出漩渦之狡計而已，他可以成全你，令你保得一輩子孫太平，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唉，看來，你主子也看清了我的心意，多年來，我看到一個又一個，唉，你主子認爲奸頑之徒之死，我只求脫出是非圈，我混跡在鏢行中，已算是說明了，我已灰心於這種傻事。」

「哈，好，憑你此一言，我手下永不再找你麻煩，如果，你能辦妥這件事，咱們定有安排，再見。」

薛靈中這才看到，那棵槐樹上，飛起一條身影，其疾如箭的，一晃無踪。

陰陽子、七星叟也是哈哈一笑，雙雙逾牆而去。

「總鏢頭！」

「嗯，梅老弟！」

「看來，你已賣身投靠成功了。」

「喔！唉，梅老弟，你我多年摯交，你就該明白我的心意，這多年來，你我眼中所見，死了多少人啊！大明氣數已盡，隻手如何能遮天？又何況近來形勢對大清皇朝有利，做了江湖人，也就不必再管這種不能光宗耀祖的蠢事，却又能傾家蕩產。」

「我明白了。」

「哈……你明白就好了，梅老弟，你也該歇息了。」薛靈中一臉微笑伸手，一面還在講：「至於對付赫連毋忘，由老哥哥來設法吧！」

「啊！」一聲驚叫，梅金奎却已被薛靈中之擒拿手所扣住。

「薛……」梅金奎眞想不出該如何稱呼他，不過，薛靈中却微笑道：「梅老弟，你放心，我會好好養你一輩子，反正你已受牛思靜一記『金剛撞』，如說你療傷期內，氣血引調失誤，毀了武功，看來沒有人會不信吧！哈哈！」

「放下梅大爺。」是這樣的冷，又是這樣的陰沉，衆人已看到一個滿臉是汗的少年，後面却站着一個壯漢，正是那赫連毋忘。

「如果你用甚麼陰損的手法，對付梅大爺，那麼，令郎也難免爲我所毀了。」

「赫連毋忘，你……好，梅老弟，你走！」

「你敢放我走，不怕我撕了你的假面具？」

「哈，你們還想脫出太原城？哼哼，赫連毋忘，我勸你乖乖的交出劍譜，與我們龍門鏢局一起共同進退，那麼，你非但闔家團聚，還可以優哉悠哉地過下一輩子，否則，這一身好本領，只落得家破人亡，一事無成，這又何苦？我已放了梅金奎，你自己看着辦吧！」

「好，我們走，梅大爺，我已代你備妥了馬匹。」

「毋忘老弟，押了他去？」

「何必！押了也不過多饒一個人而已，唉，我算是眞正的想通了，亡國奴是身不由主，生如此，死也如此。」

「那你又準備如何？」

「走，如此而已。」

「走得出？」

「憑命而已，哈哈！」

「難道你就不顧念你的妻子，兒子麼？」

「是我的不是，不過，我也並非有意疏忽的。」

「你照顧不週。」

「處於現世，試問又有誰眞能照顧週到呢？」

「赫連兄弟，聽老夫一言，交出劍譜吧！」

「劍譜？你要劍譜？哈，難道你們看不出來，我這那裡是劍法，無法之可言，又何來譜之名？」

「假的，你說假話，那可救不了你的呀！」

「信不信由你！」

「赫連老弟台，我是爲你好！」邊說，邊已身形陡起，金光如虹，飛天二郎的著名兵刃，三尖兩刃刀挾着無比勁風，而成朵朵金花，赫連毋忘隨身捲上。

這是薛靈中仗以成名的巨靈天神式，三尖兩刃刀本是兵刃中具戟、戈、劍、刀全能之兵刃王，巨靈天神式又是招招象天、地、風、雲之變化，雜以天神，巨靈之身形而臨，勁力足，招式靈、威齊備，更可怕的是，薛靈中乃巨靈門中唯一的傳人，這巨靈門中的大力翻山神功，眞有令山崩、海嘯之威力，薛靈中如此出手，是含有一決高下之意，因此，一出手，運勁使力，赫連毋忘四週立即捲起一陣罡風，兵刃挾無比勁力挺進。

赫連毋忘雙目如電，身形端凝，在第一招「巨靈截江」將老未老之際，有名未名劍，但見墨虹一道，如天伸倒排，由上而下，噹的一聲巨响，長劍已點住三尖兩刃刀之刀背。

薛靈中本來這巨靈截江招中有招，在大力翻山勁之壓力下，希望憑這一浪一浪的壓力，逼使對方劍走中宮，然後巨靈截江化爲神馬馳日，將對手困在這巨靈門中的十絕網中，不料赫連毋忘第一招不走中宮，已令薛靈中步驟大亂，再看此君出手，一招點住中五之位，方寸大亂，面前却又見得墨影如繁星，直點面門，如今薛靈中巨靈護門出手，硬生生的架開未名劍，身法一變，飛天式展開，就如一朵紅雲，上下飛舞，而巨靈神勁，排山倒海般向赫連毋忘壓、捲、束、圍，在場中人但覺嘯聲如潮，勁風如刀般困住赫連毋忘，不想，赫連毋忘竟然在此狠厲的殺手神招圈住下，連脚步也未一動，而點點墨星，却與金虹幻織成一幅極瑰麗的圖畫。

突然，「叭叭叭」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中，密如貫珠，而紅雲反被墨星扣在圈中，而一聲龍吟，一聲慘叫，衆人一看清，只見薛靈中前胸「封神」、「幽門」、「商曲」三穴有血水沁出，而赫連毋忘是神色慘然地道：「我不忍殺你，或者是我錯了！」說畢，身形微動，向後園走去。

在風雷中，赫連毋忘踽踽而行，後面有蹄聲傳來，是梅金奎在叫。「你不怕人手孤單？你不關心你的妻兒，你不需要我這樣的朋友了？」

赫連毋忘眼中有淚，迎着風雪走。

走過義莊地，兩個白色的土饅頭已幾乎看不見了，留在他身後，依稀聽見赫連毋忘在說：「亡國奴有甚麼家，有甚麼親人，有甚麼朋友？」

風雪越來越大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天嬌與陳淵在黑洞中不覺又過了七日夜，黑洞再現光明時，見白髮神尼已站在洞口，催兩人快出洞，口中頻叫「來不及了！」兩人不知其意，只見神尼一臉嚴肅地對兩人說快面向萬年寺下跪，禱祝大和尚仙遊。天嬌霎時醒悟撲跪在地面向萬年寺哭拜，寂靜中傳來極細的女人哭聲，白髮神尼臉色突變，並催天嬌陳淵速離峨嵋下山去，並囑咐不可說是來自峨嵋，更不可洩大和尚是無塵大師與其葬處之秘……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白髮神尼

娘生是主公姬楚　詳端聽上樹身匿

天嬌本已肩併着肩，她竟把頭靠在他肩上了，說：「你，眞好！」

她是個任性、火辣辣、敢恨，也敢愛的姑娘，那理會路上行人多。

那前面來的一夥人，清晨薄霧迷茫，本來相隔尚遠，只見一夥人影的，那知來得好快，好不容易才哄得天嬌姑娘這塊寒冰消溶，又見溫柔。陳淵見道旁小山丘，寒冬天，竟然樹木濃密又高大，忙不迭環臂一摟，只一托，斜刺裡一飄身。

天嬌姑娘又像先前，被陳淵托着她飛馳一樣，似是無覺，兀自靠在他肩上，眞像是燕燕于飛，情昏昏，愛迷迷，任由他托着，脚不沾塵。那知才轉到樹後，脚也才點地，那夥人竟是快極，來如狂飆，已知來的非普通常人，尚未看清，也無暇看清，忙不迭微一塌腰，天嬌姑娘已在他懷抱，待得那夥人來到切近，雙雙已藏入枝葉濃密的大樹高處。

「別出聲！」陳淵把她放在橫枝上，在她耳邊說。因爲他在騰身的瞬間，看得明白，來的是八個女子，四個抬着一乘開篷綵轎的壯漢。好快，他們這裡才隱着身形，那一夥人已來到樹下了，而且當先的兩個女子一停步，便全都停了下來。

只聽當先的一個女子咦了一聲，說：「可是我眼花啦，好像這裡有人的？」

曠野，清晨，寒冬，那北風如何不逾勁，小丘下，大道旁，豈無較小的樹木，被勁風吹得搖曳起伏，那當先的另一個女子笑道：「不是眼花，也是活見鬼了，曠野一望無際，那有人來，必是你把這些搖曳的樹木看作是人了。」

隨見她仰臉一眺望，隨即轉身道：「峨嵋已在望，就在這裡等候吧！」

竟沒一人抬頭仰望的，否則必已發現他們了，寒冬臘月，枝葉怎會濃密，雖然如此，他可不能不小心，因爲他已看得出來，來的這八個女子，竟無一是弱者，反而那四個壯漢，不過是脚夫，雖然身手也矯捷，却遠有不如。

天嬌姑娘在他耳邊也咦了一聲，陳淵更是呆住了。因爲那當先的女子適才一仰臉，兩人都不由一怔。再一細看，敢情那八個女子皆在妙齡，竟然都一般妖冶艷麗，尤其是當先那兩個妙齡女子，甚至眞個百媚千嬌。

而且，皆衣宮妝的服飾，錦繡璀璨，更令兩人愕然的是，玄色繡着一朵大牡丹的披風，迎風飄展，露出在肩上的劍繐飄風，乍然一見，竟似要乘風飛去。

敢情背後都背着寶劍，可知就不僅是武林中人了，武林中豈有這樣奇異裝束的，何況八個女子皆在妙齡，又盡皆美艷。

說時遲，就在這瞬間，驀聽波的一聲炸响，早見前路上空，洒下漫天花雨，雖是大白天，亦見飛星閃爍。

花雨陡現，早見那八個妙齡女子霍地一分，好快的身法，宛若巨大的彩蝶紛飛，瞬間已分立在綵轎兩側，那四個壯漢已把綵轎抬在肩上。

若不是倏地伸出一隻手來，掩住了他的嘴，陳淵必會驚呼出聲了，因爲乍然眼花撩亂間，竟不知何時，從何而來，那開篷的綵轎上已坐定一個亦是妙齡、艷光四射的女子。

他大吃一驚！天嬌！天嬌！分明是美艷絕倫的天嬌！

眞嚇了他一跳，只道是天嬌生性頑皮，自恃武功劍術了得，以爲是她惱了這夥人的排場，現身戲耍。但，且慢，却又是誰伸過手來掩住他的嘴巴呢？分明十指纖纖，柔荑無骨。

回頭一看，可更驚得他目瞪口呆了，身後，身側那有人？

天嬌姑娘竟已不知去向，啊呀！莫非綵轎上眞是她，眞是她又淘氣了！

天嬌，你在那裡啊？

他怎會出聲呼喚，只不過在心中呼喚而已。

不！天嬌一身紅衣，令人一見，尤其是眉兒挑煞，眼現厲芒，令人一見，眞像紅艷艷、火辣辣的指天椒兒，人如其名，但那開篷的綵轎上的女子，却非一身紅。

再說：雖然只是那麼一瞥，天嬌姑娘何其純潔，那轎上的女子却與那八個女子一般，艷麗得妖冶。

「天嬌，你在那裡呀？」

他眞的心裡一急，竟呼喚出聲了，但樹上樹下，小丘上樹木本就不多，可藏身之處更少，那有人影。

却不料他這麼搜索尋找，不過一瞬之間，再回頭下望，道上已無人影，那八個女子，那綵轎已踪跡不見。

更令他焦急的是，天嬌，他的天嬌竟也踪跡不見！

天嬌姑娘的輕身功夫確實勝他一籌，不告而去，他竟不知不覺也還罷了，難道道上的這一夥人，連同那抬着轎的壯漢，也勝過他不成？

莫非這一切皆是幻覺？

他跳下樹來，落在道上，眞驚詫得呆了。

忽然間，他心下涼透了，當然不是幻覺，若綵轎上的女子不是洪天嬌，天下之間，那有這麼相似的人？

當然不是純潔的天嬌，即使倒在他懷中，也不會這麼妖冶的，分明另有其人。

她娘！他不過一時驚疑錯愕而已，立即想到了！莫非轎上的女子是她娘！即是他曾聞其聲，那哀哀哭泣的女子。

即是神尼曾聞聲而神色大變的女子！若不是神幻詭譎，神尼，在他心中，武功已是莫測高深的神尼豈會聞而色變？大和尚，無塵大師，天嬌的爹又豈會藏匿在峨嵋的雲深處達十餘年之久？

難道竟有這麼巧，只道快快下山，就能躲避開的，不料竟會相遇在山下！

陳淵驀地一跺脚，再不疑惑了，必然是她，是天嬌的娘！

天嬌，若然他也想到，猜到了，何況是天嬌，他誤以爲是天嬌，但天嬌可不會誤會了，必然一見，便知那女子是誰，否則，怎會有如此相像的。

他明白了，天嬌不敢出聲，來不及知會，已追踪下去了。

但，去了何處？

逾勁的北風在曠野呼嘯，曉烟晨霧迷茫，丘陵起伏林樹萋萋，也不由他不駭然，那麼多的一夥人，還有轎夫，竟然在眨眨眼間，便已失去了踪跡，不知去向。

忽然心中一動，口音！先前那頭前兩個女子的口音，分明不是蜀中的口音，倒像是……武當近處的湖廣，必是來自湖廣。

且慢，這樣的一夥人，坐在轎上那貌似天嬌的女子不僅美艷，連那八個女子，也無不美艷之極，無一不是罕曾見的美人，而且衣着皆宮妝錦繡，不要說經過通都大邑了，便是行走在大道之上，豈不驚世駭俗，何況迢迢千里？心想：既有水路可通，必然舟行而來。

那敢怠慢，循着大道，一口氣奔向嘉陵江邊，[illegible]之上，逢人便打聽。那知，不用打聽，只見道旁圍着十數人，一人在指手划脚，指着前路，陳淵走近一聽，只見那人口沫橫飛，恰聽旁邊一人說道：

「你這龜兒子，說些甚麼來，大清早，別是還未夢醒吧。」

那人興奮得脹紅了臉，說道：「龜兒子才騙你，個個都像天仙一樣，美貌如花，好傢伙，七八，也許九個……」

旁邊那人又笑了，說：「各位，你們聽聽，這龜兒子還在做夢不是，怎麼七八又是九個。」

那人的臉脹得更紅了，說道：「我驚呆了……」

「我說，色迷迷才是眞……」

「哪來得及數呀，而且來得像一陣風不說，最先走近我的那個娘兒一揚手，登時烟霧迷漫，香風陣

陣，我就頭暈眼花，待得那烟霧散了，便不見人了。龜兒子才騙你們，我不知有多清醒，你們說，邪是不邪？」

另一人就說：「江邊有個金花娘娘廟，別是金花娘娘顯靈……」

陳淵知道那人不是做夢。啊！一陣香風，頭暈眼花，先前在樹上，可不是香風陣陣？天嬌姑娘在他懷中，還道是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異香，不迷也陶醉，現在倒被這人提醒了，分明那香氣濃烈些，必就是那瞬間，陶醉醉，情迷迷，加上那香氣濃烈古怪，是以才失去了那夥人的踪跡。

哪敢遲延，即刻奔到嘉陵江邊，驀見枯柳衰楊下，篷底昇起一縷炊烟，一個蒼蒼白髮的漁翁，佇立在船頭眺望。

陳淵近前，連喚了兩聲，那漁翁才回過頭來，說道：「啊！小哥，你喚我麼？眞是咄咄怪事。」

陳淵心急，道：「老丈可是見一夥，一夥行踪怪異的人，有八九個美若天仙的女子？」

「是哇！」老漁翁用手一指，說道：「那烟波深處，不就是那綵舟麼！對啦，仙女，若不是仙女……」

陳淵向下流頭一望，却甚麼也不見，但已知這漁翁說的是甚麼了。慌忙一拱身，轉頭就沿着江岸，向下流頭奔去。

那麼，果然不出他所料，那一夥人，應該說，那一夥美艷如花的女子，是湖廣來，來自江上，追！

他追的可不是綵舟，而是天嬌，必先已跟踪追來了。天嬌，他的天嬌，若不是那面貌和她相似的女子，突然在那綵轎上現身，連大和尚、神尼，都會聞聲而色變的，可知了得，他明白天嬌爲何不敢出聲知會，必然小心翼翼，追踪下來。

他的天嬌，怎麼說的啊？必要查明究竟，她要知道，急於要知道，要弄明白的，實在太多了！大和尚爲何會娶親生下她來？生下她來，却又爲何要把她從她娘的身邊帶走？又爲何躲匿在峨嵋山中？不願，甚至怕被她娘找到？

一見如是相似，天嬌必也和他一樣，再不懷疑，這女子便是她的親娘了。

他要知道，這女子端的是誰？是甚麼樣的人？而武林之中，竟會，眞會有這樣的人嗎？是否眞來自江湖？簡直，像是來自帝王之家。

而帝王之家，竟會有奇詭迷幻，如此神秘的女子嗎？

若然他已迷惑好奇，天嬌自然也加倍了，當然已跟隨躡踪。任她有天大的膽，任她如何驕傲自信，必不敢潛入舟中。

那麼，必也像他一樣，岸上追踪了。

天嬌，你在那裡啊？

自不免暗中，時刻留心，偶然有所發現，他越追尋下去，也越焦急，當眞是草木皆天嬌，待得知道不過杯弓蛇影，不過是焦急渴望生疑心，疑心生天嬌，再想追踪那漁翁所說的綵舟，那還有踪影。

其實他壓根兒就沒有見到過甚麼綵舟，但確信老漁翁必不會騙他。

他一路追趕、尋找，又豈僅天嬌姑娘無影無踪，便連那綵舟。他沿江一路詢問，就沒人見到過，竟像是離岸便已失了踪跡。

但他仍然堅信，這夥人必來自湖廣，水上來，水上去，是以脚下不停。只是路經道旁小店，買一些乾糧充飢。

啊唷！黃昏來臨，夜幕已低垂了，這是那裡啊？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那滔滔江上，早已沒了舟船的影子，暮靄生，夜霧凄迷，江上離岸已是煙波迷茫。本就失去了那綵舟的踪跡，更難望見得到了。

其實，壓根兒他就沒見過綵舟，只不過是他半是臆度，半得那老漁翁的指引，才知有那綵舟的存在，但江岸非比大道，他奔馳追趕了大半日，只不過偶然才遇到一個鄉漁，毫無顧忌，他已把輕身功夫盡量施展開來了，眞不信江上行舟，會快得過他，即使那夥女子怪異詭秘，怎不令他心生疑惑？

是否，眞有綵舟？是否，沿江多見港灣支流，是否追趕過了頭？

那天色黑了下來，疑惑也更增了，天嬌，你在那裡啊？若是天嬌也沿江追趕下來，怎生不見人，甚至不見影？

他的脚步不由慢了下來，不僅是失望、焦急、無助，而且，那江岸已到了盡頭，昏暗之中，前面岸邊，矗立着一座山影，臨江一面，更是懸崖壁立，山脚下，一片黑壓壓的樹林，可知沿江已無道路。

就在這瞬間，驀見林中有火光一閃！

江上煙波生，夜霧更瀰漫，更兼在密林深處，若不是樹木在夜風中搖曳，夜霧在縹緲，幾乎發現不出，可不是乍現還沉。

江邊、高山、密林，極目也不見有人家的燈火，林中怎倒有火光？

他希望陡生，精神也爲之一振，可不由他不加了小心，他追趕了一日，竟然追趕不上，若林中的火光是那夥行踪詭異的女子，怎敢不小心。

火光更顯著了，借着風聲、江濤聲的掩護，他掩進林中，他看見了，圍着火堆，或坐或躺，四個漢子，正是那抬綵轎的四個轎伕！

終於被他追趕上了，雖然不見那漁翁所說的綵舟，想必就在附近，不是夜霧籠罩，亦在煙波深處，登時大喜。荒江野林密，風聲江濤聲，不過是轎夫而已，更不放在他眼裡，掩到切近，直到話聲已清晰可聞。

忽見那枕着臂，躺在地上的一個漢子，忽然側過身來，以肘支頭，對那用枯枝撥火的漢子……不，已是五十開外了，竟不似餘外那三個漢子粗獷，說道：「人家說你嘉陵漁隱博學廣聞，當眞，你對楚姬公主的來歷……」

撥火的低喝：「噤聲！」

霍地騰起身子，倒把陳淵嚇了一跳，待見那……不錯，嘉陵漁隱，待見他一掠，端的好身手，脚不沾地，竟然幾個轉側，瞬已把江岸一邊搜查了一遍，那火光微暗，又已趺坐在原地。

陳淵倒吸了口涼氣，似這般一掠之下，脚不沾地，竟在空中作了幾個轉側，他便能夠，也不能這般俐落，如何不令他大吃一驚，只道不過是脚伕而已，敢情竟是嘉陵漁隱。

他雖然初走江湖，下山之時，他師傅豈有不對他述說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嘉陵漁隱成名多年，眞個是名震江湖，更難得的是俠義而又儒雅，不料竟作了轎伕！

趺坐到原地的嘉陵漁隱，又用枯枝撥起火來，皺了一下眉頭，說道：「你這沱江人屠必是嫌命長了，若是楚姬公主聽到……」

那側卧的漢子已坐起身來，說道：「你不已查看過了，瞧你，嚇得這個樣兒，你不見公主今晨返來，臉有淚痕麼？這一日，鎭日在艙中，何曾說過一句話兒。必有甚麼傷心之事，姑娘們也個個噤若寒蟬，那敢大聲說話。這時候，偏會有人上岸來麼。」

另外兩個躺着的漢子，也坐了起來，一個道：「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老漁兒，這人屠老夫瞧他殺人如麻，倒也恩怨分明，楚姬公主有大恩於我們，我知他非是不敬，只不過我們爲楚姬公主服役了多年，若然連公主的來歷亦不知道，說出來豈不笑話？老漁兒，你的地頭最近神農架，若是知道了，何不說來聽聽。」

「岷江神龍說得不錯。」另一個漢子道，把毡帽兒掀了掀，火光照映之下，露出一張淡金色的臉來，一抬眼，便見寒芒陡閃，恰與陳淵面對面，雖然相距兩三丈，陳淵又躲在樹後，亦不由他打了個寒顫。

皆因一見那張淡金色的臉膛，陳淵便已認出來了，知道這人必是金沙鮀。

他下山之時，他師傅枯木道人因他要前往西川，是以特別提起兩個人來，說道：「那岷江龍神也還罷了，人不犯他，他也不犯人，唯獨那金沙鮀。鮀本是海中大鯊，性最兇殘，因其身形魁梧而又微駝，是以江湖中人又稱金駝子，最是難惹，力大無窮，被他駝背一撞，能裂石斷樹，休要招惹。」

且慢：嘉陵漁隱、沱江人屠、岷江神龍、金沙鮀，這豈不是江湖人稱西蜀四霸天！分別以蜀中四條大川爲根據之地，不僅雄霸西蜀，而且威震武林！

他這一驚，眞個是非同小可，因爲威震武林的四霸天，竟然爲楚姬公主服役，作了轎伕！不怪抬着綵轎，行走如飛，他竟然追趕不上了。

那麼，楚姬公主，端的又是甚麼人！

只聽那金駝子繼續說道：「我們都受了楚姬公主的大恩，慚愧，這麼多年了，我們爲楚姬公主服役了這麼多年，竟連公主的來歷也不知道。你這老漁兒若是查探出來，何不說來聽聽。」

那嘉陵漁隱兀自撥着火，說道：「好吧，但我也不過是查經據典，翻閱古籍，偶有所得而已。」

嘉陵漁隱連沱江人屠眼角兒也沒掃一下，掠過金駝子，對岷江神龍道：「那宋玉的高唐賦，我知你博覽羣書，必然讀過。」

岷江神龍道：「昔者，楚襄王夢遊高唐，見一神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是故，後世便稱男女歡好爲雲雨，定情之所爲陽台。你可是指此？」

嘉陵漁隱點頭，金駝子却早嚷了起來，說道：「你們吊甚麼文兒，甚麼巫山雲雨，又是甚麼陽台，怎麼我全不懂？」

沱江人屠却跳了起來，脹紅了臉，叫道：「我明白啦……」

嘉陵漁隱喝道：「小聲！」

又似先前一般，騰身一掠，在江岸那邊消失了踪跡。那沱江人屠伸出來的舌頭尚未縮回去，火光乍暗復明，嘉陵漁隱又已坐回原處了，不過這番却沒言語，必是已查看過了，確實無人。

沱江人屠放低了聲音，說道：「我明白啦，那神女薦枕席，楚襄王和她雲雨一番，一定是夢熊有兆，生下了個孩兒。呔！別以爲你們才會掉文兒。」

岷江神龍笑道：「當眞失敬了，敢情你這沱江人屠竟然也粗中有細，也喝過些墨水。只不過，神女之說原是夢，那高唐賦序中已說得明白。」

沱江人屠脹紅了臉，說道：

「楚姬公主，若非皇胄，如何會稱公主？何況又名楚姬。喂，老漁兒，你不會是無端端說起雲雨巫山，必有緣故，我說的對與不對，別打轉兒，倒是說說。」

那嘉陵漁隱丟下枯枝，站起身來，可不是轉來又轉去，分明在耳目並用，再又回到火堆前，說道：

「沱江人屠說的果然有理，便我也是從這楚姬、公主這四個字上，有所領悟，還有……」指了指沱江人屠和金駝子，對岷江神龍說道：

「他二人也許不知，你必知曉：『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殍。』」

岷江神龍啊了一聲，眼兒亮了起來，道：「當眞，不僅是……非是不敬，確實如此，不僅是楚姬公主了，便那公主的侍女，莫不足柳腰兒半折，走遍天下，亦是僅見，但……這神鬼之說麼……」

嘉陵漁隱道：「那神鬼仙狐之說，雖是無稽，但從古到今，歷久傳說非但不衰，而且更烈，不過是無稽而已，豈可因不知、無知，否定其絕無。」

陳淵不由肅然生敬，當眞見面更勝聞名，豈僅博學博聞，更有見識，簡直是他聞所未聞。

只聽那嘉陵漁隱繼續說道：

「那帝王除了東西二宮外，尚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及后宮才人、樂府妓女，後宮佳麗，何止三千，莫不是萬一之選……」

驀聽金駝子虎吼一聲，叫道：

「好傢伙，老子連一個婆娘也沒有，他倒有三千個。」

岷江神龍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龍生龍，蛇生蛇，幸好你沒有，否則，金駝子生小駝子，越生越多，那還了得。」

嘉陵漁隱道：「你雖是說笑，但這話却大有道理，自古到今，無不迷信所謂皇胄，之所以宋玉的高唐賦序中，亦有所謂『神女願薦枕蓆，王因幸之』，那白居易的長恨歌中亦有云：『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平常百姓人家，好女不嫁二夫，而那帝王后宮佳麗三千爭寵，爭相薦枕席，非但不以爲耻，反以爲榮，竟是承澤。」

岷江神龍喝道：「沱江人屠，休得插嘴，聽他說下去。」

嘉陵漁隱繼續說道：「再說，那后宮的佳麗三千，既然皆是從天下民間萬一之選，其中豈無奇材異能的女子，如紅拂之流，甚至便是紅綫，聶隱之流的奇女子，自願薦枕蓆，便也不奇了，一夜承恩澤，便夢熊有兆，於是生下皇胄。」

岷江神龍一拍大腿，說道：

「說得是，說得是，神農架近着楚國的帝都，而又亘古人跡罕至，那因薦枕蓆而夢熊有兆的奇女子，隱於神農架中，產下皇胄，從此，一代又一代，自然也皆皇胄，生女，自也是公主。」

嘉陵漁隱時刻在耳目並用，早又飛掠一匝，尤其是江岸一面，又查看了一遍，再又回到火堆邊，才又說道：「還有，那楚國滅亡了後，后宮的佳麗三千，自也驚飛燕走，逃匿四方，說不定就有那被召幸而夢熊有兆的奇女子，正因她有奇才異能，得免於玉石俱焚，逃匿於神農架中，總之，雖然我不過是猜測而已，但從這楚姬、公主稱謂上，可以得知，不論是神女、奇女子，或后宮佳麗所生，必是楚王的皇胄。」

沱江人屠忽然低喝道：「噤聲！」

喝聲未落，嘉陵漁隱已又趺坐下來，金駝子抱着膝，坐在地上，沱江人屠又躺倒了，那岷江神龍也拿起一根枯枝，撥起火來，登時火煙飛散，夜霧更凄迷，唯聞北風呼嘯。

說時遲，早見呼嘯的北風聲中，火光微暗，林空中，飛落下兩個妙齡女子來，手中皆托着托盤，原來是替這四霸天送食物來的。

嘉陵漁隱和岷江神龍慌忙起立，金駝子也跳了起來，拱手道：

「有勞兩位姑娘了。」

威震江湖，堂堂蜀中四霸天，竟然對這兩個妙齡女子也極是恭敬，却是沱江人屠兀自躺在地上，驀見那就近的一個女子，霍地一側身，飛脚一挑，不但硬生生，把沱江人屠偌大身軀挑了起來，好美妙的腿法，曲腿一彈，重重地在沱江人屠屁股上踢了一脚。

啊呀！竟樂得陳淵差點兒笑出聲來，看似粗獷魯莽的一個魁梧大漢子，裝得眞像，像是從睡夢中踢醒過來一般。怒吼了一聲，不，只得半聲，說：「好小妞，啊啊！」沱江人屠像是方看清了，咧着嘴，傻兮兮笑，說：「原來是兩位小妞兒。」

皮粗肉也厚的沱江人屠，分明不會十分痛的，却咧嘴直搓屁股，逗得那女子也抿着嘴兒笑了。

陳淵不但心中樂，而且暗暗點頭，表面看來，這沱江人屠極是粗獷，其實粗中有細，這麼一裝睡，不但可測知兩個女子是否把他們適才的談論聽了去，而且也不疑心他們背後有所談論。

另一個女子已在對四霸天道：

「雙成姊姊吩咐你們，飯後沿江岸巡查一下，若有發現，即刻來報。」

岷仁神龍忽然一挑濃眉，上前一步道：「有勞小玉姑娘轉告，這岷江一帶，乃是我的地頭，若有些兒風吹草動，驚動了各位姑娘，我也不配稱岷江神龍了。」

嘉陵漁隱道：「小玉姑娘必是說那沿江追踪我們的人了，那人身手果然不弱，若是我沒走眼，必是武當門下，請姑娘放心……」

沱江人屠忽然咧嘴一笑，說：「這必是那小子見各位姑娘人比花嬌，美若天仙……啊喲！」

別瞧他魁梧，看似笨拙，其實身手好不俐落，旁邊那姑娘快逾閃電般，彈腿踢去，竟被他躲過了。

却見那名叫小玉的姑娘竟也抿着嘴兒一笑，再又說道：「你們都猜錯了，誰會把那小子放在心上，雙成姊姊吩咐的是，若見到一個姑娘，那姑娘身手也必然了得，可千萬不可魯莽得罪，只准你們暗中查看她的行踪。若眞有這樣一個姑娘，又追踪我們的綵舟，即刻來報。」

嘉陵漁隱顯然是四霸天之首，忙拱手道：「我等知道了！」

「還有，」那小玉姑娘又道：「你們所說那追踪我們的少年，若是遇上了，也不許你們出手，只可暗中監視，我們自會處理。」

「聽到沒有！」那個踢了沱江人屠兩脚的姑娘，對這人屠夫一挑眉兒，說道：「你這屠夫敢傷害他一根毫毛，我可不放過你！」

陳淵的縮骨功夫，雖然不十分到家，但因樹大，把身子緊貼在樹後，簡直就與樹身合而爲一，何況夜霧火煙也合而爲一，三兩丈遠，便見凄迷。四霸天桀傲不羣，那會把一般江湖中人放在眼裡。那兩個姑娘既能役使四霸天，媚眼兒自是長在額上，簡直就不信有人膽敢躲在樹後。

媚眼兒，當眞，火光照映之下，兩個姑娘不但美艷，眼波一溜轉，倍見柔媚，都已脫去了晨早所見的玄色風衣，當眞！更見柳腰兒半折，纖纖腰細，也倍見婀娜狐媚。當眞是：夜霧火烟籠輕盈，狐媚，可也就把美艷變成了妖媚，何況這些姑娘，連同那個像極天嬌姑娘的楚姬公主，詭譎得簡直神奇。

眞是連大氣也不敢出，他沿江岸追趕，被人家發現了，那也不奇，這兩個所說的，必指天嬌了，可是也發現了天嬌？那麼，他的猜想不假了。

天嬌，你在那裡啊？

那知他這麼回頭，向身後林中掃了一眼，再回過頭來時，火堆邊已只剩下了四霸天，那兩個姑娘已踪跡不見，來似從天而降，去得更是奇幻。

已是多見不以爲怪了，但他仍不禁心想：人家嘉陵漁隱查證了多年，也不過仍然猜測而已，不知這楚姬公主的眞實來歷，當眞，那楚襄王所夢的神女，是否是甚麼仙狐之類，眞不信紅綫、聶隱之流的劍俠奇女，竟會願薦枕蓆。

陳淵在胡思亂想，却見那沱江人屠兀自搓着屁股，咧大着嘴，金駝子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你這屠夫倒是脫下褲子來瞧瞧，看屁股上開花了沒有，我金駝子已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不料你這屠夫膽大更包天，竟敢招惹人家姑娘。」

嘉陵漁隱轉過身來，肅容却不肅聲，說道：「這是現今了，若是當年，你這屠夫屁股上開了花，已是便宜你了，若是當年，早已骨斷筋折。」

「當眞！」輪到岷江神龍去轉了轉，回到火堆邊來，說道：「我們四人中，只有你這嘉陵漁隱才得進入神龍架，地頭又近，楚姬公主怎會忽然變了性，連她座下的八仙姑，也不再……我是說不再動輒殺人了，湖廣與蜀中，再沒聽說過，有英俊健壯些的少年，無端端失了踪。」

此言一出，連沱江人屠也不搓屁股，金駝子也湊近了來，說道：「可眞悶死了，我猜，必與楚姬公主命我們尋訪的那女娃娃有關。」

沱江人屠道：「說不定，就是雙城姑娘吩咐我們留心的那個追踪我們的姑娘，你們算算看，我們尋訪了多少年，當年的小女娃，不用說，已長成大姑娘了，岷江神龍，你這番可建了大功，眞虧你想得到，今早我一見楚姬公主回來，滿臉淚痕，就知找到了，說不定，楚姬公主一高興，免了我們再爲她服役……」

沱江人屠霍地一旋身，啪的一聲響，拍在金駝子悄沒聲伸過去的手上，搶先把盤中的酒壺抓在手中，而且高高舉了起來，說道：「這就是明證，當年楚姬公主召喚我們去到神龍架下，吩咐尋訪那小女娃時，不也賞了我們一壺玉露仙釀。可記得公主怎生說來？」

「若是尋訪到了，再賞我們一壺！」

金駝子的口涎也已流了出來，說道：「你們說！不用說楚姬公主了，連雙成、小玉，以及那六個姑娘，十多年前，我們初見時貌美如花，而今，十多年後了，却仍然百媚千嬌，好像永遠長不大，不會老的。」

「是青春常駐。」嘉陵漁隱點頭道：「你說得不錯，這玉露眞是玉液瓊漿，常飲，能常駐青春。」

嘉陵漁隱色然以喜，又道：「還眞沒瞧出來，你這沱江人屠豈僅粗中有細，而且還細密之極，倒被你提醒了，你說得是，適才小玉姑娘所說的姑娘，必就是當年楚姬公主要我們尋訪的女娃娃，若眞如

此，岷江神龍，我們可都沾了你的光了。來來來，盤中有四個酒杯，沾你的光，我們都來飲一杯。」

岷江神龍捋髯微笑，沱江人屠尤是得意，把酒壺小心翼翼，遞給嘉陵漁隱，道：

「金駝子，你休高興，玉露便能返老還童，也醫不直你的駝背。當眞，岷江龍神，你怎會查訪到，那女娃娃落在峨嵋山中？」

岷江神龍兀自捋髯含笑，自是得意之極，道：

「其實，你剛才不已說過了。」

「我，說了甚麼？」

「你說，當年的女娃娃，而今必已長成爲大姑娘了，我也如是想，你忘了，這峨嵋山，可是在我的地頭上，有一天，無意之間，眞是偶然極了，我在峨嵋山下，遇到了兩位姑娘，可眞嚇了我一大跳，楚姬公主，怎會來到峨嵋！」

「但我也立即明白了，那不是楚姬公主，非但衣着不同，公主便是青春長駐，可也不能這麼年輕的，但，怎會這麼相似？相像極了，就是你說的那話兒，小女娃，楚姬公主要我們尋訪的小女娃，也該已長大了，楚姬公主爲何訪遍天下？女娃娃是公主的何人？會不會是公主所生的女兒，否則豈會這麼相像的。」

嘉陵漁隱接口道：「多虧他這麼心中一動，立即來知會，我也立即進入神龍架，公主聽說，便也立即動了身，原來公主代代相傳，所生女兒，都酷肖娘親。」

岷江神龍得意含笑，說道：「那峨嵋山中，我豈無相識，有交往的和尚，却一直查訪到九老洞，終於被我探查出來了，原來是隱居後山，峨嵋優曇的女弟子，你們當然知道，峨嵋優曇當年在江湖之上，人稱神尼，劍術通神，這十來年，才少在江湖上現身了，我天膽也不敢惹，故爾跑去知會你。」

沱江人屠搔起頭來，說道：「這不奇了？公主入山，怎會獨自一人出來，更滿臉淚痕？難道不會找到，又或是找到了，却又不是她的女兒？故爾傷心？」

「且慢，」岷江神龍道：「難道忘了，適才小玉姑娘怎說……」

「若有一個姑娘追踪前來。」

「正是，」岷江神龍道：「小玉姑娘所說的姑娘，必就是那像極楚姬公主的女子，若她眞不是公主要尋訪的人，不是公主的女兒，與公主無關，又爲何要追踪綵舟而來？」

連金駝子也踱起步來，說道：「我倒有了主意，公主爲何傷心落淚，入山後如何，我們雖然不知，但知也不難。」

嘉陵漁隱一揚眉頭，道：「你且說來聽聽。」

「沿江追趕綵舟的那小子，我們可都見到了，小玉姑娘所說的姑娘，我猜，必與這小子有關，說不定，是一根綫兒上的，擒住他，不怕那姑娘不現身。」

沱江人屠打了個哈哈，道：「好主意！」

嘉陵漁隱一擺手，可嚇了陳淵一大跳，只道踪跡已敗露了，那知不是，只聽這老兒說道：「休得胡言亂語，這玉液瓊漿難得，有佳釀不飲，却只管胡猜亂想。」

這老兒必是對三人使了眼色，因爲陳淵見到那三人一怔之下，爭相拿起酒杯來。

好香，嘉陵漁隱把酒斟入三人的杯中，陳淵立即聞到陣陣沁人心肺的幽香。只是聞香，已覺心曠神怡，渾身百脈，舒適無比，小小一個壺兒，恰好斟滿了四杯，一滴也不多。

那四霸天捧起酒杯來，如捧着至寶一般，竟都捨不得喝，只管嗅了嗅。

嘉陵漁隱道：「這是公主的恩賜，僅此一杯，雖不能返老還童，但也能增長功力，健體强身，只不過麼……」

岷江神龍呵呵笑，說：「若然只聞其香，而不飲其酒……」

沱江人屠却咧嘴大笑哈哈，接口道：「就會渾身酥軟，任人擺佈……」

陳淵這一驚，非同小可，皆因他試着一抬臂，可不是竟然不能動彈，試運眞氣！竟已不能沉於丹田。只不過渾身舒適無比，而且清醒之極！

只聽那沱江人屠繼續說道：「好小子，算你够運，我沱江人屠今日大發慈悲啦！」

金駝子呸了一口，笑道：「不害臊，不說怕屁股眞開花，不信你敢動他一根毫毛。」

陳淵倒吸了一口涼氣，敢情人家早已知道他躲在樹後，這四霸天怎又言談無忌，談論起楚姬公主的出身來歷，難道不怕被他聽了去？

正因他清醒之極，又知這四霸天不敢傷害他，是以不躭心，也不害怕，心想，這四霸天顯然都內功深厚，莫非有人暗中以傳音知會？或者，那兩個姑娘走時，暗中對四人作了知會？

都有可能，更奇怪的是，他已癱軟在地，却無人前來，四霸天甚至連望也不望他這藏身之處一眼，反而聽得那岷江神龍說道：「當眞，公主有女，那駙馬却又是誰？還有，公主生女後，怎生又盡改以往的行徑？我是說……」

「你最好是住嘴，」嘉陵漁隱道：「公主不但有大恩於我們，甚至得免四大川的生靈塗炭，敢不尊敬？」

岷江神龍肅容道：「若不是感公主大恩，若不敬重，豈會心甘情願，爲公主服賤役。只不過，沱江人屠先前說得是，公主這番母女團聚後，也許從此便免我們再服役了，而我們却對服役了多年的公主，竟無所知。」

沱江人屠好不珍惜那杯中酒，嗅了又嗅，好半晌，才喝小小一口兒，還閉上眼。像是只顧享受佳釀，充耳不聞，此時，却突然睜開眼來，說道：「這麼多年來，能進入神農架的，就只有你一人了，不見有駙馬，公主却有女，你必知其祥，以前若是問你，你必不敢說……」

嘉陵漁隱舉起杯來，嗅了又瞧，說道：「好吧，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從公主生女後，便已判若兩人了。」

「好哇，老漁兒，」金駝子叫道：「原來你裝聾作啞，其實早曉得了。」

岷江神龍喝道：「閉嘴！聽他說來，休得打岔。」

嘉陵漁隱道：「說眞的，我沒騙你們，以往便有所知，所知亦有限，知道的，亦迷惑不解，無塵禪師，那大和尚怎會作了駙馬？」

「無塵禪師！」

「你說甚麼，竟是那大和尚！」

不僅那三人大是驚愕，陳淵也忘了驚恐，凝神靜聽。

嘉陵漁隱把手中酒杯揚了揚，也揚了揚眉頭，對沱江人屠道：「却是被你適才一言提醒，終於明白，無塵大師本是得道高僧，怎會作了公主的駙馬？原來無塵大師便是着了這酒的道兒，大師不茹葷酒……」

沱江人屠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善哉，貧僧不茹葷酒，公主請自便，於是，大和尚滴酒不飲，那酒香却一個勁兒往他鼻孔裡鑽，任和尚道行有多高深，也漸漸渾身酥軟，不用說，也酥軟在床上了。」

岷江神龍道：「屠夫休得打岔，却是那無塵大師怎會成了神農架的佳客？老漁兒，你必知其詳。」

嘉陵漁隱道：「楚姬公主的來歷，我雖不知其詳，但有關這無塵大師以及公主生女，我倒也知曉。那神農架在大巴山南，巫山之北，原始森林蔽日遮天，亙古人跡不至，亦無人敢進入，楚姬公主代代相傳，已歷千數百年，自春秋戰國迄今，有年代可計……」

沱江人屠忍不住叫道：「老漁兒，誰要聽這些，我們要知道和尚怎麼作了駙馬。」

嘉陵漁隱正容道：「若不自古說起，又豈能了解得楚姬公主，周制禮、孔子修之，那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弟子記之，始有所謂禮記。但到了西漢，於諸子百家中，獨尊儒學，這人倫、五常、禮教始遍行天下，以迄於今。這楚姬公主的先代却更早於孔子，而在神農架中，代代相傳，又與塵世隔絕，是以，不可以今人之禮，而誤解公主之行。岷江神龍，我且問你，那孔子所修的詩經，首篇爲何？」

岷江神龍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之不得，夢寐轉側……」

「夠了，」嘉陵漁隱道：「這詩經不過是孔子記錄加以編纂的古代民歌，又曰：食色，性也。」

岷江神龍點頭道：「你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是要我們休得對公主不敬，別說公主有大恩於我們，我四人又豈是世俗迂腐之徒。」

嘉陵漁隱這才說道：「更有一椿非是我等所能解的奇處。公主歷代相傳，所生者皆女，而孤陰不生，又如何能代代相傳？之所以，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我那地點，近着神農架，是以所知亦較你們爲多，忽然間，一連數年，蜀東與楚西一帶，那英俊健壯的少年，相繼失了踪，任是如何經官動府，偵騎四出，都無踪跡，也許無意間，被人偶有發現吧！於是，神農架中，出現了妖狐的傳說，不脛而走，後來更轟傳遐邇，但無人敢進入神農架中。也許你們還不知道，神農架中發現有野山巨人的踪跡，僅是足印之長已達三尺，繪聲繪形，甚至有人說，那野山巨人身長丈二，頭如巴斗，能生裂猛虎，便我，雖未遇到過，却眞的發現過那長逾三尺的巨大足印，可知不是毫無根據的。試想，妖狐加巨人，誰有膽進入神農架？」

「善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沱江人屠又岔起嘴來，說道：「必是有一天，來了個大和尚，若不是不信異端邪說，便是自恃武功無敵，竟隻身進入神農架。」

非但無人斥責他打岔，嘉陵漁隱更點了點頭，說道：「你猜對了，來了無塵禪師，而且，在那巫山之陽、高丘之阻，竟被他尋到了楚姬公主的宮室。

「原來傳言並非空穴來風，那蜀東楚西一帶，失踪的少壯男兒被擄入神農架中了。只不過不是仙狐，亦非妖狐，而是被楚姬公主的八個侍女擄來了，但獻給楚姬公主，公主皆不點頭，只是分賞了雙成小玉等八個侍女。

「自不會有人告訴我，我當然不敢過問，但却知楚姬公主因而得以代代相傳……」（未完‧三）

上文提要:袁紫烟看出袁寶兒迷惑皇上,想向總統領宇文成都提出一些可疑的跡象,他用目示意她不宜多言,以免引起隋煬帝反感,目前她雖與隋煬帝談及國事危機,而他却貪戀她的美色,想用「逍遙椅」施强暴,未能得逞,只好順從她的意願,封她爲護國大法師,加賜提調各路軍馬的大權,宮內要做貴妃,才能把權力交給袁紫烟,爲了挽救殺劫,袁紫烟的道基受到侵蝕,不能不向皇上屈服而上床了……

袁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號稱護國法師 隨行靖妖監軍

「說得也是!朕能兼得魚與熊掌,却不能讓日月同時爭輝天上。」

「說到那兒去了。」袁寶兒笑道:「紫烟姐仙容之姿,還不是被你霸佔了,皇上,還不知足啊?」

袁紫烟掩口微笑,猶帶着三分羞怩。

隋煬帝看看袁紫烟,又看看袁寶兒,突然,縱聲大笑,道:「上天厚我,上天厚我呀!朕應該滿足了,滿足了……朕在想啊!」

眞的想入神了,呆呆站着,不再言語。

「皇上,想甚麼呀!」袁紫烟道:「想得那麼入神。」

「想入非非了。」袁寶兒低聲道:「一定是折騰人的新花樣,讓人又羞又怕。」

「朕在想!朕在想……」說不出口了,但臉上却泛起興奮的笑意。

袁紫烟搖搖頭,笑道:「說吧?有甚麼不敢說的,你是皇上啊!」

「他有點怕妳,紫烟姐,妳是謫降人間的仙子。」袁寶兒道:「皇上想得邪氣,不敢當妳面說出來。」

「朕深愛兩位卿家,愛得太深了,倒也是有點畏懼。」

當面承認了。

「朕是否要說出來呢?」自言自語,却又像徵詢兩人的意見。

「說吧!我們洗耳以待,準備恭聆雅教呢?」袁紫烟好奇的說。

但袁寶兒却好像早知道了,嬌媚一笑,道:「只怕是雅不起來呀!要是風雅事,早就說出來了。」

「雖不太雅,可也不是很邪,朕在想,如能和兩位卿家共宿於一張龍床之上,那種左擁右抱之樂,才是人間的至樂。」

「邪得厲害呀!」袁紫烟道:「你還眞能說得出口?」

「朕本來不說的!擺在心裏想想算了,是妳們逼我說的!怎能怪朕呢?」

「耐心點等着吧?」袁寶兒笑道:「紫烟姐忙完了國家大事!皇上再求她不遲。」

「那要等多久啊!朕已經心癢難耐了。」

「三五年總是要的。」袁紫烟道:「問關萬里旌旗動,曉風殘月覓敵踪,紅妝難卸胭脂馬,皇上,暫負君王風流情,你就慢慢的等着吧!」

「三五年哪!朕那裏能等得及呢?寶兒,妳要幫幫我。」

「無能爲力呀!」袁寶兒道:「皇上把紫烟姐封了護國法師,讓她千里奔波,塵滿征衣,你就不心疼啊?這左擁右抱的心願,那就只好暫時放下了,咎由自取嘛!」

「可眞是苦煞朕了,紫烟操勞國事,爲朕分憂,用心與日月並明,朕能夠不答應麼?想不到這一道詔旨,竟讓朕作繭自縛。」

「解鈴仍需繫鈴人。」袁寶兒道:「詔旨誤却兩家春,可以改呀!」

隋煬帝沉思起來,看他臉上的神情變化,好像眞在想改動詔旨的事了。

袁紫烟吃驚了,這個風流第一的皇帝,可眞是叫人擔心吶?

「皇上,君無戲言,靖國除妖的詔旨,已經頒下了,怎能再輕易改動。」袁紫烟道:「傾巢之下無完卵,一旦山河易主,休再道龍床風流,這後宮中聚集的千百佳麗,也都將落花飄零,宮庭不復舊顏色,那得還聞阿嬌聲。」

這番話,說得太重了,袁紫烟還眞害怕觸動了帝王的怒火。

那知隋煬帝雙目眨動了一陣,歎口氣,狡猾一笑,道:「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豈可兒戲,朕不能再改詔旨。」

「這才是好皇帝啊!」袁紫烟放下了心中憂慮,道:「容妾歸來再謝恩。」

「妳就要走了?」隋煬帝有些吃驚的說:「怎會如此一個快法,宇文成都檢點兵馬,總也要十天半個月吧?」

「太慢了,妾婢明日會見宇文將軍,三日內一定動身。」袁紫烟道:「皇上,等妾婢北征歸來,卸下征衣沐香湯,薄施脂粉侍君王,紅袖添香夜讀書,畫眉之樂天地長。皇上,小別勝新婚啊!」

「紫烟!靖國北上,總得要三五個月了。」隋煬帝望着袁紫烟,無限愛戀的說:「以妳千嬌百媚之身,縱馬馳騁於萬里風砂之中,朕心怎忍吶!」

「皇上多情,妾感於心,國事爲重,皇上就忍耐幾個月吧!」

「朕可以忍受數月相思之苦,可是,紫烟,朕現在要求的,只是一夕之歡,卿家何不成全了朕呢?」

繞了個大圈子,又回到左擁右抱的床事上去。

袁紫烟呆住了,要她裸體袒裎,和袁寶兒共事君王於一張大床之上,實在是一件令她爲難的事。

「紫烟姐,聰明莫過帝王,」袁寶兒歎息一聲,道:「我們鬥不過他的。」

對同床共侍一君王這碼子事,袁寶兒似乎是並不反對,爲甚麼呢?別有用心乎?還是要一窺袁紫烟的裸體之美,是否和她的形貌一樣動人。

「兩位卿家憐朕一片痴念,想是不會拒朕於千里之外了。」

說得委婉動人,痴得可笑又可憐,可是,非常有效啊。

袁紫烟苦笑一下,道:「纏夾呀!早晚要被你折騰得魂兮歸來!」

「紫烟姐姐答應了。」袁寶兒道:「還不快些謝過紫烟姐的大度包容,皇上,打鐵不趁熱,冷了就打不動了。」

隋煬帝還眞聽話,行近袁紫烟,深深一揖,道:「謝過卿家的厚愛。」

袁紫烟嗤的一聲笑了,這個皇帝甚麼事都作得出來。

不笑又能怎麼樣呢?總不能大放悲聲的哭一場吧!

事實上,兩個小美人各逞心機,一彈一唱,眞不知道是隋煬帝折騰她們呢?還是她們在捉弄皇帝。

不用深究了,男女間事,就是這個調調兒,折騰得開心,折騰得有趣,皇帝和平民,有甚麼區別呢?

不過,得要有那麼一點才情,才能夠折騰得曲折有緻,才能夠折騰得愁如江水九曲轉,點點情淚沾衣衫,要愁而不傷,要能破涕爲笑,笑迎蕭郎又復來。

隋煬帝有才情,袁紫烟、袁寶兒也有,加上了帝王的權勢,要風有風,要雨有雨,和兩位姑娘的絕世姿容,這個調調兒,就悅耳動聽,趣味深濃了。

那一夜,龍床上雙凰伴鳳,隋煬帝享受了人間的至樂。

一夜曇花匆匆逝,只留餘韻共品評。明月普照三千客,也有美女也有僧。

明月一樣照溝渠,也照寒江一釣翁,多少嬈嬌風流事,盡付明月一照中。

* * *

這是宇文成都統領的總部,宮牆外一大片青磚瓦舍。

寬敞的廳堂上站立着十二個披甲武士,宇文成都親率了四個副總統領坐在下首一排的太師椅上,四個副總統領都是宇文成都的親信,也是十大副總統領中武功最强的四個人。

上首呢?上首坐着袁紫烟,身後分站着蓮兒、巧兒。

廳堂中鴉雀無聲,氣氛肅穆,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袁紫烟的臉上,看來都對她十分敬重。

但袁紫烟心中明白,這些人都是在飽餐秀色。

這些赳赳武夫,江湖豪客,是無法用美麗統馭的,必需要有眞才實學才能夠使他們心悅誠服。

「宇文將軍。」袁紫烟低聲呼叫。

「屬下在。」宇文成都站起了身子。

帝王的詔旨,使宇文總統領官

降一級，也成了副總統領。說他心中不服氣吧！一點也看不出來，肅然而立，一片恭敬神色。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將軍仍是宮衛總統領，紫烟以護國法師身份，隨行監軍。」

「可是。」宇文成都道：「皇上已頒下詔旨，君令如山……」

「皇上那裏由我去說，」袁紫烟道：「將軍但請安心。」

「是！成都遵命。」

「將軍請坐。」袁紫烟的目光掃掠過四大副總統領，也掃過十二個披甲武士，道：「紫烟突然以宮中女官身份，統率諸英雄壯士，諸位有甚麼疑慮之處，當面請講，紫烟當以十分誠意，給諸位一個滿意的回答。」

「國師，皇上詔旨，誰敢違抗，成都既願歸入麾下，他們怎會不服。」

「將軍，我要的是他們心甘情願，此後，鋒鏑相從，生死與共。」袁紫烟道：「如不能推心置腹，眞誠相對，那就很難奮勇向前，戰無不勝了。」

宇文成都歎口氣道：「既然如此，你們心有疑慮的，就向國師請敎吧！」目光緩緩由四大副總統領的臉上掃過。

這是宮衛鐵騎中四個最難纏的人物，他們對袁紫烟取代宇文成都的事，早已心懷不滿，雖然袁紫烟已取消了聖旨頒示，讓宇文成都官復原職，但是仍然在她護國法師的統率之下，男子漢、大丈夫，要在一個紅粉佳人手下聽命，心中自不服氣，宇文成都既然不阻止了，那就借機會考考她這護國大法師，是不是名副其實，眞有護國之能。

「是不是甚麼都能說呢？如果言語間冒犯了國師，皇上會不會下令處死？」

說話的是坐在宇文成都右側最末處一位黑衣大漢，其人面如鍋底，眼似銅鈴，身體魁梧，聲如洪鐘，只看那副氣勢，就可想到是一員標悍的勇將。

「如果要處死，用不着向皇上請旨，我已有皇上賜的上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袁紫烟笑道：「不過，這不是我的心意，我希望諸位能暢所欲言，也希望諸位質疑我的才能！我如無法給諸位一個滿意的交代，立刻辭謝國師之位，息隱深山，作一個採樵煮飯的山村姑娘。」

口氣太大了，不但四個副總統領聽得臉色微變，連宇文成都也有點不以爲然了，暗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妳雖稍通術法，但在眞正的武功上，可未必也佔上風，這四大副總統領，技藝精湛，只怕妳禍從口出了。」

正想出言示意，不可放肆，那黑衣大漢已開了口道：「大國師度量恢宏，末將就斗膽直言了。」

「盡管請說，紫烟無不笑納，不知將軍，可否賜告姓名？」

「末將山後劉飛鵬，請教國師，準備以何種手段，統率我等，爭霸江湖，逐鹿中原？」

語氣中雖然有點忿慨，可也留有餘地，並未提出直接的挑戰。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劉將軍希望我以甚麼手段統率諸位呢？」

步步逼進，是誠心挑起對方的怒火了。

果然，劉飛鵬按耐不住了，冷冷說道：「如要末將直言，國師要拏出一些本領出來，才能使我等心服。」

「說得有理。」袁紫烟道：「但藝分百家，各有短長，劉將軍何不提出一個明確的辦法，讓紫烟領教一下呢？最好是劉將軍最精湛的技藝，一次能分出勝負！」

這是直接的挑戰啦。

劉飛鵬高大的身軀微微顫抖，顯然心中已經冒出激烈的怒火，哈哈一笑，道：「國師，末將精通十二把連環飛刀，只不過利刀無眼，傷了國師，如何向宇文總統領交代？」

他不提皇上，只提宇文成都，顯見宇文成都在他心中地位，是何等崇高了。

「飛鵬，是切磋一下技藝呀！」宇文成都急道：「你怎麼能施展連環飛刀。」

「不妨事，宇文將軍。」袁紫烟道：「我很想見識一下甚麼叫連環飛刀。」

「國師一再相逼，末將只好放肆了。」劉飛鵬接了口。

「言重了，劉將軍。」袁紫烟笑道：「請將軍出手吧！」

劉飛鵬緩緩解下腰間一條寬大的皮帶，拉開布套，十二把精光耀目的飛刀，赫然出現。

這是他成名的利器，一向不離身，只不過用一個黑布套子套起來，束在腰間，就很難看得出來了。

「請國師移駕廳中，末將也好獻醜。」

心中的怒火已熄，語聲也見冷靜，果然是用刀的高手，刀一在手，立刻復常。

「紫烟就坐在這裏，接下將軍的飛刀，蓮兒、巧兒，妳們退出一丈。」

二女對望了一眼，退出丈外。

太托大了，宇文成都擔起心來，他知道袁紫烟是皇上的新寵，傷了她，這個罪名，誰也擔待不起。

可是，怎麼辦呢？船至江心，

弓拉滿月，已經無法阻止了，只有暗作戒備，待袁紫烟身處危境時，就暗中助她一臂之力。

劉飛鵬取出了兩把飛刀，分握兩手。

這表示他雙手都能施放飛刀。

「國師小心了。」話出口，兩柄飛刀分向左右投出。

差得太遠了，袁紫烟坐在他的正對面，兩把飛刀，分向左右兩邊飛，難道飛刀還會轉彎不成？

奇怪，飛刀眞的轉彎了，雙刀一個大回旋，飛向了袁紫烟，而且速度也快了，一閃而至。

這是迴風刀，表現出了發刀人的手法、巧勁、都已達爐火純青之境。

袁紫烟還在微笑，笑得宇文成都心頭發毛，暗暗叫道：「姑娘啊！這是要命玩藝呀！妳還笑得出來。」

刀近兩面太陽穴兩尺左右，劉飛鵬也嚇呆了，怎麼不早躲呀！刀如閃電，現在，躲也來不及了。

袁紫烟突然抬起了雙手，兩隻纖巧美麗的手，尖尖的手指，雪白的玉腕。

天啊！如此美麗的姑娘，就要濺血在飛刀之下，劉飛鵬後悔極了。

飛刀忽然不見了，原來已捏在袁紫烟雙手食、中兩指間。

袁紫烟仍然在笑，清脆的聲音由櫻桃小口中婉轉而出，道：「劉將軍，飛刀打造得很好，百煉精鋼，鋒利無匹，丟了可惜呀！好好的收起來吧！」

玉腕輕揮，兩柄刀冉冉飛出。

神啦，不偏不斜，就那麼巧妙的投入了放在木案上的皮套中。

皮套上只有十二個插刀的刀眼，十把刀還在套中，只有兩個空位，兩把刀就是歸還在兩個空位中。

宇文成都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這是武功啊？還是術法？接刀的手法不難，宇文成都自信也能辦到，但投入一丈開外的皮套刀眼中，就全無把握了。

劉飛鵬嚇傻了，看看十二把皮套中的飛刀，完全一樣，似乎是根本沒有動過。

「大開眼界了。」劉飛鵬道：「末將應該認輸，只是技藝尚未完全發揮，國師可否容末將再放肆一下？」

語氣平和，是眞的服氣，但又不想留下一點遺憾，未出全力就服輸。

「劉將軍不用客氣。」袁紫烟道：「我明白將軍手下留情，絕技尚未施展，何不全力發刀，展現出十二連環的威勢，讓我也開開眼界呢？」

「國師。」宇文成都臉色又變了，沉聲說道：「刀如連環冷風起，光似閃電過長空，我們已見識過國師的還刀奇技，不用再試了。」

他無緣獲得這個仙女之姿的少女青睞，因爲，不能跟皇帝爭啊！但心中的傾慕之情，却已熊熊燃起，實在怕袁紫烟受到傷害。

「宇文將軍，不用擔心啊！」袁紫烟笑道：「我要劉將軍盡展所長，日後，才能夠甘心受命，對麼？」

「是是是！國師能避開劉某的十二連環飛刀，末將也技窮於此了，日後但有所命，必將誓死以赴，血濺沙場，在所不惜。」

「好！將軍就全力發刀吧！」袁紫烟又笑了，笑得如花盛放。

劉飛鵬神色冷肅，捧起刀套，向後退了七步，躬身一禮，道：「國師還刀入鞘的手法，末將是萬萬的不能，只此一樁，劉某已該拜服，何況，國師又是統帥我等的首領，以下犯上，罪加一等……」

「劉將軍，撇開主從關係，」袁紫烟接道：「我們是以武會友，就算是我向你挑戰吧？」

「勝負已分出來了，國師的技藝，末將由衷佩服，但末將自出道以來，還沒有試過盡出十二刀連環取敵的手法，宇文總統領破了我八刀並飛的攻襲，已使末將心中敬佩萬分了，今天，我要用九把飛刀……」

「最好是十二把連環飛刀全部出手！」袁紫烟道：「將軍可是早已有個心願，想讓十二連環飛刀一起出手，使絕技展現於世。」

劉飛鵬點點頭，道：「是的！但末將遇上的强敵，除了宇文總統領，從無人能躲過我五把飛刀！」

「今天何不試一試十二刀連環出手的威力呢？」袁紫烟道：「我也許無能破解，但躲避的本領，一定有的，將軍不用顧忌。」

劉飛鵬道：「也罷，如若傷了國師，末將以自殘加倍奉還，以贖犯上之罪。」

這個人還眞是死心眼，但亦可見宇文成都馭下之嚴。

袁紫烟嫣然一笑道：「這麼說，我就更不能受傷了。」

笑得好美，看得宇文成都人都醉了，劉飛鵬也爲之怦然心動，手一軟，刀套也幾乎跌落了，急急閉上眼睛，長長吁一口氣。

袁紫烟警覺了，這愛笑的毛病，以後不能再犯，統帥鐵騎，決戰沙場，是生死對決，需要莊嚴、冷肅的紀律，身爲主帥，豈可失之輕浮。

「國師，失敬了。」劉飛鵬雙手齊揚，兩柄飛刀閃電出手，迎面射來。

袁紫烟沒有用手去接，坐着的

身子向後一仰，兩柄飛刀掠面而過。

後面一丈距離就是牆壁，飛刀應該撞在牆壁上。

但劉飛鵬的三、四把飛刀已由左右兩側兜過來，飛行奇速，那麼準會撞在了第一、二兩柄飛刀上。

四刀互擊，刀勢忽變，轉回頭，射向了袁紫烟的背後。

這種怪異的手法，精湛的技巧，連袁紫烟也有些佩服了。

何況，連續而來的四把飛刀，又以一線相連，迎面而至，每把刀相距一尺左右，四把九寸長短的飛刀，連成一道八尺長的一串刀尖。

神乎其技呀！

現在，袁紫烟面臨着前、後飛刀的夾擊，前面是四刀連成一線，後面是四刀拼成一排，在一座大廳堂中，上有頂蓋，前有木案，上躍、前伏，都有限制，只有向地下蹲趴一途。

宇文成都眼都瞪圓了，他擔心袁紫烟受到傷害，也不願袁紫蹲下去，躲入木案之下，那會在她領導的威信上留下瑕疵。

不論甚麼英雄豪傑的人物，只要動了感情，利害和權位，宇文成都都沒有妬忌，而且是很希望接受她的領導，也期望她受到擁戴，只不過也是爲了能多親芳澤，吃不到，多看幾眼也好啊！

袁紫烟沒有蹲下去，也沒有站起來，穩穩的坐在舖着大紅墊子的太師椅上，但却出了手，拔下了頭上的金釵。

金釵不過三寸長，握在纖巧的玉手中，却發揮了驚世駭俗的威力，繞着身前身後一陣轉，八把飛刀全被金釵擋開了。

不知道是袁紫烟手下留情，還是飛刀蓄有的內力奇妙，飛刀沒有被擊落，仍然繞着人身轉。

劉飛鵬吐氣出聲，最後四把刀也出了手。

果然是刀帶冷風起，光芒過長空，八把餘勢已衰的飛刀，在新發四刀連環撞擊之下，突然又增强了飛旋的力道。

十二把連環飛刀，連環串成了一片刀網，繞着袁紫烟飛刺不停。大有不殺人，不肯罷休的氣勢，刀似有靈，完全變活了。

金釵幻化出一團金光，把袁紫烟的上半身裹在金光中。

廳中人的目光，全都集於袁紫烟的身上，金光和刀芒並飛，看得人眼花撩亂。

「劉將軍，十二連環飛刀，果然是刀中奇技，紫烟很佩服。」口中說話，手中金釵仍是疾如輪轉。

一連串金鐵交鳴之後，刀光忽然不見了。

金釵也重回袁紫烟的秀髮上。

十二把打造精巧的飛刀，也沒損失，整整齊齊的排在木案上，一把不少。

袁紫烟不敢笑了，但聲音却十分柔和的說道：「劉將軍，請把飛刀收回去吧！」

沒有人看清楚袁紫烟是如何的把飛刀接了下來，但却看到了劉飛鵬垂手肅立在袁紫烟木案前五尺處，道：「末將請國師定以應得之罪！」

「將軍何罪之有？」袁紫烟道：「我們是約好才比試啊。」

「國師大量，末將只能認輸了。」劉飛鵬取過飛刀，躬身而退，表現出無比的恭敬。

袁紫烟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道：「諸位各懷絕技，願意賜教的，就請出手！」

在座的三位副總統領相互看了一眼，神情凝重，似乎是服氣了，但却又似不很甘心，目中神芒流動。

袁紫烟實未想到如此簡單的就讓羣雄雌伏，心中一高興，忍不住又笑了。

「國師，成都想領教高招！」

變出意外了，袁紫烟微微一怔，道：「好啊！宇文將軍想如何賜教呢？」

「正如國師所言，技藝百家，各有長短，成都斗膽想和國師對搏幾招，以便能充分發揮本身的技藝。」

要直接的對打啦。

袁紫烟點點頭，道：「好！就依將軍！」心中却暗暗忖道：原來他心中不服，表面上却又十分恭敬，看不出一點聲色，這個人好生深沉。

既是動手對打，就不能坐着不動了，袁紫烟站起身子走到大廳中。

宇文成都移步走到袁紫烟身前三尺處，紮住了馬步。

四個副總統領不自覺的也站了起來。

他們都知道宇文成都的武功很高，但高到何等境界？却是無從預測，他們都是宇文成都的手下敗將，也是宇文成都把他們選入宮衛作副總統領的。

袁紫烟給他們的是一種驚奇，那種魔術一般的接刀手法，叫人無法看出一點門道，是他們習武數十年來，從未見到過的奇技。

這樣兩個難測高深的人要對打一場，可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奇觀！

宇文成都一抱拳，道：「國師，不要手下留情！我輸了，會心服口服。」

「我知道，但也不要以命相拚吧！」袁紫烟道：「我還要借重將軍啊！」

宇文成都道：「國師，已動上手，恐怕很難掌握得恰到好處，要讓對方失去對抗能力，總要制服了對方才成！」

袁紫烟心中冒起了怒火，一顰秀眉，道：「知道了，將軍請先出手！」

宇文成都神情很冷肅，道：「國師，恕我無禮。」左掌一揚，迎面劈來。

袁紫烟嬌身一閃，避開掌勢，忖道：「原來宇文將軍是個左撇子……」

心念初動，一股强烈的掌力已捲襲而至，手掌還在三尺之外，暗勁已洶湧而至。

那是宇文成都右手發出的掌力，原來他不是左撇子，攻來的左手只是一個虛招。

袁紫烟也發覺了宇文成都掌勢的奇妙，攻來的不是一大片掌風，而是凝聚於一團的暗勁，那表示宇文成都技藝的修爲上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別人感覺不到掌風呼嘯的威勢，但身受者却似有着一根重大的鐵柱直撞而來的威猛。把一般掌力，束集成一股力量，自然是威勢倍增。

「好啊！誠心要一掌打死我呀！」袁紫烟心中暗忖，左掌一立，迎着掌勢撞去。

有如聳立在洪流中一根堅牢的柱石，硬把萬馬奔騰般的水勢，生生的一分爲二，分向兩側流去。

一柱擎天，宇文成都的一股掌力，竟被袁紫烟一掌中分爲二，裂向兩側而去。

內力對衝之下，宇文成都已無法再控制發出的力道，一道撞上牆壁，原本無聲無息的暗勁，受到阻擋，突然暴發成一股强烈的旋風，屋宇震動，力道回旋，木案上的茶杯紛紛被衝撞落地，跌成碎片。

另一股力道，就非常的不幸了，撞在了蓮兒的身上。

她雖然已得袁紫烟傳授了一點術法、武功，但初學乍練，基礎也未打好，全然無備下，如何能承受得住，整個人被撞得飛了起來。

宇文成都大叫一聲：「不好。」身如流矢，疾飛而起，懸空一把抱住了蓮兒姑娘。

但他去勢太快了，雖然一把抱住了蓮兒，但整個人却向牆壁上撞去，匆急之間，一脚踹出，青磚牆被踹出了一個大洞，但宇文成都却借這一脚之力，一個空中翻，穩穩的落在了大廳上，雙手仍托着蓮兒的嬌軀。

低頭看去，只見蓮兒臉色蒼白，口角流出鮮血，傷得似是不輕。

「國師，對不起，我無法收住發出的力道。」宇文成都有些懊惱的說。

「是我用錯了接你掌力的方法！」袁紫烟緩步行過去，道：「她傷得怎麼樣？」

「傷得不輕。」宇文成都側耳在蓮兒胸前聽了一陣，接道：「她好像學過武功，眞氣護住了心脈，給屬下三天時間，我負責醫好她的傷勢。」

袁紫烟點點頭，取出一個小玉瓶，倒出一粒丹丸，道：「先讓她服下這顆丹藥，保住她傷勢不要惡化。」

巧兒已快速的奔了過來，接過丹丸，投入了蓮兒的口中。

蓮兒睜開了微閉的雙目，看了袁紫烟一眼，微微一笑，又閉上了眼睛。

笑得雖然有點凄凉，但仍然是笑，忍着傷疼的微笑。

好一個倔强、勇敢的小姑娘，似是並未把死亡的威脅放在心上。

「將軍。」袁紫烟道：「蓮兒的傷勢可望穩住，你的技藝，還未發揮，放下她，我們繼續這一場比試。」

宇文成都苦笑一下，道：「國師，我認輸了，治療蓮兒姑娘的傷勢要緊。」

態度變得很快，已無再戰之心。

（未完・三）

上文提要：杜一非與鳳千千來到城郊廟宇，隨機抽籤占卜，廟祝暗示凶手與女人有關聯。杜、鳳兩人分析若論女人，可疑者有三，莊穆夫妻劉夫人以及在廟外與鐵府內院出現的兩位蒙面黑衣女人，兩人同意循此綫索深入追查。近破曉兩人趕回客棧，假裝初醒，正遇鐵府派人在客棧檢查客人身份，他兩人因易容未被認出，兩人想起凌展雲等人之安危，又奔入城內去接應……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脂寒劍

文清章潛入鐵府　兩夫人被脅房內

郝睿立即問道：「坤侄，有話但說不妨，他們奇怪在何處。」

「若是刺客者，怎會强攻，若自恃武功高强，又怎會在其他侍衛趕到之前，便撤退逃跑？」

郝睿大叫一聲：「有理，快搜，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一頓又道：「坤侄，你眞是虎父無犬子呀，看來你比你大哥還聰明，鐵船幫眞是有福了！」

凌展雲和張建在房內聽得分明，估計這青年必是鐵千舟之小兒子鐵亨坤，聽了他跟郝睿的對話之後，心中更是擔心，萬一行藏敗露，那就不堪設想了，當下凌展雲當機立斷。道：「張建兄，此房必是鐵亨坤居所無疑，此子十分聰明，咱們應趁混亂之際，到別處匿藏！」

張建道：「我先出去看看再說！」他竄了出去，見斜對面的房門虛掩着，便閃了進去，忽然聽到一個步履聲，吃了一驚，忙閉住呼吸，貼墻而立，不敢妄動。

耳畔聽到一個女人嘮嘮叨叨地道：「香雲這死丫頭，也不把門關上！」

張建一聽是個婦人的聲音，比較放心，連忙竄至床底下匿着，那婦人關了房門，又上床去了。過了一陣，外面有人問道：「大夫人，可曾發現可疑的人麼？」

原來這房住的正是鐵千舟之大妻林惠仙，只聽她罵道：「眞是飯桶的傢伙，如果有可疑的人，我還能跟你說話麼。幫主不在，你們便六神無主，連兩個刺客也抓不到！」外面那人應了一聲便到別處問去了。

俄頃，房門又响起，林惠仙罵道：「別吵老娘！」

外面傳來一個少女的聲音：「夫人，是婢子！」林惠仙極不願意地下床開門，少女道：「夫人，還未抓到任何人，您可要小心一點！」

林惠仙罵道：「死丫頭，你年輕貌美，才要小心！」

少女道：「夫人，我看來的可不是甚麼採花賊，試想想，採花賊有此狗膽麼？奴婢擔心來的是五毒教的人，他們受攻擊，若來報仇，手段必然十分殘忍！」

林惠仙這才吃起驚來：「香雲，如今如何是好？」

丫頭香雲道：「不如待奴婢去把二夫人她們喚來，也好作個伴吧！」

林惠仙道：「把老三和老五喚來，不要叫老二，她老看不起老娘！」香雲應了一聲便走了，過了一陣又回來了，吱吱喳喳的鶯聲燕語，張建暗叫倒霉。

「大姐，千舟甚麼時候才回來？」

林惠仙道：「大姐也不知道！」

「大姐不知道，還有誰知道？」蘇阿西問道：「到底千舟是去那裡，爲何大軍已經回來了，他至今不見，不是有甚麼閃失吧？」

「胡說！」林惠仙怒道：「你怎會咒起千舟來？依我看，他九成是去找那姓文的，爲乾兒報仇，哼，千舟一向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你們擔心甚麼？」

蘇阿西忙道：「我怎會咒千舟？大姐別瞎生氣！但是……大姐，你說元乾眞的是文清章殺的？假如說元乾是他殺的，還有點道理，但清宇難道也是他殺的？」

老五湯小甜笑道：「老三你幾時這麼用心機？難道千舟的看法，你也有懷疑？」

蘇阿西噘着嘴道：「老五你除了會撒嬌之外，就是不動腦筋，若說清宇也是文清章殺的，試問他怎能無聲無息地潛進來？除非有內奸！」

此言一出，其他女人都沒出聲，半晌方聽香雲道：「三夫人說得很有道理，依你看，咱們這內室的人，誰最有嫌疑？」

蘇阿西見有人讚同自己的見解，更加得意，在房內踱起方步來：「愛妒是最引起人起殺人動機的，有沒有人喜愛清宇的？此人很可能因爲清宇要嫁人，因此便引起他殺人動機！」

蘇阿西話剛說畢，林惠仙已快口罵道：「胡說！誰吃了猪油蒙了心，敢打清宇的主意？」

「這就難說，清宇小姐人又好，又長得漂亮，又是鐵船幫幫主的女兒，有小伙子打她主意，有何奇怪？」

林惠仙道：「愚姐看不出有誰對清宇存有非份之想！」

「那就奇怪了，反正若沒有內奸，打死我也不相信！」

林惠仙道：「你們睡不睡覺，別盡說廢話了！香雲，把她們的被子抱來！」張建大着膽子，決定闖出去，心想即使被人發現，也可以抓住林惠仙等人作人質，是故大膽地從窗口爬出去。

一出窗外，立即竄至花盆後面匿藏，即見黑暗中有人向自己招手，仔細一看，可不正是凌展雲？原來，他匿在蘇阿西房內，張建見沒有人也躲了進去：「凌弟，可有收穫？」

凌展雲搖搖頭，張建便將剛才在房內所聽到的扼要地轉述一下，凌展雲輕嘆了一口氣，道：「那你也沒有甚麼收穫嗎！」

張建吸了一口氣：「他們大概認爲咱們已經離開了，外緊內弛，既然已入虎穴，焉能空手而回？咱們在內堂搜一搜！」凌展雲也有同感，當下兩人便閃到暗廊上，凌展雲將耳朵貼在門板上，運功凝神靜聽。

房內沒有一絲聲音，凌展雲大着膽子將門推開，與張建閃了進去！房內漆黑一片，凌展雲冒險將火摺子點燃，入目所見，全是女人之用品，不問而知，主人是個女人，却不知是鐵千舟的那一位妻妾之寢室。

凌展雲正想將火吹熄，眼角一瞥，無意中發現被褥下面露出一角黑色之布料，張建亦同時看到，跑前將被子掀起，下面蓋着一套黑色之夜行衣！

兩人心頭怦怦亂跳，主人不在房內，可能跑到其他人房內歇宿，因來去匆匆，來不及收拾，因此將之隨便塞在被窩裡？

此人是誰？張建首先想到的是蘇阿西及湯小甜！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異聲，凌展雲一口氣將火吹熄，却聞外面有人道：「房內有光，怎地又熄了？」兩人知道壞了，當機立斷，推開後窗躍了出去。

外面的人聽到响聲，便叫了起來：「有刺客！」

凌展雲和張建在夾道中奔出去，只見外面人影幢幢，走出去，無異是自投羅網，凌展雲此刻唯有鋌而走險，隨手推開旁邊一扇窗子，跳了進去。

這房似乎是書房，沒有床鋪，却有一排比人還高之書櫃，兩人正苦無地方藏身，又聞外面傳來步履聲，沒奈何只好躲在書櫃後面。

房門呀地一聲推開，有人走了進來，道：「掌燈！」

聲音十分熟悉，凌展雲和張建心中同時呼道：「郝睿！」油燈點亮，兩人一動不動，連呼吸也閉住。

只聽郝睿道：「傳令下去，加緊搜查，一有消息便來通知！還有，副幫主呢？請他過來一下！」看來郝睿在鐵船幫內之權力，只在梁仲衡之上，而不在其下。

郝睿在房內踱步，凌展雲及張建一顆心緊張得怦怦亂跳，幸好郝睿沒有走到書櫃後面。俄頃，房門敲响，郝睿快步走過去開門，凌展雲及張建方敢趁機換氣。

「總堂主何事找本座？」

「請問副幫主，外面弟兄是否有收穫？」

「沒有，也不知來的是甚麼人，神出鬼沒，如此厲害！」梁仲衡問道：「郝老弟，這裡面之情況如何？」

郝睿嘆息道：「亦無所獲……小弟懷疑，咱們幫內有奸細！」

「有奸細？若有內奸，豈有在此時發動之裡？」梁仲衡另有看法。「奸細若連幫主此時不在亦不

知道，刺客亦不會看上他！」

郝睿忽將聲音壓低：「也許人家之目標並非幫主……」

梁仲衡聲音突變，「難道老弟認爲他們要對付小少幫主？」

郝睿道：「有此可能，上次他殺了大少幫主及二小姐，下一步要對付小少幫主，乃順理成章之事！」

梁仲衡沉吟道：「他們如此對付幫主，目的何在？」

「以前咱們一直認爲凶手這樣做是爲了打擊幫主，如今想來，他很可能跟幫主有比海還深之仇恨！」

梁仲衡冷笑道：「如此的人會是文清章麼？」郝睿不由語塞。梁仲衡又嘆了一口氣：「幫主可曾交代，他幾時回來？」凌展雲和張建聽至此，都豎起耳朵更加用神偷聽。但郝睿之答覆令人十分失望：沒有。

大概郝睿見梁仲衡十分沮喪，忍不住勸解他：「幫主雖然不在，有你我兄弟倆，還怕甚麼！目前先多派人手，保護小少幫主，刺客便無所施其技了。」

梁仲衡忽然又問了一句：「郝老弟，你剛才提及內奸，是否有所懷疑？」

郝睿苦笑道：「這種事小弟又怎敢胡亂推測，只是順口問問副幫主罷了！」此人說話十分圓滑，梁仲衡聽後心中不快，拂袖而去。郝睿過了片刻也出去了。

凌展雲及張建早已憋不住氣，此時方敢換氣，「張兄，咱們趁此走吧！」兩人又從後窗翻出去，可是外面來回巡邏之人極多，沒奈何只好仍匿回書房，過了一陣，天色便亮了，更加無機會逃逸。

＊　＊　＊

黎明前那一刻，最是黑暗，但今夜安陽城有異以往，街頭巷尾，到處都有壯漢遊戈，燈光把周圍都照亮，使得杜一非及鳳千千行動十分困難，臨近天亮，方潛至八閭客棧外面。

杜一非見附近無人，乃道：「鳳妹，待小兄先進去探視一下，再作道理，請你在外面把風，萬一有事也有個接應！」鳳千千本來還想跟着進去，聽了此言方改變主意。

杜一非悄悄翻進客棧圍墻，先到自己房外窗旁聽了一陣，再至鳳千千那房外靜聽，良久不聞一絲聲息，這才重新出去，招呼鳳千千進去。杜一非進房之後，先亮燈檢查一下，房內佈置及陳設，絲毫無異，証明無人來過，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可是一顆心隨即又再懸起，忙輕輕打開房門，至凌展雲房外偷聽，未聞聲息，門又推不開，正想由後窗進去，却聞走廊盡處有聲響，連忙回房，上床運功調息。

未幾，天色大亮，客棧內的人都已下床，一片嘈雜聲，杜一非連忙重新易了容，呼小二送水進房，以言相試。「昨夜眞是好睡！」

店小二道：「老實說，小店地點最好，旺中帶靜，尤其是晚上更加寧靜，當然好睡。」杜一非一聽，便知昨夜鐵船幫無人來查房。當下到鳳千千房內，替她易容，然後出店去吃早點，意在打探凌展雲及張建之消息。

不料走出客棧不遠，便碰到鐵船幫之徒上前盤問：「你倆叫甚麼名字？住在何處？在此貴幹？速速招供，否則不與你客氣！」

杜一非早已編好了套詞，對答如流，當然仍然隱瞞了身份，鐵船幫幫徒令他倆稍候，到客棧內「核對」了一次，消除疑慮，乃給了兩塊腰牌，杜一非故意問道：「這是甚麼玩意兒？」

那漢子不耐煩地道：「証明你倆已經查過，沒有問題，若有人再來查問你們，出示腰牌，便可免了麻煩，不過，請記着，若無必要，請勿到敝幫總舵附近！」

杜一非道：「放心，咱們去那裡作甚！」當下陪着鳳千千去麵店吃早飯。店內食客不多、杜一非憂心忡忡地道：「今日鐵船幫查得這麼緊，是因爲昨夜咱們一鬧所形成的，還是凌展雲已落網？」

鳳千千道：「應該是前者，而且就算凌兄落網，鐵千舟不在，郝睿膽子再大也不敢大開殺戒！」杜一非覺得頗有道理，這才稍爲放心。

吃了麵，鳳千千問道：「大哥，咱們該如何調查？」

杜一非嘆了一口氣，道：「如今愚兄也沒了主意，目前最重要的是希望凌展雲及張建，能夠平安離開鐵船幫總舵！」

鳳千千頷首：「如此咱們會賬，在城內閑狂，萬一凌展雲脫樊而出，也可以接應！」當下兩人在城內逛了一整天，毫無動靜，更無收穫，看看已經起更，只好回店，以免引起思疑。

兩人睡了一陣，杜一非忽被一陣隱隱約約之吵雜聲驚醒，他披衣下床，悄悄喚醒鳳千千，兩人換上夜行衣，又悄悄溜出客棧。

外面一片漆黑，寂靜如死，不見一個人，杜一非覺得吵雜之聲，似乎來自鐵船幫總舵之方向，是以拉着鳳千千，向那裡奔去。

越接近鐵船幫，吵雜之聲越響，兩人放慢了速度，終於到達鐵船幫外面，奇怪的是墻外居然不見有人巡邏，但墻內却隱約有燈光透出

來，杜一非暗叫一聲不好，道：「一定是凌展雲被發現了，咱們進去救他！」

鳳千千一把將他抓住：「且慢！」

杜一非道：「救兵如救火，豈能遲延？」

「咱們未摸清情況，豈可貿貿然進去？萬一也陷入重圍，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杜一非與凌展雲十分投緣，此刻方寸已亂，忍不住問道：「依你又有何良策？」

鳳千千不慌不忙地道：「先抓一個人來問一問再說！」

杜一非頓足道：「四周不見一個人影，去何處找『舌頭』？」目光一掠，見有一隊巡邏的鐵船幫幫徒走過來，心頭立即揪緊。

那幾個漢子心神不定，不時抬頭望向圍墻，不問而知，裡面必是發生非常事故。鳳千千道：「待我去，你來接應！」她不待杜一非有任何反應，便衝了出去。

那幾個漢子聽見步履聲，立即喝道：「站住，甚麼人！」鳳千千放慢步伐，含笑上前，那幾個漢子見到來者是個如花似玉的姑娘，都不禁呆了一呆。

「諸位敢情是鐵船幫的弟兄，請問貴幫發生了甚麼事，因何亂哄哄的，吵得人家都睡不着覺……」

她話未說畢，其中一個漢子已喝道：「不關你的事，你最好回去，否則，休怪咱們無情！」

另一個道：「說不定這婆娘是文清章的同黨，不如先下手爲强，將她抓下來再說！」

原以爲出事的是凌展雲，却冒出一個文清章來，鳳千千不由怔了一怔，急道：「放屁，誰跟文清章是同路人？他殺了我師兄，姑奶奶正是一路跟着他來的，不料進城便失去踪影，原來他已混進貴幫了，未知已經制服了否？」

「原來如此，哼，這廝十分歹毒，居然擄了……」

第一個漢子比較爽直，第二個開腔漢子急喝道：「老林，你胡說甚麼，你娘的，一見到大姑娘便昏了頭！弟兄們，先把她抓下再慢慢拷問，誰知道她說的是眞還是假！」

鳳千千怒叫一聲：「眞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東西！」她作勢欲撲，不料雙脚一頓，嬌軀反而向後倒射！她跑了半圈，至原先埋伏之處，却失去杜一非之踪影！

鳳千千心頭吃驚，伸手去墻上撫摸，發覺墻上有淺淺之坑道，似是字體，乃亮了火摺子照之，只見墻上被人以刀尖刻了一行字：「我先進去，你在外面接應。」雖無下款，鳳千千也知是杜一非之留言。

鳳千千那裡放心杜一非一人去涉險？當下四顧無人，便不顧一切，標前幾步，振臂拔身，越過圍墻，飛了進去！

＊　＊　＊

凌展雲和張建窩在書房內，不敢動彈，外面不時傳來侍衛的步履聲和咳嗽聲，偶然也有幾句話語，都是詢問對方，是否有消息或收穫。

兩人忍飢挨餓，不敢離開書房一步，不時交換意見，都沒有結果，最後決定待夜深，藉黑暗之掩護，再闖出去，幸好郝睿和梁仲衡也沒有再進來。

等待之時光，過得特別慢，但時光始終按原先之速度，慢慢溜過，紙窗上之光線，逐漸黯淡起來。

凌展雲輕噓一口氣，心中忖道：「這是自己運氣好，抑或是郝睿粗心大意？」又覺兩者均不是，一股不祥之念，驀地升上心田。他忍不住對張建道：「張兄，小心郝睿另設機關！」

事實上，郝睿絕非粗心大意之輩，他查過鐵千舟妻妾及兒子之房間，便不再到處翻查，以免搜不到人，吃人恥笑，但却在走廊上、假山後、柱後、墻角、甬道、圍墻，埋伏了人，假如根本沒有刺客，那當然好，若刺客仍在內堂，只要他露身便逃不過數百隻眼睛！

天羅地網已佈下，郝睿和梁仲衡還害怕甚麼？只是他倆至今尚揣摸不出，刺客之用意及目標！

凌展雲及張建見天色已全黑，兩人運功凝神靜聽，外面似乎連侍衛巡戈之步履聲也消失了，心中更是凝雲陣陣，不由趦趄起來，不敢貿然行動。

張建低聲道：「再等一陣，二更之後再行動！」當下盤膝於地，運功調息，以抗飢火。

遠處傳來二更之梆子聲，凌展雲低聲道：「咱們：云之後，若不幸被發現，以逃爲上，不可戀戰！」

張建點點頭，順手抄起桌上之硯石，凌展雲猛吸一口氣，輕輕推開後窗，滑了出去，張建緊隨其後，兩人貼着墻壁而行，至巷口附近，忽見斜刺裡湧出一隊提燈巡邏之侍衛，張建不暇思索，脫手將硯台向另一方拋去，兩人同時後退。

「啪！」硯台落地，發出清脆之響聲，立聽有人喝問道：「誰？」張建拉着凌展雲，雙雙提氣躍起，落在屋頂上，弓着腰而行。

他倆向圍墻那方走去，剛越過一棟平房，突見屋脊後面，冒起三條黑影，有人喊道：「刺客在此！」

凌展雲反應極快，一彎腰，抓起兩片屋瓦，脫手向他們射去，低聲道：「走！」轉身向矮垣飛去！

兩人一落地，又展開身法，向圍墻奔去，猛見兩側湧出不少人來，爲首一條大漢獰笑道：「臭小子，咱們等你久矣！」原來此人便是沙摶浪，他因受傷，揮軍南下消滅五毒教，得以免役。

原先凌展雲還有點緊張，此時反而定下心來，不退反進，抽劍標前，向沙摶浪刺去：「讓開！」

「讓開？做你娘的千秋大夢！」沙摶浪尚未痊癒，擰腰閃開，嘴上道：「快圍上來！」他手下一擁而上，霎時間，銅鑼聲响，由四面八方趕來之人，越來越多！

凌展雲和張建兩把長劍，見人便刺，張建道：「咱們並無惡意，各位硬要動武，便怪不得咱們了！」

沙摶浪哈哈大笑。「沒有惡意，跑進來作甚？」

凌展雲一急之下，道：「咱們是追一位仇家，見他進來此處，因此跟着進來！」

「放屁，你仇家姓甚名誰？」沙摶浪見手下連傷數個，又是憤怒，又是驚詫，忍不住又喝問：「你們兩位到底是甚麼人？」

凌展雲亦道：「你們到底讓不讓開？否則殺無赦！」

忽然一道陰惻惻的聲音傳來：「你有此本領麼？」凌展雲一轉頭，認得是郝睿，心頭不由一沉。

郝睿向沙摶浪問明了情況，乃問道：「你倆只要供出仇家之名字，凡事還可商量，否則休想活着離開！」

凌展雲尚在猶疑，耳畔却聽到張建道：「咱們的仇家是文清章！」

「那一個文清章？」

張建强笑道：「武林雖大，似乎只有一個文清章！」

又聽一人道：「文清章在何處？」原來梁仲衡在前院聞訊，匆匆趕來。

張建只好硬着頭皮道：「咱們在黃河上見到他，便一路跟踪至此，半夜進城，只道他要投店，不料竟躍入此處，咱倆一急，便跟了進來！未知此處是何地方，若有冒犯，請念在下不知者無罪份上，多多包涵！」

郝睿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道供出文清章，咱們鐵船幫便會害怕麼！」

凌展雲頓足道：「大哥，小弟早說此處可能是鐵船幫總舵，你偏不信，如今不是惹來橫禍嗎？」

張建道：「誰不知鐵幫主與文清章有深仇大恨，怎會料到他，居然大膽至此。」

郝睿冷冷地道：「你倆不必再一唱一和了，快快報上名來！」凌展雲不禁又猶疑起來，暗中察看，四周已佈滿了百數十人，還有高手在旁環伺，眞是插翅難飛！

郝睿哈哈大笑：「老子早知道你們在說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騙得過老夫麼？給本座亂刀殺了！」話剛說畢，又有許多人加入戰圈！

凌展雲和張建雖有一身武功，但雙拳難敵四手，在重重壓力之下，已岌岌可危！

就在此刻，內堂忽然又傳來銅鑼聲，而且鑼聲又密又急，郝睿和梁仲衡同時道：「快去查一下，發生甚麼事？」

派出去的人尚未進月洞門，已見一個侍衛張惶失措地跑了出來，人未至，聲先至：「啓稟副幫主，不好啦，四夫人被人挾持了！」

凌展雲和張建心頭稍鬆，心中均想道：「杜一非到底是聰明人，目前也只有此法，方可救我！」

耳畔又聞郝睿焦急的聲音：「是誰挾持四夫人？他人在何處？」

「他自稱是文清章，挾着四夫人往大夫人房中去了！」

郝睿和梁仲衡未待他說罷，已雙雙搶進內堂，凌展雲和張建呆了一呆：「眞是僥倖！」張建道：「你們沒聽見麼？文清章的確在此，你們不去找他，却纏着咱兄弟，嘿嘿，眞是得不償失呀！」

沙摶浪也心懸內堂，聞言喝道：「且住手，先看住他倆不要讓他倆溜掉！」言畢也跑去內堂，但聞內堂高聲叫罵之聲，不絕於耳。忽又見火光閃動，接着又有人呼道：「走水呀，廂房起火了！」

剎時間，鐵船幫總舵亂成一團，凌展雲及張建此刻心情平復，抱着看戲之心情，輕鬆之至，淡淡地道：「你們還呆在此處作甚？放走敵人，圍往朋友，那是天下間最愚蠢之事！」

那些大漢面面相覷，凌展雲向張建打了個眼色，雙雙向前走去，那些大漢喝道：「站住！」

張建冷笑道：「你們自顧不暇，還管咱倆何事？還不快去內堂助陣！」

但那些大漢並不退讓：「咱們還未接到命令，絕對不會放你倆離開，識相的還是乖乖站着，以免傷了和氣！」凌展雲及張建見他們態度堅決，只好暫忍，此刻也是杜一非和鳳千千在客棧聽得叫聲，趕來之際。

不久，火已熄了，但內堂吵雜之聲，仍不時傳來，看情形，雙方似乎在僵持之中！

* * *

梁仲衡和郝睿衝進內堂，只見裡面火把燈光，把四周照得光如白晝，數十個人圍在大夫人林惠仙門外，亂成一片。

郝睿舌綻春雷，喝道：「別吵！」隨即又問道：「四周都佈滿了人麼？」衆皆答然，逐漸安靜下來。

梁仲衡沉聲道：「文當家的，你好歹也是一教之主，爲難婦孺，不怕天下英雄笑掉大牙嗎？」

房內傳來文清章冰冷的聲音：「閣下是誰？」

「在下梁仲衡！」

「原來是副幫主！」文清章打了個哈哈：「你說得好，貴幫派人到處殘殺本教弟子，包括婦孺，爲何不怕天下英雄笑話？老實說，老子今夜鋌而走險，也是被你們所迫！」

郝睿冷冷地道：「你殺我幫主子女，咱們是血債血償，天公地義，誰會笑話？」

「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說本座殺姓鐵的子女，有何証據？若能拿出証據者，文某願意當衆自刎！否則，你們鐵船幫可得給我一個公道！」

郝睿沉聲問道：「你挾持兩位夫人，意欲如何？」

「叫鐵千舟來跟我說話！」

「敝幫主不在，梁某可代表一切！」

文清章冷冷地道：「你倆跟鐵千舟還差一大截，何況屆時鐵千舟不承認，老夫不是白跑了一趟？」

梁仲衡猛吸一口氣：「但他的確不在此，閣下準備等到何時？」

文清章厲聲道：「等到他回來爲止，而且我還要找幾位武林巨擘來作証，你們立即去替我找人！」

郝睿道：「姓文的，你可得放明白，你根本逃不出去，說話這麼凶，對你有何好處？」

「你無資格與文某說話，你敢再開腔，文某便給她們苦頭吃！」

文清章語氣忽然輕鬆起來：「就算死，有鐵千舟兩個老婆陪我，文某亦已無憾矣，嘻嘻，說不得老子忍不住，還要在她們身上，佔點便宜！」

郝睿怒道：「你敢亂來，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話音剛落，房內便傳來一個女人之尖叫聲，郝睿怒不可遏。猛喝道：「住手！」不料，又傳來一道嬌呼聲，衆人認得那是四夫人的叫聲。

只聽林惠仙罵道：「郝睿，千舟不在你便胡作非爲了，您想害死咱們麼？」郝睿額角全是汗珠，只氣得他胸膛不斷起伏着，却不敢再吭一聲。

梁仲衡乾咳一聲：「文當家的，有事大可慢慢商量，千萬不可把事情弄僵了！敝上的確不在，還有甚麼可接受之條件否？」

「他不在，你們大可派人去找他！」文清章道：「老子有點餓，你們先送些好吃的東西進來，記着，不要在菜裡面動手脚，我會讓你們的幫主夫人先嘗嘗！」

梁仲衡一面着人去準備，一面又問道：「除此之外，尚有何要求？」

「文某不但要見鐵千舟，還要有武林名人在場作証，最少要五個！」

「未知你心目中有甚麼人選？」

「不必多廢話！這五人必須名頭响，地位高，說話有人相信者！」

梁仲衡皺眉道：「這五個人一時之間，去那裡找？」

文清章道：「文某耐性有限，你最好立即快點派人去找，言盡於此，不必再囉嗦，有事文某自然會呼喚！」

忽然一個漢子匆匆跑進來，稟道：「副幫主，杜一非在外面求見！」

梁仲衡怔了一怔，不料文清章耳尖，居然聽到，高聲道：「杜一非可算一個，還欠四個！」

梁仲衡冷哼一聲，道：「請杜一非到書房裡見面！」

杜一非進了圍墻，很快便弄清楚甚麼事，遠望凌展雲及張建被圍，他決定恢復本來面目，當下脫下夜行衣，擦掉臉上之易容藥，然後施施然走過去。

他大搖大擺而行，立即被發現，「甚麼人？站住！」

杜一非道：「請去傳令一下，說杜一非求見！」轉頭對凌展雲道：「何兄爲何被困於此？嘿嘿，看來你雖先走一步，到底還是追不上文清章！」

凌展雲會意，打蛇隨棍上地接道：「但最低限度，咱們比你先到！」

「先到有何用，還不是被人困住！」杜一非轉首對一位香主道：「放了他倆吧，他們來自閩南，與文清章有深仇大恨，對貴幫可沒有恩怨，你倆還不快跑，下次再亂闖鐵船幫，便無人可救你了。」

凌展雲抱拳道：「多謝杜大俠救命之恩，這場賭博，咱兄弟自認輸了！」言畢拉着張建走了。

有幾個漢子還想攔藏，杜一非喝道：「鐵船幫不要多結仇家！你倆還不謝主人家！」凌展雲與張建雙雙抱拳致謝，轉身向圍墻跑去。

不料假山後有人招呼，依稀認得是鳳千千，凌展雲恐引人注意，雙脚不停，低聲道：「走吧，杜一非可應付！」鳳千千斜竄幾丈，亦越墻離開了。

杜一非至此方放下心頭大石，恰在此時，那位去報訊的漢子回來，「杜大俠，咱副幫主有請！」

杜一非大剌剌地道：「帶路！」那漢子引他到鐵千舟書房內，只見

裡面坐着兩個人，乃問道：「那位是副幫主？」

梁仲衡道：「在下正是，這是敝幫總堂主郝睿！」

「久仰久仰！」

郝睿乾笑一聲：「杜一非俠譽傳四海，咱們更是如雷貫耳，請坐！」杜一非坐下，郝睿急又問：「今日是甚麼風把杜大俠吹來？」

杜一非哈哈笑道：「是一股文章之氣，將區區吹來，兩位大概十分意外吧？」

梁仲衡乾咳一聲：「請恕梁某愚昧，尚盼杜大俠明言，以解茅塞！」

「長話短說，杜某是跟蹤文清章而來的！」

郝睿心頭一動，忖道：「怎會有這許多人跟蹤文清章？」當下又道：「郝某願聞其詳！」

「杜某由南而北，過了黃河不久，便發現文清章，後來又發現閩南沙氏兄弟，他倆亦是跟蹤文清章的。何氏昆仲不讓在下跟踪，說他倆跟姓文的有深仇大恨，非殺他不可，且人是他倆先發現的，杜某一向不信邪，便說誰找到誰便可以得到姓文的……」

郝睿截口問道：「你跟文清章也有仇恨？」

杜一非搖首道：「沒有，杜某只是覺得奇怪，鐵船幫揮軍南下，到處攻打其分舵，他不去河南應戰，倒跑到河北作甚？心中動了疑，是以尾隨其後，欲看個究竟！」

杜一非喘了一口氣，方再說下去：「此後杜某便與何氏昆仲分開跟踪，那姓文的十分狡猾，沿途換裝束，在路上打聽，常出現錯認，是以有時某在前面，有時何氏兄弟在前！

「如此跟踪了兩三天，終於來至安陽城，某一進城便發覺城內情況有異，後來經過貴幫，聽動靜，便料定文清章已混了進來，是以不怕冒昧，亦進來探個究竟！」杜一非說至此，嚥了一口口水，反問：「文清章是否已落在貴幫手中？」

郝睿沉聲問道：「杜大俠，請恕郝睿冒昧問一句，在鐵船幫與五毒教之間，你站在何方？」

杜一非悠悠然地道：「杜某向來是幫理不幫親的，目前未了解情況，不敢貿然表態，郝總堂主非要杜某站在貴幫立場不可乎？」

郝睿乾咳一聲：「不管如何，誰都希望多點朋友！」

杜一非道：「承蒙兩位錯愛，請杜某進來，在下也不客氣，斗膽請問文清章如今在何處？」梁仲衡乃將情況仔細說了一遍。

杜一非皺着眉問道：「誰最先發現文清章的？」

梁仲衡和郝睿愕了一愕，老實說，由發生事變至此，他倆至今尚未有時間調查這件事，當下忙派人把人找來，「黃祥，你是第一個發現文清章的麼？當時情況如何？」

那漢子恭恭敬敬地道：「副幫主，當時屬下剛好巡邏到四夫人房門外，見到有人抱着四夫人出門，便呼喝起來，那斯便踢開大夫人的房門，衝了進去……」

郝睿問道：「後來又如何呢？」

「後來屬下追過去，他喝道：『誰敢過來，文某便先殺了你們夫人！』接着又說：『某是五毒教之文清章，找你們幫主說話！』屬下一邊招呼弟兄把大夫人之居所四周圍住，一面又派人通知副幫主，再後來的事，副幫主及總堂主亦知道了！」

梁仲衡接問道：「在咱倆未到之前，你們是否有採取過行動？」

「有幾個弟兄欲强行衝進去，但只撞開房門，便又退了回去，因爲那斯坐在地上，大夫人，四夫人及丫環香雲都倒在他身旁，看來是被制住了痲穴，那惡魔一掌放在大夫人頭上，一劍指着四夫人，弟兄們投鼠忌器，不敢妄動……後來那斯喚咱們把房門拉上，接着副幫主便趕到了！」

郝睿怒道：「你們都在睡覺呀？讓人潛進四夫人房內，出來之後才發現！快給我查一查，之前有否甚麼動靜！」黃祥恐慌地應聲是退出去了。

梁仲衡問道：「杜大俠有否良策救出敝幫主之妻妾？」

杜一非搖頭道：「正如黃祥所說，投鼠忌器，誰敢拿她倆生命開玩笑？請恕在下愚昧，沒法提供良策了！」一頓又問：「兩位準備邀請甚麼高人來作証人？嗯，文清章既然有此打算，看來大夫人及四夫人之生命，暫時無憂，兩位大可寬懷，慢慢再商議！」

說着話，天已亮了，杜一非長身抱拳道：「貴幫此刻也夠忙的了，在下亦不欲打擾，過兩天再來！」

梁仲衡忙問：「杜大俠欲去何方？」

杜一非道：「在下打算到安陽客棧投宿，若有事，大可派人知會一聲。放心，在下不會輕易離開安陽城！」

梁仲衡道：「敝幫地方雖不大，但安排幾個客人還不成問題，杜大俠何不屈就一下？」杜一非堅決不肯，郝睿要派人送他，亦爲其所拒。

郝睿目送他離開，盯着他的背影，狠狠地道：「這小子來得太巧，須好好監視着！」

梁仲衡忙道：「杜一非非一般人，不可激怒於他！」

郝睿忽然想起一事，忙傳人查詢，得知杜一非居然放了何氏兄弟，更是懷疑，不理梁仲衡反對，忙派幾個精細的人去監視杜一非之行動。

杜一非離開鐵船幫總舵，隔遠便見到易了容之鳳千千，鳳千千拐進一條小巷，他立即快步跟着進去，再穿過三四條巷子，鳳千千方停了下來。「大哥，情況如何？」

杜一非道：「凌展雲及張建呢？叫他倆不要再進八閩客棧，我告訴郝睿說我入住安陽客棧。恐有人跟踪，我先去投宿，你們傍晚再聯袂來找我，挑明是事先與我約好的！」

言畢轉身便走，接又回頭交代：「馬匹放棄掉吧，免得引人生疑，另買三匹進城！」杜一非在街上買了幾件衣服，然後到安陽客棧，到店外便發現有幾個「礙眼」的人，心知是鐵船幫派來監視自己的，只裝作不知，要了一間上房，又着小二備水洗澡。

杜一非輕輕鬆鬆地休息了一個上午，然後施施然出店吃午飯，酒樓內之食客，神態有異往常，三三兩兩在交頭接耳，看來鐵船幫發生變故之事，消息已經外傳。

杜一非一個人喚了三個小菜一個湯，外加一壺酒，抬頭一見，有三個漢子正在到處找座頭，又因不敢表露身份，無人肯讓座，一時之間，甚是狼狽。

杜一非故意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下這裡還有三個空位，何不坐在一起吃飯？」

那三個漢子低聲商量了一下，才涎着臉走過來：「打擾大俠，實在不好意思……」

「那裡那裡，三位儘管隨便，在下今日做個東，小二過來，再加三個菜一壺酒。」

其中一個漢子道：「打擾大俠已不好意思，怎敢再讓您破費？這頓理該由咱們做東！」

杜一非忽然道：「郝睿准你們報賬麼？」那三條大漢一呆之下，臉上都露出極其可愛之神情來。杜一非嘆了一口氣：「這頓飯若讓你們請，郝睿必罵杜某太過小氣，三位也不必跟我爭了！」

那三條大漢還不知要如何回答，杜一非又道：「梁副幫主及郝總堂主對在下之安全如此關心，杜某感激之至，不過相信在安陽城內，杜某尚能自保！」

當中那個高個子的赧然道：「咱們微末之技，瞞不過您老法眼，實在……咳咳……」他咳了好一陣才續道：「希望您老原諒一二！」

杜一非邊替他斟酒，邊瞪了他一眼，「我不原諒你們，還會請你們吃飯？別多心，好好地吃頓好飯，不夠菜再加！」

他揮洒自如，把那三條大漢戲弄得哭笑不得，但菜上來之後，那三人見杜一非談笑風生，情緒便漸漸安定下來，殷勤地替他佈菜斟酒。

看看已吃得七七八八，杜一非忽然低聲道：「你們三人繼續做你們該做的事，在下不會在郝睿面前說任何話。」那三人一聽，如吃了一顆定心丸，都舉杯向杜一非敬酒。

飯後，杜一非向他們打了個眼色，問那個身材最高的漢子：「你叫甚麼名字？」

「在下蔡勝，大俠有甚麼吩咐？」

杜一非揮揮手，着他們離開，然後會賬下樓，他故意在城內閑逛，發現蔡勝三人仍然暗中跟踪着自己，也不說破，回店關門，好好地睡了一覺。

待他醒來時，日已偏西，盥洗之後，走出客棧大門外，忽見鳳千千、凌展雲和張建拉着馬而至。杜一非大笑：「三位眞準時，倒是在下提早到了！」

凌展雲問道：「杜兄是何時抵達的？」

「昨夜進城，今早投店，你們先租房吧！」四人邊寒暄，邊又進店，杜一非眼尖，見蔡勝就在斜對面，他故意走了過去。

果然蔡勝立即迎前：「杜大俠，來者是貴友？是些甚麼大人物？」

杜一非故意道：「咦，在下如今已失去了自由，連交朋友也受貴幫限制？」

蔡勝堆下笑臉：「大俠言重，咱們只是想向上頭交差，而且大俠結交的均是大人物，說不定文清章那斯能夠接受，那就省却許多痲煩了！」

「原來如此，來者三人分別是凌展雲、鳳千千和張建，你回去交差吧！」杜一非言畢返回客房，不久，他們三人均來了，杜一非長話短說，把與郝睿交手之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又問凌展雲在鐵船幫內之情況。

凌展雲亦將情況說了。嘆息道：「今番咱們眞是走運，拉文清章作擋箭牌，不料他眞的出現，否則能否平安離開鐵船幫，實無把握！」

杜一非道：「有一個問題相信連郝睿也覺頭痛，便是文清章如何潛進鐵船幫總舵之內堂？而且在不驚動任何人之情況下，成功地挾持了四夫人駱雪花！」

鳳千千脫口道：「小妹早已說過，鐵船幫內必定有內奸！」

（未完・七）

上文提要：江青嵐挾住柳琪到終南山三昧谷找離火眞人，秦嶺系門下的羅淵率衆追逐，誤會柳琪師妹被江擄走，追逐間誤入榴林，被離火眞人將羅淵等人拘留在谷內，着令閔長綱親自領回，才肯放人。江青嵐從榴林躍下，說明是來求醫，被他們追逐，誤入榴林，離火眞人答應醫治，着江隨他進榴林，這座榴林是按九宮八卦而設，在此爲柳琪治傷，用「純陽指」打通奇經八脈，柳琪很快痊癒……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贈玉可解兩派仇　奪旗惹起閱牆鬥

「離火眞人」陡的厲聲笑道：「冷白衣是誰？小娃兒，你們敢欺瞞眞人？冷白衣就是送雪蓮子給你們的人，快說，你們在何處碰上了他？」

柳琪噘着嘴道：「老前輩，幹嘛生這麼大的氣？我們當眞不知道冷白衣是誰呀！啊！嵐哥哥，你把碰上那個叫甚麼夫人的事兒說給老前輩聽罷！」

「離火眞人」給她說得臉色稍霽，啞然失笑道：「唉，我眞人潛修了二十年，火性依然未除，小娃兒，因爲雪蓮子天材地寶，只有大雪山才有，常人要想得到一粒，難如登天，此人一送三粒，那除了冷白衣本人，還有誰呢？冷白衣，你們當眞不知道？咳！你們總聽師長說過：『量天寒尺毒冰輪』的量天寒尺，他就是冷白衣！」

只聽「離火眞人」又道：「因爲二十年前，眞人和他稍有過節。咳，其實也說不上過節，眞人練的是『三昧神功』，他練的是『冰魄寒光』，兩種互有尅制的功夫，眞人就找他試試，結果，鬧得兩敗俱傷，是以方才經你們一提，眞人就有點忍不住了！哦！你們遇上的是他妻子『冰魄夫人』。咦！這又奇了，他們夫妻儷影雙雙，從不輕離，她怎會一個人到中原來呢？唔，小娃兒，你倒要說給眞人聽聽，她怎會無緣無故的送你們三粒雪蓮子？」

江青嵐聽他口氣，似乎和冷白衣夫婦的宿嫌並不太深，心中也寬慰了許多。這就毫不隱瞞，從自己在小酒肆窗前偸瞧說起，「燕山雙傑」如何以假參王欺騙「冰魄夫人」，黑大俠如何從他們身邊摸來，後來如何又遇上「冰魄夫人」，送了她三片千年參王，她指點自己前來，並贈送雪蓮子，詳細說了一遍。

「離火眞人」聽得頻頻點頭，慨然說道：「想不到以『冰魄寒功』馳譽武林，名列六絕的冷白衣，結果還傷在極度寒冰之下，走火入魔。哈哈，善水者溺於水，玩火的焚於火，眞人將來總也得傷在火裡。」

江青嵐道：「老前輩神功絕世，那會……」

「離火眞人」臉色一正，搖手道：「小娃兒，別給眞人臉上貼金，要知除了玄門正宗，循序漸進，功力純出自然之外，像眞人和冷白衣所練的武功，各走極端，原屬旁門，本身功力越高，危險的程度也越大，可不愼哉？不愼哉？」

他說到這裡，忽然笑向柳琪道：「不過『冰魄夫人』可也小覷了眞人，她送你雪蓮子，果是一番好意，但她却把眞人當作二十年以前看待，怕我『三昧神功』和『純陽指』的純陽之氣，太以霸道，才要你傷癒之後，服上一粒雪蓮子，清清火

氣。其實，哈哈！眞人……」

柳琪忙道：「老前輩，那我不吃就是！」

「離火眞人」又道：「女娃兒，眞人是說給你聽聽，她既然送了你，此時服上一粒，對你自然有益無損。哈哈！女娃兒，此物對眞人也大有用處，我用一瓶『純陽散』，換你一粒如何？」

「老前輩，你費了這麼大勁替我醫療，你要，這三粒都留着好了！」

「離火眞人」喜道：「眞人從不求人，豈能要你女娃兒的東西，眞人是拿『純陽散』給你換的，而且一粒已足。女娃兒，你別小覷了眞人的『純陽散』，任他天下最歹毒的陰功所傷，只要三寸氣在，一服就癒，你們行走江湖，帶着有備無患。」

柳琪却從衣囊中取出絲帕小包，呈了過去，「離火眞人」解開一瞧，嘖嘖嘆道：「這三粒當眞是雪蓮子中上上之品。」

說着隨手取了一粒，又要柳琪服下一粒，然後又把絹帕包好，遞還給她。柳琪一定不肯，要「離火眞人」把兩粒一齊收下。

「離火眞人」搖頭道：「女娃兒，眞人這也是備而不用之物，因爲方才聽小娃兒說起冷白衣走火入魔之事，使眞人有了警惕。像我這種練『三昧神功』的人，如果一旦走火，只有雪蓮子才能收水火既濟之功，何況這雪蓮子又是『冰魄夫人』從千百粒中精選之品，自然一粒已夠，此物極爲難得，女娃兒你收起來罷！」

柳琪聽他這麼一說，只好依然收下。

「離火眞人」也從蒲團上一躍而起，用磁瓶把雪蓮子放入，貼身藏好，一面又從屋內取出兩個小小磁瓶，遞給兩人，道：「這就是眞人的『純陽散』，你們各人一瓶，用時只要少許已夠，千萬不可多服。」

兩人唯唯應命，一齊收起。

只聽「離火眞人」又道：「女娃兒，你剛才服下雪蓮子，趕快運一會兒功，眞人方才也消耗了不少眞氣，要到丹室裡去，待一會天色黑了，右邊是厨房，你自己做些吃好了。」

說着一手拿起蒲團，逕自往左邊屋中走去。江青嵐連忙要柳琪遵照「離火眞人」所囑，在蒲團上運功行氣，自己也就在地上坐下，守在一旁。

茅屋中立時靜寂下來，靜得連半點聲音也沒有了。敢情「離火眞人」也在丹室之中，運功調息，修復他方才爲柳琪療傷時所耗的內力。江青嵐忽然想起剛才那個縱橫飛掠的高大人影，「離火眞人」稱他大師兄。他們果然是同門師兄弟，那麼爲甚麼說他找了二十年，原來托庇在「天痴老兒」卵翼之下。又說區區榴火乙木陣能躲得住麼？再不出來，莫怪老夫把這座榴林毀了！

他這種口吻，當然是尋仇來的。尤其方才那種懾人心神的厲嘯，充滿暴戾之爭，想來決非善類，是以「離火眞人」要多方迴避着他。

唔，今晚三更，他們在南山絕頂相見，自己何不偸偸的跟去瞧瞧？

酉牌時分，太陽緩緩地落到山後，但天際的餘暉流霞，更照得榴林中宛若抹上了一層胭脂。

柳琪運功完畢，只覺身子比沒有負傷之前，還要輕靈。當然，她服下兩片千年參王和一粒雪蓮子，這種天材地寶，正是武林中增長功力的靈藥，還加上「離火眞人」耗損眞氣，施展「純陽指」，打通奇經八脈，氣機流暢，內力倍增。

姑娘家因禍得福，自然喜上眉梢。不，最使她高興的，還不止此。因爲自從中了「絕情針」以後，她不但沒有絕情，反而得到了情之所鍾。

這時她嬌如春花的臉上，笑意方濃。原來她正纏着他，迫不及待的在茅屋前面小小的空地上，練着「紫羅十二式」呢！

夏天的天日較長，但過了一會，也慢慢地昏黑下來。他們在厨房中，淘米、做菜，自己親手做的東西，當然吃得挺香。「離火眞人」始終沒有出來，他們也不敢去驚動他。

入夜了，輕微的山風，吹入茅屋，也有點涼意，江青嵐在地上舖了一件長衣，就要柳琪先睡。柳琪似乎還想說話，江青嵐出其不意，輕輕的點了她睡穴，然後又替她蓋了一件衣服。

自己就靠在牆根，假裝入睡，一面靜靜的傾聽着左邊丹室的動靜。時間差不多過了二更，丹室中果然響起極其輕微的聲音，要是換了旁人，斷難聽到。這聲音當眞輕微已極。不，簡直快速已極，聲才入耳，「離火眞人」敢情已離開茅屋。

江青嵐大吃一驚，趕緊提起眞氣，輕靈無比的飄出身去。略一審視，果然發現一條紅影，已騰空躍起，身形之快，簡直莫可比擬。不好，他這榴火乙木陣，自己白天已嚐過厲害，就是連他師兄，都不敢輕易深入，他如果走遠了，自己如何走得出去？

心念轉動，立即跟着躍上榴林。「離火眞人」依然穿着那襲火紅色的寬大道袍，衣袖飄忽，踏林而行。江青嵐可不敢過份逼近，遠遠的跟着。四月將晦，四外黑濛濛的

沒有月光，好在江青嵐目能夜視，雖然相隔很遠，還能依稀辨認。

不過「離火眞人」何等功力，他腳下不點地，宛若御風而行，飛行神速。

江青嵐提着一口眞氣，盡量施展輕功，才勉强跟在後面，沒被丟落。

眨眼工夫，業已馳出谷口，「離火眞人」沿着溪邊小徑，往南首一座山頂上飛撲而上。江青嵐心知已到地頭，敢情他們所約之處，即在此山頂上。自己一時好奇，冒昧追踪，萬一引起誤會，反爲不美。是以小心翼翼地隱蔽身形，穿林而上。

峯頂上，是一片不太大的平台，有着十幾棵古松。「離火眞人」就站在平台之上，獨立蒼茫，情緒顯得有點不安。高大個子敢情還沒有來？

江青嵐更不敢大意，悄悄的掩到林邊，貼着樹身，屏息凝神，一動不動。驀聽左側幽谷一端，響起一聲震搖山谷的尖銳厲嘯，聲音搖曳，直似破山而出。

「離火眞人」臉上微微起了一陣痙攣，兩道目光閃電般往嘯聲來處投去。

江青嵐自然也急急的跟着向左望去。

這不過是刹那工夫，一條黑影業已隨着嘯聲，宛若浮矢掠空，颼的向平台飛落。

那正是白天見過的高大人影，廣額、凹目、聳顴、鷹鼻、白鬚黑衫、骨瘦如柴的老者，矗然而立，兩眼神光如電，望了「離火眞人」一眼，喉間發出嘿嘿冷笑。「你倒早來了。」

「離火眞人」打了個稽首道：「小弟特來參見大師兄。」

黑衫老人又是嘿的冷笑了一聲。「你躲在天痴老兒卵翼之下，老夫就找不到了嗎？」

「離火眞人」躬身道：「小弟並無此意。」

黑衫老人怪笑道：「那你就把烈火旗拿來。」

「離火眞人」略一遲疑，道：「這個……」

黑衫老人不耐的道：「這個甚麼？難道你想佔爲己有？」

「離火眞人」突然面現悽色，顫聲說道：「大師兄，這是先師遺命……」

「哈哈哈哈！」黑衫老人仰天厲笑，聲若裂帛。「先師遺命？姓耿的，你口口聲聲先師遺命，你的先師，是老夫何人？」

「離火眞人」臉上又是一陣痙攣，答道：「先師自然是大師兄的先人。」

黑衫老人暴喝道：「你既知烈火旗是祝家之物，還不雙手奉上，難道眞要老夫親自動手？」

江青嵐躲在樹後，聽得十分清晰，暗想原來這兩個師兄弟，是在爭一面甚麼烈火旗。一個是先人遺物，一個是先師遺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只聽「離火眞人」濃眉一皺，徐徐的道：「大師兄之命，小弟自當遵奉，只是此舉關係本門存亡，小弟斷難應命。」

「好哇，你以爲老夫收拾不了你？」黑衫老人厲笑一聲，一件黑色長衫立時鼓起，夜風之中，居然紋風不動，全身骨節格格暴響，臉上突現黑氣，越顯得獰惡無比。

「離火眞人」心頭大震，往後疾退三步，顫聲喝道：「大師兄，你當年出走，當眞投在北海玄靈叟門下？」

黑衫老人一步步往「離火眞人」身前逼去，口中獰笑着道：「你此時就是獻出烈火旗，也爲時已晚！」

「離火眞人」滿臉惶急，一步步後退之中，大聲叫道：「大師兄，你難道忍心背叛先師？」

黑衫老人道：「嘿嘿，告訴你，他無父子之情，我無父子之義，你死在眼前，還管得到老夫身上？」

江青嵐這回聽清楚了，原來黑衫老人的父親，正是「離火眞人」的師父。他不但背叛父親，還要殘害同門，不由心頭大怒，要待出手，但一想到「離火眞人」何等功力，此時竟然頗有顧忌，步步後退，不知又爲了甚麼？

心念剛轉，忽聽遠處傳來一個蒼老聲音。「兩位快請住手！」

聽來十分緩和，好像隨口說出，但勁氣之足，入耳有物，人家敢情還在數里之外。江青嵐心中又是一驚，這個人是誰，有恁地深厚的功力？他微一分神。

「蓬！」眼前紅光乍閃，震天價一聲巨響。山搖地動，砂飛石走，聲勢驚人之極。

江青嵐急忙定睛瞧去，黑衫老人和「離火眞人」已各自震退了兩丈來遠。啊！「離火眞人」手上不知何時已多出一桿八尺來長的風磨銅三角小旗。那知目光一轉，更令江青嵐大吃一驚。

原來這片總共不到十來畝大的山頂上，更不知何時，已多出一位白髯過胸，相貌清奇的老叟，兩道白眉，從眼角上直垂下來，但臉色紅潤發光，毫無龍鍾之態，身穿一襲葛布長衫，芒鞋白襪，手握龍頭杖，站在古松之下，藹然微笑，當眞是神仙中人。

「兩位老弟爲了些許小事，何苦作鬩牆之爭？」聲音十分和緩，

正是方才從數里外傳聲的口音。

黑衫老人臉色桀傲，冷哼道：「兄弟早知耿修元有了扎硬後台，嘿嘿，衝着上人，兄弟這就告退！」

他不待長相清奇的老叟開口，微一拱手，倏然往山下飛去。

江青嵐聽得微微一楞，黑衫老人口中的扎硬後台，當然是指長相清奇的老叟。他把白天聽到的話，互一對照，心中不由驀然一驚，難道此人就是……

「搭！」一聲輕微的金屬之聲響過，「離火眞人」手上那桿八尺長的風磨銅旗桿，連同桿上一面三角小旗，一下就縮入他衣袖之中。一面稽首道：「師門細事，有勞上人玉駕，貧道心實不安。」

長相清奇的老叟呵呵笑道：「耿老弟，咱們兩代相交，豈同泛泛，不過祝老弟方才那一招『玄靈掌』，已得北海老兒神髓，錯非老弟有師門異寶烈火旗防身，否則你們互有尅制，力拚之下，難免不兩敗俱傷！唉，說實在，當今武林，能夠擋得住這種『玄靈煞炁』的，眞是寥寥可數哩！」

他說到這裡，忽望着林中，藹然笑道：「林內那一位少俠也該出來了，別老躲在樹後！」

此話當然對己而發，江青嵐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自己跟踪「離火眞人」，上山之後，因對方兩人均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是以潛伏樹後，可說屏息凝神，小心已極，連動都不敢稍動，自然不會弄出絲毫聲息。

尤其這長相清奇的老叟，從現身迄今，根本沒有向自己這邊瞧上過一眼，就會發覺樹後有人，這份功力，當眞是駭人聽聞。此時既被人揭穿，只好硬着頭皮出去，當下也就略整衣衫，從容走出林去。

「離火眞人」先是一楞，繼而呵呵笑道：「小娃兒，你們年輕人，就是好奇，今天要是給我大師兄撞上，你有幾條小命，也得喪在他『玄靈煞炁』之下。唔，那女娃兒呢？」

江青嵐方才聽長相清奇的老叟說過，當今武林，能接得住「玄靈煞炁」的，已寥寥可數，此時又經「離火眞人」一說，心中大感不服，暗想憑自己所學的「離合神功」，難道還抵不住「玄靈煞炁」？

臉上微微一紅，拱手說道：「晚輩因日間聽老前輩和令師兄相約來此，才獨自偷偷趕來。」

長相清奇的老叟手捋長髯，笑容滿面的打量着江青嵐，向「離火眞人」笑道：「原來你們還是素識，這位少俠輕輕年紀，居然英華內斂，內功已有相當火候，眞是難得，不知是何派高弟？」

「離火眞人」忙道：「這娃兒是崆峒門下，還蒙崑崙老人垂青，傳了他一招劍法哩！」

說着連忙回頭道：「小娃兒，這位就是天痴上人，你總聽師長說過，還不趕快叩見！」

江青嵐一聽，果然自己猜想不錯，眼前這位長相清奇的老叟就是武林中推爲泰山北斗，「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六絕之首的秦嶺系「天痴上人」！當下立即上前一步，躬身道：「晚輩江青嵐參見老前輩。」

「天痴上人」微微一笑，問道：「你是何人門下？」

江青嵐肅容道：「晚輩恩師姓展，上元下仁。」

「天痴上人」點頭道：「展元仁能夠調教出這樣的好徒弟，眞是難得。唔，你沒聽他告訴過你，秦嶺崆峒，淵源極深，孩子，你該叫我一聲師伯。」

江青嵐聽得心頭大驚，自己列入崆峒門牆，連恩師都尚未知道，當初展老夫子只提過兩派淵源極深，那時自己尚未入門，自然不會說得詳細，此時經「天痴上人」一說，趕緊向他身前跪倒，口中說道：「弟子當日跟恩師學藝，只因他老人家退出江湖多年，未蒙正式收錄，後來巧遇空空大師伯，才恩准弟子列入崆峒門牆，是以不知師門淵源，請師伯恕罪。」

「天痴上人」手臂微微一抬，江青嵐只感一股無形之氣，把他身子輕輕托起，一時不敢運氣相抗，連忙隨着來力勢頭，緩緩的站起身來。要知「天痴上人」適才這一抬頭，一半是命他不必多禮，一半却是試他功力。「天痴上人」武功已入化境，收發自如，這一抬手，雖然只用了兩三成力道。

若覺江青嵐抵擋不住，自可立時收勁。凡是內功到了相當火候，身上任何部份受到外力，就會立生反應。那知江青嵐竟是輕描淡寫的站了起來，無形之中，將「天痴上人」的眞氣一舉化開，這可使得「天痴上人」大感驚奇。暗想：「原來他輕輕年紀，居然學會了崆峒無上心法的『離合神功』！」

江青嵐剛剛站起，突然感到立足不穩，身不由主的往後退了一退，急忙運勁站定，已是心浮氣粗，滿臉脹得通紅，心中大吃一驚，「天痴上人」的功力竟然持續得這麼久，自己站了起來，還當已經化解，那知來勁雖解，隔了片刻之後，自己的反彈之力，却把自己震得往後推出，看來六絕之首，當眞名不虛傳。

「天痴上人」見他目光之中，露出又驚又佩的神色，伸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藹然笑道：「孩子，

你『離合神功』能練到這一地步，也已是不容易了啊！唔！你幾時碰到崑崙前輩的？」

江青嵐照實說了，「天痴上人」回頭向「離火眞人」道：「這孩子資質確實不錯，難怪崑崙前輩肯以絕學相傳。」

說到這裡，忽然目露慈祥，望着江青嵐笑道：「孩子，今天和老夫相遇，也是緣份，你有甚麼心願嗎？」

江青嵐想不到「天痴上人」會對自己如此垂青，他言外之意，自然是詢問自己，想不想學點甚麼武功？

當然，「天痴上人」從自己口中說出，不傳則已，如果傳授，也一定是絕世之學。他心中一動，驀地想起崤山之會，只有六天時間，立即又翻身拜倒，口中說道：「弟子正有一事，拜懇師伯。」

「天痴上人」點頭道：「孩子，你起來再說。」

江青嵐又叩了幾個頭，才站起身來，說道：「只因弟子恩師，十八年前，誤傷師伯門下，弟子大師伯飭恩師隱姓埋名，退出江湖。」

「天痴上人」白眉微微一皺，道：「聶五娘違我門下戒條，此事老夫已不准他們幾個師兄妹再向展元仁尋仇。」

江青嵐忙道：「其實當時恩師只不過劍尖刺中聶五娘右臂『臂臑』穴上，決不會立時倒地身死，恩師久欲面謁師伯，陳明原委。」

「天痴上人」點頭道：「好，你碰到空空老人，就說老夫並無怪罪展元仁之意就是了。」

江青嵐唯唯應「是」，接着又道：「不過……」

「天痴上人」微露不耐的道：「你還要說甚麼嗎？」

江青嵐這就把展老夫子隱名避仇，在薛府擔任教席，後來崤山鬼神夜探薛府，接着銀燕子柳琪寄柬，獨角獸率衆辱鬧。後來紅線盜盒，雖然消救了兩城戰禍，但公孫無忌却把這筆賬全記到恩師頭上，才約自己恩師端午赴會，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天痴上人」古月似的臉上，微現怒意，啊了一聲道：「原來還有如許事故，老夫竟然一無所聞，公孫無忌也太以膽大妄爲。好孩子，你就傳我老夫之命，怨有頭，債有主，不准妄生是非。」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塊佩玉，遞到江青嵐手上，道：「這是老夫隨身佩帶之物，孩子，你留着作個紀念也好。」

江青嵐連忙雙手接過。

只聽「天痴上人」笑道：「耿老弟，你練的太陽之氣，間斷不得，此時也好回去了。」

「離火眞人」打了一個稽首道：「貧道這就告辭！」

江青嵐也正想叩別，那知就在這一瞬之間，「天痴上人」已走得無影無蹤，心頭這份震驚，簡直無法形容。

當下就跟着「離火眞人」往山下奔去。一刻工夫，便已回到三昧谷中，「離火眞人」逕自走入丹室，江青嵐知道他急須練功，不敢驚擾，也獨自回進客室。一見柳琪還是睡得甚甜，就替她輕輕拍開睡穴，然後自己也靠牆坐下，調起息來。

這時天色已將黎明，柳琪一覺醒來，瞧到嵐哥哥正在運功，她身體復原之後，內力大增，此時那裡還睡得熟，悄悄站起，躡手躡足的往門外走去。

江青嵐耳目何等靈異，她這一走動，也立時睜開眼來，問道：「琪妹，你身子剛好，怎不多休息一會？」

柳琪甜甜一笑，說道：「我不想睡了，要到門口練『紫羅十二式』去，嵐哥哥，你替我去餵招好麼？」

江青嵐笑着點了點頭，就一躍而起。

柳琪喜孜孜的扭頭笑道：「嵐哥哥你眞好！」

說着身軀一晃，伸過纖纖玉手，拉着他手腕，就往門外跑去。剛走近空地，江青嵐突然聽到一陣「絲絲」之聲，從遠遠傳來。心中一動，脚下立即停了下來，正想辨認方向，那「絲絲」之聲忽然隱去。緊接着響起「隆隆」的聲音來，這聲音並不太響，但宛似地底悶雷，隱隱作聲。

柳琪也聽到了，她慢慢地移動着嬌軀，偎了過來，一面問道：「嵐哥哥，這是甚麼聲音呀？」

江青嵐嗯了一聲，正待答話，忽聽那「隆隆」之聲又自隱去，「絲絲」之聲又已大作。

這會，比方才響更多了，似乎發自空際？不！是從榴樹梢頭傳來。

江青嵐目光隨着發聲之處急掠過去，只是一棵高大的榴樹頂上，盤膝趺坐着一個人影，敢情正在練功。

「嵐哥哥，那是『離火眞人』！」柳琪瞧得十分奇怪，低聲問道：「他幹麼要坐在樹梢頭上？」

江青嵐這時業已看清，「離火眞人」面東而坐，口中一吸，「絲絲」之聲，立時大作，等到呼氣之時，便發出「隆隆」的聲音來。不由想起「天痴上人」臨行所說，就輕聲回道：「離火老前輩此時正在吸練太陽之氣，我們不可驚動。」

柳琪依在嵐哥哥身邊，掠着鬢髮，輕輕地點了點頭，兩人正待退

下，驀聽半空中打起「哈哈」！一團紅影倏然自天而降，「離火眞人」寶塔般身子業已站在面前，含笑道：「你們大概在破茅篷裡住得不耐煩了？好，眞人早功已畢，這就送你們出去。」

江青嵐一聽「離火眞人」已有逐客之意，只好躬身道：「晚輩因崤山之會，爲期已迫，特來向老前輩叩別。」

「離火眞人」大聲笑道：「眞人知道你昨晚得了天痴老兒的佩玉，就迫不及待。」

柳琪聽得十分奇怪，他好像是說嵐哥哥昨晚遇到了師祖，還得到一塊甚麼佩玉？自己怎會一點也不知道呢？

「嵐哥哥……」她剛側過臉去，只叫了一半。

只聽「離火眞人」又道：「今天咱們用不着繞那什子的圈子，乾脆從樹梢上出去。嘿嘿！不是眞人誇口，就說飛掠樹梢，凌空虛渡，要是沒有眞人帶路，任你武功再高，也休想進出自如。」

江青嵐想起黑衫老人昨天滿谷飛掠的情形，不由問道：「那麼老前輩，令師兄是不是也不識其中奧妙？」

「離火眞人」黯然的道：「大師兄雖是先師唯一後人，但中途出走，對師門之學，只知大概，不悉其詳。」

他說到這裡，似乎不願江青嵐多問，突然回頭說了聲：「你們跟我來！」

話聲未落，不見他點足晃身，憑空拔起，人已站在附近一棵榴樹之上。江青嵐、柳琪也連忙跟着縱起。尤其是柳姑娘，她服了兩片千年參王、一粒雪蓮子，武林中人夢寐難求助長功力的靈藥，又經「離火眞人」以獨門奇功「純陽指」打通奇經八脈，助長靈藥之功，這一躍，她立時覺出自己輕功，和以前簡直大不相同。

不是嗎？以前自己最多也只能縱個三丈來高，那是碰到頂啦！也許還不到一點。可是現在呢？這末一躍，就是四丈以上，落到榴梢尖上，好像輕若飄絮，一點也用不着吸氣提勁，和在平地上一樣。

她這份高興，當眞無法形容。怪！這明明是「離火眞人」耗損眞氣，打通奇經八脈之功，但她却暗暗感激着嵐哥哥，啊！他們已經飛出去了，她心中一急，也連忙跟着向前掠去。

「離火眞人」身如電射，那末嵐哥哥就像逐電而飛，自己雖然趕不上他們，也落後不了多少。因爲這段路太短了，他們停住身形，自己也相繼趕到。她恨不得再長上一點，好試試自己功力，但這已經到了谷口。

「離火眞人」一聲大笑。「兩個娃兒，前途珍重。眞人再過上百來天，也要到江湖上走走。」

「老前輩……」江青嵐回過頭來，「離火眞人」早已紅影閃動，飛入榴林深處。眼前只剩下一片如錦似霞光的花海，那裡還有人影？心中暗想，「離火眞人」當眞算得上是一位莫測高深的奇人。

自己兩人這趟終南之行，全沒白來，琪妹傷勢痊癒，功力倍增。自己呢？不但領悟了「離火眞人」獨門的點穴手法，而且還巧遇「天痴上人」，使崤山之會可以化干戈爲玉帛。他站在榴梢頭上，微微出神。

「嵐哥哥，我們走罷！」

兩人躍下榴林，轉過石碑，走出狹長的谷口，清溪潺潺，一條沿着山脚而行的小徑，又橫在面前。柳琪意猶未盡，側過臉去，望着江青嵐笑道：「嵐哥哥，我覺得輕功快了不少呢！你先走好不？要盡量的施展輕功，讓我試試！」

江青嵐笑道：「那我們一起走不好麼？」

柳琪扭動了一下雙肩，眨着大眼睛，天眞的道：「不！我要你先走咯，瞧瞧和你還差多少？」

接着又嫣然一笑，推着嵐哥哥肩膀，說道：「走呀！這條山路，沒有岔道，你跑到三十來里，再等我好啦！」

江青嵐瞧着她一臉稚氣，不由笑着應了一聲「好」，正待走去。

「哦！嵐哥哥，你可不准回頭偷瞧啊！」

江青嵐在她不迭催促之下，只好展開輕功，往前奔出。柳琪也並不怠慢，緊接着縱起。兩條人影，一前一後，飛躍急掠，只見蒼松翠柏，危岩削壁，一排排地往身後馳去。

柳姑娘盡情的施展輕功，越跑興緻越好，自己果然比從前精進了許多，但比起嵐哥哥來，還是差得好遠。不是嗎？先前還不覺得，這一陣工夫下來，自己就落後了半里多路！啊！他已經轉過山頭去了，眞快！

姑娘家瞧着心上人這份絕世輕功，雖然芳心之中不勝喜悅，但好强爭勝，畢竟也在所難免，自己雖然比不上他，可也不能落後得太多呀！心中想着，脚下也跟着加快，飛一般追了下去。

剛一追近山頭，忽見路旁樹林之中，突然奔出一個人來，兩下勢子都快，等到發覺，再想收勢，已是不及。兩個身子已快撞上了，柳琪驀覺自己左肩被人重重的推了一把。一個嬌軀被人家推撞，震出一丈來遠才收住勢子。（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宋小飛將落難皇帝建文帝用豆腐車運出城門，錦衣衛檢查很嚴密，同時張氏兄弟三人也想混出城外，張人龍藏在棺內扮死人被發現，視綫都集中他們身上，忽略了宋小飛的豆腐車。錦衣衛只顧追逐張氏兄弟，三人走三路，分散了追兵，張人龍以爲可以從容脫走，此時却有神秘人跟踪，張人豪不幸遇害，宋小飛的老牛破車也被北趙和錦衣衛的人追了上來，不斷盤問，要檢查豆腐車……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豆腐大俠

截查搜不出廢帝　追踪何處覓神珠

立有鮮血滲出。

全場爲之一驚！

艷陽高照。

時已近午。

烏龜躲進了洞。

蝸牛爬上了樹。

官道旁，有一座小廟。

廟前有樹。

樹下有人。

是張人龍。

正揮着汗，在樹下石凳上打尖吃飯。

那知，飯吃一半，便發覺情況有異，似是有人正在偷偷地摸上來了。

張人龍機警得很，當機立斷，飯也不吃了，起身就走。

晚了，行沒三步，便被人堵住。

來人一共兩個，是從廟後包抄過來的。

一個是白煞白毛。

一個是黑煞黑炭。

人如其名，白煞膚白勝雪，比白麵還要白，身上長着一層白茸茸的白毛，彷若一隻白猩猩。

黑煞膚黑如炭，比鍋底還黑，身軀又極魁梧昂藏，站在面前，宛如一尊不倒的鐵塔。

綠林雙煞，聲名狼藉，爲非作歹，雙手血腥，是出了名的兩個兇神惡煞，一向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人見人怕，也人見人厭。

武藝尤其高强，在綠林中不作第二人想，是江湖上的頂尖人物。

張人龍知道遇上了扎手貨，一面嚴加戒備，一面繼續前行，僅僅冷眼一睨，連半句話也沒說。

白毛大爲不悅，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張堡主，許久不見，怎麼連一個招呼也不打就走人？白某臉上長了瘡？還是生了刺？」

蓬萊堡主張人龍面不改色的道：「你我素無往來，又無瓜葛，向來河水不犯井水，沒有這個必要。」

黑煞黑炭報以一聲冷哼，道：「就算張堡主河水不犯井水，我們兄弟却自不量力，想要井水犯河水。」

張人龍臉一沉，道：「甚麼意思？」

白煞白毛道：「好說，想向張堡主查問一些事情。」

「說吧，張某聽得見。」

「聽說魔戒神珠落在東張手中？」

「這是以前的事，早在合肥時本堡便已放棄。」

「哈哈，張大俠何必自欺欺人，南巴、北趙，還有豆腐大俠、百花公主，都不是等閒人物，張堡主的騙局早已拆穿，沒有必要再裝模作樣！」

「哼！」

這就是張人龍的答覆，多一個字也不肯說。

黑煞黑炭道：「黑某說話不喜歡轉彎抹角，做事也不愛拖泥帶水，張兄懷中的神珠可否借我們兄弟一觀？」

張人龍支吾其詞道：「魔戒不在老夫身上。」

「在誰手中？」

「由族弟保管。」

「你那一位族弟？」

「人豪。」

白毛聞言從鼻孔裡哼了兩聲，滿面不屑的道：「張大俠騙人的技術未免太差了，少拿死人來搪塞，事實上張人豪身上根本空空如也，一無所有。」

張人龍大驚失色的道：「白毛，你剛才說甚麼？人豪已死！」

「是啊，已踏上黃泉路，進了鬼門關。」

「事情是何時發生的？」

「大約半個時辰前。」

「在那裡？」

「十里外的丘陵地帶。」

「怎麼死的？」

「死於魔音。」

「兇手是誰？」

「一個神秘人。」

「神秘人？究竟是那一個？來龍去脈如何？」

黑炭嘿嘿冷笑道：「張堡主這話問得太不高明了，既是神秘人，當然如虛如幻，身份如謎，假使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無神秘可言，不夠資格稱神秘人了。」

張堡主半信半疑的道：「魔音是怎麼回事？」

白煞白毛陰陽怪氣的道：「張兄的命如果夠長的話，應該有機會親耳聽聽，聲若天籟，妙不可言，白某的這一張笨嘴實在無法形容。」

張人龍道：「兩位曾耳聞目睹？」

黑煞黑炭道：「是聽見了，也看到了，不過距離很遠很遠。」

白毛吐一下舌頭補充道：「只要再近一點點，就會跟着張人豪上奈何橋，赴閻王爺的約會去了。」

張人龍眸光如電，昂首望天，沉聲道：「老夫就不信聲音可以殺人，必是爾等添油加醋，故意瞎吹亂捧那神秘人。」

黑煞道：「信不信隨你的便。」

白煞道：「將來一試就知道了。」

張人龍沒再多言，放步前行。

却被雙煞攔下來，同聲道：「張堡主別忙走。」

蓬萊堡主明知故問道：「兩位還有甚麼事？」

黑煞黑炭道：「想借魔戒瞧瞧。」

「神珠魔戒，武林至寶，不借！」

「花錢買也可以。」

「瑰寶無價，不賣。」

「這樣說等於是要逼我們兄弟動手硬搶？」

「哼，憑你們兩個還不配，讓路。」

白煞白毛道：「不見魔戒，寸土不讓！」

黑煞黑炭道：「不見神珠，不死不散！」

「上！」

「上！」

哥倆一條心，如狼似虎，一個在左，一個在右，跟張人龍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三人兔起鶻落，龍爭虎鬥，正打得驚天動地，緊張慘烈，百花公主吳小雲也悄沒聲息的出現在小廟前。

頭上戴滿了鮮花。

霸王鞭握在手裡。

但，只是旁觀，並未參戰。

或者說是在等待最佳的出手時機。

* * *

豆腐大俠同樣見血心驚，透體生寒。

趙玉郎雙眼一瞪，道：「你娘，在搞甚麼鬼，莫非還有紅豆腐？血豆腐？」

宋小飛裝聾作啞，避而不答。

黃鐵虎單刀直入的道：「說，藏在豆腐裡面的是那一個？」

「豬。」

「姓朱？」

「是一頭豬！」

「哼，死鴨子，硬嘴巴，人都死了還在鬼扯。」

豆腐大俠沒開腔，因爲缺乏爲自己圓謊的充足理由。

更怕北趙、錦衣衛打開木匣，一看究竟，這樣就鐵証如山，百口莫辯了。

暗中早已扣好了一把豆腐，準備隨時應變。

擎天堡主趙玉璞聲若洪鐘般道：「是人是豬，一看便知，不必跟他咬舌頭，打開！」

數名北趙高手諾聲而出，七手八腳，宋小飛想攔也攔不住，一眨眼的工夫便將木匣子裡的豆腐清理掉一大半，裡面的東西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

不是朱允炆。

也不是人。

而是一頭豬。

的的確確是一頭仍在冒血的死豬。

明明是人，怎會變成豬？

豬是怎麼來的？

人又到那裡去了！

唯一的解釋是，趁夜晚住店時被朱允・自己掉包。

豆腐大俠有一種被人欺騙、玩弄，當作工具利用的憤怒，在心底最深處惡狠狠的怒吼道：「可恨的朱允・，可惡的跛腳皇帝，竟敢在本俠身上動心眼，耍手段，將來一定要你付出慘重代價！」

不過，話又說回來，建文帝此舉也幫了宋小飛的大忙，頓使眼前的危局完全化解，理直氣壯的道：

「我說是豬，你們偏說是人，現在相信了吧？」

說着，開始收拾散落滿地的豆腐板，打算離去。

趙玉郎忽然驚「咦」一聲，道：「喂，朋友，咱們好像在那裡見過，你他媽媽的不像是一個賣豆腐的人。」

話未落地，右手疾伸，欲將豆腐的斗笠摘下。

宋小飛早已閃開三尺，自行將斗笠取下，並且脫掉破衣，在臉上擦一擦，又恢復了他本來的面貌。

有好幾個聲音同時脫口驚呼道：「原來是你，豆腐大俠宋小飛！」

豆腐大俠抬頭挺胸的道：「本來就是。」

弄得錦衣衛指揮黃鐵虎滿頭霧水，道：「宋小飛，你好有出息，放着大俠不做，居然賣起豆腐來，想必定與跛腳皇帝假和尚有關，是朱允炆金蟬脫殼之計的一部份，對不對？」

宋小飛矢口否認道：「不對，此事與姓朱的風馬牛不相及。」

「合肥時，你不是曾與廢帝朱允炆在一起的嗎？」

「絕無此事。」

「那你房中之人是那一個？」

「女朋友。」

「既是女友，爲何畏罪潛逃？」

「這是欲加之罪，本俠只是不願被人干擾，故而遷地爲良。」

「遷往何處？」

「你無權過問！」

豆腐態度强硬，黃鐵虎本待發作，趙玉郎及時插言道：「大俠賣豆腐，這事太離譜了，你小子如何自圓其說？」

宋小飛自有道理：「只是替人跑腿。」

「甚麼人？」

「一個賣豆腐的朋友。」

「打算送到那裡去？」

「蚌埠。」

「蚌埠人吃合肥的豆腐，簡直胡說八道，鬼話連篇。」

「楊貴妃當年還吃四川的荔枝呢，有何稀奇，只怪你這隻井底之蛙見識太少了。」

「找死！」

一句井底之蛙激怒了趙玉郎，照準宋小飛高挺的鼻樑猛地一拳打過去。

「媽的，滾一邊去吃豆腐吧！」眼前就有現成的豆腐，喝聲中，宋小飛拿起一整板豆腐來，劈頭蓋面的打過去。

彼此短兵相接，想躲根本不可能，但聞砰！的一聲響，打個正着，弄得趙玉郎滿頭滿臉都是變了味的臭豆腐，當眞歪歪斜斜的滾到一邊吃豆腐去了。

這還是宋小飛手下留情，未盡全力，否則，怕不鼻青臉腫，頭破血流才怪。

七弟受辱，做四哥的趙玉青勃然大怒，右手緊緊的扣住刀柄喝問道：「既是送豆腐，爲甚麼豆腐裡面還藏着一頭豬？」

豆腐大俠的歪理可眞多。「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老夫願聞其詳。」

「據說豆腐裡藏豬，豆腐更嫩，豬肉更香。」

「這種狗屁話是誰說的？」

「大概是北京城內御厨房裡的人說的吧。」

趙玉青聲色俱厲的道：「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就算這些並非虛語，也沒有喬裝改扮的必要，挑明了志在避人耳目，另有圖謀，我問你：廢帝朱允炆畢竟逃往何方？」

宋小飛道：「腳長在朱允炆的腿上，本俠怎知？」

「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不在！」

「老夫不信。」

「信不信由你，失陪！」

滿場都是北趙的人，想走談何容易，趙玉青刀已出鞘，語冷詞寒。「圍起來，朱允炆身負重創，如無外力相助，根本寸步難行，這小子假使交代不清，就將他斃在此地！」

一呼百諾，滿場都是刀光劍影，豆腐四面受敵，處境大險，眼看一場血戰已無可避免。

＊　＊　＊

張人龍沒碰上神秘人。

神秘人却找上了張人鳳。

張人鳳正奔行於一條鄉村馬路上，兩旁都是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驀然，從高粱地裡冒出一個黑忽忽的怪人來，擋住去路。

神秘人目賽銅鈴，罩定了張人鳳，人怪，聲音也怪，分不清是男是女，怪聲怪氣的道：「你是張人龍？」

「就算是吧。」

「到底是不是？」

「區區張人鳳，朋友何人？」

「神秘人。」

「姓甚名誰？」

「本人沒有跟人通名通姓的習慣。」

「是男？是女？」

「是男，也是女！」

這就奇了，既是男人，也是女人，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張人鳳打破砂鍋問到底。「甚麼？是男也是女？莫非是一個陰陽人？」

神秘人陰陽怪氣的道：「張人鳳，你的話太多了，老夫或老娘想知道，你想活還是想死？」

說他胖他就喘，說他是個陰陽人他便一忽兒自稱老夫，一忽兒又自稱起老娘來了。

張人鳳冷然一哂，道：「想活怎麼樣？想死又如何？」

「想活就把神珠交出來，不交就去見閻王。」

「神珠不在張某身上。」

「那在誰身上？」

「南巴、北趙，或者其他人。」

「哼，那顆假東西，狗不理，鬼不睬！」

「朋友是那條道上的，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

神秘人沒答理他，以命令的口吻道：「脫衣服！」

「脫衣服？幹嘛？你有毛病？」

「我老人家要檢查。」

「檢查甚麼？」

「檢查神珠魔戒是否由你携帶？」

「辦不到。」

「辦不到就只有死路一條。」

「哼，少逞口舌之利，當心風大閃了舌頭。」

「殺！」

一般人喊殺，是動手的前奏，神秘人的這一聲「殺」本身就是一招武功。

是魔音。

魔鬼之音。

充滿了殺伐的聲音！

張人鳳當然想反抗，不會坐以待斃。

而且已經拚足全力，攻出致命的一擊。

奈何，僅僅踏出半步，攻出半招，便被魔音制住，抱着腦袋，倒在地上亂滾。

天昏地暗。

魂飛魄散。

如世界末日。

瀕死亡邊緣。

比一箭穿心還嚴重。

瞬息間，張人鳳已奄奄一息，上氣不接下氣的道：「這……是……甚……麼……功……夫？」

神秘人吟詠道：「魔鬼之音，威力無邊，追魂攝魄，曠古絕今！」

天曉得張人鳳聽到沒有，吟哦未畢，便已魂歸西天。

神秘人細搜一通，與張人豪一樣，除了幾兩銀子外別無長物，當下不怒反喜的喃喃自語道：「好，好，東張三俠已三去其二，魔戒神珠必在張人龍身上無疑。」

＊　＊　＊

張人龍與綠林雙煞之戰彷若仲夏日的午後雷雨，來得夠急，去得也夠快，交手未及三十合便有了結果。

蓬萊堡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大派，張人龍更不愧爲是武林中的超級高手，雙煞硬生生的被他所發的暗力震飛出去。

叭噠！白煞白毛倒了個四腳朝天。

叭噠！黑煞黑炭來了個五體投地。

張堡主不爲已甚，並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同時，自己行藏已露，心知情勢緊迫，也不敢多所躭延，朝百花公主吳小雲那邊掃了一眼，隨即悄然離去。

幸虧他去得早，不然又有一場惡戰要打，東張的背影尚未完全消失，南巴的大隊人馬便如潮水般湧至。

巴十八一馬當先走在最前面，發現吳小雲站在廟前大樹下，立即道：「聽說東張在此與人打架？」

百花公主吳小雲愛理不理的道：「大概不假，証人還倒在地上呢。」

巴十八望着綠林雙煞道：「怎麼沒見東張？」

「對手已倒，只有傻瓜才會等別人再來找麻煩。」

「姑娘並沒有倒呀？」

「本公主並未參戰。」

「吳姑娘對神珠沒興趣？」

「武林至寶，人人夢寐以求。」

「那妳爲何作壁上觀？」

「本公主在等待最佳時機。」

臥龍堡主巴德已到，也瞧見了張人龍遠去的背影，當下二話不說，便即發瘋也似的率衆追下去。

巴十八不敢怠慢，跟着巴家的人走了。

吳小雲猶豫了一下，也隨後飄然而去。

＊　＊　＊

另一邊，烏雲密佈，雷聲大作，却並未眞正打起來。

不是北趙有意息事寧人，而是趙玉璞、黃鐵虎得到消息：張人豪、張人鳳已命喪魔音之下，就剩下了張人龍孤家寡人一個，正在這方圓十里之內，亡命北行。

魔戒神珠太重要了，豈可失之交臂，那還顧得跟宋小飛爭長論短，馬上下令撤兵，循路追去。

豆腐大俠本亦有意跟去看看熱鬧，那知，心念甫動，面前又出現兩個人。

一個是白髮蒼蒼，年逾花甲的駝背老人，看來愁眉不展，滿面風

霜，心事重重的樣子。

另一人年僅十二歲，穿着一身鮮紅如火的衣裳，頭頂上留着一撮朝天辮，唇紅齒白，目似晨星，紅噴噴的臉蛋兒格外逗人喜愛，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調皮搗蛋的小傢伙。

紅衣娃兒雖然年幼，言行舉止却完全是大人的架勢，衝着宋小飛一抱拳，大模大樣的道：「想向兄台打聽一個人，望乞不吝賜告。」

這言詞，這舉動，跟他的年齡實在不調和，豆腐大俠感覺怪怪的，愕一下後方始回答：「不知小兄弟要找那位？」

「豆腐大俠宋小飛。」

「你認識姓宋的嗎？」

「不認識。」

「跟他有過節？」

「沒有。」

「那你找他的目的是……」

「想求証一件事。」

紅衣娃兒的話好似天馬行空，令人摸不着邊兒，豆腐大俠一臉疑雲的道：「求証那件事？」

「江湖上盛傳，姓宋的是當今武林之世少年英豪中的第一把高手，出道至今，尚無敗績。」

「事實確是如此。」

「本少爺不同意。」

「小友何出此言？」

「因爲宋小飛尚未打敗本堡主。」

小鬼的話越說越玄，宋小飛的眼睛越瞪越大，問題也越來越多，豆腐大俠緊鎖着眉頭，道：「小友剛才自稱堡主？」

紅衣娃兒抬頭挺胸的道：「是啊，本少爺是這樣說的。」

「敢問是那一堡的堡主？」

「西域大雪山下的穿雲堡，聽說過吧？」

東張蓬萊堡、西萬穿雲堡、南巴臥龍堡、北趙擎天堡，此乃武林四大世家，宋小飛當然聽說過。

西萬在四大世家中歷史最短，創立至今僅四十餘年，但武學的造詣絕不輸於東張、南巴、北趙，在西域一帶一柱擎天，無人能敵，幾次遠征中原，亦皆全勝而歸。

近十年來却突然沉寂下來，西萬穿雲堡的人未再涉足中原。

而且，中原武林道上，也沒再得到任何有關西萬穿雲堡的消息。

事出意外，眼前這個小娃娃居然自稱是穿雲堡主，豈不叫人咄咄稱奇？

穿雲堡的創始人是萬年青，生了一個兒子叫萬百齡，這個小娃兒如果不是瞎胡吹，應是萬家的第三代。

宋小飛道：「小友怎麼稱呼？」

紅衣娃兒道：「小可萬喜兒，別號紅娃。」

「紅娃？大概是因爲你愛穿紅衣的關係吧？」

「不錯。」

「令尊是誰？」

「萬百齡。」

「令祖又是那位？」

「萬年青。」

「你爹和你爺爺是不是有毛病，自己不當堡主讓一個小娃娃來幹？」

「不是我爹和我爺爺不想當堡主，而是，而是……」

「而是怎樣？」

「他們都死了。」

小孩就是小孩，稚氣仍在，話至此處，悲從中來，忽然哇的一聲嗚嗚咽咽的放聲大哭起來。

駝背老人急忙將萬喜兒摟在懷中，還取出手帕來，小心翼翼的爲紅娃擦眼淚，關愛之情表露無遺。

老人一再好言安慰，替紅娃擦乾了眼淚，他自己的淚水却反而更多，早已老淚滂沱。

豆腐大俠已意識到，這一老一少必有一番不幸的遭遇，轉對那駝背老人道：「老丈尊姓大名？」

駝背老人抹了一把眼淚，做了一個深呼吸，藉以平復一下激動的情緒，然後才說：「小老兒翁九如，在西域一帶大家都叫我翁駝子。」

翁駝子這三個字可響亮得很，當年隨萬年青、萬百齡父子前來中原時，曾醉打少林掌門人，一口氣連破了少林寺的羅漢陣、七星陣及八卦陣，因而聲名大噪，成爲江湖道上家曉戶喻的英雄人物。

宋小飛亦有個耳聞，肅然起敬之心油然而生，抱拳道：「原來是翁前輩，失敬失敬，但不知與紅娃是何關係？」

翁九如正容道：「老夫曾是穿雲堡萬家的總管。」

紅娃萬喜兒補充道：「本堡主的武功就是翁爺爺傳授的，我們的關係是亦師、亦友，相依爲命，禍福與共。」

有意無意之間，撥弄一下自己的朝天辮，紅娃萬喜兒瞪大了眼珠子，又道：「你這人好生無禮，瞎扯了半天，怎麼還不回答本堡主的問題？」

豆腐大俠以近乎笑謔的語氣道：「萬堡主剛才說要打聽那一位？」

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竟然當上了四大武林世家的掌門人，宋小飛不但覺得有些怪異，而且也很難適應，因此「堡主」二字特別大聲，以示自己疑雲滿腹，霧水滿頭。

萬喜兒却表現得很篤定，很自然，頭抬得很高，腰幹挺得很直，流露出一副雄霸一方的架勢來，一字一句的道：「豆腐大俠宋小飛。」

「找他有事？」

「是有一事欲當面請益。」

「說吧，本俠在聽。」

「此乃機密大事，不足爲外人道。」

「區區在下正是宋小飛。」

紅娃萬喜兒聞言眼睛瞪得更大，繞着宋小飛轉了一個圈子，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的看了一個夠，以懷疑的眼光凝視着宋小飛，語氣中充滿了輕蔑。「鬧了半天，原來你就是中原江湖道上的那塊有名的豆腐，可是怎麼看也不像。」

宋小飛見怪不怪，淡淡一笑，道：「小友認爲本俠那裡不像？」

「宋豆腐應該比你更强壯，更英俊。」

「你認爲本俠不英俊，不强壯？」

「見面不如聞名，是不怎麼樣，江湖上的朋友高抬你了。」

「紅娃，你找本俠何事？」

「先証明你的身份再說。」

「咱家的身份還要証明？」

「不錯，堂堂穿雲堡主，怎會和一個無名小卒打交道。」

紅娃霸氣十足，而且話中有話，豆腐大俠如墜五里霧中，拍一下腰間的鹿皮囊，指着滿地的豆腐道：「豆腐是本俠的武器，也是暗器，這些就是最好的証明。」

萬喜兒還是不滿意，問話的語氣彷彿在下命令。「豆腐隨處皆是，不足爲憑，露一手給本少爺瞧瞧。」

紅娃越是蠻橫無禮，宋小飛越是覺得這個小傢伙可愛有趣，一眼瞥見有一羣痲雀正巧當空飛過，猛然腳一踢，踹翻了散落在地的一盤豆腐。

雖是腳踢，一樣奇準無比，豆腐飛上天，化作豆腐雨，二十八隻小痲雀全部被豆腐擊中，跌落在地。

最奇，最妙，最令人歎爲觀止的是，只是擊昏，並沒有死，過沒多久，便又在一陣吱吱喳喳叫聲中振翅飛走。

宋小飛微微一笑道：「怎麼樣？堡主大俠還滿意嗎？」

紅娃萬喜兒好高的眼界，勉爲其難的道：「馬馬虎虎啦。」

「認可本俠便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大概差不到那裡去。」

「那麼，請說明來意。」

「請接招！」

打架就是他的來意，話一出口，不問青紅皂白，便是一輪猛攻。

別看他年歲幼小，武功底子却極爲深厚，攻守有序，進退有方，每一招一式皆俱有無比的威力。

尤其身法靈巧，彈性奇佳，忽左、忽右、忽前、忽後，蹦蹦跳跳！像是一隻精力充沛的小猴子。

宋小飛起先並未將他放在眼內，交手十餘合後方始發覺紅娃確有眞才實學，再也不敢存有絲毫輕敵之心，必須全力施展，方可保住顏面，不致敗在一個胎毛未脫的娃兒手中。

放手連攻三拳七掌，將萬喜兒逼退少許，豆腐大俠這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喂，紅娃兒，到底有甚麼事快說呀，幹嘛無緣無故的瞎打？」

紅娃萬喜兒正經八百的道：「老實告訴你，找你的目的就是爲了打架。」

「這未免太荒唐了吧，我們有仇？」

「沒有。」

「那你爲何……」

「爲了成名。」

「爲了成名？」

「說對了，只要能打敗你宋小飛，少年英豪第一人的頭銜本堡主便可取而代之！」

宋小飛苦笑道：「成名對你這麼重要？」

萬喜兒加重語氣道：「非常重要。」

「成名的方法很多，也不一定非要打架不可呀。」

「這是一條捷徑，屢試不爽。」

「屢試不爽？你好像常常找人打架？」

「已經打了三十二次，你是第三十三人。」

「勝敗如何？」

「全勝！」

「也就是說，有三十二人敗在你紅娃兒的手下，可曾想到他們有何感受？」

紅娃萬喜兒頗有大將之風，慷慨激昂的道：「自古英雄出少年，一將成名萬骨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技不如人，便當屈居人下。」

「紅娃，本俠覺你很驕傲。」

「驕傲還不夠，一定要有實力作後盾才行。」

「這話很有深度，不然就是吹牛。」

「對，牛皮一旦吹破，就一文不值了。」

「小友認爲可在本俠手下支持幾招？」

「本堡主可在百招之外把你宋小飛打敗。」

這個小娃兒口氣好大，欲在百招之外戰勝宋小飛，豆腐大俠思索一下，道：「這樣吧，不必打了，咱家認輸就是，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穿雲堡主萬喜兒却不同意，一面猛攻猛打，一面道：「本堡主要的是實至名歸，眞槍實彈打出來的大好江山！」

（未完・七）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幫主表態改幫規　釋放小青示誠意

上文提要： 方中天再進龍幫寨，匿身樹上伺機白氏兄弟送客回來，突然猛撲擊傷白龍，驚動了樓上的滿天星。滿天星明知刺客是方中天，也毫不猶豫地擲出星子鏢，方中天中鏢逃離，途中又遭石敬山暗中一刀致重傷，古風和尚聞有刺客到，醒悟到張天艮邀來飲酒乃是調虎離山計，忿怒極，立即趕去上海找他，張天艮面對古風和尚的責罵，悔恨不已，怎奈自己乃身不由己也……

阿紅她匆匆的穿上衣襖長裙，風情仍然萬種的看了痛苦的方中天笑了。

「你叫咱們失望！」

「妳也令我痛苦，阿紅，妳怎麼忍心對我下手？」

「我……小方，別怪我，我們都負有使命呀！」

「感情不重要嗎？我每天盼妳，我可以爲妳做任何事情，我甚至可以爲妳而死……」

阿紅道：「既然你可以爲我而死，你就安靜的死吧！」

方中天更痛苦了。

他赤紅的雙目有了忿怒，吼道：「我可以爲妳而死在妳的手上，而不是死在他人之手，如果妳狠下心對付我出手，我還會愛上妳嗎？阿紅，這道理你不懂？」

阿紅道：「我當然懂，小方，我也無奈，對不起了。」

方中天忽然厲吼一聲彈起身來，他把被子拋向阿紅，而自床邊抓過他的快刀，那麼忿怒的旋向阿紅……

「嘶……」

方中天的刀眞快，直把半空中的棉被削開二尺那麼長的裂口，從裂口中看去，阿紅已身在外間屋正往門外躍去，她的動作直如脫兔。

方中天大吼：「妳還想逃？」

他平起直追，但當他忽然感受到一陣冷寒襲上身的時候，才發覺他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他再也無法追出去了。

方中天看着遠去的阿紅，他這才發現自己那挨刀的胯上傷處已出血了，那地方狠狠的被阿紅刺扎了一記。

掩上門，方中天回到內室裡，他再細看傷處，不由大吃一驚，因爲那地方不但痲木，而且血似乎在凝結，結成黑黑之色。

不自覺的，方中天道：「毒，簪上餵了毒。」

他立刻把尖刀在傷口再開刀，交叉十字劃得深，却仍然無法把黑血弄乾淨。

他開始有些不自在的用力壓住傷口附近。

方中天從未想到自己會死在熱愛的女人手中，眞的，他死也難瞑目！

漸漸的，方中天覺得昏沉沉的不舒服，抱起被削破的被子蓋着，他以爲便死了吧，也要安靜的死在床上……

＊　＊　＊

當方中天摟着阿紅走回小屋的時候，遠處的林邊樹後面站着一位姑娘，很美很美的女子，這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小玉。

幾天未見方中天，小玉便由上海找來了。

小玉原是與江大姐住在一起的，她想念着方中天，便找來「飛刀」丁八，弄了一條小船划到西山附近。

不巧的是方中天却摟着阿紅回來了。

小玉嘟着小嘴又走回小船，她氣唬唬的對丁八，道：「丁叔，咱們走！」

丁八坐在小船上吃酒，見小玉生氣，笑笑道：「怎麼了，方大俠他氣妳了？」

小玉道：「他和別的女人在一起！」

丁八哈哈一笑，道：「我聽江大姐說過，方大俠是有個他喜歡的女人，但江大姐也聽方大俠說過，他最喜歡的還是妳呀。」

小玉道：「眞喜歡我就不會再找別的女人了。」

丁八道：「我以爲方大俠不是朝秦暮楚之人，他必定有問題，小玉呀，咱們等，等那女人走了，妳再去。」

小玉道：「等多久？那女人如果不走？」

丁八想了一下，道：「這麼辦，咱們等一天，一天之後妳再去看，如果那女人仍然在，咱們就回上海。」

小玉這才與丁八二人等在小船上。

這一等就是一天整，此刻，小玉姑娘又來了。

她走進門，還伸頭向內室看，只見床上只有方中天，她立刻笑了。

慢慢的走到床前面，她故意想嚇嚇方中天，於是，她張口尖聲叫：「嗨！」

聲音雖大，床上的方中天沒反應，小玉伸手去抓被子，立刻大吃一驚，原來被子被刀削開二尺長，有血……

小玉又見方中天那張臉現灰青色，死人就是那個樣。

她「哇」的一聲大哭，發狂般的奔出門外面，不到三里遠的小河邊，楊柳樹一排光禿禿，下面拴着一條小船，小玉姑娘叫起來了……

「丁叔，丁叔……」

小船上丁八忽的跳上岸，驚道：「小玉，妳怎麼了？」

小玉指着小屋方向，喘息的道：「丁叔，他……嗚……」

丁八急問：「別哭呀，他怎麼了？」

小玉抹淚道：「他被殺了，死在床上。」

丁八大吃一驚，他拔腿就跑，小玉也跟上來了。

二人衝進小屋，直奔床前，丁八一看，目瞪口呆。

就在怔忡間，他伸手掀開棉被，果見赤裸的方中天身上有刀傷。

丁八也是行家，這刀口與棉被上的不一樣，他伸手便去查看，見傷處泛烏，再探方中天的鼻息，他可就急了。

「小玉，方大俠未死，他中了毒刀，咱們得快……」

小玉吃一驚，忙也伸手去探方中天胸口，又把耳朵貼近了聽，她點頭，道：「還有氣。」

丁八已取過方中天的衣衫褲子，二人把方中天放在小船上，那丁八拚命的搖櫓，小船箭一般的從吳淞江直往黃埔灘駛去，那丁八把小船駛到岸邊，他已是大汗淋漓了。

丁八背負着方中天，急急忙忙的進了江大姐的小巷屋內，正巧江大姐出外剛回來。

小玉一見，拉住江大姐訴哭起來了。

「方大哥被殺了，還有氣。」

江大姐吃一驚，急忙近前看，她還眞的有經驗，立刻對丁八道：「快，到外灘把擺藥攤的賽華佗找來！」

丁八道：「賽華佗毛非呀？」

江大姐道：「快去呀！」

丁八道：「毛非賣草藥，他行嗎？」

江大姐道：「我見過他爲人醫毒，行！」

丁八立刻就往門外跑，江大姐急又叫住丁八，道：「你對毛非說，我找他。」

丁八道：「知道了。」

丁八走後，江大姐與小玉二人忙壞了，兩人先升火，再燒水，又整床，再拿被，方中天連哼一聲也沒有。

沒有多久，那毛非哈哈笑着來了。

「江大姐呀，妳還沒忘了我毛非嘛，我只一聽妳叫毛非，我就帶了藥箱趕來了。」

江大姐走出外屋，他指着內屋床上，道：「毛非，快去把這人救活，他不能死！」

毛非三大步就衝到床前，江大姐拉起棉被，她指着方中天的刀傷處，道：「你看看，這刀身餵毒呀！」

毛非仔細看，然後又把鼻子貼在方中天那傷口處聞了一陣子，他的眉頭皺得緊。

江大姐道：「怎麼樣？」

毛非道：「這刀口上沒有毒，如果是餵毒的刀，這些肉就會有味道。」

江大姐道：「毛非，你平日吹噓能治毒，今天你一毒也不能治？」

毛非笑笑，道：「大姐，我只說殺他的刀身沒毒，並未說治不好他的這點毒呀。」

江大姐急道：「那就快動手呀，急死人了！」

毛非道：「妳都五十的人了，仍然是那麼毛躁。」

他取來熱水先洗擦，再用刀子在傷處刮，然後又取出兩包紅與白二色藥粉，「嘩」的一下子全按在傷口處，他這才對江大姐笑笑，道：「等他醒來，再吃了我的解毒散之後便等着把傷口養好了。」

江大姐道：「就這麼簡單？」

毛非道：「是呀！」

江大姐道：「你要多少銀子？」

毛非臉色肅然，道：「江大姐，妳罵人不是？天下誰的銀子我都要，唯妳大姐的我不取！」

他看看床上的方中天，又道：「老實說一句，他的毒傷還不輕，就快傷及心肝了，若換別人，那只不過先固住他的毒不傷心肝，狠狠的敲他幾兩銀子再把他弄好，這種機會我在黃浦灘上一年之中碰不到幾個，但誰叫他是大姐的朋友呢？我心甘情願服務，只不過等他好了以後，請我吃頓酒是應該的！」

江大姐道：「只你對大姐如此坦白就足以值一頓酒了，你放心，他好了我就請你喝酒！」

毛非拿起藥箱哈哈笑着走了。

* * *

眞叫人難以相信，方中天過了半個時辰就發出一聲叫喊：「啊！」

一邊的小玉帶淚笑了。

江大姐忙着把一包藥調好了送到方中天身邊，她低頭在方中天耳邊呼叫：「小方，小方呀，你醒醒！」

方中天睜開眼了。

「這是什麼……地方？」

江大姐道：「張開口，別說話。」

方中天眞聽話，因爲他已看清江大姐了，江大姐曾在他小的時候生病餵過他吃藥，好像他已習慣了。

他把嘴張大，江大姐一口口的把藥餵入方中天的口中，直到一碗藥餵完。

江大姐拍拍方中天，道：「睡覺，睡覺……」

方中天像小時候一樣聽話，她閉上了眼睛，而小玉……

小玉却「哇」的一聲哭倒在江大姐的懷中了。

她這一哭，方中天又睜開眼了。

「誰呀，誰在哭？」

江大姐道：「是你的小玉。」

方中天用力看，他的眼眶有淚水，他伸出手，便也握住小玉的手。

小玉又倒在方中天的身上大哭起來。

江大姐走到外面去了，她見丁八來了，便對丁八道：「走，到船上去。」

丁八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不說便與江大姐往江邊走去了，她眞是個懂人情的女人。

* * *

小玉細心的照料着方中天，她做的每一個動作與每一件事情都看在方中天的眼裡，這時候方中天才看到小玉與阿紅的差別太大了。

阿紅的動作帶着幾許大牌，就好像一位高貴的公主侍候心愛的人似的，免不了有一種不習慣的味道，而小玉就不一樣了。

小玉每做一件事均出自眞誠，每一個動作表現出都是那麼的溫柔，看得方中天心中好溫暖。

方中天到現在才知道，他對火樣的阿紅用情是多麼的不值得！

一個眞心相愛的人，怎麼會睡在一起一夜便離開？眞令人難過的是這個女人竟會對自己出手下刀。

方中天的毒傷果然好了，而膀上的一刀，大概也會很快的沒事。

他與小玉對坐着，他想笑了，但覺面皮僵硬，而小玉却有些眼濕，她想哭。

方中天低頭撥弄着火盆，他不知以後應該怎麼辦，他更不知道回不回那西山小屋。

滿天星已在太湖洞庭山落脚了，滿天星也不回他那運河附近的小屋了。

只不過滿天星身邊也有個女人，那就是白鳳，這件事方中天是不會知道的。

方中天忽然一瞪眼，還眞的嚇了小玉一跳，小玉以爲什麼地方令方中天生氣了。

方中天也覺自己失去控制，這表情只有上床之後才會出現，小玉心中也明白，而此刻……

笑笑，方中天道：「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小玉，別是嚇妳一跳嘛！」

小玉吃的一笑，道：「還以爲，還以爲你身上有傷還要上床吶。」

她低下頭一瞪眼，又道：「傷好了再來吧，我才不要你帶傷抱我上床，很難盡興的。」

雖只平淡兩句話，方中天幾乎慾念高漲了。

他咬咬唇，喝了一口酒，道：「二更天我要去辦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小玉道：「你治傷才一天呀。」

方中天道：「我若只管自己，有個人就沒命了。」

小玉吃一驚，道：「有那麼嚴重？」

方中天點點頭，道：「小玉，我怎麼忍心再騙妳？也許我只辦好這件事，還有就是江大姐的事，辦

完了我帶妳遠走高飛不再回來。」

小玉驚喜的道：「眞的？方哥，我太高興了。」

她起身，重爲方中天把傷處裹緊布帶子，一切打扮妥當，方中天大嘴巴啃咬着小玉的俏臉，小玉也回咬。

這一回二人只限於相互間的咬吻，之後，方中天便又出去了。

他走到門外，頭還覺得有些昏沉沉的，他應該躺在床上休養三兩天的，但他不能叫那人死。

小玉站在門邊，道：「方哥，要丁八叔陪你去嗎？」

方中天搖搖頭，道：「誰都不能去。」

他轉身走了，小玉却靠在門邊喃喃自語。

* * *

街上有些靜，有幾戶門口掛着馬燈，這種燈還是洋人來了以後才帶進來的東西，比油燈蠟燭亮多了。

方中天從後街繞道走，很快就找到先施賭坊的後門外，他認清楚之後還等了一陣子。

方中天很明白汪玉人有時候就住在先施賭坊的後院裡，不過這幾月未再見到汪玉人了。

他也曾想過，等完成刺殺任務以後，他直接請汪玉人放人……放人，當然是放江小青，江小青被汪玉人藏在蘇州城外虎丘附近那處小院中，好像汪玉人「金屋藏嬌」似的。

方中天自發現汪玉人藏了江小青之後，他才明白一件事情，這個武功極高的女人，心理上極不正常，她被那個叫猪野雄剛的東洋浪人糟踏，然後又像個英雄丈夫似的反過來折騰江小青。

汪玉人是個雌雄皆串演的女人……

* * *

就在一陣靜靜的等候之後，方中天看看附近無人，弓腰拔地而起，他已落入先施賭坊的後院裡了。

他的身上帶傷，但動作仍然瀟洒自如，只一掠便到了房門外，啊，老酒鬼張天艮正在吃酒吶。

屋內只有張天艮一個人，他似乎在喝悶酒，因爲他好像還伸手拍桌子。

方中天推門進來了。

方中天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張天艮一見方中天來了，立刻伸手便抓……

方中天立刻低聲，道：「天幸你還活着，快跟我走！」

張天艮吃驚的道：「小方，你說什麼？」

方中天道：「離開此地我再說。」

「現在？」

「不錯！」

「我有什麼危險？」

「少囉嗦，快走！」方中天甩開張天艮的手，立刻往屋外便走。

張天艮只頓了一下，便背負上酒袋往外走，他發現方中天不走大門而躍過牆，立刻覺得事態嚴重了。

張天艮不再多問，緊跟着他也躍過牆，很靜，因爲方中天已在暗中站住了。

張天艮奔上前，他又拉住方中天，道：「小方！」

方中天示意張天艮，他側耳聆聽一陣，這才放低聲音，道：「我及時趕來了。」

張天艮道：「來了爲何鬼鬼崇崇不進去呀？錢胖子去備酒菜了，正好你陪我進去喝幾杯。」

他頓了一下，不解似的道：「快送來了吧！」

方中天道：「你怎麼不問問我呀！」他側面露出膀部，又道：「我這兒還挨一刀。」

張天艮吃驚道：「誰能殺你？」

方中天道：「我幾乎早死了。」

張天艮更是一驚，道：「怎麼說？」

方中天道：「我把任務弄砸了，我沒有殺死白家兄弟二人，而且還被人暗中殺了一刀。」

張天艮一聽宛如五雷轟頂，幾乎昏倒，他吃吃的道：「你失手了？」

方中天道：「是的，所以我也差一點死掉。」

張天艮跌足，道：「哎呀，你危險了呀……我也危險了……」

方中天道：「所以我趕來了，所幸你還好端端的活着，眞爲你慶幸！」

張天艮道：「小方，任務不許失敗，快活幫的鐵律，我看你快逃吧！」

方中天道：「我已死過一次了！」

他頓了一下，見張天艮吃驚，便又道：「總堂口的人原是不知道的，但我中了一刀，阿紅爲我醫傷，我以爲阿紅是我的愛人呀，我們兩人那麼的熱呼，我才對她說我失手了，嗨，阿紅六親不認了，她以毒簪刺我，刺在我的傷口裡，她，眞狠心！」

張天艮道：「原來總堂口還不知道你失敗了，你若不說出來，三兩天之內他們一定不知道。」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因爲暗中主謀的人還躺在床上受罪吶，石敬山挨一刀在胸前，他的傷嚴重，否則，石敬山早找來了。

方中天道：「所以我來告訴你快走！」

張天艮道：「小方，是誰救了

你?你不是中了毒簪?」

方中天道:「這時候不好講,以後再說吧。」

張天艮道:「你是怎麼失手的?我還以爲你已經把白家兩兄弟殺了呢。」

方中天道:「都是滿天星,唉,兩次都是因爲他,令我失手。」

張天艮低叱,道:「你說什麼,小滿關你什麼事,你們相隔幾百里。」

方中天道:「老酒鬼,你還不知道嗎,滿天星已投靠太湖龍幫了,他現在就住在洞庭山。」

張天艮大吃一驚,只因爲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也最喜歡滿天星,滿天星如果有什麼不如意,他二人就不如意……

張天艮此時就急了,因爲他與丁當祥二人還不曾聽到滿天星竟出了這件事。

他大手揪住方中天,道:「快說,怎麼一回事?」

方中天道:「事情簡單啦,我奉命去紹興紫竹山觀音寺執行任務,却被滿天星出手阻攔,你想想這後果是什麼?」

張天艮道:「一個字,死!」

方中天道:「所以嘛,我說滿天星投靠太湖龍幫,他才不想等死。」

其實這事方中天也知道得不詳細,滿天星和他一樣,滿天星被阿柳執行死刑,滿天星一樣挨了毒簪,而且也差一點死在他住的地方。

方中天又道:「這次我去洞庭山執行任務,想不到滿天星又出手阻攔,我正要向總堂報告,却想不到我那可愛又可恨的阿紅就對我下毒手了……」

張天艮在咬牙了。

他咬牙是因爲他想到了一個人。

他想到的人是古風和尚,因爲古風和尚的出現,還以爲方中天完成任務了。

古風和尚爲什麼不明說?他們之間的交情,應該把滿天星投靠太湖龍幫之事明說的,可是古風和尚不但不說,反而責怪他欺騙。

張天艮正要低吼,忽見方中天示意,便住口不再開口了,他順着方中天指的方向看,那是廂房後牆裡。

於是,二人緊貼後牆仔細聽。

只聽得賭坊後院傳來錢通聲音。

「咦,怎麼不在了?」

另一人道:「也許上茅坑去了。」

「去看看!」

不旋踵間,傳來那人的話聲:「不在!」

緊接着,錢通重重的道:「老酒鬼的酒袋不在,這老小子莫非……」

另一人道:「走了?」

忽又聞得錢通道:「你們走吧,到前面去,如果張大俠回來,快來通報。」

「是,老闆,這酒菜……」

「你們別管了!」

於是牆裡面陷於死寂裡,不知道錢通在弄甚麼陰謀,只不過有一點張天艮與方中天二人都知道,那就是先施賭坊或永安客棧的下人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快活幫在何處。

* * *

張天艮咬牙道:「我去幹了他!」

方中天搖搖頭道:「那會引起汪玉人的殺機,休忘了她的手段。」

張天艮道:「眞希望她被猪野雄剛殺了!」

方中天道:「老酒鬼,我帶你去找個地方躲幾天吧!」

張天艮正要說甚麼,院裡面傳來女人的聲音。

「錢通,怎樣了?」

「是東家來了?唉,我很快的把酒菜備來了,不知怎的張天艮那老小子不見了。」

「怎麼不見的?」

「別人不能插手,我把應備的拿來,就要那老小子上路了,眞怪,老酒鬼怎麼不見了?」

「方中天也沒死,他的屍體不在小屋。」

「阿紅也失手?」

「氣死我了,我是怎麼對她們講的!」

院子裡的女人正是汪玉人,此刻她就站在院子裡的花圃邊,冷然的看着面色泛白的錢通。

忽又聞得汪玉人道:「便是滿天星也失踪了,滿天星被人救走,又破壞了我的計劃。」

錢通更吃驚了。

他趨前小聲道:「五個人一個都未死,東家,快想個妥當計謀吧!」

汪玉人道:「我本來藉着他們的失職,一一加以誅滅,那麼多的銀子足夠我們在上海成立大買賣,獨領商界風騷,怎麼那麼巧,至今一個也沒死!」

錢通道:「東家,怕是打草驚蛇了!」

汪玉人道:「今夜我住此地,如果老酒鬼回來,你陪他吃酒一頓送他上路!」

「是,東家你好歇着。」

立刻,院子裡又靜下來了,除了前面兩院偶爾的傳來一陣哄叫聲,那是賭桌上傳來的吼叫。

* * *

無意間聽到這些話,方中天與

張天艮二人幾乎氣癱了,他們再也想不到拚死拚活的原來只是爲這女人掙銀子,而當銀子足了,他們就死期到了。

張天艮眞想衝進去拚命,却被方中天拉住了。

方中天身上有傷,他至今仍然昏沉沉,他伸手指着遠方,低聲道:「忍,走!」

張天艮氣唬唬的隨着方中天走了,他走得心不甘情不願。

* * *

方中天把張天艮帶到江大姐的住處,那小玉早已等得焦急的站在門口吹涼風,見方中天與一個紅臉中年漢子走來,匆忙的迎上去扶住方中天道:「怎麼去了這麼久?你身上還有傷……」

方中天笑笑道:「小玉,叫張叔。」

小玉還彎腰一個揖,道:「張叔好!」

張天艮一怔,他在身上一陣摸,摸出一張銀票,道:「給你,見面禮。」

小玉不收,還是方中天點了頭,小玉才接過去,她只一看,驚道:「張叔,見面禮太多了,一百兩銀子啊!」

張天艮道:「別提了,張叔小氣了。」

三個人幾乎是擠進門的,小玉可忙了,天已二更過了,方中天與張天艮却對坐着一陣唏噓。

* * *

老酒鬼張天艮很關心滿天星,錢如命丁當祥也一樣的關心滿天星,當張天艮知道滿天星竟會出事而幾乎死掉,又知滿天星在太湖龍幫出現,張天艮放心了。

張天艮與方中天對坐着吃小玉爲他二人弄的晚飯,張天艮頓覺自己白活了幾十年,却是此刻才覺悟到自己是那麼的可悲。

一個人被另外一個人牽着鼻子走,這人當然可悲,如果是個女人,那就不但悲也可憐。

方中天對張天艮道:「這件事我們得仔細商量一下。」

張天艮咬牙道:「商量個屁,咱們快去對席人鳳、丁當祥二人說明白,五人聯手找汪玉人。」

方中天道:「老酒鬼,你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甚麼事?」

「汪玉人敢把咱們控制在她的手中,她必有控制咱們的本領,聽說她武功很高,再加上她的十二……應該說十一金釵,個個都狠辣,萬一不成,反而不妥。」

張天艮道:「你的意思呢?」

方中天道:「我以爲這些年咱們出生入死爲快活幫掙了不少銀子,想法子先把銀子弄上手,你不也聽到了?汪玉人與錢通二人說過,他們把咱們替她弄的銀子準備在這黃浦灘上幹大生意,我們就暗中再把她銀子挖出來!」

張天艮道:「如何進行?」

方中天道:「五個先聚在一起再說,明日一早你去找丁當祥,過兩天我的傷好了,我去找席人鳳。」

張天艮道:「小方,你這傷……」

方中天道:「毒已除,傷口就快結痂了。」

張天艮道:「就在這兒會合?」

方中天道:「這地方也最安全。」

張天艮放下筷子道:「我知道錢如命在永安客棧,這麼辦,明天我想辦法去找丁當祥去。」

方中天道:「千萬別讓姓李的看到你呀!」

姓李的正是永安客棧的李掌櫃,他與錢通二人才眞正是汪玉人的貼身人物。

* * *

第二天直到天黑,張天艮才有機會進入永安客棧的後院,他撲了個空,因爲丁當祥在前一晚就走了。

張天艮回去找方中天,倒令方中天一楞,他弄不清楚丁當祥會去了那裡?

只不過等到天亮以後,方中天叫張天艮歇着,他去找席人鳳。

方中天最清楚席人鳳了,席人鳳喜歡夜間站在東山頭上看月亮,這幾天天放晴了,也正是席人鳳觀月的好時候,他一定在東山坡上。

席人鳳看月亮,就如同方中天看太陽一樣,他二人把他們熱愛的女人比做日月了。

當然,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都清楚滿天星也有這種毛病,當阿星不來的時候,滿天星就會以爲天空中最會閃出三色光華的大星星就是他的阿星了。

* * *

方中天往東山奔去,他奔到山坡上不見席人鳳,抬頭看月亮,月亮圓圓的斜掛在天空中,方中天望向附近的小屋,小屋中無燈光。

方中天根本不用去看屋內有沒有席人鳳,因爲席人鳳如果在,小屋必有燈光,席人鳳不喜歡黑暗。

方中天覺得奇怪,席人鳳不見了,丁當祥也不見了,他們去了那裡?

就在一陣沉思後,方中天想到一個地方,他立刻拔腿就走,他以爲這正是好時機。

方中天要去找一個人,那就是他一直想見的,而且他也要把這個人帶走,這人就是江大姐的女兒江小青。

方中天在兩天前已知道汪玉人住在先施賭坊後院了，這時候正是去找江小青的好機會。

他找不到席人鳳便想到了江小青，如果能把江小青帶回去，也叫江大姐驚喜一下，這些天受到江大姐的照顧，方中天心中一直想要爲江大姐完成這件重大的心願。

於是，方中天轉而往東走，他的傷幾乎已全好了，他對於那個草藥郎中毛非還眞佩服。

* * *

這是方中天第三次找來這座小巧的四合院，他走到的時候就已經三更天了。

四合院內很靜，方中天剛轉往正門，忽見那匹白馬正在大門左面的一間瓦棚內，這令他暗吃一驚，他心中犯嘀咕，難道汪玉人這麼快回來了？

她應該回總堂口的，她也應該守在先施賭坊，怎麼却回到這裡來了？

方中天心中不自在，因爲他是來帶江小青走的，如果汪玉人在此，他就空跑這一趟了。

* * *

靠在牆邊沉思着，方中天暗中咬牙，他擰身躍過牆，身子沿着一道花圃邊繞到正屋後窗下，因爲正屋那面還有燈光，正屋裡也傳來女子聲。

方中天小心的移動着身子，漸漸的移近那七彩玻璃窗外，眞巧妙，在那彩繪的玻璃上有幾條最光亮的條縫，方中天立刻看到屋內的一切了。

屋子裡十分豪華，牆上有壁貼，名人字畫帶古董，架上有陶瓷，水晶羅漢瓷花筒，那套桌椅也發亮，好像全是玉石製。

靠東牆是錦繡帳子蠶絲被，紅木雕花床架子，再往床內看，可嚇了方中天一跳。

只見明明是兩個女人，怎麼會一個壓一個爬，上面的好像動作男性化，下面的嬌柔不勝直哎唷。

方中天見這二人都在一張絲棉被下面，眞實的情況他完全看不見，只不過，光聽二人的聲音也就不難想像她二人在玩甚麼花樣了。

方中天甚至聽到飲泣聲，他眞想進去掀起被子看個清楚，怎麼會這般的折磨人？

方中天看了幾乎半個時辰之久，他忍不住低呼一聲，掉頭便往外走。

他打算不看回去吧，等有機會再來接小青吧！

方中天太大意了，他雖然只不過低低的呼了一聲，但那已驚動了房中的人。

不錯，汪玉人警覺了。

自從汪玉人知道他要弄死的方中天、滿天星還活着的時候，她就開始有了戒心，因爲這些被她利用的殺手可以爲她去殺人，當然也可以回過頭來刺殺她。

方中天只在窗外稍帶响聲，汪玉人便匆匆的穿衣繫帶的追出來了。

門聲响，也嚇了方中天一跳，方中天拔身而起，他直往夜幕中飛馳而去。

然而，汪玉人的動作更快，她展開身法宛如流星瀉地似的追下去，她果然武功了得。

方中天跑了三里地，他回頭，不由心中一緊，六七丈的後面，那白色影子如幽靈般追上來了。

就在這時候，那白影呼叫了。

「小方，站住！」

方中天被認出來了，他只得站住不走了。

於是，汪玉人到了他的面前，而方中天已準備與這蛇蝎美人的汪玉人放手一搏了。

方中天心中琢磨，汪玉人想一舉殺了他，那也得有一番搏鬥，想一舉殺了他，還不容易！

* * *

「小方！」

「幫主！」

「你是來刺殺我嗎？」

「幫主，方中天從未有此打算。」

「但是你還是來了！」

「幫主，方中天因爲另一件事才來的。」

汪玉人冷冷道：「我不問你甚麼事，因爲我明白你在找藉口。」

她再走近方中天一步，很想仔細的看清楚方中天的臉上表情，但方中天却退了一步。

汪玉人道：「小方，你的命眞大！」

方中天道：「我幸運。」

汪玉人道：「滿天星也幸運，他也一樣的活着！」

方中天道：「我二人再世爲人了！」

汪玉人道：「我恭喜你們啊，小方！」

方中天淡淡的道：「是嗎？」

汪玉人道：「小方，幫規歸幫規，我們之間的交情還是天高地厚的要珍惜，是嗎？」

方中天道：「幫主，恕方中天直言，當我們中了你的毒簪之後，甚麼交情也一筆勾銷了。」

汪玉人吃吃笑道：「那麼絕情？人都會做些傻事的呀，我就做了許多傻事！」

方中天想到他與張天良二人在賭坊後面聽到的話，他再也不相信汪玉人的話了？

方中天不愠不火的道：「做傻事也是難得教訓，幫主，如果再有

機會，你一定會改換殺我們的方法。」

汪玉人重重的搖頭了。

她搖頭，方中天瞪眼，他等着汪玉人的動作。

汪玉人只用口，她還不動手。

「小方，我再也不想要你們的命了，做壞一件事有補救的方法呀，爲甚麼一定要殺了失職的你們？」

方中天當然不相信汪玉人說的話，他更加小心戒備了，他的刀已在袖口隨時出刀。

而汪玉人却又十分認眞的道：

「小方，相信我的話，我改變幫規了。」

「怎麼說？」

汪玉人道：「放眼江湖，一將難求，殺了你與滿天星，很難再找到像你倆的這種高手，我不想再花心力去挖掘別的高手。」

方中天又是一怔，但他心中却在大叫：小心上當，女人心海底針，相信女人的話準吃虧。

他怒視着汪玉人，尤其是汪玉人的雙足，欲動之前雙足會有動作的。

「小方，去把滿天星找回來，也對老酒鬼說，過去的不要提了，大家仍是快活幫的骨血幹部。」

方中天難以開口，不開口便是猶豫，他實在不敢相信這些。

汪玉人又道：「欲成大事業，心胸不但要放開，而且更要以仁義爲重，你們已爲快活幫流血流汗了，我就應該善待你們。」

方中天眞的莫名其妙了。

汪玉人道：「小方，你眞的不是來殺我？」

方中天道：「老實說，我還以爲幫主仍在上海先施賭坊哩！」

他此言一出，汪玉人也吃一驚，方中天這小子怎麼也知道她去了先施賭坊？

但她却笑笑道：「你大概也聽到我和錢胖子二人說的話了？」

「不錯！」

「後來我又改變主意了，我改以暴易仁，否則我早就對你出手了。」

方中天怎麼也不敢相信汪玉人這些話，他毫無表情的站着，他的手中利刀就緊貼在袖子裡的肘腕間。

汪玉人淡淡的道：「你不是來刺殺我，那麼你跑到蘇州來做甚麼？」

方中天心想，也好，還是直說了吧，且看她的表現了。

於是，方中天乾咳了一聲，道：「幫主，你既然想知道，方中天就實話實說，我是尋找江大姐的女兒江小青來的，我那江大姐只此一女，她失踪三年多了，我發現她却在這兒。」

汪玉人半天不開口。

她的眼神中充滿了矛盾的眼神，也充滿了烘熱的光芒，那種光芒對方中天並不陌生，因爲他只一看到阿紅就會產生那種光芒。

汪玉人也有這種慾火，很奇怪，就方中天而言，汪玉人只是個高貴美麗的女人，汪玉人也具有一種被別人虐待的慾火。

那個東洋浪人猪野雄剛就是虐待汪玉人的傢伙，汪玉人還發出呻吟與快感，然而汪玉人回過頭來找一個溫柔的女子被她虐待，汪玉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方中天很注意汪玉人臉上的變化，一種很難決定的事情，總是會令人咬嘴唇。

終於，汪玉人的臉上有了笑容，她好像釋懷了。

「小方，我對你說過，我不想讓你與滿天星二人離開我，而我又不想快活幫的聲譽掃地，所以我把錢如命與席人鳳二人派出去了。」

方中天再吃一驚，道：「派他二人追殺我與滿天星？」

汪玉人道：「不，我說過，我還不想失去你們，我派席人鳳與丁當祥二人去辦的事十分重要。」

方中天不打算問，因爲快活幫的事情只有接受，而無發問的。

淡淡的，汪玉人道：「小方，你在這兒等着。」

她不等方中天再開口，回身就走，而且走得快逾流星，再看地上，甚麼足印也沒有。

方中天又吃一驚，他明白，汪玉人在他面前露了一手「踏雪無痕」，這是上乘輕功，修爲上他知道比不過汪玉人的高明。

他吃驚的自言自語道：「我實在不瞭解這女人了，她到底要做甚麼？」

方中天想走，他怕汪玉人弄鬼，但他又想知道汪玉人叫他站在這兒究竟幹甚麼。

方中天反手握刀更緊，他感覺出手心沁汗了。

有一種發自內心中油然而生的那種高傲之心，他很想在此刻表現出來，可是他此刻有着悲哀感，這種感覺是在阿紅那無情的一簪刺殺之後，便已牢牢的塞滿在他的內心深處了，如今汪玉人的表現，又引起了他的這種可悲的心理。

就在方中天忡忡的呆站在薄冰上的時候，遠處來了，是兩團人影，一白，一暗，來得並不快，但很穩健。

方中天吃驚，難道汪玉人不屑於對自己出手而去找來另一人了，也許就是阿紅吧！

如果是阿紅，那眞是妙罰，因爲阿紅未完成她的任務，就像他自

已在太湖失手一樣，那麼由兩個失手的人對決，然後她再一舉手之間便把兩個失職的人幹掉。

方中天正想至此，雪地上的兩人已來到他的面前。

汪玉人把江小青帶來了。

這個行動確實令方中天吃一驚，他怔住了。

汪玉人却吃吃笑了。

她指着方中天問江小青，道：

「我親愛的女人，你可認得他？」

江小青走近方中天，她在夜色中看了又看。

汪玉人又問：「你認得他嗎？」

江小青眨着動人的眸芒，道：

「你……是……」

方中天道：「小青，你眞的忘了你的方大哥了？」

江小青一楞，道：「方大哥？你……」

她再上前一步，並睜大眼睛仔細看，終於，她尖聲的道：「方大哥，方大哥，眞的是你呀，你這幾年去那裡了，我媽也常問你，我……」

她回頭看汪玉人，而汪玉人已緩緩的轉身，她是那麼的帶着幾分凄涼感。

「小方，她是你的了，帶她去見她娘吧！」

汪玉人走了，只不過她走了十幾步又回來了。

「小方，告訴滿天星，我不計較了，我需要你們，我眞的需要你們，不久你就會明白的了。」

這話說完之後，她走近江小青，且伸手拉過江小青的手，笑道：

「回去和你娘守在一起，日子還是要過的，小青，你拿着我這件東西，若需要銀子花用，不論多少，去先施賭坊或永安客棧，他們就會如數拿給你的。」

江小青忽然張開雙臂抱住汪玉人，且把臉也貼上去了，那正是一個嬌柔女子與她心愛男人話別的光景，看得方中天心中一緊。

汪玉人笑笑，道：「回去吧，我把你留在我這兒太久了，漸漸的我發覺我也太自私了，要不得，回去吧！」

說完，她撥開江小青的雙臂回身走了。

她走得十分平淡，沒有回頭再看，更未向吃驚的方中天打招呼，就那麼的走了。

方中天拉住江小青，而江小青却把汪玉人的那件東西展開她的手掌看。

那是一個好大的銀幣，銀幣還有中孔，四方孔的四週，雕刻着四個字：「太平天國」。

方中天大吃一驚，汪玉人身邊怎會有這樣的一枚銀幣？方中天只知道有這樣的銅錢，銀幣還是頭一回看到。

* * *

江小青去過先施賭坊，她就是去先施賭坊中尋找那個嗜賭的乾弟，才被汪玉人弄到蘇州來的。

江小青拉緊了方中天，道：

「方大哥，你認識她？」

方中天道：「認識很久了。」

江小青道：「怎麼今天才見到你？」

方中天道：「是我找來的，我們很少亂走動。」

江小青道：「方大哥，我娘好嗎？」

方中天道：「天天想你，怕你被人拐走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汪玉人待你還好嗎？」

江小青道：「好，但看上去像個男人，有時候又像我姐般的疼愛我。」

方中天當然不能再多問，因爲他早已看到汪玉人與她在床上的那種怪事了。

他拉住江小青道：「走，我們回上海去，也許明天過午就到了。」

江小青道：「方大哥，我娘好嗎？」

方中天道：「還好，除了思念你。」

江小青又問：「我那乾弟他還賭嗎？」

冷冷一笑，方中天道：「那可惡小子呀，我已經把他趕走了，是個禍害。」

江小青自言自語道：「我早知他不是好人，他天生是個壞人，我娘不聽，我娘，她總是好人壞人都關心，她要當菩薩普渡衆生，她……」

方中天心中明白，江小青失踪三年多，她當然也有些遷怨江大姐，這是必然的。

* * *

江小青是認識小玉的，她們不但認識，而且認識多年了，當方中天帶着江小青回到江大姐那小屋的時候，小玉正爲張天艮端上一碟鹹水花生，張天艮却在一口一口的喝着酒。

小玉看到江小青的時候還眞的吃了一驚。「小青！你……」

「小玉姐，我娘……」

小玉眞的高興，她拔腿就往外跑，方中天却坐在張天艮身邊了。

江小青很久未回來了，算一算也有一千個日子，她對這間小屋想得太久太久，她幾乎天天都想，她仔細的看着每一樣並不貴重華麗的傢具，也摸着。

張天艮却向方中天道：「小方，你去了兩天，回來怎麼帶個姑娘？」

方中天道：「她不是別人，江大姐的女兒，她……」

他怎麼能說出江小青被汪玉人帶去蘇州同居？

沒多久，江大姐奔回來了，她身後面有「飛刀」丁八、阿娟和小玉。

江大姐奔進門，一把抱緊了江小青，她叫道：「我的心肝呀，你把娘想壞了。」

她沒有落淚，臉上是一片興奮。

江小青却哭了。「娘，你還好吧？」

江大姐道：「別哭，高興才是，女兒，除了想你，娘過的日子沒變，和從前一樣，別哭！」

江小青抽噎着，半天，她指指方中天道：「方大哥把我找回來的！」

江大姐衝着方中天點頭道：

「我一直相信小方會找回我女兒的，我沒看錯人！」

丁八拍拍江小青，道：「你娘想你就哭，見了你她高興得忘了哭。」

阿娟笑呵呵的道：「走，先去我那兒，大夥慶祝一番，我請客。」

她說完拉了江小青就走，江大姐又對方中天點點頭，她對丁八與小玉道：「你們先走，我隨後和他二位再過去。」

丁八一看，便與小玉二人也走了。

江大姐關上門，她問方中天道：「誰拐了我女兒？」

方中天道：「江大姐，如果能報仇，我早出手了！」

江大姐一怔，道：「是個厲害傢伙？」

方中天道：「是個漂亮的女人，她喜歡小玉，便把小玉留在身邊了，小玉沒吃苦。」

方中天只能這麼說，只有這樣江大姐才會消氣。

方中天看看門外，又道：「江大姐，你過去吧，我還有點事和老酒鬼商量。」

忽然，江大姐掩面大哭。

她哭得十分悲傷，也哭得無奈，她早就要哭了。

當她見小玉跑到小船對她說的時候，她就要哭了，但她强力的忍住不哭，她不想叫剛回來的女兒悲傷過度。

但當她聽了方中天的話之後，又知報仇無望，一切便化作淚水了。

方中天很少看到江大姐哭，他驚訝的看着。

張天艮喝酒更快了，他不看江大姐，更不勸江大姐，好像江大姐的哭與他毫不相干似的。

江大姐也不看他們，便掩面而去。

方中天急忙關上門，他貼着張天艮的身邊坐下來，那股子神秘倒引得張天艮怔了一下。

「你的事就是替她找回她女兒？」

方中天道：「可是我遇到汪玉人了。」

張天艮一瞪眼道：「她看到你了？」

方中天道：「我們說了話。」

張天艮一把抓住方中天道：

「你說甚麼？」

方中天道：「汪玉人要我轉告你，叫你回去先施賭坊。」

張天艮道：「回去？回去送死？」

方中天道：「我代你回絕了。」

張天艮道：「你不代我回絕，我也不會回去，我的酒還未喝夠。」

方中天道：「汪玉人也要我告訴滿天星，叫滿天星回東山，她改變幫規了，要以仁義之心領導快活幫。」

張天艮道：「你相信嗎？」

方中天道：「事到今日我只相信我自己，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汪玉人大方的把小青送交給我，只這件事眞令人生疑。」

張天艮道：「她以一個小青換我們三人的命，她當然會幹，我不上當！」

方中天道：「老酒鬼，你打算怎樣？」

張天艮道：「去太湖，去找滿天星，也去找古風和尚。」

方中天道：「有件更叫人想不通的事情。」

張天艮道：「說呀！」

方中天道：「汪玉人把席人鳳、丁當祥二人派出去了。」

張天艮道：「要他二人出馬？對付何人？」

方中天道：「汪玉人只說爲了快活幫的信譽，他才派出席人鳳與丁當祥二人的。」

張天艮嘿嘿冷笑了。

他指着方中天道：「小方，快活幫的信譽，那必然是去殺掉白氏兩兄弟了，白氏兄弟非死不可。」

方中天道：「你還去太湖洞庭山嗎？」

「去，」張天艮站起來了，他好像說走就走的樣子。

方中天道：「你……老酒鬼，你要去了？」

張天艮道：「小方，我們二人一齊去，能攔住他二人出手最好不過，咱們已沒有留在快活幫的必要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魚得水等人混在大內冒充太監，雖然剃了鬍子也被眞太監認出來，太監何榮看出他們不是壞人，知道他們找八哥的用意，告知哪隻八哥才知道淩老和皇上談秘笈的事，還告知宮中地窟藏金三十萬両，希望魚得水搬走，作爲復國軍需，衆人商議將黃金搬走，和取走八哥，却被南宮遠、白雨亭知道，暗裡跟踪，幸好避過，卒將黃金搬出，李悔建議將黃金鑄成一尊關公、周倉、關平金像……

霧夜快刀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保持偏安局面　籌備軍費抗衡

「這太好了！奴才一定儘力而爲，不過打造手飾，是奴才的本行，鑄造武聖金身却是外行！」

李悔道：「只怕也難不倒你吧？」

魚得水道：「我們去仔細看看，量量金身的高度等等，只要差不多就成，不能讓一些常去的善男信女一眼就看出和以前的不一樣就成了。」

「對對！」鍾師父道：「一定要去看看。我說大小姐，妳眞有那麼多的黃金嗎？」

這工夫魚得水自衣內取出一塊金磚。

這是一塊一百六十両的小金磚。在角上一捏，竟然捏下一塊，而且用手一搓，把捏下那塊搓成麵條那麼細。

鍾師父還有點不信，拿起金磚一顚。

然後再啃了一下，因爲金子有微甜，不由面色大變，吶吶道：「這位大俠，眞是身負絕技，竟能把黃金捏成絲。」

魚得水道：「我們這位兄弟的輕功更絕，小湯，你亮一手給鍾師父欣賞一下，也算是見面禮。」

湯堯和李悔都知道魚得水的心意，亮一手讓他看看，以免他有二心，想賺他們，可要酌量點。

湯堯道：「鍾師父可別見笑……」

說着人已飛起，居然繞樑一週，落在原處，點塵不驚。

鍾師父大開眼界，道：「人眞會飛呀！我以前聽人說起紅線及虬髯客之流，還以爲是說故事編造的，人沒長翅那能飛呢？今天才知道人果然能飛。」

李悔道：「這幾塊金磚就放在這兒好了。」

除了魚得水那塊金磚，李悔和湯堯也各拿出一塊，順便帶來總是好的，反正總要搬來大部份。

鍾師父這才知道不是假的。

這麼多的黃金，連他這個冶金匠也開了眼界。

三人到那關帝廟去觀看，鍾師父還仔細量過金身，記下金身上衣物的顏色，青龍偃月刀的寬及長度等。

回去後，叫小熊和小郭易容化裝，把其餘大半黃金都送到鍾師父處，據鍾師父說，日夜不停地鑄造，也要一個月的時光。

現在，他們去買了五七種菜種子。

他們要處理這隻八哥鳥了，但要牠說出秘密，據何公公說也要好幾天的時間。

好在他們現在也不急着走，急也沒有用。

這隻鳥認生，因爲以前不認識

魚、湯等人。

這要付出關切及愛心，要常換清水及菜種子。

過了五天，才聽到這隻鳥說了一聲「公公早」。

魚、湯等人恢復了信心，他們本以爲這隻鳥快要死了，或者永遠也不會說話了呢。

魚得水照顧得更勤，也邊引牠說話。

比喻說，「松竹梅菊」或「菊」這類的話。

這樣也許會引起牠的記憶。

又過了兩天，這八哥又說了一句「菊花天」。

湯、魚二人一楞，「菊花天」是甚麼意思？

下午再問，八哥又說了一句「此花開後便無花」。

這是古人一首名詩中的一句。

當然是詠菊的詩。在一年四季之中，菊花開得最晚，只不過也不儘然，梅花開得不是更晚些。

詩人有時是不免誇大形容的。

一隻八哥能說出一句詩來，眞是天才鳥了。

其實並非八哥能懂詩，那是不可能的，牠只是嘴巧，記憶力好，能記住人類講話中的精粹而已。

只不過這些話對魚、湯等都沒有用處。

因爲自這一句話或一句詩中，無法知道「菊」的秘密。

金神像已在開始鑄造。

吳三桂已受封爲「平西王」，敕賜册印。

降清的還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等，也都封王拜相。

依熊、郭兩小，早已沒有耐心，把八哥捏死了。

快到一個月時，八哥終於說了一句「菊夫子」，又說了一句「終南山」，再問就不說甚麼了，而且三天後死去。

是不是「菊夫子」住在終南山？

「菊夫子」並非人名，只是一種尊稱吧？

＊　＊　＊

終南山周圍近百里，到何處去找「菊夫子」？

金身鑄好，而且在一個風雨之夜撤換，以假換眞。

然後，傳出話來，武聖托夢，要移駕倉州。這話一傳十，十傳百，立刻有人願意護送聖駕南下。

起駕這天，魚、湯、李、熊、郭五人都易容，指揮護送金像的人如何沿途燒香焚紙及耍大刀。

抬三尊金身的人却是魚、湯等五人加上冶金的鍾師父共六人，正好抬三尊金像。

因爲要一般善男信女來抬，一定會懷疑，泥胎像怎麼會如此之重，到了外城，守城的吳軍本要盤問，頭目立予阻止了，因爲軍人都拜武聖的。

出城南下，在六十里外過夜，一夜之間神像消失。

事實上是魚、湯等人先暗暗顧了騾馬，待他們深夜把金身（金身是分段鑄成的，比喻說頭是一段，上半身一段，下半身也分成一段。）分段送走。

用騾馬馱運，天亮前已運到了地頭。

這兒也是一家銀樓，是南明史大人的親友。

由這家銀樓收買作價，然後把款子送交史大人。

任務達成，五人和鍾師父珍重道別，大大地鬆了口氣。

現在，他們住在這個鎭上，明天就要去終南山。

依湯、李二人的意思，先去終南山找「菊夫子」。

但魚得水却要先去救太子慈烺及永、定二王。

目前吳三桂已在清靖遠大將軍阿齊格及定國大將軍多鐸的率領下，和孔有德的大軍兩路夾擊李自成。

李自成烏合之衆，自非敵手，只好聽陳圓圓獻計，放了她使吳三桂不再窮追。

本來李已竄到西安潼關一帶，潰散後，他率一部份賊兵到了武昌。

湯、李以爲，若是太子和永、定二王仍在李闖手中，大概也在武昌，地近江南，南明會派人去營救的。

若是已入清大將阿齊格及多鐸手中，要奪回又談何容易！

說不定已交回到了攝政王多爾袞手中（按此刻的順治帝只有七歲），由多爾袞攝政輔佐。

此刻在客棧中未外出的只有湯、李二人，南宮遠忽然出現。

二人自忖，聯手也未必是此人的對手。

最好的辦法是設法拖延，等魚得水回來。

南宮遠道：「我很佩服你們的鬼劃符。」

「甚麼鬼劃符？」

「闞老爺搬家！」

「南宮遠，那不過是想辦法爲風雨飄搖中的南明盡一點力罷了！你難道要抽腿不成？」

「當然不會。南明能否復國？要看弘光的造化，可任其自生自滅。我既不抽腿，也不會太幫忙的！」

「爲甚麼就沒有一點同仇敵愾之心？」

南宮遠道：「崇禎迷信閹黨，連指揮大軍，都由閹黨督導，因而

眞正有用之臣而不能得志，以致良臣在野，庸才當權，情況和當初失國出亡的建文帝差不多，只不過建文失國於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崇禎却是失國於異族，想起這些事令人痛恨！」

「你是說非但不同情，反而恨他？」

「不錯，如今弘光偏安江南，如能勵精圖治，尚能步東晉偏安、南宋偈促江南苟延數十年之命運，但是實況又如何？」

湯堯無言以對，的確如此。

「弘光本就不是君臨天下的料子。一旦登了大寶，完全忘了國仇家恨，終日飲酒賞花，在女人堆中徵逐，你以爲我們該幫這種蠢貨嗎？」

「但南明還有忠貞之士，在艱苦奮鬥。」

南宮遠搖搖頭道：「大勢已去，天意如此……」

南宮遠已經出了手，湯、李二人全力應付，也知道過不了七八十招。落入他手，必然逼問「菊夫子」的事。

李悔邊打邊道：「南宮遠，你不是還在想那『菊』嗎？」

南宮遠道：「當然。」

李悔道：「鳥死了，我們白忙了一場。」

「休想騙我，鳥一定透露過甚麼秘密才死的。」

湯堯道：「南宮遠，我們費盡了一切力量，只問出一句話，那就是『菊花』和黃山，再多一字也未說。」

李悔道：「老實說，只怕這根本就是個謠言。」

「怎麼說？」

「八哥只是一隻鳥，就算嘴巧些，也絕不會記住一個秘密，所以牠說的話不可盡信，當然，你要是閒着沒事做，也不妨到黃山去逛逛。」

一不小心，李悔的頭髮被揪下一綹來。

接着，湯堯也被砸了一拳。

這也是他們預料中的事。「松」爲四絕之首，雖然武功不是「四絕」之冠，却也是頂尖人物。二人繼續失招挨打。

就在這時，小熊回來了。

小熊自知不成，一時情急，拿起一把鏟子，去挑了一大塊「黃金」，道：「南宮遠，你接着……」

小熊大力一甩，一塊「黃金」就飛散出去。

他不是暗器能手，自然不會那麼準都甩在南宮遠的身上，湯、李二人身上也有，南宮遠大罵一聲「狗東西」穿窗而出。

小熊道：「湯大俠，李悔，不能怪我出此下策，我看你們隨時都會挨一下重的，只好如此了……」

湯堯道：「你就不會有甚麼好點子！」

李悔道：「小熊，這辦法雖有點不高明，却也是爲了救人，我不怪你，馬上換件衣服洗個澡吧！」

小郭不久也回來了，聽了此事不由大笑，道：「老實說，如果是我在家，大概也可能用這辦法的。」

魚得水回來時，他說在街上看到一個熟人的身影。湯堯道：「是甚麼人？」

「『白袍老祖』的徒弟『千手秀士』賈笙。」

「此人的身手略遜『白袍老祖』，在此幹甚麼？」

魚得水道：「會不會也是爲了『菊』的事而來？」

湯堯說了南宮遠來過，被小熊以米田共臭走的事，道：「顯然，他未必相信我們的謊言。」

李悔道：「我們一路南下，逕奔黃山，南宮遠等等必然跟隨，但進入黃山，他們會搶先去找，咱們就溜出黃山，繼續南下到那地點。」

第二天五人起程南下，雖易了容，相信仍瞞不了南宮遠等人，五人交談很小心，絕不涉及「菊」的事。

這天來到濟南，晚上湯堯上街，忽然看到了一個人，正是「千手秀士」賈笙。他以爲這不是偶然的。

「白袍老祖」和「叟」齊名，手底下如何，由於未較量過，外人不知，至於他的徒弟「千手秀士」又如何？大概有人試過。

魚得水不久前遇見過此人，但不是在濟南府。

如今他也在此，不免對他有點懷疑。

湯堯暗暗跟着，跟來跟去進入一家客棧。

小心翼翼地跟入這家客棧的後院，聽到屋中的女人道：「阿笙，我要的東西買回來了沒有？」

湯堯大爲吃驚，這口音太熟了。

「當然帶回來了！」

賈笙應着，推開屋子的門，燈光瀉出來。

有個人立刻投懷送抱，箍住了他。

湯堯在後窗外看得眞切，女的正是白芝。

過去李悔說白芝如何如何，魚得水絕對不信。

湯堯却部份相信，他知道李悔不會全部編造。

如今他親眼看到了，說不出內心不舒服的滋味。

首先，賈笙取出了一個錦盒，

捏出一枚珠花插在她的秀髮上道：「這就是妳原先那枚失去金葉，又爲妳打造上一葉的珠花。」

這更証實了一件事。

上次白芝和魚得水在床上纏綿，枕上掉落之一枚珠花上的金葉，還有兩根頭髮，當時李悔就猜到是白芝的。

白芝道：「阿笙，謝謝你！」

「這算甚麼，何必謝我！」

白芝拉着他坐在床邊上，道：「天有點燠熱，你把外衣寬了吧！」

「我並不覺得熱嘛！」

「還說不熱，你額上還有汗呢！」

湯堯以爲，這賈笙會如此見色不惑！還眞出人意料。

在傳說中，此人並不是一個君子。

像這種機會，有許多男人自動貼上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有脫衣的機會而放棄，結果白芝代他脫了外衣。

絕對想不到白芝一屁股坐在賈笙的大腿上。

湯堯心中直冷笑，心道：「這要考驗一下『坐懷』功夫了。」

那知賈笙道：「白芝，不要這樣。」

白芝道：「這就怪了，有時你毛手毛脚地似乎急不及待。眞要給你了，你却又推三阻四，裝起柳下惠來了！」

賈笙道：「我以爲到此境界，恰到好處。」

「怎麼？你不想？」

「想是想，要做的事，娶了妳以後再說。」

「阿笙，我不信你那麼本份。」

「不信？」

「當然，眞正的君子，也不會毛手毛脚地。」

「至少我目前不會逾越最後的範疇！」

「我才不信！」她突然離開他的懷抱，把他的下衣往下一扯，賈笙是作夢也未想到的。

他的褲子一下子被扯到小腿上。

後窗外的湯堯都看清了，白芝自然看得更清楚。

她發出一聲驚呼，甚至發抖。

她未見過世面才會驚呼嗎？當然不是，而是正因爲她見過世面才會驚呼，這樣的東西她從未見過。

她喃喃地退着道：「怎麼會是這樣，怎麼會？」

賈笙呆住了。

他的大秘密被她發現，就等於從此已不再是秘密一樣，這對他是多麼大的震撼，他的表情很可怖。

他渾身發抖，目蘊凶芒。

湯堯恍然大悟，爲甚麼他常常對白芝毛手毛脚，經常愛撫，却從不作進一步的要求了，原來如此。

他的東西和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大小差不多。

這類似「天閹」，也可以說就是「天閹」了。

賈笙這一秘密揚開，尊嚴頓失，怪叫一聲向白芝抓去，白芝似被他的猙獰之態駭住，繞屋迴避。

後來迴避不及，只好出手應付。

湯堯發現，白芝不比賈笙遜色，相差極微。

賈笙越打就越火大，居然撤下長劍。

眞正是翻臉無情，劍劍不離白芝的要害。

白芝只好撤兵刃，自枕下摸出短棒，拉長共二尺半左右，和「叟」白雨亭所用之兵刃是一樣的。

兩人都用兵刃，四十招下來，似乎白芝仍然稍遜。

湯堯看出，白芝是差在經驗上。

白芝似是不想和他動手，也不值得，出屋逃走。賈笙未追上她，不由咬牙切齒，湯堯也不知道該同情誰。

至少，他已經瞧不起白芝了。

由今夜的情況看來，李悔以前說的一字也未說謊。

湯堯返回客棧，只有李悔在家。

李悔道：「湯大哥，你的臉色不對。」

湯堯道：「李悔，眞倒楣才遇上這件事。」

「甚麼事啊？」

「算了！這事不能對妳說。」

「甚麼事不能對我說？湯大哥，你也和魚得水一樣，瞧不起我！」

「李悔，由於這件事，我却不是看不起妳……」

「那是甚麼？」

「爲妳抱屈！」

李悔茫然道：「爲我抱甚麼屈？」

「不久前我見過白芝和『白袍老祖』的徒弟『千手秀士』賈笙在一起，這件事想起來到現在還噁心！」

「是不是你看到他們胡來了？」

「如果眞是男女之事那還好，可是……可是……」

湯堯攤攤手，道：「不好說，不好說！」

李悔道：「那是甚麼？」

李悔很大方，道：「湯大哥，莫非賈是畸型？」

「妳眞是聰明……」他只好說了一切。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對他說，妳以爲呢？」

「湯大哥，我不願多事了，你

看着辦吧！如果我說了，他又會說是我編造謠言，侮蔑白芝呢！」

湯堯道：「如果不說，我眞不甘心老魚和這麼一個女人在一起，我眞的不甘心，人類裡外不一樣，差距太大了！」

李悔道：「魚大哥說不定現在正和她在一起哩！」

「不會那麼巧的。」

說着，熊、郭二人也回來了，小郭道：「二位猜猜看我們遇上誰了？」

湯堯道：「你的相好？」

小郭道：「是魚大哥！」

湯堯道：「老魚又怎麼哩？」

「和一個女人在一起。」

湯、李互視一眼，李悔道：「莫非他和白芝在一起？」

小郭「啪」地一聲拍了後頸一下道：「妳眞靈！」

湯堯道：「有沒看到他們去了何處？」

小湯道：「好像進入一家酒樓。」

「哪一家？」

「福得居，不過這家酒樓也兼營客棧。」

湯堯道：「李悔，我們去看看！」

李悔道：「誰都能去，只有我不便前去。」

湯堯也能諒解她，掉頭就走，小熊和小郭也要跟去。湯堯道：「一個就成了，小熊跟我來吧！」

湯、熊二人到酒樓一看，已不見人影，一問櫃枱賬房，說是訂了個房間，在後院三十六號，也就是最末一號。

二人趕往時，已遲了一步，正在行雲佈雨的緊要關頭。

小熊拿起一塊石頭要向窗上擲去，無非是想阻止此事進行。

湯堯制止了他。

不久完事，屋中靜了一會，魚得水道：「白芝，妳爹也在附近對不？」

「怎見得？」

「他和南宮遠在盯我們的梢！」

「爲甚麼要盯梢？」

「他以爲我們知道某些秘密。」

白芝道：「甚麼秘密呀？」

「還不是『松竹梅菊』四大高手的秘密。」

「到底是甚麼秘密？」

「妳爹沒有告訴妳？」

「沒有啊！」

「是關於『菊』的事。」

「『松竹梅菊』的『菊』的秘密？」

「對。」

「他有甚麼秘密？」

「他……」湯堯很怕他說出來，不阻止就有可能說出。他大聲道：「老魚，我們到處找你有急事……」

魚得水一驚，急忙整好衣衫。

白芝道：「他有甚麼秘密你還沒有說出來嘛！」

小熊的反應也很快，大聲道：「魚大哥，我們抓到一個在河邊大樹上上吊的人，他就是『千手秀士』賈笙！」

白芝心頭大震，也匆匆穿衣。

魚得水有點煩，這簡直是來攪局嘛，不耐地道：「他上吊與我何關？你眞會小題大作……」

小熊道：「魚大哥，你不知道，他上吊留一遺書，說是上天對他不公，爲甚麼全身都和平常人一樣，只有一點還停止在嬰兒的狀態之中？」

白芝心頭「咚」地一跳。賈笙眞的想不開要吊死？

魚得水道：「是哪一部份還停止在嬰兒的狀態之中。」

「傳宗接代的工具——老二。」

魚得水道：「你就不會有句正經話！」

小熊笑聲道：「魚大哥，是眞的，他說，他恨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是除了他的父母之外親眼見過他那嬰兒似的『老二』的人。」

「那個女人是誰？」

「他的遺書上未寫。」

白芝悄悄地自後窗走了。魚得水也沒有留她，他道：「兩位進來吧！不知兩位怎知我會在這兒？」

湯堯道：「我在街上看到你一個背影，好久才找到。」

小熊進屋一看，床上十分凌亂，還嗅了一陣道：「魚大哥，不久之前有個女人在這兒，對不對呀？」

「對又如何？」

小熊道：「魚大哥，這個女人，可能就是唯一看到！」

湯堯揮手阻止了小熊，知道小熊說出來會受到申斥。

湯堯踱着，道：「老魚，世上的人和事，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不可抱有成見，執意不信。」

「小湯，你不是說有甚麼急事？」

「急事倒是沒有，只不過是，阻止你洩密而已。」

「白芝我信得過她。」

「你錯了，老魚。」

「我又錯了？你們以爲白芝又有甚麼不是之處？」

小熊搶着道：「不久之前，湯大哥還看到白芝和『白袍老祖』的徒弟『千手秀士』賈笙在一起的。」

魚得水怒道：「李悔給你甚麼好處了？」

「魚大哥這話是甚麼意思？」

「要不、爲甚麼老是說白芝的壞話。」

「老魚，你這次責備小熊就完全錯了，怪李悔就更不對了。」

魚得水道：「小湯，你爲甚麼

老是不放過白芝？」

「因爲她賤！」

魚得水從未聽到湯堯說出如此重的話來。

侮辱白芝，魚得水認爲和侮辱他一樣，面色驟變。

湯堯道：「我有親眼所見的鐵證，你聽不聽？」

魚得水脫口而出：「不聽！」

湯堯攤攤手，掉頭就走。

他們兩人畢竟是生死之交，魚得水和白芝打得火熱，在這檔口，自然不願聽這類侮蔑白芝的話了。

在他的心目中，白芝只是熱情了些而已。

另外有點特別之處，那就是往往採取主動。

男女之間有了情感，誰主動又有甚麼關係？

「小湯……」魚得水叫住了他。

湯堯冷冷地道：「我不管你願不願聽我所見到的事，只想問你，你會不會以爲我編造白芝的謊言來騙你？」

「別人也許會，你應該不會。」

「要聽聽我所見到的嗎？」

「當然。」

湯堯說了親眼見到白芝和賈笙爲她買珠花回客棧後所發生的一切，魚得水勃然色變，道：「多久的事？」

「就在你和她親暱前約一個時辰之內。」

「這麼巧，她和賈笙及我的事，都被你們遇上了？」

「遇上你和白芝的不是我，遇上白芝和賈笙的才是我，只不過剛才是小熊看到你一個背影進入酒家我才找來的。」

魚得水道：「小熊說賈笙在河邊上吊的事……」

小熊道：「那不過是唬白芝，叫她盡快離開你。我們才好談話，現在我以爲我們也該到河邊看看，白芝有沒有一點同情憐憫之心？」

三人來到河邊，誰也沒有看到。

湯堯道：「以白芝的無情，她不會到河邊來救賈笙的，當然，賈笙也不會眞的爲了這事上吊。」

三人回到客棧後，小熊拿出了以前白芝珠花上掉落的一片金葉子，交給魚得水，要他好好收藏。以後遇上，一對便知，但魚得水沒有接過。

魚得水可以不信任別人，湯堯的話他一定信。

「小熊，小郭，偏勞兩位……」

小熊道：「是不是要我們兩人踩上白芝的腳印？」

「不是，請馬上燒水，我要洗澡。」

「小事一段，一會就好了！」

「不，你們要不斷地燒一天，我至少要洗一天，一天之中要換五六次水，兩位就開始燒吧……」

湯堯道：「這又何必，以後知道她是塊甚麼料子就成了，洗只能洗去皮膚上的髒物，內心的要慢慢地洗。」

魚得水道：「至少也要先把身體洗乾淨。」

魚得水連飯都不吃，整整在池中泡了一天。

一共換了七池水，燒掉了一千多斤乾柴。

* * *

五人化裝易容，一路南下，也聽到不少的消息。

第一是太子和永、定二王下落不明。

其次是李闖，放了陳圓圓以阻止追兵。

這一手未收到預期效果。吳三桂及孔有德的明朝降將在阿齊格及多鐸的指揮下，勢如破竹，而且吳是窮追猛打絕不放鬆。理由十分單純，吳的禁臠被李闖玩過。

這是他絕對無法忍受的事。

他們一路南下，李悔和湯堯走得很近，湯大哥長，湯大哥短地叫得好親熱，魚得水却十分孤寂。

也深深相信過去李悔說的，看到李雙喜和白芝在御花園水池中李的手伸入白芝的下衣內的事。

當時他十分惱火，以爲這是最惡毒的侮辱。

他曾在李悔臉上吐過唾沫。

一路上，他們還聽到清廷又命肅親王豪格率大軍到四川，張憲忠一戰即垮，被清將雅布蘭一箭射中前額落馬。

不一會就被剁爲肉泥了。

再過十餘日，又聽到李闖的消息。李自成率小股匪盜到了武昌，進入九宮山，只剩下數十騎了。附近村民知爲巨盜，一鬨而起，就用鋤、鏟之類，砍死了獨眼龍李自成，並擒獲李的叔父及小妾，還有死黨牛金星及劉宗敏等。送官後不久處死，至於軍師李巖，早爲劉宗敏所譖而被李自成殺死。

也有人說，李自成是死在張憲忠之前的。

李悔聽到這消息，絕食一日以示悼念，李自成畢竟是他生父，但又焚香感謝上蒼禍害已除。

最重要的消息是，清廷除去李闖及張憲忠兩巨寇之後，就要對付偏安江南的弘光帝了。

而目前缺乏的自然仍是大量的軍費。

魚得水道：「我們是先到終南山還是先籌軍費？」

湯堯道：「先到終南山去。」

魚得水道：「李闖在撤出北京

之前，以驃馬運走了金銀近億兩，這些金銀可能還沒有動用。」

湯堯道：「八成，李悔妳的看法呢？」

李悔道：「傳言中李闖及其心腹已死，但一直未聽到李雙喜的下落，捉住此人，必能獲得大量金銀財寶。」

湯堯道：「果然是個好主意，但到何處去找漏網的李雙喜？」

李悔道：「我知道他有個好友在武當山附近。」

湯堯道：「妳以為他會去好友處暫避鋒頭？」

「可能。」

湯堯道：「反正咱們所去的地方總要經過武當山附近，何不碰碰運氣去找一下？」

和魚得水一商量，他自然點點頭。

只不過他們仍照原訂計劃，進入黃山亮了一下相，然後悄悄溜走，使白雨亭及南宮遠上當找「菊夫子」了。

半月後，他們來到武當東南的南漳縣城內。

據李悔說，李雙喜有些生死之交的好友，住在這縣城內。

某次李雙喜被官兵包圍，萬無脫逃之機會，幸此人所救。

自那次起，兩人立刻成為莫逆之交了。

李雙喜給了這人一筆錢，叫他找個不為人知之處作生意，這人就在此處落了戶，他開了一家妓院和賭坊。

李雙喜至好的人，那還有好貨？

五人先住入客棧，分房而居，而且仍然易容。

魚、湯兩人在茶館喝茶，居然遇上了李雙喜。

李也易了容，但易容術不高明，立被認出。

李先喝完離去，由湯堯跟踪。

眼見他進入一家賭場。

大發賭場，半明半暗，對官方自是暗的，但也無人敢檢舉。

這是因為大發賭場的主人是個狠角色「剝皮金」。

湯堯跟入一看，果然和「剝皮金」是好友。

李雙喜就隱在這兒，回去和魚得水商量。先到賭場去痛宰他們幾百萬兩，然後再生擒李雙喜。

到賭場去的只有四人。

李悔可能太眼熟，會被李雙喜認出來，只好留在客棧中。

賭場的院子很深，屋屋客滿。

因為本賭場資金雄厚，來頭很大，在此聚賭不會被官家抓去。兩人兜了一圈，在一處牌九桌處停下。「

「兩位要玩玩吧！正好我也不想玩了！」出門讓了座。

魚得水坐了下來，湯堯站在他的身後。

莊上是個中年女人，目光炯炯，衣着平平。

一看就知道是「郎中」或「花惑」之類人物，當然一定也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這女人枱面上有塊金磚（八百兩的，也就是魚等鑄成關帝金身的那一種），壓住了一大疊銀票，幾乎沒有零碎銀子。

另外三家也都有不少的銀票，蒜條金或百兩以上的銀元寶等，魚得水掏出了不少的銀票。

莊家道：「朋友，最低的注是一千兩……」

「不大，不大！」魚得水道：「最高的注是多少？」

莊主道：「沒有限制，但離桌前一定要結清賭帳。」

魚得水道：「大嫂最大的償債能力有多大？」

莊上道：「你希望有多大？」

魚得水道：「億兩左右如何？」

「是白的還是黃的？」

「當然是指白的。」

莊家哂然道：「那不是個大數字。」

魚得水道：「這才有點賭頭。」

他發現另外兩家也推出了賭注，一家三千，一家六七千兩之注碼。

魚得水也推出了九千兩。

投石問路，推出九千兩，已經不錯了。

這工夫魚得水道：「小湯，認識嗎？」

湯堯道：「『剝皮金』金風的老婆秋三娘。」

「原來是她，這一對都不單純哪！」

湯堯道：「在『松竹梅菊』四絕面前就不足為懼了。」

兩人當然是以「蟻語蝶音」交談的。

莊家道：「請離手！」也就是手要離開自己的賭注。

骰子打出，一隻在魚得水面前枱上打轉不久停下。

正好是莊上拿第一把牌。

秋三娘皺皺眉頭道：「不大順手……」

不知是甚麼意思？是不是她本意並不想拿第一把牌的？

如本意不是拿第一把牌，那就是骰子沒有打好。

如非庸手，要打出自己想要的點數的骰子是不難的。

這一把莊上六、九點，魚得水八、九點。

其餘兩家一是「閉十」，一是三、六點。

莊上收了這兩家還不夠賠魚得水。

第二次骰子打出，又是「五在

手」。

莊上發現，又有一枚骰子在魚得水面前打轉後停下。

秋三娘笑笑道：「這位小哥有點道行了吧？」

「道行？」魚得水道：「在下非僧非道，有甚麼道行？就是玩玩牌九、骰寶，也不過才五六年歷史。」

「小哥今年幾歲了？」

「二十二。」多說了四歲。

秋三娘還是分了牌，看着魚得水放下牌才揭她自己的。

一看之下，臉色又變。

魚得水是七、九點，莊上一、二開步走。

另外兩家，一家是前九後對，一家是八、九點。

可以說是，莊家通賠。

她知道遇上了硬手，使個眼色，左邊有個人立刻離去，不久找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剝皮金」。

金風往秋三娘後側一站，秋三娘立刻讓座。

金風道：「朋友們，這樣賭不過癮，注碼下大些才有意思！下呀！下注呀……」

魚得水推出六七張銀票。

這六七張至少可以看清五張的票面，約近一萬八千兩，這數字也比另外兩家多兩倍有餘。

似乎仍比莊上所希望的枱面少了太多。

骰子打出，其中一枚骰子先是在魚得水面前打轉，接着又轉回莊家面前，却仍未停下，但和另一枚一碰，又回到魚得水面前的銀票處停了下來。

又是「五在手」。

金風冷冷一笑，道：「邪門，不過嘛！小事一段！」

他的所謂「小事一段」，大概是指魚得水的枱面不大吧？

就算輸了，賠他的一萬八千兩也沒甚麼了不起。

魚得水很乾脆，大家都配好牌，他先掀開。

居然是前五後八點，這點數固然也不是最小的，但却絕不算大，那知莊家一掀，竟是二四點。

另外兩家都贏。

金風對秋三娘道：「照賠！」

秋三娘先點魚得水的枱面，本看出有一萬八千兩，但另外兩張票面被擋住，此刻一翻，秋三娘擦擦眼仔細望去，發出一聲驚叫。

是怎麼回事？

原來一張的票面是十七萬兩，另一張是二十三萬。

加起來，正好是四十萬兩之譜。

秋三娘要翻臉，金風手一按道：「朋友玩了個小花梢，把兩張大票故意遮蓋起來。」

湯堯道：「這只是巧合，兩張票面未露出來，但至少要贏才行，要是輸了，蓋起來也不成，是不是，莊家朋友？」

金風挑挑長眉，道：「照賠！」

秋三娘很聽話，一文不少，照賠不誤。

這一次牌洗好之後，金風一下子推出三十來張銀票，可隱隱看出，其中有的票面超過二十萬。

當然也有一二萬兩或三五萬兩的。

魚得水只推出了五張票子，兩張看不到票面。

莊家以為，至少也有二、三十萬兩。

因為可見到票面的三張，計十二萬兩左右。

骰子打出，沒有原先的現象，未在魚的面前打轉。

「七對門」，然後分了牌。

魚得水是七、九點，另外兩家都少於他。

金風是前八點，後「么蛾」一對，這當然是通吃的牌。

秋三娘這次臉上有了笑容，收起魚得水的票子一點，可見票面的是十二萬左右，看不見票面的兩張，加起來才三千七百兩左右。

不但秋三娘的臉拉長，金風也輕哼了一聲。

這顯示，好像明知這一次要輸似的。

「慢着！」魚得水把秋三娘手中的銀票奪了過來，道：「不該先點點莊上的枱面有多少嗎？」

金風道：「至少也有你的幾倍吧！」

那知一點之下，票子張數不少，最大的才一千多兩，最小的也有三百多兩的，統通加起來才三萬零幾百兩。

金風和秋三娘傻了眼。

他們都不信莊家面前那一堆票子中最大的只有千餘兩，至少有三張以上是二十餘萬兩票面的。

金風站起來四下打量，看不出有甚麼可疑之人物。

況且秋三娘剛剛還站在他的後側。

當然，他們忽略了一個人，小郭是專作無本生意的能手。

他妙手空空地趁機把莊上一堆票子中的大票抽去。

也可以說是魚得水故意要輸這一把的。

要贏大錢，必須先輸小錢，放了長線才能釣大魚。

再點點未推出作枱面的銀票中，果然有那幾張大票面的銀票在內，金風楞了好半天。

秋三娘埋怨道：「金風，我看你是輸昏了頭！」

（未完・十）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既可品嘗甘露，
兼能袪脂減肥。

功效：
清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